武俠世界



$2.00

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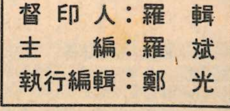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閻王請帖** 馬 雲·著



俗語有道：⌊閻王要你三更死，休想活到五更天。⌉如果一個人突然收到了一張閻王寄來的請帖，也就是表示他的死期已到。這的確是一件十分可怖的事。所以誰也不希望有一天會收到這種請帖，但是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會有可能收到。

⌊閻王請帖⌉這個充滿刺激的鐵拐俠盜故事是期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1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新派奇情俠義短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狼穴





心如蛇蝎毒 智若狡狐奸

唐家老店是三百年的老舖子，在雙星鎭所有的招商客棧之中是最具氣派的一家，東、西兩廂，有客房四十多間。每到華燈初上，店門口總是車如流水馬如龍。那份興旺，眞敎別家客棧掌櫃的看了眼紅。

怪事突然發生在這家生意興旺的店裏，打從這個月初一開始，唐家老店的掌櫃唐百龍宣佈只賣茶、賣酒、賣飯，不再接待客商過夜。通往廂房的拱門被大鐵釘釘死，原先盤桓在店裏的客人也被「請」了出來。

於是，各種流言就在雙星鎭上傳開了——

「唐家老店廂房裏鬧狐仙，已經迷死了好幾個客人。」

「唐家老店廂房有人上吊，掌櫃的怕客商聽到風聲不敢上門，乾脆先封掉，以保全老店的聲譽。」

「唐家老店發生了不可告人的事……」

「……」

流言之多，傳揚之廣，可說是遠近皆知，婦孺皆曉。然而老店的主人唐百龍却從來不加辯白；甚至於親朋好友向他問起，他也是置之一笑。

眞所謂曰「謠言止於智者」，身爲主人的一絲不亂，這些傳言竟漸漸消失。如今事隔半月，只怕沒有幾個人記得這樁事了。

晌午時分，唐家老店門口來了人；一個穿着講究、貌相斯文的年輕人。

他約莫二十三、四歲，提着一口簇新的黃皮箱，身上那件青綢子長衫連一道摺子也沒有。他態度從容地進了店，走向櫃枱，含笑問道：「掌櫃的在嗎？」

這半個月來，由於謠言太多，唐百龍從早到晚都不曾離開櫃枱，一見有客問，連忙答道：「我就是這兒的掌櫃，你是？」

「小姓徐，單名一個英字，」年青人那雙銳利的目光左右一掃，「聽說你這兒鬧狐？」

「沒這回事。」唐百龍緩緩地搖着腦袋，臉上並無不悅色。

「諱疾忌醫，要不得！要不得！」名叫徐英的小伙子搖頭幌

腦，若是他的穿着破舊一點，就眞像一名茅山道士了。「唐掌櫃！我是一個捉拿狐仙的專家，讓我進去住一宿包管從明天起就太平無事了。」

「多謝好意，」唐百龍仍然沒有生氣的表現。「再沒有別的事了吧？」

徐英面上掠過一絲冷笑，將手中皮箱擱上了櫃枱面，卡察一聲，鬆開了搭扣，却又不立刻揭開箱蓋，以神秘的語氣問道：「唐掌櫃！你能猜透我這口皮箱內放的是什麼東西嗎？」

唐百龍含笑搖頭，連一個字的回答也沒有。那副神態似乎是說：你的箱子裏裝什麼東西，與我毫不相干。

徐英的臉色突然一沉，飛快地打開了箱蓋，箱子裏面竟然放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死魚般的眼睛，黑紫色的面皮，凝結的血塊，任何胆大包天的人，觸眼之下，也會嚇一大跳。

唐百龍自然不會例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穩住心神，正要進一步看個清楚時，徐英又飛快地將箱子蓋上了。

唐百龍算得上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物，在這種節骨眼上，臉上還能出現笑容，語氣還算平靜：「你是跑江湖變把戲的嗎？」

「你看我像不像？」徐英的目光中有詭譎的神色。

「看起來是不太像，」唐百龍的語氣很慢，還一面打量着這個神秘的年輕客人。「不過，我却想不透，皮箱裏裝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幹嘛？」

「我要給這個孤伶伶的人頭找一具身子。」徐英的聲音很低，唯恐人家聽見似的。

「身子在何處？」

「在唐家老店西廂上房裏。」

唐百龍的臉色變了，起初像猪肝，接着像青玉，最後像雪一樣白。他咬着牙，沉聲道：「小老弟，你若想在這兒打抽豐，只怕找錯門路了。」

徐英的臉色絲毫未變，笑嘻嘻地道：「唐家老店是三百多年的老字號，唐掌櫃是遠近知名的大好人，我有幾個胆子敢打抽豐。唐掌櫃，你儘管閱人千千萬萬，今天可看走眼啦！」

唐百龍並沒有被這個年輕人的氣勢吃住，冷冷地一擺手：「

若要喝茶，用飯，就請入座。」

「我要住店。」

「恕不接待。」唐百龍說罷，背轉了身子，擺出了懶得理會的姿態。

「那麼，借一根竹竿用用如何？」

由於徐英說話一直很客氣，唐百龍不便過於冷峻，只得回過身來，冷冷問道：「要來何用？」

徐英湊過頭去，在他的耳邊輕聲道：「用來掛人頭，等大夥兒圍過來看熱鬧的時候，我就趁機向大家宣佈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徐老弟！」從這一聲稱呼聽來，就知道唐百龍已經在氣勢上軟了下來。「眞人面前不說假，你來雙星鎭，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人頭找身子。」徐英的神情始終很穩定。

「你肯定死屍在西廂上房？」

「不會錯。」

唐百龍的目光中突然射出兩道逼人的精芒，嗓門雖低，却是字字有力：「徐老弟！我店裏藏着一具無頭死屍，那可不是一樁小事。咱們先將話說清楚，倘若你找不到，又該如何？」

「掌櫃的！你說該怎麼辦？」

「哼！」唐百龍冷笑了一聲，「若要打架，我這老頭子不是年輕小伙子的對手；若要評理，雙星鎭上只怕還找不到一個可靠的中人。我是注定吃了虧。」

笑容在徐英的臉上浮現，因爲他在氣勢上已經佔了上風。於是他又向前逼進了一步：「唐掌櫃，我今晚大概可以住下了吧。」

唐百龍回答得斬釘截鐵：「不行。」

「哦！」徐英的臉色又沉了下來。「算我說了半天冤枉話。牆只不過丈來高，院子頂頭也沒有加蓋。如果進不去，算我沒本事。」

說罷，提着箱子，扭頭就走。

恰恰相反，唐百龍那張老臉是由冷轉熱，哈哈笑道：「徐老弟！看樣子，你也是個在外面跑跑的，何不到櫃枱裏面來聊聊。」

徐英又笑了，一根嫩葱壓蓋了一塊老薑，在他來說，自然是一件得意的事。

櫃枱裏面有一間雅室，唐百龍像迎接貴賓似地將徐英迎了進去，拿烟倒茶，忙得個不亦樂乎。

說了幾句閒話，唐百龍一語帶到正題：「老弟！你要找的那個人是誰？」

「那不是人，而是死人，」徐英似乎有點要嘴皮子的毛病。「居正飛這個人想必你也聽說過。」

「居正飛？」唐百龍似乎是很認眞地在想，想了許久，仍是搖搖頭。「我還不曾聽說過這個人。」

「也許唐掌櫃是當眞不認此人，不過據我所知，他是死在你的客棧之內，是絕對不會錯的。」

唐百龍竟然沒有再動怒，冷冷地道：「就算姓居的是死在我的客棧之中吧！請問：他的頭怎會到了你的皮箱之內？」

「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你不需要懂。」

「最少，你該讓我明白你老弟的來意啊！」

「唐掌櫃！」徐英屈指在皮箱上有節奏地彈着。「這隻箱子不算大，人頭交給你，你將空箱子裝上大洋，那就皆大歡喜了。」

唐百龍目光投注在那口箱子上，緩緩道：「如果裝滿，約莫要大洋五千。」

「差不多吧。」

「好！就這麼說定，箱子拿來。」

「慢來！」徐英將皮箱放到背後，狡黠地道：「唐掌櫃！得先讓我看看，你這兒是不是有現成的大洋。」

「老弟！」唐百龍離座而起，走向一座櫥櫃，語氣平靜地道：「錢是身外之物，我是不會看得太重的。」

唐百龍緩緩打開櫥櫃的門，情況變化得出人意外，裏面竟然藏了兩個彪形大漢，一執短棍，一握匕首，如閃電般向徐英衝去。

屋內無廻旋之地，徐英又是手無寸鐵，看來他在夾擊之下，很難有逃脫的機會。殊不知他的身法快速異常，一彈一幌，人已離開了雅室，使那兩個大漢的撲擊成空。但是他那隻皮箱却留下了。

兩個彪形大漢待要追出，却教唐百龍一聲沉叱喝阻了。他一揮手，二人又退回了櫥櫃之中，原來那裏有一道暗門，通往另一間密室。

唐百龍又將外面的室門關好，面上透露出一絲深沉的笑意，將那隻皮箱平放在桌上，緩緩揭開了箱蓋。

那個血淋淋的人頭委實令人怵目心驚，要是看得仔細一點，也就不覺得害怕了，原來是個西貝貨，用木頭刻的，再塗上紅色的染料，唯妙唯肖，簡直可以亂眞。

唐百龍當場氣結，抓着假人頭頂上棕毛作的頭髮提了出來，用力扔在地上，砰地一响，人頭竟然爆開了，而且還冒出了濃烟。

濃烟在這雅室中漫瀰着，無法看見唐百龍的人，只能聽到他那响亮的嗆咳聲。

也不知過了多久，濃烟才消散盡淨，雅室的窗戶敞開着，窗外是一遍寧靜的小型花圃，一個人站在窗前向室內張望；那人正是徐英。

唐百龍仆倒在櫥櫃前的地下，看他的姿態，顯然是想順着暗道逃離這間濃烟瀰漫的屋子，不幸他未能如願。

徐英不但在觀察，也在凝聽，許久、許久，他才一躍而進，他先察視俯臥在地上的唐百龍；鼻息調勻，腕脈正常，只是人事不知，暫時昏迷而已。

他又輕輕地關上了窗戶，然後再去動他那隻帶來的皮箱，箱底暗藏着一個夾層，他抽出來，只見裏面藏着好幾樣東西：一把鋒利無比的小刀；一支小得不能再小的擲茅，一面小圓鏡；一張地圖——那是一張白紙，用各種顏色筆畫了些房屋，通道之類的記號。

他將小刀插進靴筒，將擲茅藏進袖管裏，地圖揣進懷中，小圓鏡子則拿在手上，然後，他又將皮箱閣攏，提在手裏，打開了櫥櫃門，進入了暗道。

暗道中無燈、無火，一片漆黑，徐英

摸索着前行，約莫走了二十來步，過了一道拐彎，突然眼前大亮，原來出口在另外一處花園裏。

徐英探頭一看，發現已經到了唐家老店的廂房院落中，毫無疑問，這家老店是有秘密存在的，否則也不至於營造這條暗道了。

徐英蟄伏在出口處觀察了許久，肯定四週再沒有別人時，他才一躍而出。

他剛一站，身後突然响起一聲輕笑。

他一驚回頭，發現廊下站着一個妙齡少女，但在細看之下，徐英也幾乎笑出聲來。

那少女倒有幾分姿色，白白的臉蛋，大大的眼，挺着胸，只是穿着打扮怪得不能再怪；上身穿一件杭紡褂子，又寬，又大，下身一條大紅裙子拖地蓋住了脚尖。頸項上繫一條黑綢子，兩端垂下來，也差不多觸到了地。鬢邊插着各式各樣的花，紅的、黃的、白的……

徐英這一看，竟然看得楞住了。

「喂！」那少女開了口：「我看你從地底下冒出來，好好玩啊，莫非你的家住在地下？」

她大概有二十歲了，然而看她的神態和言語，似乎才十來歲的樣子，這可眞有點怪。

徐英年紀雖輕，江湖道上的歷練却不淺，只要是遇上怪人，碰上怪事，他都會格外小心。

這少女是個怪人，她待在這裏是樁怪事，因爲她不該待在這裏；這裏早就封閉了。

於是，徐英不作理會，掉頭走去。

「喂！」一聲嬌喚，緊接着一把砂石飛了過來。

「你爲什麼不理我？」

徐英的身法絕佳，在這空曠的花園裏，更有了廻旋的餘地，一閃一幌之間，已到了那妙齡少女的身側，看神態，他顯然想出手攻擊。

「嘻嘻！」那妙齡少女突然咧嘴一笑。「我是跟你鬧着玩的，別發火啊！」

徐英雖未遽爾出手攻擊，却也不敢相信對方眞是跟他鬧着玩的，與對方保留了一個適當的距離，採取戒備的姿態，好奇地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那少女瞇起眼睛緩緩地搖着頭，以喃喃的語氣說道：「你的話問得眞怪，我一直就住在這裏啊！」

徐英心中不禁暗暗嘀咕，你一直住在這裏？所有客商都被撵走了，妳怎麼可以留下呢？重重疑問盤據在他的心裏，而他沒有再問，他明知問也問不出來，再度掉頭走去。

剛一轉身，他就聽到了嘩啦一响。

徐英再次旋身回頭，當他看到眼前的情況時，心中不禁大大一怔。

原來那妙齡少女的左脚上鎖着一根粗大的鐵鍊，另一端拴牢在石柱上，少女大概是想追趕他，剛一動身，就被鐵鍊拖住了。

少女面上呈現無可奈何的神色，緩緩搖頭，頹然坐了下去。

徐英由好奇轉爲同情，他走過去，察看鎖在少女脚上的鐐銬，那似乎已經鎖了許多年，因爲她的脚脛處已經磨出了一圈厚皮。

「痛不痛？」徐英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撫摸她的脚脛。

她柔順地搖了搖頭，沒有一絲不愉之色。

徐英的胆子逐漸大了，他仔細地察看鐐銬鎖在少女的脚上已經有相當久的日子了。

「爲什麼要將妳鎖起來？」徐英蹲在地上，仰起頭來問。

那少女表露出甜甜的笑，沒有回話。

徐英站起來，仔細察看她的神色，並沒有發現一絲異狀，於是他又問：「妳叫什麼名字？」

她仍是笑而不答，兩隻手却纏上了他的頸項，一張誘人的紅唇也送了過來。

徐英雖不是一個魯男子，然而身在險境他還不至於有貪花的念頭，毛病却出在他此刻陷於極端的迷惑之中，因此，他沒有絲毫拒絕，只是閉上眼睛享受這片刻的溫馨。

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陷阱。

在他瞑目盡情享受的時候，那少女已展開了詭譎的動作，從她頸項上垂下來的兩條黑紗巾，一端從徐英的背後繞過，另一端繞過了他的頸項，緊緊地揑在少女的手裏。

少女抓着黑色紗巾的兩手突然用力一拉，徐英立刻從迷夢中驚醒過來。

少女臉上甜美的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猙獰之色，她的眸子裏散發出冷酷的光芒，牙齒咬得緊緊的，上唇掀起，活像一頭擇人而噬的野獸。

徐英的雙手被黑紗巾纏繞着，不管他使出多大的勁都休想抽出來，而頸項上那條紗巾正愈勒愈緊，他的喉管幾乎就要斷了。

瘋女！徐英心裏在喊：原來她是個瘋子。

她發出咯咯的怪笑就好像野狼在嗥。

徐英使出全力掙扎，無奈那少女的力道十足，用盡全身之力也無法脫困。

「秋兒！」突然，庭院中傳來一聲沉叱。

就好像孫悟空聽到了緊箍咒，那少女立刻鬆開了，徐英像逃避惡魔似地飛快的離開了死亡邊緣。

少女面上的猙獰之色消失了，坐在地上，瞪着徐英，面上露出痴痴的笑。

徐英喘了一口氣，抬頭向庭園中看去，發現唐百龍神色冷峻地在站那兒，他的身後還站立了四個彪形大漢。

怪！他不是昏過去了嗎？

徐英一念未已，唐百龍已經開口說話了：「老弟！你上當啦！」

徐英心頭有數，他正面對着一個非常狡猾的老江湖，一不小心就有送命之虞，因此他決定以靜制動，在沒有摸清楚情況之前，絕不胡亂答話。

唐百龍緩緩逼進，沉聲道：「小老弟！希望你放聽明一點，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那兩條路。」

「一是死，一是降。」

「我既不想死，更不願降。」

「你沒有第三條路可以選擇。」

「唐掌櫃！」徐英並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雖然身在險中，却一絲也沒有示弱。「你的話似乎說得太滿了。你得先弄清楚，我到雙星鎮來可不是一個人。若是到了預訂的時間沒有露面，我那伙伴就要報官。你可以要我的命，却化不了我的屍，那時，只怕有些難辦哩！」

這段長篇大論，委實有些唬人。但却唬不住世故深沉的唐百龍。他冷淡道：「小老弟！別再嘴硬了。慢說你一具屍首，就是十具，百具，我也有法子化爲烏有。實話實說，放你一條小生命。是誰教你來的？」

徐英很明白自己的處境，是絲毫軟弱不得的，於是他指着鼻尖，道：「是我自己。」

「好！」唐百龍點了點頭。「我相信你這句話，那麼，來此目的又是甚麼？」

「好奇！」

「那麼，你將因好奇而送命。」

「噯！」徐英採取了拖延時間的戰術。「唐掌櫃！死沒有甚麼了不起，只是希望你能在我死前滿足我的好奇心。」

唐百龍冷冷道：「我這裏並沒有甚麼秘密，也不是爲了怕你刺探我的秘密而將你處死。」

「那麼，又是甚麼理由非要我死不可呢？」

唐百龍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道：「因爲你私闖禁地。」

徐英一面和對方找辭兒說話，一面思索退計。他發覺：如果憑藉武力闖出這院子，顯然比登天要難。那麼，只有憑藉智慧了。

然而他也明知鬥智絕非唐百龍的對手，如果所傳不虛，唐百龍該算是一個又奸又猾的老狐狸。

人類是有求生本能的，何况徐英此行還有重任。於是他鎮定心神，從容地道：「唐掌櫃！你是一個買賣人，實在犯不着跟江湖上的朋友鬥意氣，更犯不着結樑子。私闖禁地算我錯，你抬抬手，我就過去了。改日登門謝罪如何？」

唐百龍冷笑道：「少來這一套，如想活着離開這兒，只有一條路，說出來此的目的。」

「你守信。」

「說一不二。」

「好！我來此是爲了找一匹狼。」

「狼！」唐百龍的神色很平靜。「這兒可不是深山大澤，那來的狼？」

徐英吸了一口氣，緩緩道：「唐掌櫃！既然大家敞了開來，那就可以無話不談了。你有一個兒子名叫唐郎，在黑道上別人都管他叫黑心狼。雙星鎮上的人也許不知，江湖上却是無人不曉。他作了多少惡，造了多少孽，你心裏頭大概有數吧！」

唐百龍神情沉痛地道：「我一生積善，却想不到生了這個孽種，從小就十分頑劣，所以一向寄養在外婆家，雙星鎮上鮮有人知。如果你來此是爲了要找他，可能會使你失望，因爲他去年落了案，關進了省城大牢之中，問死待决。」

「你說的是實情。」徐英凝注對方，緩緩道：「然而，你却隱瞞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令郎在上個月底的晚上越獄脫逃了。」

唐百龍的神色很平靜，沒有一絲吃驚之色，他的語氣也是平靜異常：「如果我說不知道這件事，你必然不會相信。」

徐英冷笑道：「非但我不信，就連三尺童子怕也不信。因爲事情發生得太巧。令郎在上個月底越獄脫逃，你在初一就封閉了唐家老店的東西兩廂。」

「這兩樁事有甚麼關連？」

「也許，令郎就藏身在這東西兩廂之中。」

「哼！」唐百龍不禁嗤之以鼻。「如果我這樣作，委實太笨，這無異告訴別人，我的兒子逃回了家。」

「聰明人往往會作笨事。」

「對！」唐百龍向前逼進了一步，冷冷道：「聰明人往往會作笨事，你就是如此。現在，你的話都說完了吧？」

徐英全心全意在等對方的攻擊，然而在表面上他却是極端冷靜的。他反問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死期已到了？」

唐百龍微微一擺頭，那四個大漢立刻作扇形散開，環伺着徐英。他自己又向前逼進一步，以極爲冷峻的聲音道：「小老弟！你的年紀很輕，却不是初出茅廬的小毛頭。想必也看得出，你活着離開此地的機會不多。我特別爲你開了一條生路，希望你要把握。」

「每個人都會把握生機，謝謝你的提示。」徐英的內心，緊張到了極點，而辭色却極爲鎮靜；鎮靜往往是求生的主要因素。

「那麼，你說出來，是甚麼人教你來的？」

「是我自己。」徐英仍然回答那句老話。

「那麼，你是何種身份？」

「一個愛管閒事的人。」

唐百龍兩道稀疏的眉毛立刻挑了起來，右臂猛力一揮，沉叱道：「上！」

一字令方出口，那四個大漢立刻龍騰虎躍般蠭湧而上，向徐英展開了凌厲的攻擊。對方手中雖然並無武器，然而八拳，八脚，照樣是銳不可當。

徐英仍是施展他那巧妙的身法，雙脚猛力一蹬，冲起一丈多高，凌空一個轉折，落到了廊簷之下。

他只顧到那四個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和老奸巨滑的唐百龍，却忽畧了廊簷下還有一個心神喪失的瘋女。他才一落脚，兩條黑紗巾就已繞上了頸項。

徐英方才吃過虧，那敢怠慢，雙肘力向後搗去。

兩隻拐肘不偏不倚地搗在那少女的肋骨處，力道之猛，簡直可以搗毀一堵土牆。然而那少女若無其事的咯咯嬌笑起來，兩條黑紗巾也愈收愈緊。

冷汗立刻濕透了徐英的脊背，死亡之神已經在半空中向他招手。他感到胸臆間一陣鼓脹，雙睛一陣難忍的脹痛，喉管幾乎要斷裂了。

「秋兒！」唐百龍突然發出了一聲厲喝。

那少女對唐百龍的呼喚顯然是唯命是從，一聽喊叫，手中的黑紗巾立刻鬆懈下



徐英被那瘋狂少女絲巾纏繞着頸項。

來，徐英這才透出了一口氣。

同時間，那四個彪形大漢也衝了過去，環伺左右，似乎只要唐百龍一聲令下，他依舊是一隻甕中之龜。

唐百龍緩步走到徐英的面前，以緩和的語氣道：「小老弟！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說！你究竟是什麼身份？」

徐英就是徐英，他並不代表誰，由於唐百龍的一再追問，反而觸動了他的靈機，因此故作傲然地冷笑道：「你既然一再要問，我也就不妨老實告訴你，我負有追捕逃犯唐郎的責任。」

「哦！」唐百龍面上浮現了不少顯著的驚色。「那麼你是衙門裏的人了？」

徐英發覺他這一招收了效，於是更加賣關子，故作神秘地道：「不便奉告。」

唐百龍冷笑道：「小老弟！你想唬我是不行的。如果是衙門裏的人，請拿出憑據來，我這裏就讓你搜。如果拿不出憑據，我仍然拿你當私闖禁地的賊子看。地方不平靖，對賊子匪徒加以格殺是不必負責任的。」

徐英只有硬到底了，一口咬定道：「隨你的便。如果你想掩護逃犯唐郎，最好的辦法還是將我格殺。」

唐百龍冷笑了一聲，揮動了手臂。

那四個大漢立刻又蠭湧而上。

徐英的頸項雖然仍舊被套在黑紗巾裏，却是鬆鬆的，他的腦袋往下一縮，就脫了出來。

但是，八拳八脚仍是使他難以對付。

四個大漢慢慢縮緊包圍圈，從他們擺出的架勢看來，似乎無意置徐英於死地，只是想暫時制住他而已。

徐英聰明絕頂，一眼就看透了眼前的局面，自然會把握這一契機，一出就是狠招，雙拳左右開弓，分擊其中兩個大漢。

這四個大漢身形魁偉，動作却非常靈巧，兩退兩進。徐英的攻勢絲毫沒有佔到上風，位置有移動，人依舊在包圍圈中。

唐百龍始終未曾出手，似乎眞是一個不識武功的買賣人。徐英一時之鬪雖然沒有危險，却也沒有脫身之策。

唐百龍原是雙肘抱於胸前，採取一種悠閒的觀望態度，此刻突然張開雙臂，一分一合。姿態還是原樣，但已向他的手下下達了一項新的攻擊命令。

果然，那四個大漢紛紛探手入懷，亮出了各人的兵器。四個人的兵器竟然各不相同：一個手執尺多長的短棍；一個手拿皮繩；一個拿着亮幌幌的短刀。其中一個大漢的兵器最爲特別——竟然是一幅三尺見方的紅巾。眞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件兵器。

手拿短刀的漢子口中怪叫，先採取正面攻擊；很明顯，他是佯攻以圖擾亂徐英心神的。徐英精於搏鬥，自然一眼就看出了其中之詭，是以不注意正面的執短刀者，而用目光注視手執短棍和皮繩的兩個大漢。

果然，凌厲的攻擊是從側面而來。

幸好徐英有了防範，才得化險爲夷。

唐百龍突然沉聲道：「把這小子給剁了。」

說完掉頭就走。顯然他對那四個大漢很有信心，即使他不在眼前，他們也會貫

激他的命令。

「唐掌櫃慢走啊！」突然牆頭上傳來一聲嬌喚。

非但唐百龍吃了一驚，連徐英都大感意外。院牆少說也有一丈八尺高，此刻牆頭上却坐了一個身穿紅衣的大姑娘，兩條腿幌幌悠悠的，神態十分俏皮。手中一支閃着藍光的匣槍，在白嫩的手指上猛轉圈兒。

唐百龍硬生生的站住了。因爲他的脚背上像是突然釘上了兩根釘子。

徐英絕對沒有見過這個年輕姑娘，而他却機伶地叫道：「大妹子！妳來晚啦！差點送了我一條小命。」

紅衣姑娘一擰腰，從牆頭上跳了下來。着地一彈就到了面前，看她那份功力，在場之人無不咋舌。

她笑嘻嘻地冲着徐英笑道：「你叫我甚麼來着？」

徐英老着面皮道：「我叫妳大妹子有甚麼不對？」

拍！好輕脆的响聲，誰都沒有看見她是如何出手的，徐英就挨了一個耳括子。

响是响極了，徐英却不覺得痛，自然是她下手留了分寸。徐英心內踏實了；這個神秘女人的出現顯然對他不會有害。

唐百龍始終沒有說話，他的右手却慢慢地插進了左邊的袖筒。

那紅衣姑娘飛快旋身，手中匣槍對準了唐百龍，冷聲道：「唐掌櫃！別玩花樣，我知道你有一把象牙柄的精巧小號白朗寧，那支槍化費了你六百塊大洋。對不對？如果你想試試，包管你的手還沒有伸出袖筒，你的腦袋瓜兒就被我轟穿了。」

唐百龍的手僵住了，他想勉强地笑笑，不知爲甚麼，臉上的肌肉都僵硬了，拚盡了勁兒也笑不出來。

「手拿出來。」紅衣姑娘繃着臉道：「慢慢的，快一點我就開槍。」

唐百龍那敢違抗，慢吞吞地抽回了右手。

紅衣姑娘槍管一擺，沉叱道：「丟傢伙！」

短刀，短棍，皮繩都丟下了地，只有那幅三尺見方的紅巾圍上了腰，她並未在意，也許根本就不認爲那也算是兵器。

「麻煩一下，」她又向徐英擺了擺頭。「將老傢伙袖管裏的小手槍搜出來。」

徐英自然樂得効勞，那妞兒眞是料事如神，唐百龍左邊袖筒裏果然藏了一把象牙柄的精巧小號手槍。

徐英這一輩子還沒有玩過槍，拿在手裏難免好奇地瞧了瞧。紅衣姑娘連忙叫道：「快給我，當心走火。」

徐英連忙將小手槍遞了過去。

紅衣姑娘一手一隻槍，顯得非常神氣。她冲着徐英一笑，道：「你名叫徐英，可對？」

「不錯……」

「你最喜歡玩炸藥，是個製炸彈的能手可對？」

「姑娘妳誇讚。」

「可是，你從來都沒有玩過手槍，可對？」

「是的。只因爲買不起。」

「雖沒有玩過，想必也聽說過槍子兒能打死人。」

「當然，這玩藝兒可厲害哩！」徐英作了不開槍的架勢。「砰地一聲，人就躺下了。」

「你知道就好。」她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站過去，別以爲我是來帮你忙的，你若是想動歪腦筋，槍子兒就要穿過你的心。」

其實，徐英心裏頭有數得很。因此，他毫不感到意外，仍然嬉皮笑臉地說道：「姑娘！別開玩笑，我是來緝捕越獄逃犯的。」

「別裝蒜！」紅衣姑娘連聲冷笑。「你姓徐的是什麼名聲，我可是淸楚得很。你要找的，不是唐郎，是他手中的一些東西。」

「嘿嘿！」徐英連聲乾笑。「姑娘的話可將我弄糊塗了，唐郎手中除了有一副鐐銬之外，還有什麼？」

「唐郎在落案之前，曾在縣城大戶陳家大院裏偷去了一大批珠寶。你要找的就是那批東西，對不對？」說到這兒，她打從鼻孔噴出一股冷氣：「哼！眞是巧得很，我也是找那批珠寶。」

「假使姑娘猜得對，咱們儘可以聯手呀！」

「對不住，我一向是單打獨鬥的。有帮手固然是好事，分享利益可就只有一半了。」

「嘿！想不到姑娘年紀輕輕，竟然如此貪心。」

「少廢話！」她發出一聲沉叱，手中槍管一擺。「快些站過去。」

看她那副兇相，徐英眞是一點也不敢怠慢，連忙和那四個大漢站到一起去了。

唐百龍眞是沉得住氣，耳聽他倆談論他兒子的事，神色却一絲也沒有變，好像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兒子的下落。

「唐掌櫃！」紅衣姑娘冷冷道：「我的來意你已明白了，快些將你那寶貝兒子交出來吧！」

唐百龍翻起了眼皮，很沉穩地道：「我想先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紅衣姑娘楞了一楞，才道：「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看來不報名是不行的。我姓洪，名叫巧巧，怎麼樣？」

「洪巧巧！」唐百龍低聲念着這個名字，皺着眉頭，似是在竭力搜索記憶。不過，看他神情，對眼前這個紅衣少女是極爲陌生的。

而徐英對洪巧巧其人也是同樣陌生。

洪巧巧很有耐性地等了一會兒，才道：「唐掌櫃！名也報了，該交人了吧？」

「很對不住，」唐百龍的語氣不疾不徐。「關於我兒子唐郎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你教我如何交人？」

洪巧巧那張美麗的面孔立刻扳了下來，沉聲道：「唐掌櫃！你是不是想我用槍子兒射穿你的膝蓋骨？」

「姑娘！」唐百龍攤開手，皺紋滿佈的面孔上展現了一絲苦笑。「唐家老店，裏裏外外都可以讓你搜搜，這沒有話說了吧？」

「一人藏物，萬人難尋。」洪巧巧那雙精光逼射的眸子左右一掃。「院大宅深，這其間不知還有多少夾牆密室，你教我

如何搜法？」

唐百龍面有難色地道：「姑娘認定人是藏在這裏？」

洪巧巧語氣肯定地說道：「絕不會錯，不然，你幹嘛要將這東、西兩廂封閉起來。」

「這不過是湊巧而已。」唐百龍又是雙手一攤，作出一副莫可奈何之狀。「姑娘如果一口咬定，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洪巧巧氣咻咻地道：「你無話可說，我可有話說。」

「老朽願聞其詳。」

「你到底作了什麼缺德事？才會養了一個兒子是賊，養了一個閨女是瘋子？」

這話說得挖苦已極，而唐百龍却沒有絲毫惱怒之色，顯見其涵養功夫非常到家，他嘆了一口氣：「唉！命中注定，有什麼話說！」

「聽着，」洪巧巧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這個寶貝女兒雖然是個瘋子，你却非常疼愛，遠勝過疼愛你的兒子，現在我要將她帶走。你什麼時候交出你的兒子，我就甚麼時候放回你的女兒。」

唐百龍雙膝一軟，跪下了地，哀求道：「姑娘！求妳行行好，秋兒已經够可憐，別再折磨她。求求妳！求求妳！」

父女之情，表露無遺。徐英都難免生出了惻隱之心，然而洪巧巧却是面色冷峻，絲毫不曾動容。

她倒退着走到廊下，手中雙槍仍然戒備森嚴地指着院子當中的六個大男人。

她冲着瘋女一笑：「秋兒！我帶妳出去玩，好嗎？」

「嘻嘻！」瘋女咧嘴直笑，似是很高興的樣子。

洪巧巧緩緩蹲下，自頭上拔下了一根簪子，試着去開啓鍊上的大銅鎖。

她似乎懂得很多的竅門，只不過用簪子的尖端在鎖孔中撥弄一陣，那把大銅鎖就卡地一聲鬆開了。

她攙住瘋女的胳臂，很和氣地道：「乖點！我帶妳去玩，買好東西給妳吃，買新衣裳給妳穿。哦！」

瘋女笑得很開心，溫順地跟着洪巧巧向牆邊走去。

唐百龍幾番張嘴欲叫，然而他都忍住了。

洪巧巧攙扶着瘋女，走到牆脚下，轉過身來道：「唐掌櫃！三日爲期，拿你兒子換女兒。不然，你就等着收屍吧！」

「求求妳，千萬別折磨秋兒……」

唐百龍的話方說了一半，洪巧巧已經挾着瘋女縱上了牆頭，一幌身，兩人都不見了。

徐英可不是呆頭鵝，這時不走，恐怕再難有脫身之機了，也跟着一縱身越牆而去。

當他落地時，正看見有一輛馬車疾駛離去。車簾拉得很緊，看不淸車內的情況，但是徐英却可以肯定，洪巧巧就在那輛馬車之中。

他沒有去追那輛車，追也是白追，身子一轉，快步折進了一條小巷。奇怪得很，唐百龍並沒有派人追出來。

在小巷的盡頭，有一家當舖，徐英先察看身後並無人跟着，才一掀布簾子走了進去。

櫃枱裏坐着一個戴眼鏡的老頭兒，伸出頭問道：「要當當嗎？」

「方才差一點將小命也當在唐家老店了。」徐英語氣悻悻的，顯然他和這個老朝奉很熟。「夏姨上那兒去了。」

「見你久不回，她放心不下，跑去……」老朝奉的話突然停住，因爲門外走進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婦人。

這個女人就是徐英要找的夏姨，一進門就嬌聲嚷道：「小鬼頭，事情怎麼樣了啦？」

「別提，」徐英皺緊了眉頭，連連地揮手。「唐百龍好像那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夏姨冷笑道：「我就不信他能硬得過你。」

「夏姨！」徐英岔開了話題：「我問妳一個人，洪巧巧，聽說過沒有？」

「洪巧巧？」夏姨翻翻眼皮，突然雙掌一拍。「她是騙子老洪的女兒，這個小騙子怎麼樣了？」

「妳說她是小騙子？」

「作騙子的老子養下的女兒當然是個小騙子了。」

「夏姨！如果妳沒有認錯人，那就是妳看走眼了。告訴妳，洪巧巧的武功好得不得了，而且槍法奇精。她方才也到了唐家老店，還劫走了唐百龍的瘋女兒，妳知道她去幹啥？也是要去找黑心狼唐郎的下落。」

「啊！」夏姨的那雙眼珠子，連翻了幾下，就像裝了彈簧似的。「現在，她的人呢？」

「走了，坐着一輛華麗的馬車。」

「他媽的！」夏姨嘴裏罵着粗話，頭一個勁兒地搖。「眞是有點邪門，這個小騙子找唐郎幹啥？偏偏又在這個節骨眼兒上。」

「夏姨！」徐英顯得很着急的樣子。「咱們先別去管洪巧巧，該趕緊合計一下，是繼續往前闖呢？還是轉身向後退？」

「退你娘個頭！」夏姨粗鄙地罵了一句，抬起手來在徐英的臉頰上擰了一下，輕輕的，帶點狎暱成份。「沒想到你這小鬼如此無用，動了半個月的詭腦筋，結果還是入寶山而空回。」

「嘻嘻！」徐英涎着臉道：「夏姨！這一趟可不算空跑啊！」

「得到甚麼了？」

「妳聽着，」徐英屈起指頭來數：「第一，咱們可以證明唐百龍不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買賣人，不然他絕不會養着打手。第二，由洪巧巧也在找唐郎的下落看來，那小子手裏有一票貨色是假不了的。」

「這就是你此行的收穫？」

「嗯！還不够多嗎？」

「不够精細。」

「這話怎麼說？」

夏姨老氣橫秋地道：「小鬼！你只曉得你的頭腦聰明，你却不知道比你聰明的人還多的是。你去了一趟唐家老店，有一件極爲可疑的事，你竟然沒有發現。」

「甚麼可疑的事？」

「那個名叫秋兒的瘋女。」

「她怎麼樣？」

「她眞是唐百龍的女兒？」

徐英傻了眼，眼珠子轉了許久，一聳肩，道：「誰知是不是眞的？」

「小鬼！」夏姨一根白嫩的手指戳在他的鼻尖上，慢吞吞地道：「你還嫩得很哩！我看吶，那個瘋女八成有問題，就沒有聽說過唐百龍有這樣一個女兒。再說，那個瘋女一直都鎖在廂院之中，進出的客商那樣多，怎麼沒有人發現呢？」

「妳以爲那個瘋女是假的？」

「八成是唐百龍要的花樣。」

「不會吧！」徐英加以反對。「我看過瘋女的脚脛，鐵環磨起了一層老皮，那是假不了的，由此可見她已經被鎖了許多年了。」

「噯！」櫃枱裏的老朝奉開了腔：「你倆別說閒話啦！到底該怎麼着，早些拿主意吧！」

他的話，還很管用，二人立刻沉默下來。

夏姨沉默地轉了幾個圈，又停在徐英面前，低聲道：「小鬼！咱們分頭進行，你去追查洪巧巧的下落，看看她是否有幫手？停留何處？如今是採取甚麼態度？天黑的時候我就要聽回音。」

「派給我的差事都是這些沒頭沒腦的，眞不知道上那兒去查，那兒去找？」徐英一連番頓足埋怨，然後一翻眼問道：「妳要去幹啥？」

「我要去找唐百龍。」

×　×

「掌櫃的！有人要見您。」

唐百龍沉穩地在小廳中吸着旱烟袋，神情平靜得像是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他翻翻眼，問道：「甚麼樣的人？」

「一個堂客，二十七，八歲，很漂亮，却有一些兇相。穿一件……」

「得啦！」唐百龍手中的旱烟袋擺了幾下。「就說我有請。」

小二出去，換夏姨進來，她雙臂環抱胸前，走起路來像個男人。

唐百龍站起來，盯着來客，慢吞吞地道：「這位大嫂……」

「嘴裏放乾淨點，」夏姨將對方的話頂了回去。「人家還沒嫁人，甚麼嫂子長嫂子短的。」

「哦！哦！」唐百龍不禁漲紅了臉，「那麼，我該如何稱呼？」

「喊我夏春秋。」

「夏春秋？」唐百龍喃喃唸着，突地揚眉一笑。「這個名兒有些怪，可也眞別緻，請坐，請坐！」

夏姨落了座，架起了二郞腿，幌呀幌呀，口中却冷冷道：「唐掌櫃！你八成已知道我是誰了，如果你硬說從未聽說過夏春秋這個名兒，我也不敢勉強。不過，待會兒咱們談買賣時，你可得多拿點誠意出來。」

「甚麼買賣？」唐百龍露出一絲驚訝狀。

「你是買賣人，怎會不懂買賣經？」

夏姨壓低了嗓門：「我爲你幹活兒，你付大洋，明白嗎？」

「哦！」唐百龍點點頭，像是明白了，接着他問道：「妳會作包子？」

「不會。」

「妳會作饅頭？」

「不會。凡是女人應該會作的事情我一概不會。」

「那麼，你要爲我幹啥活兒？」

「眞人面前不說假，」夏姨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道：「你的寶貝女兒剛剛被人劫走，是不是？你的寶貝兒子好不容易從死牢裏逃了出來，又有好幾起人要找他，是不是？別着急，你的女兒我有法子找她回來。來找你兒子的人我也有法子擋回去。現在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你付多少錢？」

唐百龍打量着她，就像鑑賞一件古董似的，過了許久，才開口問道：「妳眞有那種本事？」

「瞧！」夏姨的右手一直放在茶几角上的，這時，移了開來，那茶几角已經碎了。

几面是大理石的，用硬功去捏碎並不算甚麼稀奇，而坐在她面前的唐百龍却沒有聽到一丁點兒聲音。

他先是一楞，接着笑了：「嘿嘿，好功夫，說吧！妳要多少？」

「一半。」

「唐家老店的一半？」

夏姨沉默地搖搖頭。

「除此之外，我再也沒有產業了。」

「唐掌櫃！」夏姨冷冷道：「方才我就先把話說明白了，作買賣要有誠意，像你這種九分虛假半分眞，臨了還要留半分的態度是要不得的。」

唐百龍陪笑道：「我實在弄不懂妳要甚麼的一半，妳明說了吧！」

夏姨壓低了嗓門道：「你兒子唐郞手下有一票紅貨，我只要一半，這還說不過去麼？」

唐百龍回答得很快，道：「我無法答應。」

「爲甚麼？」

「因爲我一直沒有見到我的兒子，他手中是否有一票紅貨，我也不知情，教我如何答應？」

「哼！」夏姨冷笑了一聲。「那麼，這宗買賣是作不成了？」

「這麼着，」唐百龍急得頭上冒了汗。「求妳想法子救回我的瘋女兒，我以唐家老店相贈，絕不食言。」

「唐家老店只能拆了當柴燒。」夏姨邊說邊站了起來。「你仔細想想，我在上燈之後還要來一趟。」

夏姨走了，很神氣，似乎由她主宰了命運。

唐百龍以袖子擦乾了額頭上的汗，嘴角處流露一絲陰冷的笑。他依舊坐下抽他的旱烟袋，神色還是那樣平靜，就好像夏姨不曾來過。

×　×

秋兒很乖，她的雙脚被粗大的蔴繩拴在屋子中央的木柱上。她溫馴地靠在木柱上，手裏不停地剝着花生。她差不多已經吃了兩斤花生，却還沒有吃厭。

在另外一個角落裏擺了一張桌子，桌上也是一大堆花生，只是多了一壺酒和兩隻酒杯。

面對面地坐着兩個人，一個是洪巧巧

，另一個則是二十五，六歲左右的小伙子，一大把絡腮鬍子，顯得很粗獷。他接二連三地往喉管裏倒酒，洪巧巧却在爲他剝花生，很殷勤地侍候他。

「巧巧！」那男的總算開了口：「妳今天作錯了一樁事。」

「哦！」洪巧巧笑得很柔順。「我總是犯錯，你倒說說看，我錯在那兒啦？」

「妳不該放過姓徐的。」

「小角色，跟他爲難幹啥？」

「小角色！哼！」那男的又灌了一大杯酒。「在他的背後還有一個大角色撐着哩！」

「誰？」

「夏春秋。」

「那個騷貨！」洪巧巧嚷了起來。「徐英怎麼可能跟她攪在一起去了？」

「巧巧！」那男的賣弄地說道：「江湖上的事妳知道得太少啦！夏春秋專喜歡攪小白臉，徐英在前個月就成了她的面首，如今打得火熱哩！」

洪巧巧的臉有點發熱，她悶了一陣，才說道：「你說我不該放過他，你的意思是……？」

「該賞他一粒槍子兒，讓他以後爬着走。」

「那怎麼行！」洪巧巧笑着搖搖頭。「別說我跟他無怨無仇，就是有什麼仇恨，在那種場合也不能下手啊！何況我還帶着一個瘋姑娘。」

「嘻嘻！」瘋女在笑，她伸出雙手，作乞討狀，原來她面前的花生剝光了。

洪巧巧抓了一把花生，放在她面前。

那男的却以毒蛇般的目光瞪視着洪巧巧，等她回到座位上之後，他立即冷笑道：「巧巧！別以爲我猜不透妳的心意。十個姐兒九個愛俏，徐英生得漂亮，臉子白，妳喜歡他，是不是？」

洪巧巧的臉色沉了下來，嗔怪地道：「你怎麼說這種話？如今我是什麼都給了你，你教我幹啥我就幹啥，爲什麼還要寃枉我？」

「算我說錯了，行不行？」那男的倒挺識趣，立刻陪着笑臉。「來！我敬妳一杯。喝完了酒，妳也該去辦正事了。」

洪巧巧又笑了，喝了一個滿杯，站起來走出了小屋。

男的一面喝着酒，一面側臉觀看瘋女，眼睛裡射出淫褻的光芒。他突然站起來，將小屋的門門好。

他冷冷地看了瘋女一陣，緩步走到她面前，蹲了下去，以一種古怪的聲音問道：「秋兒！妳今年幾歲了？」

「兩歲。」秋兒天眞地說。

男的很險惡地笑了。他繞到她身後，將綑綁她的繩子鬆開，然後以一隻手環抱着她，另一隻在解脫她的衣裳。

他只不過抱着一個兩歲的幼兒，是可以隨心所欲的。

可是當那兩條黑紗巾分別纏上他的頭項和腰際時，他就不敢這樣想了。然而情況却是對他不利的，瘋女的膂力大得驚人，而他的雙手又被纏住了，幾乎連抗拒，掙扎的力量都沒有。

他現在只有靠別人來解救。誰呢？洪巧巧嗎？她已不知去了那兒？

救他的人倒是有一個，那是徐英。但是他站在屋外的窗下一動都沒有動，因爲他方才和洪巧巧的談話都被徐英聽到了。

他的雙睛漸漸突出，舌頭也伸了出來，頭頸軟軟地垂了下去。

瘋女臉上那種稚氣的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陰狠之色。她鬆開了黑紗巾，放下那個因貪色而送命的死鬼，目光冷峻地向四週一瞥。

徐英冷冷地站在門口。

她突然笑了，笑得很甜：「你？你又從地上冒出來的嗎？」

徐英站在門口沒有動，冷冷道：「妳除了用那兩根黑紗帶施展殺人的詭計之外，妳還有什麼本事？」

「你說什麼？」她滿面迷惑的樣子。

有了夏春秋的提示，徐英自然不會再相信她是瘋女。因此他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走進屋去，站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冷聲問道：「說吧！妳和唐百龍究竟是什麼關係？」

「嘻嘻！」她又開始了傻笑。

徐英却閃電般展開了行動，一把雪亮的七首握在他的手裡，撲了過去。

瘋女一動也沒有動，似乎不知道死亡的威脅。

嘶地一聲，七首割斷了那兩根要命的黑紗巾。徐英跟着施展了摔交的本領，翻倒了她。膝蓋頂着她的胸腹，七首頂着她的喉管。

「快說！」徐英的態度就像要宰殺一頭毒蛇猛獸似的。「妳和唐百龍究竟是什麼關係？」

「嘻嘻！」她仍是傻笑。

徐英倒沒轍了，不管對方是眞瘋，還是假瘋，這一刀殺得下去麼？他只得放鬆她，站了起來。

對方的反擊快得如同閃電，就在他站起一半的時候，她已飛身而起。叭！一手扣住了徐英握刀的手腕，另一手緊緊握拳猛搗在他的小腹上。

這一拳挨得結結實實，徐英痛得蹲下了身子。那把七首不但到了對方手裡，而頭頸也被對方有力的兩腿夾住了。

受一個女人的胯下之辱，在徐英來說，只怕還是頭一次哩！他很冷靜，就那樣蹲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深深明白，他的生命完全控制在對方手裡。

「怎麼樣？這種滋味如何？」她的語氣是冷峻刺骨的，再不像方才那樣瘋瘋癲癲。

徐英沒有回答，殺身之禍只在頃刻之間，他必須要保持冷靜。他想起了夏春秋的告誡：這已不是逞英雄的時代，一旦落在別人手裡時盡量裝孫子。

「別裝啞吧，」她的雙腿猛一用力，使徐英幾乎透不過氣來。「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若有半個字的假話，你就會死在我的胯下。說！你跟洪巧巧，是不是同路人？」

「不是，我根本不認識她。」

「嗯！那麼，你闖進唐家老店的眞正目的何在？」

「爲了找狼穴……」

「什麼狼穴？」

「黑心狼唐郞藏身之窩，不是狼穴是

什麼？」

「找他幹嗎？」

「想分一份非份之財。」

「背後還有什麼人去支持你？」

「夏春秋。」徐英心想：提出夏姨來，也許可以唬住對方。

她果然鬆開兩腿，讓他站了起來，向他端詳了一陣，冷笑道：「原來你是那個騷娘們養的小白臉。現在最後問你一句話，想死還是想活？」

徐英向後退了幾步，冷冷道：「妳有法子讓我死嗎？」

「哈哈！」她狂笑起來。「你以爲可以安然逃走了嗎？試試看，如果你能走出這間屋子，就算你有本事。」

徐英不答話，一個箭步向門口竄去。他快，然而對方更快。他來到門口時，她已經堵在那兒了，鋒利的七首正好指在他的咽喉上。

徐英是聰明絕頂的人，他知道不用再試。對方的功夫眞是深不可測。他攤攤手，苦笑道：「大概是逃不掉的。說吧，要怎樣才能活命？」

「帶我去找夏姨。」

「就這樣走？」

「嗯！你在前，我在後。路上你不妨再試試。你是絕對逃不掉的。」

徐英點頭答應了，但他心裡却不信邪，決心在路上還要試試。

× ×

黃昏時分，夏春秋又來了唐家老店，唐百龍應付她的還是那套老話：不知道兒子唐郞的下落，只求她救回他的瘋女兒，願以唐家老店相贈。

得不到要領，夏青秋只得恨然而返。當她跨進當舖門時，就一眼看到了徐英，不由得嗔怪道：「小鬼頭！一去就是大半天，你在攪什麼鬼？」

徐英沒有說話，聳聳肩，日光望着她的身後。

夏春秋一旋身，發現門後站着一個紅衣女子，日光冷得使人打顫。

她不由自主地退後了一步，沉聲喝問道：「妳是什麼人？」

「妳不認識我？」她向前逼了一步，冷冷道：「那我就告訴妳。我不是唐百龍的瘋女兒，而是他的兒媳婦，黑心狼唐郞的老婆——秋寒霜。」

「妳！」以夏春秋的一身傲氣，竟然也會聞名喪胆。

「唐郞在省城落案，明顯地是有人陷害，我一直在暗中查，這一回好不容易弄他脫了獄，江湖道上却又有好些人找他。所以才在唐家老店佈下一個圈套，等你們來投，你們果然上當了。」

夏春秋的面色逐漸鎭定下來，冷冷道：「妳以爲唐郞落案是咱們放的水？」

「不管是誰，凡是要找尋唐郞的人都該死。」

「口氣很大！」夏春秋瞟了徐英一眼。「以一抵二，妳未必能贏。」

「以十抵一，你們也非死不可。」

「夏姨！」徐英惶然地插上了嘴：「她沒有吹牛，一百個人對付她，也絕不是她的對手。」

夏春秋對於這個敵手的名氣是早就風聞了，據說她不須刀槍，殺人的手法就有千百種。然而耳聞不如目見，儘管胆寒，却也要放手一試。

她在表面上並沒有顯露殺機，而在暗中却凝聚了內力，突然發招，一拳向對方胸口搗去。

秋寒霜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只聽叭地一响，夏春秋的手腕竟然被她硬生生扣住了。

看上去她似乎一絲勁兒也沒有用，然而夏春秋那隻右臂在頃刻之間就變成了紫色。秋寒霜手臂往外一帶，夏春秋的身體立刻飛摔而出，叭嗟一聲碰在牆上，碰得腦漿迸裂，死於當場。

徐英彷彿墜進了冰窖，整個人都僵住了。

秋寒霜指着他道：「我或許可以留你一命。」

人沒有不怕死的，徐英見對方口氣緩和，連忙點頭道：「只要饒我一命，什麼事我都願意作。」

「這是你說的。」

「嗯！」徐英飛快地點頭。「我說話絕對算數。」

「那就快些跟我走。」

× ×

小屋裡燃上了燈。

徐英坐在燈下，那具屍首就躺在他腳邊，他感到一陣凉颼颼的氣息在他背脊蠕動。若不是爲了求得一線生機，他絕對無勇氣坐在這兒。

遠遠傳來了脚步聲，洪巧巧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

第一眼就是看到那具屍體，接着就是徐英進入她的眼簾，她楞在這兒，半响，才問道：「誰殺死了他？」

「絕不是我，」徐英的神色很平靜。「不然我不會在這兒等妳。」

「你來時，他就死了？」

「嗯！」

「那個瘋女人呢？」

「我沒有見到。」

「你爲什麼要在這裡等我？」

「因爲我要和妳商談重要的事。」

「說吧！」

「他……」徐英指着地上的屍首。「他是妳的什麼人？」

「丈夫，情人，或者朋友，」她的聲調是哀傷的，神色却很平靜。「隨你說他是那一種都可以。」

「他叫什麼名字呢？」

「反正他已經死了，還問他的名字幹嗎？」

「妳說得也對，」徐英頓了頓，想想秋寒霜告訴他的話，才又慢慢地問：「妳認識夏姨吧？」

「騷狐狸夏春秋，當然認識。我早該想到是她在背後支使你。」

「她死了。」

「什麼？」洪巧巧好像是大大地吃了一驚。

「死了，好可怕。我本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現在却覺得孤單無助。所以，我倆應該合夥幹。」

「合夥幹什麼？」

「找唐郞呀！」

「徐英！」洪巧巧很認眞地問：「你找唐郞爲了什麼？」

「當然是爲了那批紅貨。」

「你知道我是爲了什麼嗎？」

「也是爲了那批紅貨。」

「錯了。」洪巧巧連連地搖着頭。「我父親也因案關在牢裡，與唐郞同監。唐郞脫獄的時候，我父親托他帶出來一封信。那封信對別人也許毫無用處，對我却非常重要。所以我才千方百計地找他。」

「是這麼回事！」

「嗯！」她點點頭。「你的提議很好，咱們是應該合夥的。說吧！有甚麼好計策？」

「咱們夜探唐家老店。」

「老套。」洪巧巧嗤之以鼻地輕笑。「你說的方法大概是在機關佈景的京戲裡面學來的。」

「那麼，妳有甚麼好方法呢？」

「到唐家老店去，將那個又奸又猾的老不死唐百龍抓起來，給他一頓鞭打……」洪巧巧的話突然停住了。

因爲神情冷峻的秋寒霜走了進來。

看到她那張陰沉沉的面孔，徐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然而洪巧巧却是滿面笑容，迎着她叫着：「秋兒！妳不要亂跑啊！深山裡有老虎哩！」

秋寒霜冷冷地說道：「我就是一頭老虎。」

徐英閉上了眼睛，他不知道秋寒霜要用甚麼手法殺死洪巧巧，他只是覺得，這樣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死掉未免太可惜了。

他剛剛閉上眼，就聽到了一聲槍响。待他睜開眼時，只見洪巧巧正收起了匣槍，秋寒霜倒在地上，大量的鮮血正從她胸前的創口湧出來。

徐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樣厲害的角色，怎麼在一瞬間就死了呢？

洪巧巧方才開槍殺死了一個人，而此刻却笑了，她似乎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她笑着道：「現在江湖變啦！武功高深有甚麼用？誰也抵擋不了一顆槍子兒。」

「妳行！還是妳行！」徐英不得不對她加以誇讚，然後他又露出諂媚的笑容。「洪姑娘！咱們現在更應該合夥了。」

「嗯！」她點着頭。「咱倆是該合夥的，你比我那死鬼英俊瀟洒得多，而且你會的門道也比他多。咱們不但要合夥找唐郞，還要長期合夥混世面，對不對？」

她如此大方，徐英倒有些不好意思。他訕訕地道：「承妳看得起，我眞是太高興了。妳的本事高，我一定會永遠聽妳的話。」

「那好，走，跟我到唐家老店去。」

× ×

唐家老店的廂房一片墨黑，好像除了徐英和洪巧巧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了。其實不然，當他倆越牆落入院中，向東廂房走去時，暗中正有一個人在窺伺着他們。

洪巧巧在前領路，推開一間廂房的門，走了進去。

她取火燃上了燈，舒泰地坐了下來。徐英却不像她那樣輕鬆，機警的目光向四下張望。

他的不安不是沒有原因的，果然，在廂房門口出現了一個男人。他和徐英年齡相彷彿，面色略顯蒼白，一雙眼睛特別大而有神。

洪巧巧笑嘻嘻地道：「唐郞！事情都辦好了，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啦！」

唐郞！這個人就是唐郞？徐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聽口氣，洪巧巧好像跟他熟得很嘛！

進來的這個男人冷冰冰地問道：「夏春秋死了？」

「嗯！」洪巧巧神采飛揚地點着頭。「她是秋寒霜殺的。」

「那麼，秋寒霜呢？」

「被我一槍打死。」洪巧巧向徐英看了一眼。「他親眼看見的。」

徐英連忙接口道：「不錯，她倆都死了。」

唐郞陰沉沉地道：「那兩個女人都是因貪心而死。尤其是秋寒霜，如果她不貪心，就不會逼着我去幹偷盜的事，更不會在我偷盜得手後，又向衙門報案使我落獄。但她沒有想到，我告訴她藏寶的地方是假的。結果她甚麼也沒有得到。」

洪巧巧道：「唐郞！聽你的弦外之音，是不是說我也很貪？」

「不！」唐郞冷靜地搖着頭。「妳爲我作了不少事，尤其是助我脫獄，最是功不可沒。妳應該得到酬勞。喏，拿去。」

一個小包布丟到桌子上，洪巧巧打開，裡面全是光華燦爛的珠寶。

洪巧巧雙手將珠寶抱住，似乎怕誰搶了去似的，貪婪地道：「你全給我了？」

「嗯！」在唐郞的眼光中，那好像是一堆石頭，他連正眼都不看一下。「全都是妳的了。這裡還有一大籃哩！」

他邊說邊走到一座橱櫃前，從櫃子裡拿出一隻竹籃，籃中竟然全是珍珠瑪瑙、翡翠，寶石。

唐郞向徐英揮揮手道：「老兄！見者有份，盡量用手去抓，抓多少算多少。」

洪巧巧已經喜不自勝地伸手向竹籃中抓去，而徐英却沒有動，他感到這事有些不對勁，以唐郞的爲人來說，他不可能會如此慷慨。他用眼角餘光注視着唐郞，同時盯着籃中的珠寶不放。他終於有了發現，在一大堆珠寶之中還藏了一條毒蛇。徐英看到了一條綠色的尾巴。

他想向洪巧巧警告，但已來不及了。只見她的手臂微微一顫，就目光呆滯地盯着唐郞，左手那一小包珠寶也一粒一粒地掉了下來。

眞是黑心郞，利用了洪巧巧，到最後還來這樣一招毒計，徐英不禁氣憤填膺。閃電發難，一掌向唐郞的喉間切去。

唐郞猝不及防，身形往後一退，剛好房門打開，外面湧進來四個大漢，八隻手臂硬生生將唐郞架住了。徐英一看，原來是省城偵緝隊的人。

其中一個帶頭的指着徐英道：「小子！你幸好不貪財，否則你也完蛋啦！」

徐英暗暗吸了一口冷氣，原來偵緝隊早就掌握了唐郞的行踪，只等待贓物出現罷了。

唐家老店就是狼穴，差一點成了徐英的墳墓。

（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 龍・文
盧 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靈琳返回鴻賓客棧，驀見滿地死屍，郭定也被人所害，丁靈琳一慟昏倒，爲葛病救醒，在葛病施救丁靈琳這段時間中，喜堂中的屍體已被人搬空，葛病推測是魔教中人所爲，兩人在客棧中擬找尋綫索，驀聽笛聲傳來，循聲往視，遇魔教孤峯天王，他脅迫丁靈琳加入魔教，否則殺無赦，丁靈琳堅拒，孤峯天王命葛病下手殺丁靈琳，葛病僞允，乘機對孤峯天王發射毒汁，孤峯天王遭算，臨逃把葛病擊傷，丁靈琳負葛病回客棧療傷，心中思潮起伏，問葛病可知她在想什麼，葛病答她是想喝酒——

＊＊＊＊＊＊＊＊＊＊＊＊＊＊＊＊＊＊＊＊

噩夢悲重演　溫馨欣再抱

丁靈琳笑了，這次是眞的笑了，因爲她已看見屋角裏擺着幾罈酒。

她搬來一罈，拍碎了泥封。

酒很香。

丁靈琳嗅到了酒香，心裏却忽然一陣劇痛。

這本是她的喜酒。

現在呢？

酒雖香，她又怎麼能忍心喝得下去。

她想起了郭定，想起了葉開，想起了爲葉開去找酒的韓貞。

——她當然還不知道韓貞並沒有死。

她只知道，若不是她刺了葉開那一刀，韓貞就不會死。

她也知道，若不是魔教的邪法，她死也不會刺葉開那一刀。

「魔教……」她忍不住問道：「你們這種人，怎麼會入魔教的？」

葛病沉默着，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苦笑道：「就因爲我是這麼樣一個人，所以才會入魔教的！」

「是你自己甘心情願的！」

「是。」

「我想不通，」丁靈琳也只有苦笑道：「我實在想不通。」

葛病道：「這也許因爲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人！」

丁靈琳道：「可是我知道你絕不是他們那種狠毒的小人！」

葛病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學醫，本來是爲了救我自己，因爲我發現世上的名醫們，十個中有九個是蠢才！」

丁靈琳道：「我知道！」

葛病道：「可是到後來，我學醫已不是爲了救我自己，更不是爲了救人！」

丁靈琳道：「你是爲了甚麼？」

葛病道：「到後來我學醫，只因爲我已經完全入了魔。」

無論做甚麼事，若是太沉迷，都會入魔的。

「所以你就入了魔教？」

葛病道：「魔教中雖然有很多可怕的殺人邪術，却也有很多神奇的救命秘方，譬如說他們的攝魂大法，若是用得正確，在療傷治病時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水能載舟，水能覆舟。

無論甚麼事都是這樣子的：「你若是用得正確，砒霜也是救命的良藥！」

「可是他們的攝魂大法對治病有甚麼用？」丁靈琳仍不懂。

葛病道：「醫者意也，這句話你懂不懂！」

「這就是說，一個人自己的意志力，是否堅強，往往可以決定他的生死。」

他這種解釋不但深奥，而且新頴，他也知道丁靈琳一定還是不懂的。

所以他又解釋！

「這也就是說，一個病重的人，是不是能活下去，至少有一半要看他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

丁靈琳終於懂了，因爲她忽然想起個很好的例子！

她想起了郭定。

若不是她激發了郭定求生的意志，用不着等魔教中的人下手，他就早已死了！

她的心又在刺痛，忍不住捧起酒罈子，喝了一大口。

葛病忽然道：「給我也喝一口！」

丁靈琳道：「你的傷這麼重，還能喝酒！」

葛病笑了笑，道：「既然喝不喝都是一樣的，爲甚麼不喝。」

丁靈琳的心在往下沉！

「爲甚麼喝不喝都是一樣的？你剛才吃的藥難道沒有效。」

葛病沒有回答，也不必回答。

丁靈琳忽發現他蒼白的臉，已變得通紅滾熱，就像是有火燄在燃燒着一樣。

剛才那瓶藥，顯然並不能救他的命，只不過暫時提住了他一口氣而已。

看看他越來越可怕的臉色，丁靈琳的眼淚又急得流了下來。

「你……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葛病閉上眼，「我說過，我是個老人，已沒甚麼可怕的！」

他並不怕死，一點也不怕！

丁靈琳忽然明白，剛才他担心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她！

這想法也像是一根針，刺入她的心。

她不知道該說甚麼，也不知道該怎麼才能報答這種恩惠和感情！

葛病忽又笑了笑，道：「我也說過，我對醫道已入了魔，所以我既沒朋友，也沒有親人，因爲我對任何人都不關心！」

可是他對丁靈琳却是關心的。

她知道，她看得出，但却不知道是爲了甚麼？

無論如何，他已是個老人，他們之間的年紀實在相差太多，當然絕不會有她連想都不敢想的那種感情。

他關心她，也許只不過像父親對兒女的那種關心一樣！

可是，葛病已睜開眼睛，正在凝視着她！

他的臉更紅，眼睛裏也彷彿有火燄在燃燒着，這種火燄已使得他失去了平時的冷漠和鎭定。

他已漸漸無法控制自己的理智。

丁靈琳竟不由自主，避開了他的目光，竟不敢再去看他。

葛病忽然又笑了笑，笑得很悽涼：「我已是個老頭子，我們的年紀實在相差太多了，否則……」

否則怎麼樣？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再問下去。

丁靈琳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已明白了他的感情！

只要是人，就有去愛別人的權利！

老人也和年青人一樣，是有感情的，有時他們的心情甚至比年青人更眞摯，更深烈！

因爲他們已瞭解這種感情的可貴，因爲他們對這種感情已有患得患失之心，還沒有得到時，已唯恐它會失去。

可是葛病畢竟不是平凡的人，畢竟還有完全失去理智。

所以他只嘆息了一聲，淡淡道：「不管怎麼樣，你不必爲我担心，我剛才還說過，我既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我的死活跟別人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跟我有關係——丁靈琳心裏的針刺得更深。

若不是爲了她，他根本不會死。

若不是因爲他，她早已死了。

他的死活，怎麼會跟她沒有關係，她怎麼能看着他死？

可是她又有甚麼法子能救他呢？

——一個病重的人，是不是能活下去，至少有一半要他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

這些話，彷彿忽然又在丁靈琳耳邊响起！

她知道他現在並不想活下去！

他已是個老人，他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甚至連心裏的感情，都不敢對人說出來。

你若是他，你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葛病的眼睛又閉起，忽然道：「你走吧……快走！」

「你爲甚麼要我走？」

「因爲我不喜歡讓別人看見我死時的樣子。」葛病的身子已開始痙攣，顯然在勉强控制着自己：「所以你一定要走！」

丁靈琳用力握緊了自己的手，左手握住了右手，就像生怕自己的決心會改變一樣！

「我不走！」她忽然大聲道：「絕不走！」

「爲甚麼？」

丁靈琳的手握得更用力：「因爲我要嫁給你！」

葛病霍然睜開了眼睛，很吃驚的看着她！

「你說甚麼？」

丁靈琳道：「我說我要嫁給你，一定要嫁給你！」

她眞的又下了決心！

在這一瞬間，她已忘了郭定，忘了葉開，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

在這一瞬間，她只知道一件事！

——她絕不能就這麼樣看着葛病死在她面前，只要能救他，就算要她去嫁給一隻豬，一隻狗，她也會毫不考慮就答應！

她本就是個情感豐富的女孩子，她做事本就常常是不顧一切的！

別人欺負了她，害了她，她很快就竟會忘記，可是你只要對她有一點好處，她就會永遠記在心裏。

她做的事也許很糊塗，甚至很荒謬，但她却絕對是個可愛的人。

因爲她有一顆絕對善良的心！

× ×

「你要嫁給我？」葛病在笑，笑容中帶着三分辛酸，三分感激，還有三分是甚麼？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分不清！

他不是個十分清醒的人。

丁靈琳已跳起來，她忽然發現這裏唯一亮着的燈火，就是那對龍鳳花燭！

這本是爲她爲郭定而準備的！

就在這對龍鳳花燭前，郭定穿着一身新郎的吉服，倒了下去。

現在這對花燭還沒有燃盡，她却已要嫁給另外一個人。

若是別人要做這種事，無論誰都會認爲這個人是個荒唐的瘋子。

可是丁靈琳不是別人，無論誰對她都有憐憫和同情。

因爲她這麼樣做，不是無情，而是有情，不是報復，而是犧牲！

她不惜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爲的只要報答別人對她的恩情！

除此之外，她實在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辦法能救葛病！

這法子當然並不一定有效，這種想法也荒謬幼稚。

可是一個人若是肯犧牲自己，去救別人，那麼她做的事無論多荒唐，多幼稚，都值得尊敬。

因爲這種犧牲才是眞正的犧牲，才是別人既不肯做，也做不到的。

花燭已將燃盡，燭淚還未乾。

燭淚一定要等到蠟炬已成灰時才會乾，蠟炬寧願自己被燒成灰，也只爲了點亮別人！

這種做法豈非也愚蠢？

但人們若是肯多做幾件這種愚蠢的事，這世界豈非更輝煌燦爛？

丁靈琳扶起了葛病，站在花燭前，柔聲道：「現在我就要嫁給你，做你的妻子，終生依靠你，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

葛病看着她，一雙灰黯的眼睛，忽然又有了光采，臉上的笑容，也已變得安詳恬靜！

丁靈琳淚痕未乾的臉上，也已露出了微笑。

她知道他已能活下去。

現在他已有了家，有了親人，他已不能死。

她含淚笑道：「這裏，雖然沒有喜官，但我們却一樣還是可以拜天地，只要我們兩個人願意，有沒有別人做見證，都一樣！」

這並不是兒戲，更不是荒唐。

因爲她確是眞心誠意的。

葛病慢慢的點了點頭，日中帶着種異樣的光采，看着她，看着前面的花燭。

能和自己喜愛的女子結合，豈非正是每個男人最大的願望。

他微笑着說道：「我這一生中，一直都在盼望能夠有這麼樣一天……我本來以爲我已永遠不會有這麼樣一天了，可是現在……」

現在他終於達成了他的願望！

他的語聲也變得安詳而恬靜，可是他並沒有說完這句話。

他忽然倒了下去。

死亡來得比閃電還快，忽然就擊倒了他！

他完全不能抵抗！

沒有人能抵抗！

黎明前總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候。

丁靈琳已跪下，跪在葛病的屍體前，眼淚就像是泉水般湧出來。

就在這同一個地方，同一對花燭，就在同一天晚上！

已有兩個準備跟她結合的男人倒了下去！

這打擊實在太大。

也許他們本就要死的，沒有她，他們也許反而死得更快。

可是她自己不能這麼想。

她忽然覺得自己是個不祥的女人，只能爲別人帶來災禍和死亡。

郭定死了，葛病死了，葉開也幾乎死在她的刀下！

她自己却偏偏還活着。

——我爲甚麼還要活着，爲甚麼還要站在這世界上？

這是個甚麼樣的世界？

每個她認得的人，竟都可能是魔教中的人，從鐵姑開始，到玉簫，葛病，還有那冷酷如惡鬼的孤峯天王，每個人都是她想不到的。

在這世界上，還有甚麼人是她可以信賴的？

只有葉開！

可是葉開又在何處？

酒還在身旁，烈酒，喝下去時，就像是喝下一團火。

她喝了一口，又一口。

「葉開，你說過，只要等一切事解決，你就會來找我，現在甚麼事都完了，你爲甚麼還不來？……爲甚麼？……」

她放聲大叫，忽然將手裏的酒罈子，用力砸出去，砸得粉碎。

烈酒鮮血般流在地上。

桌上已將燃盡的龍鳳花燭，也被震倒，落在地上，立刻將地上的烈酒燃燒了起來。

「蓬」的一聲，火苗竄起，立刻就燒到桌上的枱布和桌後的神幔！

火也是無情，甚至比死亡更無情，甚至比死亡來得更快。

這種猛烈的火勢，又有誰能抵抗？

沒有人能抵抗！

但丁靈琳却還是痴痴跪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

看着火燄燃燒，她心裏忽然泛起種殘酷的快意。

她要看着這火燄燃燒，把所有的一切全都燒光。

她已不再有所留戀。

毀滅豈非也是種發洩！

她需要發洩！

她想毀滅！

木板搭成的廳堂，轉瞬間就已被火燄吞沒，所有的一切事，現在，眞的已全都解決。

可是葉開呢？

葉開，你爲什麼不來？

× ×

烈火點紅了大地穹蒼時，黎明經已來了。

葉開却還是沒有來。

葉開醉了。

他一向很少醉，從來也沒有人能灌醉他，唯一能灌醉他的人，就是他自己。

他很少灌醉自己。

喝醉酒並不是件很愉快的事，尤其第二天早上更不愉快——這一點他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可是昨天晚上，他却硬是把自己灌醉了，醉得人事不省。

因爲他畢竟不是聖人。

知道自己的情人正在拜天地，新郎官却不是自己，又有誰還能淸淸醒醒，高高興興的在街上逛來逛去？

所以他逛進第一個賣酒的地點時，就停了下來，停留了一個多時辰。

可是他出來的時候還沒有醉。

——這地方的酒好像太淡了，好像滲了水。

所以他又逛到第二個賣酒的地方，用一種很不穩定的腳步逛進去。

這次他是怎能出來的，他已記不清，以後是不是到過第三個地方？他記不清。

他唯一記得的事，是把一個帶着婊子去喝酒的土流氓頭上打了個洞。

那個洞究竟有多大？他也已完全不記得。

他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竟睡在一條死巷中的垃圾堆裏。

又髒又臭的垃圾，連野狗都絕不肯在這種地方睡一下子。

他可以保證這絕不是他自己願意的，他一向沒有睡在垃圾堆裏的習慣。

——一定是那個頭上有洞的土流氓，找了人來報仇，先修理了他一頓，並把他抛到這裏來。

他很快就證實了這件事。

因爲他站起來的時候，不但頭疼如裂，而且全身都在發疼。

那一定要很多的拳頭才能把他打成這樣子，他還沒有學會打人前就已先學會挨打。

無論誰若是發現自己被人抛在垃圾堆裏，被揍得一塌糊塗，都免不了要很生氣，很難受的。

可是葉開反而笑了。

——偶而能被人痛揍一頓，豈非也是件蠻有趣的事？

何況，他相信揍他的那些傢伙們，手現在一定也很痛。

×　×

走出巷子，是條斜街，就像長安城裏大多數街道一樣，古老而陳舊。

街對面有家小酒舖，門口掛着個很大的酒葫蘆，是鐵鑄的。

葉開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他打架喝酒，都是在這小酒舖裏。

酒舖後面，好像就是個「暗門子」，那土流氓帶出來的，就是這暗門子裏的女人。

從這裏往左轉，再轉過兩條街，就是鴻賓客棧。

葉開這一輩子，大概是再也不會到鴻賓客棧去的了。那裏的傷心事實在太多。

現在應該到那裏去？應該做些什麼事？葉開連想都沒有想。

他決定暫時什麼都不去想，現在他腦子裏還是暈沉沉的。

他只知道絕不能往左邊走。

今天居然又是晴天，太陽照在人身上，暖和和的，很舒服。

街上的人，都穿着新衣服，臉上帶着喜氣，一見面就抱拳作揖，不停的說「恭喜」。

葉開這才想了起來，今天還是大年初二。

別的人在大年初二這一天，應該做些什麼呢？

——帶着孩子們到親戚朋友家裏去拜年，收些壓歲錢，然後再回家，準備些金菓元寶，等着別人來拜年，把壓歲錢再還給別人的孩子。

這一天大家都不許說不吉利的話，更不許吵架，生氣。

可是既沒有家，又沒有朋友的異鄉浪子，在這一天可幹什麼？

葉開在街上逛來逛去，東張西望，其實眼睛裏什麼都沒有看到，心裏什麼都沒有去想——也許只在想一件事。

丁靈琳現在幹什麼？

他本來已決定，永遠也不想她了，但却不知爲了什麼，他這暈沉沉的腦袋裏，想來想去偏偏都只有她一個人。

他剛才是決定，絕不再到鴻賓客棧去，可是現在一抬起頭，就發現自己還是又走到這條路上來。

奇怪的是，他並沒有看見鴻賓客棧那塊高掛着的金字招牌，只看見一大堆人，圍在那裏，有的在竊竊私議，有的在搖頭嘆息，甚至還有些人正在那裡抱着頭放聲大哭。

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葉開忍不住逛了過去，擠進人叢，然後他整個人就忽然變得冰冰冷冷，就像是一下子掉進了深不見底的冷水潭裏。

長安城裡氣派最大的鴻賓客棧，現在竟已變成了一片瓦礫！

×　×

鴻賓客棧昨夜的慘案，直到天亮才有人知道。

因爲昨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晚上，大家通常都是躭在家裏，誰也不會到街上來閑逛。

就算有人，也是些已賭得頭暈腦漲的賭鬼，誰也不會逛到客棧裏去。

躭在家裏的人，也大多都在喝酒、賭錢，更不會關心到外面的事。

老掌櫃請去喝酒的人，也都是些無家可歸的光棍，沒有人關心的光棍。

就因爲這是個特別的日子，所以才會發生那些特別的事。

這並不是巧合。

每件事的發生和存在，都一定有它的原因。

×　×

「這裏是什麼時候走水的？」

「不知道。」

「昨天夜裡我在賭葉子牌，就算天塌下來，我也不會知道，」

「聽說，昨天晚上，有人在這裡做喜事。」

「好像是的。」

「那些來喝喜酒的，怎麼連一個都不在？」

「不知道。」

「那對新人呢？」

「不知道。」

這地方雖然已被燒成了瓦礫，却連一個人的骸骨都沒有。

「這裡的老掌櫃呢？」

「不知道，」

昨天晚上這裡究竟出了什麼事，簡直連一個知道的人都沒有。

「我別的事都不奇怪，只奇怪那對新人也不在洞房裡，連老掌櫃都不見了。」

大家議論紛紛，越說越多。「難道這裡昨天晚上出了狐仙？出了鬼？」

若不是有鬼，客棧被燒光，那老掌櫃總得回來看看。

葉開知道沒有鬼，他從來不相信這種

活見鬼的事。

但這件事却眞的好像活見了鬼，他就算再把腦袋打出個洞來，也還是想不通。

他只覺得整個人都已變成了一塊木頭，一塊又冷又硬的木頭。

這裏究竟怎麼會起的火？

丁靈琳和新郎那裏去了？

他一定要問出他們的行踪來，却又不知道應該去問誰。

就在這時，人叢裏忽然有個人在拉他的衣角。

他一低頭，就看見了一隻柔美而秀氣的手——一隻女人的手。

是誰在拉他？

是不是丁靈琳？

葉開抬起頭，拉他的人已轉過身，往人叢外走了出去。

她身上披着件烏黑的風氅，長髮垂落，用一枚玉環束住。

她究竟是不是丁靈琳？

葉開看不出。

他只好跟着她走出人叢，看着她輕盈的體態，他的心裏忽然泛起種說不出的滋味，又希望她是丁靈琳，又希望她不是。

她若是丁靈琳，兩人相見後，心裏又是什麼滋味？又有什麼話說？

她若不是丁靈琳，會是誰呢？

這次葉開居然沒有退縮，也沒有逃避，他知道無論她是不是丁靈琳，都一定有很多話要告訴他。

她慢慢的在前面走，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回頭，走過了這條長街，又走過一條，忽然轉入一條橫巷。

巷子很窄。

葉開追過去時，只看見她的人影一閃，走進了一個窄門裏。

門是虛掩着的。

從外面看來，這不過是個很平凡的人家，門窗上的塵積得很深，彷彿已經很久沒有打掃。

葉開走到門口，心就跳了起來。

他忽然想起這地方是他來過的，現在他用不着走進去，也知道她是誰了。

崔玉眞。

這戶人家正是她帶葉開來養過傷的地方。

想起了那兩天中的事，葉開心裏又湧起種說不出的滋味，却不知是歡喜？是悵惘？還是失望？

歡喜的是崔玉眞還活着。

悵惘的是往事已成過去，舊夢已無處追尋。

失望的是什麼呢？

難道他心底深處，還是在盼望着她就是丁靈琳？

×　×

舊夢並不是完全無處追尋，至少在這寒冬的冷風裏，還可以找到一點影子。

風從後面的廚房裏吹過來，吹過這小而幽靜的院子。

風中充滿了鷄粥的香氣。

葉開不禁又想起那天早上，他也嗅到了粥香，正盼望着一碗香氣撲鼻的熱粥，由她一雙柔美而秀氣的手捧給他。

誰知粥竟是從門外飛進來的。

他也沒有看見她柔美的手，看見的却是一隻殺人的血手！

——赤魔手，伊夜哭。

從那天之後，他就未再見過她，從未想到他們還有再見的一天。

他本來以爲他和丁靈琳一定可以永遠厮守的，誰知現在竟很可能的不再見。

人生中的離合悲歡，這有誰能預測？

葉開嘆息着，推開門，走進屋子，那張床，那個小小的衣櫃，都依然無恙。

甚至連屋角的陽光，都跟那天早上完全一樣。

葉開也不知是人已虛弱，還是心在發軟，走進去，就躺在床上。

枕上竟彷彿也還留着她的髮香。

無論如何，那兩天平靜安適的日子，都是他永遠也無法忘記的。

他心裏甚至在想，那天她若沒有遇着意外，他是不是直到現在，還在這裏陪着她？

門外響起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她已捧着碗熱氣騰騰的粥走過來，帶着甜蜜而溫柔的微笑。

這正是那天早上葉開在心裏盼望的情況，只不過現在距離那天早上，已不知又過了多少天？又發生了多少事？

現在的情況縱然還是和那天早上一樣，但彼此的心情却已不一樣。

世上又有誰能拉得回那一去永不復返的時光？

葉開勉强笑了笑，道：「早！」

「早，」崔玉眞笑得更溫柔：「粥已熬好了，你就躺在床上吃？」

葉開點點頭。

於是一碗香氣撲鼻的熱粥，又由她一雙柔美秀氣的手捧了過來。

現在他的確很需要這麼樣一碗粥，他的胃是空的，整個人都是空的。

粥的滋味，也還是跟以前一樣，可是葉開只喝了幾口，就再也嚥不下去。

崔玉眞凝視着他，輕輕道：「你昨天晚上一定醉得很厲害。」

葉開勉强笑了笑，道：「醉得簡直就像是條死狗。」

崔玉眞又看了他很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若是你，我也要醉的。」

葉開道：「你知道昨天晚上的事？」

「本來我還不知道。」

她美麗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幽怨，慢慢的開始叙說往事！

「那天早上，我被伊夜哭逼着回到玉簫那裏去，他就……就再也不許出來！」

葉開黯然。

他知道她一定吃了不少苦，她就算不說，他也看得出。

「我本來以爲這一輩子已完了，我實在想不到，那惡魔也有死在別人手裏的一天！」

「玉簫一死，你就到這裏來？」

崔玉眞道：「姐妹們一聽到他的死訊，就像是剛飛出籠子的鳥，都恨不得飛得遠遠的，每個人分了他一點東西，不到一個時辰就全都走了，只有我……」

她垂下頭，沒有再說下去。

——只有她沒有走，因爲她忘不了葉開，所以又重到這裏，想找回一點昔日的舊夢。

這句話她用不着說，葉開也知道。

「我一個人在這屋子裏躭了一整天，既不想出去，也睡不着。」她在笑，笑得却很辛酸：「其實我也知道你是絕不會再回到這裏來的。」

葉開心裏又何嘗不是酸酸的。

他忽然發覺自己實在是個很無情的人，實在沒有想到過要重回這裏。

「直到昨天早上，我聽到了外面的爆竹聲，才想起已經是大年初一。」她慢慢的接着道：「我不想一個人再悶在屋子裏，又餓得發慌了，忍不住想到外面去走走，可是我想不到剛出去，就聽見個很可怕的消息！」

「什麼消息？」

「我聽說丁姑娘要成親了！」

葉開笑得更勉強：「這消息，並不可怕！」

「可是……」崔玉眞又垂下頭：「那時候我還以爲她……她要嫁的人是你！」

一個女孩子，若是聽說自己心愛的男人要娶親的消息，當然會認爲這消息可怕得很。

葉開瞭解她的心情，他自己也有過這種心情。

他已忍不住在嘆息。

「我聽說丁姑娘要嫁的人，是個受了傷的人，我更以爲他就是你。」崔玉眞垂着頭道：「那時我心裏雖然難受，却又希望能在喜筵上再見你一次，所以我就帶了份禮，送到鴻賓客棧去！」

葉開苦笑。

他也送了份禮去，一份很特別的禮。

知道丁靈琳的婚訊後，他就決心要想法子將郭定的傷治好。

可惜他自己沒有治傷的本事，所以他就在一夜間，來回趕了七百里路，把葛病找來。

崔玉眞咬着嘴唇，又道：「可是到了晚上，我又不敢去喝喜酒了。」

「你不敢？」葉開忍不住問道：「你怕什麼？」

「我……我忽然又怕見到你。」

葉開道：「那時，你還不知道新郞官並不是我？」

「還不知道。」崔玉眞幽幽的說道：「所以我又把自己關在這屋子裏，一個人買了點酒，躲在這裏喝，我想，我也可以算是在喝你們的喜酒了！」

葉開看着她，忍不住輕輕握住了她的手。

世上居然還有這麼樣的女孩子，對他有這麼樣的感情。

他居然一點都不知道。

葉開只覺得心裏一陣刺痛：「我若知道你在這裏，我一定來陪你！」

崔玉眞終於嫣然一笑，過了很久，才接着道：「我喝了一點酒後，又忍不住想去看看你了！」

「你去了沒有？」

「我遲疑了很久，反反覆覆的拿不定主意，我既怕看見你們會受不了，可是就這樣永不相見，我也不甘心。」

葉開也瞭解這種心情，世上也許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這種心情。

崔玉眞道：「到最後，我終於拿定主意。」

「什麼主意？」

「我就算不去喝你們的喜酒，也得在外面偷偷的看你一眼！」

「你去了？」

崔玉眞點點頭：「昨天，是大年初一，到了晚上，街上幾乎連一個人都沒有，我又在街上逛了很久，才鼓起勇氣，從客棧後面，溜了進去，一進去，我就知道不對了。」

葉開道：「什麼地方不對？」

崔玉眞說道：「那麼大的客棧，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非但一點也不像有人在辦喜事，就像辦喪事的人家，都沒有那麼靜。」

葉開也聽出不對了，立刻問道：「我知道去喝喜酒的人有不少，怎麼會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崔玉眞道：「我找到了辦喜事的那個大廳，從窗口往裏面一看……」

她臉上忽然露出種受了極度驚嚇的表情，就好像又看到了當時那種慘不忍睹的情況。

葉開的心也在往下沉，又忍不住問道：「你看見了什麼？」

崔玉眞道：「我……我……」

她的聲音也在發抖，過了很久，才能說出話來：「我只看見喜堂裏到處全是血，全是死人，竟連一個活着的都沒有。」

葉開怔住。整個人彷彿忽然又墜入萬刧不復的黑暗中。

「當時我還以爲你也在裏面，所以我立刻就不顧一切，衝了進去！」

她輕輕的吐出口氣，接着說道：「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丁姑娘要嫁的人並不是你！」

「你……你看見了那個新郞官？」葉開的聲音也在發抖：「他也死了？」

崔玉眞點了點頭，黯然道：「他死得很慘。」

「丁靈琳呢？」葉開雖然不敢問，却還是忍不住要問：「她是不是也……」

崔玉眞道：「她沒有死，當時她根本不在那喜堂裏。」

葉開也不禁吐出口氣，却不禁覺得奇怪。

他和丁靈琳分手之後，難道她竟沒有回去？

郭定他們又是怎麼死的？

是誰下的毒手？

當時在喜堂中的人並不少，能下得了這種毒手的人並不多。

崔玉眞道：「當時我雖然又吃驚，又害怕，可是看見你不在裏面，我總算鬆了口氣。」

葉開忽然問道：「你有沒有看見四位黃衣人的屍體？」

崔玉眞道：「我沒有注意別人，也不敢仔細去看。」

她想了想，又道：「那些屍體裏面，好像是有幾個穿着黃衣服的人。」

葉開皺起了眉：「他們若是也死了，兇手會是誰呢？」

崔玉眞道：「我也想不透，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心狠手辣的人，當時我只想趕快離開那地方，誰知我剛想走的時候，忽然

聽見外面有夜行人的衣袂帶風聲。」

她接着又道：「因爲那地方實在太靜，所以我聽得很淸楚，來的人非但身法都很快，而且還不止一個！」

葉開動容道：「莫非是那些兇手又回來了！」

崔玉眞道：「當時我也這麼樣想，所以嚇得連走都不敢走了，更不敢留在那裏，讓他們看見，幸好我還有點武功，情急之下，武功好像反而比平時好了一些，居然一跳就跳起來很高。」

葉開道：「你是不是跳上了大廳的那根橫樑？」

崔玉眞點點頭，說道：「我躲在上面，連氣都不敢喘，却又忍不住想往下面看看。」

葉開道：「你看見了什麼？」

崔玉眞道：「我看見了幾個穿着黃衣服的人，從外面一竄進來，立刻就將地上的死人，一個個拋出了窗外，窗外好像有人在用東西接着，不到片刻，一屋子死人居然全都被他們搬空了！」

葉開的臉已發靑：「你看淸楚他們身上穿的是黃衣服？」

崔玉眞道：「我看得很淸楚，因爲他們的衣服黃得很特別，在燈光下看起來，就好像有金光在閃動着一樣。」

葉開握緊雙拳，道：「果然是他們下的毒手。」

崔玉眞道：「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他們殺人！」

葉開冷笑道：「人若不是他們殺的，他們爲什麼要替兇手來收屍？」

崔玉眞道：「他們殺了人後，難道還想毀屍滅跡？」

葉開恨恨道：「殺人滅口，毀屍滅跡，本就是金錢幫的一貫作風。」

崔玉眞道：「金錢幫？……金錢幫又是些什麼人？」

葉開道：「他們不是人。」

崔玉眞看着他臉上的憤怒之色，也不敢再問下去，遲疑了半晌，終於道：「後來我又看見了丁姑娘。」

葉開失聲說道：「你在那裏看見了她的？」

崔玉眞道：「就在那裏。」

葉開道：「她又回去了？」

崔玉眞道：「那些黃衣人把屍體搬空之後，她就去了。」

葉開道：「那時你還沒有走？」

崔玉眞道：「那時候我整個人都已被嚇得發軟，在大樑上躲了半天，剛喘過一口氣來，他們就來了。」

葉開說道：「他們？她不是一個人去的？」

崔玉眞道：「還有一個人。」

葉開道：「還有個人是誰？」

崔玉眞道：「是個奇形怪狀的老頭子，半夜裏還拿着把雨傘。」

葉開恍然道：「是葛病。」

崔玉眞道：「你認得他？」

葉開道：「不但認得，而且還是老朋友！」

崔玉眞又不禁嘆了一口氣，道：「那麼現在你的老朋友就又少了一個。」

葉開變色道：「他也死了？」

崔玉眞黯然道：「死得也很慘。」

葉開道：「是誰殺了他？是誰下的毒手？」

崔玉眞道：「他們看見屍身被搬空，也覺得很意外，可是他們並沒有停留，也沒有發現樑上還有人在。」

葉開道：「後來呢？」

崔玉眞道：「他們一走，我就溜了下去，忽然聽到外面有人在吹笛，他們聽見了這笛聲，也趕了回來，在院子裏看了看，就越牆而出。」

葉開道：「你呢？」

崔玉眞道：「我看他們的神情很緊張，也不禁覺得有點好奇。」

葉開道：「所以你也跟了出去。」

崔玉眞道：「我沒有跟出去，只不過躲在牆頭往外面看。」

葉開道：「你又看見了什麼？」

崔玉眞道：「外面一棵樹上，好像掛着盞燈籠，下面還站着個人。」

葉開道：「是什麼人？」

崔玉眞道：「我隔得太遠，根本看不淸楚，幸好當時四下一點聲音都沒有，所以他們說話的聲音，我倒全都聽見了。」

葉開道：「他們說了些什麼？」

崔玉眞道：「丁姑娘過去後，她好像驚呼了一聲，然後，就問那個人，是不是布……」

葉開動容道：「布達拉？」

崔玉眞立刻點頭，道：「不錯，布達拉，丁姑娘說的就是這三個字。」

葉開立刻追問：「那個人怎麼說？」

崔玉眞道：「他承認了，還說自己是座很高的山峯。」

葉開道：「孤峯天王？」

崔玉眞道：「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葉開立刻問道：「葛病就是死在他手裏的！」

崔玉眞道：「葛老先生是爲了救丁姑娘，才被他掌力所傷，可是他也中了葛老先生的暗器，我聽葛老先生告訴丁姑娘，那是種很厲害的暗器。」

她嘆了口氣，道：「可是他的掌力更可怕，葛老先生只被輕輕拍了一掌，就已無救了。」

葉開又怔住。

他瞭解葛病的武功，也瞭解葛病的醫道。

以這種武功和醫道，就算有人能擊傷他，他自己也能救得了自己的。

葉開實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可怕的掌力，竟能一掌就拍散葛病的魂魄。

「可是我親眼看見葛老先生倒下去的，就倒在第一個新郞倌倒下去的地方。」

她話中顯然還有話——除了第一個新郞倌外？難道還會有第二個？

這件事別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

可是葉開却想到了。

他瞭解丁靈琳，就好像瞭解自己的手掌一樣。

所以崔玉眞說出了她所看見的事，葉開並不覺得意外。

意外的反而是崔玉眞。

她本來以爲無論誰聽見這種事，都難免有些特別的反應。

（未完）

霧中花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往查阿榮伯被害事，險遭暗算，和祝琪芬往山頂遊玩，又發現被人跟踪，更發覺祝琪芬言詞閃爍，似有難言之隱，向之查問，又不肯說，反向他討去阿榮伯生前爲他定購的綠豆糕，石中英心中疑雲重重，擬找祝琪芬談談，往翠綢小築，祝琪芬不在，房中靜寂無人，旋發現侍婢霓兒在後園中掘穴把一盒綠豆糕埋藏，心中更生疑竇，俟霓兒走後，掘出綠豆糕用骨簪試驗，驚見糕內已被人放毒，含忿迅回涵春閣，命春嬌往取綠豆糕，未幾春嬌把三盒綠豆糕取到，並沏上一盅熱茶——

****

師門證劍訣
巧計使移花

石中英抬頭道：「這裏沒妳的事了，我要清靜一回，妳出去吧。」

春嬌應了一聲「是」，躬身退去。

石中英道：「妳把房門給我帶上。」

春嬌走到門口，聞言帶上了房門。

石中英迅快拆開紙盒，用骨簪逐一試驗，這三盒綠豆糕，果然全然無毒。

「看來妹子果然知道內情！」

他插好骨簪，隨手取了一塊，放入口中，心中只是思索着妹子如何會知道有人在綠豆糕中下毒？

又如何看出那一盒有毒？

這當然不是偶然之事。

這下毒的人，又會是誰？

看來，自從阿榮伯受害之後，對方深怕自己破壞了他們陰謀，目標已經轉向自己。這當然又是殺人滅口。

也由此可見賊黨圖謀之亟！

對了！昨晚「那人」曾經說過：「牽一髮而動全身，目前一個李帮主，只不過是一髮而已。」

龍門帮縱然在長江流域是唯一的大帮；但充其量，也只不過是長江流域一個帮派而已，賊黨尚且處心積慮，以假亂眞，企圖加以攫奪。

參是各大門派公舉出來的武林盟主，這十年之中，掌握了天下武林大權，賊黨自然圖謀更急了。

想到這裏，從小喜歡吃的綠豆糕，再也吃不下去，站起身，往外就走。

一脚趕到書房，掀簾而入，書房中依然靜悄悄的，不聞人聲。

但當他跨進書房門，小翠聽到脚步聲，就迎了出來，躬身叫了聲：「公子。」

石中英問道：「參呢？」

小翠道：「莊主陪同李帮主出去。」

石中英暗暗冷哼：「甚麼李帮主？」

只聽右首房中响起一個清朗的聲音問道：「是中英麼？」

石中英喜道：「祝伯伯，你老沒有出去？」

舉步朝右首廂房走入。

祝景雲敢情正在床上靜坐，這時緩緩跨下榻來，含笑道：「李帮主在這裏不克久躭，他難得到這裏來，盟主自然得陪他

到處走走・祝伯伯中午多喝了幾杯・就懶得走動・跟盟主討了個差使・美其名是替盟主留守。」

接着一陣呵呵大笑。

石中英對這位祝伯伯從小很熟・但他還是拘謹的垂手肅立・直等祝景雲笑聲一落・才恭敬的叫了聲：「祝伯伯。」

祝景雲見多識廣・一眼就已看出石中英心裏有事！

他一雙烱烱有神的目光・落到石中英的身上問道：「賢侄有什麼事嗎？」

石中英道：「小侄確實有事・才來找祝伯伯的。」

祝景雲並不感到意外・只是笑了笑道：「賢侄・在祝伯伯面前・不用如此拘謹・來・咱們坐下來・慢慢的說。」

他引着石中英走到窗下兩張椅子上坐下・然後問道：「賢侄找祝伯伯有什麼事・但說無妨。」

在石中英的心目中・除了爹・祝伯伯是唯一可以信賴的人。

當下就把昨天下午・阿榮伯遇害・以及今天上午自己去找假冒阿榮伯的人・他又假裝死屍・向自己射出一蓬淬毒暗器・等自己站起・那人已經死去・而且一個人連骨化盡・不留一點痕迹。

接着又把早晨屈總管着人給自己送去四盒綠豆糕・後來妹子要去了一盒・午餐之後・自己去找妹子・看到霓兒如何在竹林內把綠豆糕埋在土中。

自己等她走後・如何試出糕中被人下了劇毒・如何回轉房中・試過其他三盒・均無毒藥・詳細說了一遍。

只是並未提及昨晚給囚在石室中的獨角龍王送傷藥之事。

祝景雲聽的臉色微變・凝重的道：「你說的都是眞有其事？」

石中英道：「小侄親身經歷之事・自然是眞的了。」

祝景雲目中神光暴射・怒道：「眞要如此・那就非把他們一網打盡不可。」

石中英道：「小侄也是這樣想・他們處心積慮・對龍門幫李幫主下手・自然也會向爹下手了。」

祝景雲矍然道：「賢侄顧慮極是。」

石中英道：「可惜阿榮伯沒有說出來・就遇害了・小侄相信他一定發現了許多可疑之處・這和咱們莊上許多新進的人有關。」

祝景雲「哦」了一聲・道：「他和賢侄說了些什麼？」

石中英思索了下・道：「阿榮伯沒有說什麼・他好像很不滿屈總管・說他這幾年引進了不少人來・那天他只說了這幾句話・就遇害了。」

祝景雲一手撚着修髯・偏頭道：「這些話・你有沒有跟盟主說過？」

「沒有。」石中英道：「爹認為小侄中午喝醉了酒・心裏胡思亂想・小侄不敢多說。」

「唔！」祝景雲點點頭道：「這樣也好・我會和盟主說的。」

石中英站起身道：「那麼小侄就告退了。」

祝景雲含笑道：「賢侄有什麼事・只管來找我好了。」

石中英應了聲「是」。

祝景雲又道：「噢・你和琪芬還合得來麼？」

石中英俊臉微微一熱・點了點頭。

祝景雲呵呵笑道：「合得來就好。」

接着又是一陣呵呵大笑。石中英紅着臉・在他笑聲中・跨出了書房。

× ×

二更・夜色漸深！

「涵春閣」已經熄了燈火。

石中英當然睡了・他不是四平八穩的躺在床上・而是盤膝趺坐・正在坐着做調息運氣的功夫。

驀地・在他窗前・出現了一個鬼魅似的人影。

這人全身上下，一團漆黑・只有兩個眼孔・在黑夜之中閃着烱烱逼人的寒光。

他一個身子貼着牆壁・以「傳音入密」朝房中石中英說道：「公子睡了麼？」

他一開口，石中英就聽出正是昨晚「那人」。

這就問道：「閣下有什麼見教？」

那人道：「在下必須當面奉告，公子可否容在下進來？」

石中英道：「在下歡迎得很。」

隨着話聲，跨下臥榻。

「且慢！」那人接着道：「有兩件事・公子必須注意。」

石中英道：「那兩件事？」

那人道：「第一・公子房中不可點燈・第二・公子須防隔牆有耳・不可有絲毫聲音。」

石中英道：「好吧！」

輕輕掠到南首・打開一扇落地長門・說道：「閣下請進。」

他雖打開門戶，但右手已暗暗凝聚功力・只要發現對方有何擧動・立可發掌迎擊。只見暗影之中・緩緩走進一個黑影！

這人身穿一襲寬大黑衣・頭上也戴着一個黑色布袋・只露出兩個眼孔・看去詭異無比。

石中英把他讓入房中・冷聲道：「閣下倒是神秘的很。」

那黑衣人道：「在下這般裝束・事非得已・公子莫怪。」

石中英道：「閣下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那黑衣人道：「昨晚公子已經見過李幫主？」

石中英道：「不錯。」

那黑衣人道：「是眞是偽・公子應該已經分清楚了？」

石中英道：「如此說・昨晚要在下送去『太乙至尊丹』的・就是閣下了？」

黑衣人點頭道：「正是。」

石中英道：「那今晚又有什麼事？」

黑衣人道：「李幫主身中散功之毒・在下已經弄到解藥。」

石中英道：「又要在下送藥麼？」

黑衣人道：「不・在下希望公子把他從地室中救出來。」

石中英猶豫了下道：「閣下錯了・在下昨晚答應替閣下送去傷藥・那是因爲『太乙至尊丹』不是普通藥物・而且李幫主確也傷勢沉重・非此藥不可・至於把他救出石室・在下恕難從命。」

黑衣人道：「爲什麼？」

石中英道：「第一・李幫主是眞是偽・家父自會查得出來・第二・在下對閣下素不相識・你要從石家莊救人・在下沒有理由協助外人。」

黑衣人道：「咱們不必相識・李幫主在今晚必須救出・公子也非救他不可。」

石中英看了黑衣人一眼・問道：「爲什麼必須在今晚把李幫主救出？」

黑衣人道：「公子不用多問・而且時間不允許在下詳細奉告。」

石中英道：「那麼閣下請取下蒙面黑布來・讓在下瞧瞧。」

黑衣人道：「在下目前還不到露面的時候・公子既然知道『太乙至尊丹』來歷・就不該懷疑在下的身份了。」

石中英冷冷一哼・說道：「在下一定要看呢？」

黑衣人倏地後退一步・道：「公子那是逼我動手了。」

石中英道：「對・在下確有此意。」

黑衣人道：「公子一定不肯見信・那就賜招吧。」

說話之時，右掌當胸直豎，左手揑了個劍訣・斜指眉梢。

他頭上裝着布袋・當然看不到眉梢・但他劍訣指的部位・正在眉梢之上。

石中英看的凜然一驚！

這一刹那・他驀地想起臨行時師父交待的那句話・好像重又在耳邊响起！

「孩子・記着！行走江湖・只有左手劍訣指着眉梢的人・才是自己人！」

他——黑衣人，就是自己人！

難怪他身邊會帶有師父的「太乙至尊丹」！

其實石中英也弄不淸楚・這「自己人」・究竟是怎樣一個「自己」法了？

但他斂手了，後退一步・目注黑衣人・驚訝的道：「閣下……」

黑衣人沒待他說下去・截着低笑道：「公子明白了吧？」

應該說石中英更糊塗了！

他怔怔的望着那「黑衣人」點點頭道：「你說吧・你要在下如何協助？」

黑衣人忽然從身上取出一件黑色長衫・一個布袋似的頭罩・放到几上・然後說道：「時間不早・公子穿好這套衣衫・去把李幫主從地室中救出・送到聽濤樓・就沒你的事了。」

石中英奇道：「送到聽濤樓？」

「聽濤樓住的不是假獨角龍王？」這話・他沒有問出來。

黑衣人道：「沒錯・公子把他送到聽濤樓就好。」

石中英點頭道：「好吧！」

黑衣人叮囑道：「公子務必小心・咱們人手不多・在下另有事去・這救人之事・就全仗公子了。」

石中英道：「在下省得。」

黑衣人不再說話，輕輕一閃・便自掠出門去。

石中英已經証實他是「自己人」了・就不再猶豫。

他從几上取過一襲黑衣・披到身上・覺得這件黑衣・雖然寬大・但却並不有礙行動。

再取過黑色布袋・往頭上一套・除了兩個眼孔，全身都被包在黑布之中。

當然・再也沒有人會認得出他就是石家莊石盟主的公子來。

石中英裝束停當・就閃身出房・輕輕掩上雕花長門・雙臂一劃・一道人影，宛如灰鶴一般・從樓頭飛起，掠過一片林梢・沿着山麓・向莊後射去。

他這式「天龍馭鳳」身法・當眞使的夭矯如龍・美妙無比。

這一地帶的地形・石中英十分熟悉，自然沒有多少耽擱・便已奔近後院。

身形絲毫不停・腳尖輕輕一點・一條人影・在三數丈外・斜飛而起，一下越過牆頭・飄落假山亭上・再一點足・就悄無聲息的落到山洞入口處。

這回他不再躲躲閃閃・擧步就朝假山山腹內一條狹仄的曲廊走去。

山腹暖閣中・當然還是有兩個人守在那裏。

他們當然也是面對面的坐着・並未點燈・一切和昨晚完全一樣！

這兩人武功不弱・敢情聽到了石中英的腳步聲！

左邊一個站起身來，探首問道：「什麼人？」

石中英已經走到暖閣門首，一言不發・擧手一指・點了過去。

那漢子連吭也沒吭一聲・兩足一軟・朝地上躺了下去。

右首漢子聽出聲音不對，一手摸出火摺子・正待晃亮！

但他這一擧動・如何瞞得過目能夜視的石中英？口中低笑一聲道：「你也給我躺下。」

隨着話聲・點出一指。

右首漢子火摺子還沒晃亮，一個人已經應指而倒。

石中英點出一指・再也沒去理會他，伸手從左首漢子身上・取下鑰匙・打開鐵鎖・往地下石級走去。

到得地底・一手打起火摺子・口中叫道：「李伯伯。」

獨角龍王盤膝坐着的人・雙目乍睜，問道：「是石世兄？」

石中英道：「正是晚輩。」

獨角龍王問道：「可是盟主有什麼事・要世兄來的麼？」

石中英道：「不・晚輩是來救老伯出去的？」

獨角龍王訝然道：「救老夫出去？這是盟主的意思？」

石中英道：「不是家父的意思。」

獨角龍王愈聽愈奇・問道：「不是盟主的意思・那是什麼人的意思？」

石中英道：「在下也不知道，那是一個蒙着頭臉的黑衣人。」

「蒙着頭臉的黑衣人？」獨角龍王目注石中英・問道：「既不認識此人・如何會聽他的話・前來石室救人？」

石中英道：「那是晚輩看了黑衣人打的手勢・才答應的。」

獨角龍王疑信參半・依然追問道：「他和你打的什麼手勢？」

石中英道：「這個晚輩恕難奉告・但晚輩在離開逖谷之時・家師曾囑咐過晚輩



，遇上打這個手勢的人，就是自己人。」

獨角龍王道：「你們這手勢，表示同門？還是某一個幫派的記號？」

石中英道：「晚輩也不知道。」

獨角龍王濃眉微攏，說道：「那麼石世兄的令師是誰？」

石中英道：「家師一向不在江湖走動，是一位藥師，自號逖谷老人，以採藥為生。」

獨角龍王道：「這就奇了！」

石中英道：「那黑衣人也許是李老伯的熟人，時間稍縱即逝，晚輩這就揹你老出去吧！」

獨角龍王道：「他也許是老夫故人，但老夫身中散功奇毒，一身功力盡失，縱然出去，也無濟於事。」

石中英道：「李老伯但請放心，晚輩聽那黑衣人口氣，他已經弄到解藥了。」

獨角龍王口中「噢」了一聲。

石中英催道：「老伯，晚輩已經進來了一回，快些出去才好。」

說着，蹲下身去，揹起獨角龍王，往上走去。

出了石室，就一口吹熄火摺子，既是把人救出去了，自然不用再恢復原狀。

當下就揹着獨角龍王，走出假山山洞，正待騰身而起！

突聽暗影中有人沉喝一聲，道：「什麼人？」

假山兩側，同時閃出兩條人影，一左一右攔住了去路。

夜霧空濛，天色晦暗得對面看不清人影。

石中英目若寒星，在黑暗之中，熠熠發光！

他自然看清對面兩人，一式天青勁裝，一個手持厚背掛刀，一個手持長劍，正是莊中護院武師裝束！

不覺暗暗皺了下眉，一時那還怠慢，口中沉喝一聲：「讓開！」

雙手齊發，右手一掌朝使九環刀的漢子肩頭推去，左手反手一掌，斜拍而出，擊向使劍漢子。

這一招兩式，出手快同閃電，使人大是難以封解。

但兩個青衣漢子亦非弱手，身形一閃，疾快的向旁讓開。

石中英在自己家裏，當然不好出手傷人，原是只想把兩人逼退而已。

此時一見兩人向旁閃出，那還怠慢，正待從兩人中間掠去。

那知這兩個青衣漢子卻在向旁閃出之際，身子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旋轉，趁勢抬腕，一刀一劍，劃起兩道寒光，同時一左一右夾擊而至！

石中英冷笑一聲，身形斜退半步，左手疾出，使了一記「空手入白刃」，閃電抓住砍來刀背，朝劍上磕去。

同時飛起一腳，腳尖踢在使刀漢子的膝蓋之上。

這一記真是快到無以復加，但聽使刀漢子大叫一聲，膝蓋劇疼若折，一個人往後跌了出去。

緊接着又是「噹」的一聲，刀劍交接，響起一陣震耳的金鐵狂鳴。

使劍漢子不防石中英武功會有如此高強，奪刀磕來，一條右臂，被震的一直麻上肩頭，心頭猛吃一驚，腳下不由自主的連退了兩步。

石中英趁機一個箭步，從兩人中間，疾掠而出！

那使刀漢子鋼刀被人奪下，膝蓋又挨了一腳，（其實石中英踢的並不重）跌倒地上，接連幾個翻滾，滾開了八九尺遠，探手從懷中摸出銀笛，狂吹起來。

使劍漢子被震退了兩步，也在此時，大聲喝叫道：「捉奸細！」

夜深人靜，這一陣笛聲，叫喝，就是遠處的人，都可聽到。

假山石室，既然囚禁着要犯，附近豈會沒有警戒？

就在銀笛初起，假山左首一片竹林中的兩間瓦房裏，已經飛射出七八條黑影！只要看他們飛彈而起的人影，疾如弩箭，身手全都極高。

石中英不禁暗暗担心，憑這些人，當然攔不住自己，但一旦驚動了前面的人，參和祝伯伯等人，若是聞訊趕來，那還了得？

就在此時，瞥見從後院牆根，突然冒起一條人影，朝石中英低喝一聲：「還不快走？」

聲音入耳，石中英驀地一怔，疾快的忖道：「會是妹子！」

心念閃電一動，目光也隨着朝那黑影多注意了一眼。

只見那黑影面上蒙着一條黑巾，右手橫劍當胸，站在牆頭之上，左手朝自己連揮。

那自然是示意自己趕緊走了！

石中英揹着獨角龍王，自然不敢多有躭擱，當下雙足一點，身形騰空射起，朝外掠去。

他不敢再從山麓闢小徑而行，只是提吸眞氣，腳尖連點，接連幾個起落，便已翻上山頂。

再由山頂連縱帶躍，飛落「聽濤樓」前石砌平台。

但見暗影中黑影一閃，「那人」迎着過來，低聲道說：「石公子把人救出來了麼？」

石中英點頭道：「在下幸不辱命。」



石中英一手抓住砍來刀背，斜推而出擊向使劍漢子，飛起一脚踢中使刀漢子的膝蓋。

「那人」道：「如此甚好。」

話聲一落，舉手擊了三掌。

那自然是他們約定的暗號了！

石中英抬目看去，但見「聽濤樓」上隨着飛起一道人影，一閃而逝。

但石中英看的淸楚，那飛起的人影，背上好像也揹着一個人，朝北逸去。

心中立時明白過來，敢情他們已把住在「聽濤樓」的假獨角龍王制住，此刻看到自己把獨角龍王救來，他們就把假獨角龍王偷偷的運出去。

「移花接木」，這計策果然不錯！

「那人」目送「聽濤樓」的黑影，揹着假獨角龍王已經離去，立即趨了過去，伸手從石中英背上扶下獨角龍王，一面低聲說道：「公子可以回去了，此時全莊都已有警，公子速把黑衣脫下，即使遇上人，也就不碍事了。」

石中英點頭道：「在下省得。」

當下依言脫下頭戴黑布和身上黑衣。

「那人」伸手接過，扶着獨角龍王，迅快的朝「聽濤樓」走去。

這一帶是「賓舍區」，當然不會有甚麼動靜。

但站在「聽濤樓」平台上，已可隱隱聽到莊中響起一陣雲板之聲！

石中英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對不對？但想到這是師父交代的「自己人」，自然不會有錯。

心中想着，立即施展輕功，朝山徑下掠去。

他剛剛掠落平台，就聽到山後响起「叭」的一聲！

一道火花，衝天而起，升到了七八丈高處，突然爆出一片藍色的光芒，在天空飄散開來。

石中英凝目望去，心中暗暗忖道：「這是火花信號，從山後放起，方才那條黑影，揹着假獨角龍王，就是往山後去的，莫要遇上了攔截的人？」

心想「那人」也許已有安排，自己就不用替他担心了。

心念轉動，腳下卻絲毫沒停，快到「涵春閣」，奔行之勢，也就慢了下來。

就在此時，瞥見一條人影漫步行來。雙方相距猶遠，石中英雖有過人的目力，也只不過看出來人體形苗條，是個女子。

當下腳下一停，身形橫移數尺，背負雙手，作出佇立模樣。

那苗條人影踏着石徑而來，已經愈來愈近。

石中英忍不住叫道：「是妹子！」

苗條人影口中「啊」了一聲，喜道：「大哥，是你，你還沒睡？方才我聽到雲板聲音，山後好像還放起一個號炮，咱們莊上發生了甚麼事麼？」

石中英聽的不禁一怔，心中暗道：「難道方才替自己斷後的蒙面女子，不是她麼？」

一面試探着問道：「妹子方才已經睡了麼？」

祝琪芬有意無意的看了他一眼，才嗤的一聲笑道：「深更半夜，不睡覺，還跟誰去捉迷藏不成？」

捉迷藏，不是要蒙着眼睛？

石中英心頭猛然一動，暗道：「聽她口氣，那蒙面女子，果然是她了！」

他臉上不禁一紅，期期說道：「妹子怎麼又起來了？」

祝琪芬道：「我是給莊裏的雲板聲音吵醒的，不放心，才出來看看。」

不容石中英接口，偏頭問道：「大哥呢，你又爲什麼不睡呢？」

「不放心」，當然不放心「大哥」。

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話中有話，聰明人，不用明說。

石中英自然聽的懂，笑了笑道：「謝謝妳，我也是睡不着，聽到莊上好像發生了事，才出來的。」

這句「謝謝妳」，自然是謝她方才替自己斷後。

祝琪芬幽幽的道：「其實莊上就算發生了甚麼事，也有乾爹作主，用不到我們担心，你說是麼？」

這是暗示他以後不可多管閒事。

石中英點頭道：「妹子說的也是。」

正說之間，突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石中英回頭看去，但見三道人影，緩步走來！

當前一個身材高大的威猛老者，赫然是龍門幫幫主獨角龍王李天衍。

他身後兩人，一個是崆峒派掌門人藍純青，一個是嶗山鳳雲子趙玄極。

石中英心中暗忖道：「這位獨角龍王，大概就是自己從假山地室中救出來的人了，因爲假的那個，已經有人把他弄出去了。」

「只要看他虎步龍行的模樣，『那人』說的不假，獨角龍王身中『散功之毒』，也已解去了。」

心念轉動，趕忙迎了上去，躬身道：「晚輩見過李伯伯，藍伯伯，趙伯伯。」

祝琪芬也行禮道：「侄女見過三位伯父。」

獨角龍王目光一掠二人，呵呵笑道：「石世兄，祝姑娘不可多禮。」

一手撚鬚，沒待二人開口發話，接着又問道：「二位可知道莊上發生了甚麼事故麼？」

石中英道：「晚輩也是聽到莊上雲板聲音，才出來的。」

藍純青道：「方才後山還放起一聲信號，是否發現了甚麼歹人摸進莊來了？」

獨角龍王道：「走，咱們瞧瞧去。」

一面回過頭來，朝石中英問道：「石世兄要不要隨老夫等人同去？」

石中英還沒開口，祝琪芬已經搶着道：「大哥，我們跟李伯伯去，乾爹就不會斥責我們了。」

一行人由獨角龍王爲首，穿行花林，進入東院門。

但見走廊上燈火通明！

轉角處都有穿着天青勁裝，懷抱利刃的漢子站立。

一看就知道莊上果然發生了事！

轉過長廊，已可看到五楹書房，也點燃起了明亮的燈光老遠就聽到有人說話。

門口站着青衣使女小翠，看到獨角龍王等人，立即掀起簾子，一面躬身道：「啓稟莊主，李幫主，藍掌門人，趙道長駕到。」

只聽屋中傳出六合劍石松齡清朗的聲音，歉然道：「有擾李兄諸位清夢，兄弟不安的很。」

隨着話聲，已經急步迎了出來，連連拱手。

獨角龍王洪聲道：「盟主言重了，兄弟和藍兄，趙兄是聽到雲板之聲，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才來瞧瞧的。」

說着，舉步跨進書房。

石中英，祝琪芬隨着三人身後而入，只見華山派掌門人祝景雲，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和百步神拳鄧錫侯三人都已坐在椅上。

只是不見總管屈長貴的影子。

石松齡讓三人落座，石中英，祝琪芬跟着上前行禮。

祝景雲看了兩小一眼，含笑道：「你們怎麼也來了？」

祝琪芬低低的道：「是李伯伯叫我們來的咯！」

石松齡一手拂鬚，朝獨角龍王歉疚的道：「說來慚愧，那假冒李幫主的賊人，兄弟就是怕他有潛伏的羽黨，才要屈總管把他囚禁到假山底下的酒窖中去，另外派了八名護院師傅，輪流看守，這樣可以萬無一失……」

石中英聽爹提起獨角龍王之事，心頭不禁狂跳，連頭都不敢稍抬。

心中却暗暗忖道：「原來假山下面的地室，是個酒窖，自己還當建造了就是囚人的。」

只聽獨角龍王問道：「可是有他羽黨摸進去了？」

石松齡點頭道：「李幫主說的極是，那來人武功極高，一下就制住了兩名看守的護院師傅，把假冒李幫主賊人救走。」

這眞是當着和尙罵賊禿！

如今被救出來的獨角龍王，和進去救人的石中英，都在他面前，他還一口一聲的叫「賊人」，「賊黨」。

獨角龍王故作吃驚，身軀一震，張目道：「怎麼，那賊子被人救走了？」

石松齡接口說道：「那賊黨揹着假冒李幫主的賊人，剛走出假山石洞，就被兩名巡邏的護院師傅發覺，吹起銀笛，但那賊黨輕功極高，牆外又有同黨接應，追上去的幾名護院師傅，全被對方細小暗器所傷……」

「這發細小暗器之人，自然是祝琪芬無疑！」石中英心中想着，但當着爹面前，更不敢朝祝琪芬望上一眼。

崆峒掌門人藍純青道：「那是沒有把人截住了？」

石松齡道：「沒有，賊人是朝山後方向逃去的，方才那邊已經傳出火花信號，屈總管已經率同幾名護院師傅趕下去了，詳細情形還不知道。」

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狹長臉上，堆起一片憤怒之色，厲聲道：「賊黨胆敢到盟主府潛入地窖救人，總有一天，給兄弟查到了，非把他立斃掌下不可！」

石松齡淡淡一笑道：「他們縱然逃出酒窖，未必能逃出石家莊去。」

石中英心頭暗暗一震，忖道：「那人揹着逃出來的，是住在『聽濤樓』的假獨角龍王，那人要把他弄出去，自然爲了從他口中，可以問出他們一連串的陰謀來，但如果被莊中的人截住，那就糟了。」

就在他暗暗替「那人」焦急之際，書房外的走廊上，傳來了一陣輕快的步履之聲！

接着只聽屈長貴的聲音在門外說道：「啓稟盟主，屬下屈長貴告進。」

石松齡抬目道：「進來。」

屈長貴應了聲「是」，掀簾走入。

石松齡問道：「屈總管，賊人可曾追上？」

屈長貴道：「回盟主，一名賊黨，背負假冒李幫主的賊人，從後山逃去，正好遇上咱們後山哨崗，喝令他站住，那厮身手極高，揹着一個人，還能和後山巡山八虎，打成平手……」

石中英暗暗「哦」道：「難怪爹好像很有把握，說他們逃不出石家莊去的，原來，後山有巡山八虎把守，『巡山八虎』，顧名思義，自然是個個都有一身極高武功。」

石松齡似乎嫌他說的嚕嗦，修眉微攏，說道：「你們趕去之時，賊人是否還在動手？」

屈長貴道：「屬下率人趕到後山，賊人已經脫圍逃走。」

石松齡沉哼道：「巡山八虎呢？」

屈長貴道：「宋氏兄弟和周正亮都負了傷，賊人才乘機突圍而出……」

石松齡道：「眞是沒用的東西，八個人，連人家一個也截不下來。」

屈長貴躬着身，應了兩聲「是」，一面陪笑道：「那賊黨雖把假冒李幫主的賊人救出，但最後却只有他一個人活着逃了出去。」

石松齡道：「怎麼？他們把假冒李幫主的賊人截下來了麼？」

屈長貴道：「截是沒有截下，但據穿雲鏢沈長吉說，那假冒李幫主的賊人，被他一鏢擊中後胸，當場斃命了。」

石松齡頷首道：「穿雲鏢沈長吉鏢無虛發，假冒李幫主的賊人，那是必死無疑，只可惜他傷勢極重，咱們沒有問出口供來，他假冒李幫主究竟有些甚麼陰謀？」

高翔生道：「這個不勞盟主操心，此人縱然身死，自然還有他的同黨，兄弟有把握找出他們的羽黨來。」

獨角龍王趁機道：「高掌門人說的不錯，這厮縱然身死，他們潛伏的羽黨，定然不在少數，兄弟覺得事不宜遲，在對方死訊，尙未傳開之前，兄弟想立即趕返敝幫去，不難把他們一網打盡……」

石松齡笑道：「李幫主既然有事，兄弟那就不好强留了。」

獨角龍王洪聲笑道：「兄弟不但明天一早就要趕去敝幫，而且還要邀請盟主和在座的諸位老哥，同涖敝幫一遊，藉申敬意，不知盟主和諸老哥，能否給兄弟一個面子？俯允所請……」

石松齡呵呵一笑道：「李幫主寵邀，兄弟那得不去？」

祝景雲跟着大笑道：「這樣就好，咱們原班人馬，閞上君山去，攪擾李幫主十天半月。」

正說之間，小翠已在書房中擺上一張圓桌，放好杯箸，另有兩名青衣使女端上宵夜細點。

石松齡讓大家入席，吃過宵夜，已是三更天氣，大家就各自回轉賓舍休息。

× ×

石中英在宵夜的時候，敬陪末座，只喝了一小杯酒。

回轉「涵春閣」，已經三更了！

他感到有些微醺，連衣服也懶得脫，往床上一倒，就渾然入夢！

也不知道是剛睡下去不久？還是已經睡熟了一回？

一個練武的人，不論他睡的多熟，只要有一絲警兆，就會從睡夢中驚醒。

石中英就是在迷迷糊糊中，心靈上起了警兆！

好像有一個人已經進入自己房中。

他心頭感到無比的震驚，以他平日的情形而言，這人只要接近他臥室窗下，他就會及時察覺。

今晚却被這人潛入房中，而且已經掩近到臥榻之前，他才驚醒過來！

這一段話，只不過是他在驀然驚醒之際，腦海中閃過的一個疑問。

他自然不會想到宵夜的那一小杯酒，使他有如此好睡。

當他霍地睜開眼來，果然看到一個頎長的人影，已經站在床前！

這人似乎對石中英有着極大的顧忌，在走到床前三尺來遠，就趦趄不前！

石中英目能夜視，但當他瞧清這人的面貌，登時有如看到了鬼魅，驚悸得頭皮發炸，幾乎瘖不能言！

這人竟然和他生得一般無二！

甚至連他身上穿着的一件長衫，不僅顏色相同，裁剪的欵式，也一模一樣。

石中英看到他，就像在鏡中看到了自己一樣！

「果然又是賊黨使的陰謀！」

石中英猛地一躍而起，揮手一掌，劈了過去。那假石中英在走近床前之時，已然十分小心，嚴神戒備。

石中英這一掌，出手雖快，但他早有防備，身形輕輕一閃，便自避了開去。

同時在閃身讓避之際，凌空點出一指，化解了石中英的掌勢，口中忽然沉喝一聲道：「住手。」

石中英幾乎不敢相信。他連聲音都摹仿如此維妙維肖！

這簡直像站在「廻聲谷」，聽自己的聲音。但最使他感到驚凜的，不僅是對方的面貌，聲音，酷似自己，而是對方的武功，竟然十分高强。

這只要看他在遇到突擊時，反應奇快，這一指更使的神妙無方！一下就破解了自己劈去的掌勢！

雖然自己這一掌只是隨手劈出，並無特異之處，但他能在倉猝之間，閃避和發指，同時施爲，這人一身武功，也就可以想見了。

石中英聽他喝出「住手」，因此並未追撲過去，只是冷冷的道：「閣下喬裝在下，還有何說？」

假石中英豁然大笑道：「這話正是我要問你的，你爲何喬裝石某，睡在我床上？你究竟有何陰謀？」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神刀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山單人獨馬往搗賭窟，終把揚州人怪的老五豹子頭，郝大奎和老人拚命三郞樂無畏迫了出來，江山出手懲治了他們手下數名大漢後，悠然登上揚州第一樓，限令樂無畏上樓談話，否則便放火焚燒第一樓，樂無畏被迫，硬着頭皮跟進第一樓，江山向他詢問神手書生楚凌霄那幅寄存在漢陽歸元寺的畫是否他取去，樂無畏說出當時有一幪面人自稱是楚凌霄，命他去歸元寺取畫，以百顆明珠為售，江山斷定那人是偽冒的楚凌霄，同時並指出，那人對樂無畏的為人顯見得也很清楚，要樂無畏想想那人是誰——

檀口吐相思　粉牆留墨迹

樂無畏沉吟着道：「我也曾懷疑他是『揚州』本地的一個人，不過不可能，那個人在當時來說，遠在五年前就已經沒有了。」

江山道：「也許他沒死。」

「不，」樂無畏搖頭說道：「『揚州城』的人都知道，那個人家成了一座廢宅，人也死光了！」

江山目光一凝道：「你說的是誰，莫非……」

樂無畏道：「莫非什麼？」

江山道：「我知道你們『揚州』有位首富，也是武林中的世家，在今天來說，早在十年前遭逢變故，一夜之間，家破人亡……」

樂無畏道：「你是說……」

江山道：「梅家，梅凌烟。」

樂無畏一點頭道：「對了，我說的就是他。」

江山吸了一口氣，說道：「恐怕你看對了……」

樂無畏道：「怎麼見得！」

江山道：「錯非是富甲天下的梅凌烟，焉能出手就是百顆明珠。」

樂無畏呆了一呆道：「這倒是，我沒想到這一點，只是……誰都知道梅家沒人了，怎麼梅凌烟……」

江山道：「有些人，世人都以為他死了，其實，他是活着，梅凌烟並不是唯一的一個！」

樂無畏道：「那……現在你該相信我說的話不假了吧。」

江山道：「我原就懷疑讓你到『歸元寺』拿畫的不會是『神手書生』，我知道『神手書生』不會有你這種朋友……」

樂無畏道：「那麼朋友你用這種手法逼我出來問這個……」

江山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這個你不必管，告訴我，梅凌烟可會告訴你，那畫中女子是什麼人，他為什麼不惜以百顆明珠的代價換取那幅畫像麼？」

樂無畏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要的是那百顆明珠，只要他給我百顆明珠，我管他那畫中女子是什麼人，我管他為什麼不惜以百顆明珠代價換取那幅畫。」

江山點點頭道：「說得是，只要有代價，何必多問其他？」

頓了頓，又道：「現在你答我第二問，你們把雪艷芳雪姐姐的哥哥，弄到那裏去了，你們這樣以女色誘人入彀，又爲的是什麼？」

樂無畏神情猛震，道：「你說什麼，誰是雪艷芳的哥哥！」

江山道：「『玉面劍客』薛空羣。」

樂無畏驚聲道：「原來你是『花花公子』傅怡紅……」

江山道：「你錯把馮京當馬凉，傅怡紅是傅怡紅，我是我，我是『瘦西湖』畔解他們倆之圍的那個人，我聽雪姐姐提起了這件事，我順便代她問問你。」

樂無畏道：「原來雪艷芳竟是……朋友，這不關你的事吧。」

江山道：「這原不關我的事，可是我既然知道了這種事，我却不能不管。」

樂無畏忙道：「朋友，既不關你的事你何必管，這樣好不，我兄弟願出高價，你裝不知道這件事！」

江山倏然笑道：「人沒有不愛錢的，可是要看這錢能不能拿，這也就是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不能跟你一樣，只要有代價，別人的死活一概不問，我看你還是把我想知道的告訴我吧！」

樂無畏突然一拳擊向江山心窩，出拳既快又猛，顯見得他的拳脚功夫不弱。

江山一笑說道：「我早知道你會作困獸之鬥的。」

按在樂無畏肩上的五指微一用力，樂無畏悶哼一聲擊出來的拳頭硬生生地又收了回去。

江山笑道：「你沒能快過我，是不，樂八爺，認命吧。」

他五指力加三分，樂無畏受不了了，身軀起了顫抖，一口牙，也咬得格格的作响。

江山道：「樂八爺，別等我廢了你這條胳膊。」

樂無畏從牙縫裏迸出了幾個字，道：「我也不知道我把薛空羣弄到那兒去。」

江山道：「樂無畏，你眞的不要命了麼？」

樂無畏道：「我說的是實話。」

江山五指微鬆道：「樂無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樂無畏連喘了幾口氣，道：「朋友，我認栽了，告訴你未必相信……」

江山道：「說說看。」

樂無畏道：「我把薛空羣扣進了『梅嶺史閣部』祠後的一口大鐘裏。」

江山一怔道：「樂無畏你這話……」

樂無畏苦笑道：「朋友，是眞的，每當有出奇的人物蒞臨『揚州』時，我們兄弟就會接到一封信，信裏指示我們弟兄幾個以女色誘此人入彀，然後把他送上『梅嶺』，扣進『史閣部祠』後那口大鐘裏，那口大鐘裏有我們弟兄幾個應得的報酬，我們把報酬拿出來，把人送進那口大鐘裏，就是這麼回事。」

江山道：「沒想到『揚州城』還會有這種事，這麼說還是有人指使你們。」

樂無畏道：「不錯，可是這麼多年了，我們弟兄始終不知道他是誰。」

江山道：「有這種事，這人可稱得神秘，這麼多年來，你兄弟以這種手法前後共弄了多少人去。」

樂無畏道：「算起來也不過三五個，你知道，武林中的人不少，可是出奇的並不多。」

江山一笑搖頭，道：「沒想到你們弟兄當初發了那麼一筆大財，之後又做上了這種生意，難怪你們有錢，難怪『揚州城』的人突然見不着你們了……」

頓了頓道：「樂無畏，『揚州』地面上的江湖人不算少，爲什麼當初梅凌烟單找上你，而後那人又找上了你兄弟！」

樂無畏苦笑一聲道：「以百顆明珠換取那幅畫像的人要眞是梅凌烟的話，他找上我算不了什麼，因爲梅家是『揚州』的世家，必熟知我弟兄，至於後來這個人，我就不知道他爲什麼會找上我們兄弟…」

江山說道：「總有個開端，總有個原因。」

樂無畏道：「有原因，只是那恐怕是『莫須有』，三年多以前有人給我們兄弟送了一封信，信上說我們兄弟做了對不起他的事，要我們兄弟爲他做另事以贖前衍，不過他說做事並不是讓我弟兄白幹，有相當的報酬，我們兄弟幾個當時只以爲地面上有些人看着我們兄弟幾個發了財眼紅，也就沒在意，那知道隔沒幾天信又來了，那時候我們兄弟幾個已開了這座酒樓，信上指示我們兄弟以女色誘剛到『揚州』沒幾天的一個北六省人物，我們兄弟理也沒理他，那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們兄弟幾個就出了事，每人心口上讓人印上了一個血淋淋的手印，你想，這要是殺我們兄弟幾個，那還不是易如探囊取物……」

江山道：「你兄弟幾個一害怕就低頭聽了他的。」

樂無畏苦笑道：「不聽行麼，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爲了我們自己這幾條命，爲了我們自己這剛創立的基業，只有閉着眼，咬着牙幹了。」

江山道：「這幾年下來，恐怕你們兄弟幾個也眞把它當成了一樁大買賣，越幹越有勁兒了，這就叫食髓知味，反正你們兄弟幾個本是只要有錢什麼都幹的人。」

樂無畏道：「天地良心，我們兄弟做事一向利已是不錯的，可是我們從不損人，唯有這件事，那是沒辦法，其實我們兄弟幾個這些年來沒一天心安過，我們知道，那人的手法很高明，到時候揹黑鍋的是我們幾個，遲早會出紕漏，遲早會有人找上我們幾個，事實上並沒錯，這一回終於出紕漏了！」

江山道：「聽你的口氣你倒還有幾分良知。」

樂無畏道：「話是我說的，信不信在你，我人落在了你手裏，要割要剮也只有任你了。」

江山忽然站了起來，道：「沒人說要割你要剮你，我說了麼！」

樂無畏不禁一怔，忙說道：「那麼，朋友你……」

江山道：「頭一件事，你以勞力換取代價，看不出傷害了什麼人，無可厚非，第二件事，雖說是被逼的但並不情有可原，不過你剛才說的好，總有人會找上你們

，我只是頭一個，以後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我不願意手沾血腥，讓他們來對付你兄弟吧，我沒難爲你，你要是不願再有什麼損失的話，最好讓外頭那些人也別再攔我，言盡於此，告辭。」

他邁步下樓而去。

樂無畏怔住了。

他做夢也沒想到就這麼了了！

江山邁着瀟洒步出了第一樓，街上那些人立卽緊張了起來，一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但沒一個是眞想一試。

郝大奎急急揚聲叫道：「八弟，你還在樓上麼？」

樂無畏出現在那扇窗戶口，只聽他道：「五哥，我沒事兒，讓他走。」

郝大奎道：「八弟，他……」

樂無畏道：「聽我的，讓他走。」

郝大奎沒再說話，一揮手，他的人立卽後退讓出了路！

江山邁着瀟洒步走了，很快地消失在茫茫夜色裏！

× ×

江山站在一座很大很大的廢宅前。

這座廢宅斷壁危垣，裏頭的野草足有半人高，不但凄凉，在這深夜裏更駭人。

從毀壞的大門，以及塌牆的缺口往裏看，院落一重重，亭，台，樓，閣都還在，依舊飛簷，依舊狼牙，偶而還可以聽見一兩聲風鈴响。

只是，漆黑一片，沒有一點生氣！

門口有一對石獅子，栩栩如生。

而石獅子身上也够髒的，原本白色的石頭都快變成黑的了。

江山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後邁步行了進去。

這當兒恐怕也只有他這種人敢進去。

因爲這不是一般棄廢不要的宅第，而是一座凶宅。

卽使是大白天也沒人敢輕易進凶宅，何况是這月黑風高的夜晚。

但是江山進去了，而且是邁着瀟洒步進去的！

江山進了梅家廢宅，緩步往裏走，一面走，他一面暗凝內功，用他那敏銳的耳目四下搜索。

他想從這座梅家廢宅裏找出一點端倪，找出當日梅凌烟一夜之間家破人亡的端倪。

他認爲，如要他能找出一點端倪，鍥而不捨，以百顆明珠換取那幅女子畫像的究竟是不是梅凌烟，梅凌烟爲什麼不惜以百顆明珠這駭人的代價，換取那幅女子畫像，多少可以找出一點眉目。

他緩步往裏走着，單看這梅家廢宅的前院，就令人有身入「大觀園」之感。

現在滿眼是青苔碧瓦堆，但任何人都可以從這些青苔碧瓦堆裏看出梅家昔日的富有，昔日的豪華，有道是：「狐眠敗砌，兔走荒台，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白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强弱安在！」想想，實在是令人感嘆！

江山在那兩旁長滿野草的青石小徑上，邊走邊暗暗感嘆，就在這時候，一絲異响傳入耳中。

江山何等修爲，一聽馬上就辨出這絲異响來自後院，而且絕不是風吹草動，狐走鼠鬧所發出的聲音！

從前院到後院，有一個尚稱完好的月形門，江山剛進月形門，一蓬砂土當頭洒下。

江山發覺得早，身軀疾旋，那蓬砂土「嘩！」地一聲從身旁洒過。

這蓬砂土洒過之後，月色凄迷，亭台樓榭俱荒廢的後院裏，空蕩寂靜，一點風吹草動也沒有。

江山冷笑一聲道：「子不語怪力亂神，江某人生平不信邪，也沒見過鬼，今夜倒要開開眼界。」

他身隨話動，疾若流星般撲向水榭旁一座敞軒！

江山帶着一陣勁風撲進敞軒，一條黑影在敞軒後疾閃而逝。

江山又一聲冷笑道：「閣下何吝讓我飽飽眼福。」

他落地又起，一陣風般追了過去。

敞軒後另有一扇門，面對一片已然枯敗的梅林，稀疏疏的幾樹枝椏，根本難以藏人，但如今眼前却不見人影沒有動靜。

江山停在這個門口，畧一搜索，突然揚掌往頭頂簷間擊去。

只聽簷間一聲驚呼傳了下來：「江山，是我。」

隨着這一聲驚呼，一團黑影，如飛的墜下。

這話聲聽來極爲耳熟，而且能叫出那江山兩字來，自然不會是陌生人。

江山一怔，很自然地伸手就接。

還好，他接住了，軟棉棉的，香噴噴的，簡直就是温香軟玉。

其實，的確是温香軟玉，他懷裏抱的不是別人，赫然是易釵而弁的「血無痕」黃君。

江山心頭一震，忙把懷裏的人兒放落在地。

那知黃君脚剛沾地，立卽皺眉嬌呼「哎唷」一聲，眼看嬌軀搖幌，眼看要倒。

江山忙伸手去扶，他抓住了黃君的粉臂，恰好這時候黃君前栽，一個嬌軀又倒進了他懷裏。

軟玉温香本就誘人，心中怦然，那股淡淡的幽香更醉人，江山心頭又震，挪身就要後退。

只聽黃君道：「虧你還說爲子語『怪力亂神』呢，嫂溺援之以手，夫子尚且謂『從權』，你懂麼。」

不錯，確是如此。

江山沒動，他沒好意思再躲開，人家一個姑娘尚且懂「從權」，他堂堂七尺鬚眉昂藏軀，焉可如此小家子氣。

只聽黃君又道：「江山，你好狠的心啊，差點兒沒把我的腿打折！」

江山沒感到歉疚，不但沒感到歉疚，反之他倒有點氣，道：「我怎麼知道是妳，妳跑這兒來幹什麼，誰叫妳大黑夜裏躲在這裏地方裝神扮鬼。」

黃君滿含幽怨地看了他一眼，道：「還說呢，你可眞忍心啊，還不是爲了你，要不是爲了你，我吃飽飯沒事兒，那兒不好去往這裏鬼地方跑。」

江山聽得怔了一怔道：「爲了我，妳這話……」



黃君神色一黯，微微低下了頭，道：「好吧，讓我告訴你，你可是記得在『赤壁』之上我對你說的話？」

江山心神震動道：「記得。」

黃君道：「我知道你心裏沒我，臨離去的時候我心碎腸斷好難受，我知道這種事不能勉强，我想永遠不再見你，想忘了你，可是我沒辦法，做不到，所以又暗中跟着你到了『揚州』，我這是作繭自縛，也許前世我欠你的……」

江山爲之迴腸盪氣道：「姑娘……」

黃君似沒聽見似的，又接着說了下去：「你在『瘦西湖』救傅怡紅跟那位雪姑娘的事我看見了，你逼出『揚州八怪』之一樂無畏的事我也清楚，我想暗中爲你查個究竟，所以就趁夜裏來梅家廢宅看看能不能找出什麼蛛絲馬跡來，沒想到你也來了，至於我洒你一把砂土，那是跟你玩兒的，你這麼一個大男人，連玩笑都開不起了。」

繼此一說，江山心裏的氣沒了，那本該有的歉疚從心底泛起，接着他的目光落在黃君身上，他道：「是我不好，姑娘傷着那兒沒有？」

黃君低着頭道：「你那一掌打在我腿上……」

江山知道自己那一掌用了多少力道，在這種情形下他自不會置人於死地，他出掌的用意也只在擒住人問個究竟，也就是說他是在傷人，而不在置人於死地，所以他相信適才那一掌傷了黃君，而且傷得不輕，他忙道：「讓我看看！」

他隨話就要有所動作。

黃君忙微側嬌軀一躲，急道：「不行，不行。」

江山忽然恍悟，黃君是一個大姑娘，他怎麼能隨便看人的腿，他不禁暗怪自己孟浪，遲疑了一下道：「那妳的傷……」

黃君道：「不要緊，待會兒揉一揉就好了，幸好我躲得快，不讓掌風掃中了一點，要不然，我這條腿，非毀在你手裏不可！」

江山道：「姑娘的腿要眞毀在我手裏，那我就死不足贖了。」

黃君道：「你也別這麼說，我這條腿眞要毀在你手裏，那也是我自己找的，誰讓我作繭自縛，非跟你來不可，誰讓我那麼愛管閒事，誰讓我要追你，這不是活該麼。」

江山心裏的歉疚增加了幾分，道：「姑娘何必這麼說。」

黃君道：「難道這不是實情，我要不這麼痴，暗中跟着你跑來『揚州』，又何至於……」

江山暗暗一嘆道：「姑娘，人非草木，江山更不是鐵石人兒，實在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目前不敢也沒工夫談兒女私情。」

黃君抬起了頭，清澈深邃的目光盯在江山臉上：「你有不得已的苦衷，你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

江山避開了那雙令人心悸的目光，道：「姑娘原諒，我……」

黃君道：「你不能說，是麼？」

江山咬牙點頭道：「不錯。」

黃君道：「我不問你那不得已的苦衷，現在也不要你對我怎麼樣，我等你，等你什麼時候能談兒女私情再談，行麼？」

江山呆了一呆，忙道：「姑娘這是何苦。」

黃君道：「你不知道，我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遠比你早，我可以說是閱人良多，可是我從沒動過情，我自己曾經這麼想，這麼決定過，一旦能碰見一個能讓我傾心的人，我這一輩子就是他的，絕不作他想。當然，他心裏要是沒我，那自然另當別說，你明白了麼？」

江山爲之胸氣翻騰，說道：「姑娘，妳……」

黃君道：「你用不着多說什麼，只答我一句，你心裏有沒有我就够了。」

江山沉默了一下道：「我不能不承認姑娘是個讓世間鬚眉傾慕的姑娘……」

黃君道：「我不管別人，我問的是你，你心裏有沒有我？」

看來這位姑娘也是位讓人窮於應付的姑娘。

江山暗一咬牙，說道：「我剛才告訴過姑娘，人非草木，江山更不是個鐵石人兒……」

黃君道：「這是說你心裏有我，你所以一再抑制是因爲你有不得已的苦衷。」

江山猛吸一口氣道：「姑娘，我不願自欺欺人，姑娘給我的印象不錯，要不然在『百花城』我不會招惹姑娘，而且姑娘對我暗中相護，數伸援手，我對姑娘也有一份感激，不過要談一個『情』字，那還嫌早些，姑娘不是世俗女兒，應該知道感情是要經過長時期……」

黃君道：「你不要再說了，我懂，只有你這些話我就知足了，我對你的傾心又何嘗不是經過幾度見面才產生的，現在我已經不克自拔了，我告訴過你，現在我不要你對我怎麼樣，我願意讓你對我慢慢產生情愛，我也能等，就是讓我等得鬢生華髮忘掉了牙我也願意。」

江山忍不住一陣激動道：「姑娘這是何苦……」

黃君微一抬頭道：「我也不知道，也許我前輩子欠你的。」



江山向上擊出一掌，驀聽一聲驚呼，語聲入耳很熟，江山忙伸手接住飛墜而下的人。

江山道：「姑娘，我感激。」

黃君道：「我不要你感激，我只要你慢慢對我產生感情，我只要你慢慢加重我在你心裏的份量！」

江山知道，她如今在他心裏的份量已經不輕了，可是他沒說出口。

黃君忽然挪離了他懷裡，嬌軀突然又微微一幌，但她很快就站穩了。

江山忙道：「姑娘的腿……」

黃君道：「不碍事了，現在已經好多了，談正事吧，你到梅家廢宅來，是不是想找出一些梅凌烟家遭逢變故的蛛絲馬跡，以便你求證以百顆明珠換那幅畫像的究竟是不是梅凌烟，他爲什麼願意以百顆明珠換取那幅畫像的原因，是不是。」

江山神情震動道：「姑娘知道……」

黃君道：「我不告訴你了麼，我一直在暗中跟着你。」

江山道：「這麼說姑娘也知道我在『赤壁』之下……」

他住口不言。

黃君道：「我不知道你到『赤壁』之下幹什麼去了，但是我知道『赤壁』之下有個石洞，石洞裡有具殘廢老人的屍體，我也知道你在洞壁上題了字，由你的題字我知道那位殘廢老人是失踪多年的武林奇人『千面神君』齊九臯，我知道你到過『漢陽』『歸元寺』，甚至我聽見了你跟那老和尚說的話，而且在你走後我曾經驅走躡你後而至的南宮海天，使得『歸元寺』免於一場浩刼，但是我還不能完全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我不願意問，直到有一天你自己告訴我。」

江山臉色微變，沒說話。

黃君說道：「別怪我，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暗中跟着你，只是想多看你一眼。」

江山微一抬頭道：「我不怪妳，即使妳是有意的我也不會怪妳，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是我自己不够小心。」

黃君道：「人人都有隱衷，人人都有不得已……不談這個了，你找到什麼蛛絲馬跡了麼？」

江山微一搖頭，說道：「還沒有，我剛來。」

黃君道：「我已經都看遍了，沒有什麼蛛絲馬跡，事隔十年了，要想在這兒找些蛛絲馬跡，談何容易……」

江山道：「我也這麼想，可是……」

黃君道：「我知道，你是想除了這兒別處更無蛛絲馬跡可尋，而且你還抱着一線希望。」

江山點點頭，說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黃君道：「咱們倆的想法不謀而合，我沒找着十年前梅家遭逢變故的蛛絲馬跡，不過我發現有一處剛留下不久的可疑痕跡。」

江山目光一凝，忙道：「一處剛留下不久的痕跡，什麼痕跡？」

黃君道：「你跟我來看看。」

邁步進了敞軒，她步履如常，腿大概眞不碍事。

江山跟了進去，道：「在這兒。」

黃君道：「在水榭裡。」

水榭就在敞軒旁那池水裡，昔日的一

泓碧水如今已然乾涸了，水榭淒涼地孤立在那個乾池子裡。

進了水榭，黃君掏出火摺子來打着，點上了牆邊一張桌上的半截蠟燭，道：「這半截蠟燭我來的時候就在這兒，你看看，像十年前的東西麼！」

看黃君進水榭直奔牆下，掏火摺子打着點蠟燭的情形，一點也不必摸索。江山還以爲桌上這半截蠟燭，是黃君帶來的，如今經黃君這麼一說，他當即凝目望向蠟燭！

蠟燭半截，蠟淚滿桌，桌子上佈滿了一層厚厚的灰塵，但那半截蠟燭却是相當乾淨，上頭一點灰塵都沒有，的確不像是十年前就放在這兒的。

只聽得黃君說道：「你再抬頭看看牆上。」

江山抬眼上望，他看得微微一怔，粉牆上有層薄薄的塵土，也有一片被什麼硬物刮過的痕跡，把粉牆刮掉了一層，刮痕猶新，刮得並不均勻，依稀還可以辨出粉牆上原寫得有字跡。

刮痕的下方隔半尺遠兩個字跡較爲淸晰，可以辨出一個是「錯」字，一個是「瞞」字。

另外在這片刮痕之旁還有一道刮痕，那似乎是寫的一行字，也依稀可以看出兩個字沒有完全刮去的字跡，最上頭一個似乎是個「含」字，較下方一個似乎是個「凌」字。

只聽得黃君又說道：「你看出什麼來沒有。」

江山點了點頭道：「牆上原有字跡，前不久讓人刮了去！」

黃君道：「你還看出什麼了。」

江山腦中盤旋，口中說道：「看這些沒有刮乾淨的字跡，似乎牆上寫的是陸放翁的『釵頭鳳』……」

黃君一點頭道：「對，我也是這麼看法，旁邊那一行呢？」

江山道：「那麼該是陸放翁這首『釵頭鳳』的人落的欵，下頭這個『凌』字下面那個字不知道是不是個『烟』字，要是的話，把放翁這首『釵頭鳳』寫在牆上的人，應該是梅凌烟。」

黃君道：「這個『凌』字寫在梅家的牆上，而且是人名中的一個字，自是梅凌烟無疑，可是他把這首『釵頭鳳』寫在水榭粉牆上，前不久又讓人刮了去，這是爲什麼，刮這首『釵頭鳳』的又是誰，他刮這首『釵頭鳳』的用意又何在？」

江山道：「這就費人思量的……不過這首『釵頭鳳』是前不久被人刮去的無疑，刮去『釵頭鳳』的那個人，大半就是點蠟燭的那個人。由此可知他大半是晚上來的……」

黃君道：「不錯，我也這麼想，你看這首『釵頭鳳』跟十年前梅家遭逢變故有沒有關連？」

江山沉吟着道：「一首陸放翁的『釵頭鳳』，會招來滅門之禍，這似乎不大可能……」

黃君道：「不見得，梅凌烟有可能以百顆明珠代價換取一幅畫像，足見梅凌烟跟個『情』字有緣，而陸放翁這首『釵頭鳳』也是爲情而作，你知道，古來爲一個『情』字殺人的事並不少。」

江山神情微微震動了一下，他突然想起牆上那個沒刮乾淨的「含」字，不知道這「含」字是不是跟那個「凌」字一樣，也是人名中的一個字，他記得「歸元寺」老和尚會告訴他，那畫中女子名叫「含烟」，這個「含」字下面會不會也該有個「烟」字。

按理，那畫中女子「含烟」既以畫像送給乃父「神手書生」楚凌霄，應該是乃父的紅粉知己，她的名字不可能，也不該出現在梅家水榭的粉牆上，尤其是出自梅凌烟之手。

但是從梅凌烟可能以百顆明珠的代價，換取那幅「含烟」的畫像一事來看，這又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江山原就想不通，爲什麼梅凌烟有可能以百顆明珠的代價，換取乃父紅粉知己的畫像，現在他更糊塗了。

他這裡沉吟不語。

黃君那裡說了話，極其柔婉地道：「你看怎麼樣，是不是碰上了什麼費思量的事，要不要我幫你想一想。」

她這話不但柔婉，而且技巧，對江山的事她並不完全淸楚，但是她知道幾分。她想到眼前的謎團牽扯到江山那不得巳的苦衷，所以她並不直問。

江山何等聰明之人，焉有聽不出來的道理，黃君既然聽見，他和「歸元寺」老和尚的談話，自然知道他跟「神手書生」的淵源，他之所以化名「江山」，就是不願讓武林中知道他是「神手書生」之後，不願讓武林中人知道有他這個人在查訪「神手書生」當年被人圍攻慘死的事，因爲一讓人知道，那不但會增加查訪上的困難，很可能會招出許多麻煩。

而如今黃君雖不眞正知道他跟「神手書生」的淵源，但黃君巳然知道他是在查訪「神手書生」「失踪」的事，再瞞下去又有什麼意思。

是以他苦笑一聲道：「其實告訴姑娘也不要緊，『神手書生』楚大俠是我的父親……。」

黃君美目一睜道：「怎麼說，你是『神手書生』楚大俠的後人？」

江山道：「不錯，我叫楚雲秋，江山是我的化名。」

黃君抬手掩口，道：「我知道你跟『神手書生』有淵源，這是你親口告訴『歸元寺』那老和尚的，而且在『赤壁』之下那石洞裡的『千面神君』齊九臯，跟『神手書生』是莫逆交，這一點，可以證明你確跟『神手書生』有淵源，可是，我絕沒想到你會是……怪不得你有這麼一副好的身手。」

楚雲秋道：「不，我這身武功不是家學，我另有名師，我父親不願我習武，從沒教過我一招半式。」

黃君似乎沒聽見楚雲秋這句話，接着說道：「聽說『神手書生』楚大俠五年前被白道中圍攻慘……你現在查的就是這件事，是不是。」

楚雲秋微一抬頭道：「不，我並不怪當年圍攻他的那些白道中人，因爲他們是不得巳，他們是爲救整個武林，我聽說我父親當日所以捨棄正宗，改習『殘缺門』

武功，是有人從旁蠱惑，這才是殺我父親的人，我找的是他。」

黃君怔了一怔道：「你不找當日圍攻你父親的那些人！」

楚雲秋道：「是的，我認爲他們跟我無怨無仇，反之他們都是些拯救武林有功，值得敬佩的人。」

黃君睜圓了美目道：「以我看你才是眞正值得敬佩的人！」

楚雲秋勉强一笑，道：「姑娘誇獎了，姑娘知道我的來歷了，也知道我這些日子都到過什麼地方，做了些什麼事，現在我再告訴姑娘，那幅女子畫像是畫中人含烟送給我父親的，我父親把它寄放在『歸元寺』主持處，沒想到以百顆明珠代價，讓樂無畏假冒我父親好朋友去『歸元寺』取走那幅畫像的却可能是梅凌烟，這件事我百思莫解，姑娘是不是能帮我想想？」

黃君美目睜大了一分，道：「有這種事，那幅畫像是畫中女子送給楚大俠的，這麼說畫中那位叫含烟的女子，該是楚大俠的紅粉知己……」

楚雲秋道：「我也這麼想，也應該是這樣。」

黃君道：「那麼梅凌烟爲什麼……不，不對，怎麼知道以百顆明珠代價讓樂無畏去取畫的不是楚大俠自己，噢，不，我糊塗，那時候楚大俠巳經過世了……」

楚雲秋想告訴黃君當日遭人圍攻的不是乃父「神手書生」，而是義薄雲天的「千面神君」齊九臯，但是話到嘴邊他又嚥了下去，改口道：「聽樂無畏說那人說話帶『揚州』口音，而且身材，舉止都像梅凌烟，再說錯非是富有的梅凌烟，誰能拿得出百顆明珠，而且樂無畏連見也沒見過我父親，我父親怎麼會找他跑腿！」

黃君眉鋒一皺道：「這就怪了，那畫中女子含烟既是楚大俠的紅粉知己，梅凌烟怎麼會不惜以百顆明珠代價換取她的畫像，他又是怎麼知道楚大俠把那幅畫像寄放在『漢陽』『歸元寺』的。」

楚雲秋道：「這正是我百思莫解的，所以今夜我到梅家廢宅，我希望能找到一點當日梅家遭逢變故的蛛絲馬跡，從而能找到梅凌烟本人打破這個謎團，人戀家，連鳥獸都會留戀牠破碎的窩巢，梅凌烟既然還在人世，他離開這個巳然破碎的家就不會太遠。」

黃君美目飛閃異采，忙道：「那麼你看刮去牆上這首『釵頭鳳』的人，會不會就是梅凌烟本人！」

楚雲秋道：「當然有這可能，而且可能相當大，這首『釵頭鳳』是梅凌烟自己寫出，根本不關外人的痛癢，外人也沒理由刮走它，而且自梅家遭逢變故之後，這兒成了凶宅，等閑人也不敢輕易進來，尤其是深入後院到這座水榭裡，刮去牆上這首『釵頭鳳』的人要不是梅凌烟本人，那便是當日殺害梅家滿門的人，或許這首『釵頭鳳』扯到什麼，他怕日後讓人看見，從牆上這些字跡中看出當日梅家人被害的端倪，因而前不久趁夜裡來把它刮了去，我認爲只有這兩種可能！」

黃君皺眉沉吟，道：「不錯，應該是這樣……」

楚雲秋道：「姑娘看見那另一行上頭那個沒刮乾淨的『含』字麼，我剛才就是在想這個字，不知道它是不是人名中的一個字，不知道它下面是不是還有『烟』字，要有的話，那就證明梅凌烟確還在人世，以百顆明珠代價要樂無畏跑到『漢陽』去取那幅畫的也確是他，我希望能趕快找到他，我也一定得找到他，立時找到他，這個謎團就能打破了！」

黃君道：「說是不錯，可是事隔多年，現在上那兒找他去。」

楚雲秋道：「應該不太難，我始終認爲他不會離開這個破碎的家太遠。」

黃君道：「但願如此了！」

話聲方落，忽地一怔，旋即睜大了一雙美目，直直地望着楚雲秋，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楚雲秋說道：「姑娘有什麼話，請盡管說。」

黃君道：「我聽說楚大俠當日被圍攻的地方，是在『赤壁』之上，楚大俠身負重傷，然後墜下了長江。」

楚雲秋心頭一震，道：「是這樣。」

黃君遲疑了一下道：「那麼，『千面神君』齊九臯怎麼也……」

她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其實這巳經够了，用不着再多說什麼了！

楚雲秋本不想說的事終於到了不能不說的時候。

倒不是說他沒辦法瞞黃君，而是一方面他不想再瞞黃君，另一方面他一時也找不出齊九臯爲什麼會落個殘廢，跑到「赤壁」下那個古洞裡去的沒有一絲破綻，無懈可擊的理由！

楚雲秋只好說了，他把前因後果，一點兒也未再加隱瞞地全告訴了黃君。

靜靜聽畢，黃君詫異欲絕，叫道：「有這種事，這麼說楚大俠如今仍健在。」

楚雲秋點點頭道：「應該是這樣。」

黃君怔怔地道：「原來『千面神君』齊……難怪你說他是『頂天立地一俠義，振古鑠今此完人』，齊神君此行的確感天動地，驚鬼泣神，足可跟捨命全交的左伯桃媲美。」

一頓凝目，道：「既是楚大俠仍健在，那麼以百顆明珠的代價，讓樂無畏往『漢陽』取那幅畫像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楚大俠。」

楚雲秋道：「我曾經想過，按理說那幅畫像既是我父親寄放在『歸元寺』的，讓樂無畏去取畫像的當然有可能是他老人家，然而要照樂無畏的說法，却又像是梅凌烟。」

黃君道：「那只是樂無畏的說法，或許樂無畏當初受了楚大俠的告誡，言不盡實……」

楚雲秋搖頭說道：「不，以當時的情形說，我以爲樂無畏絕不可能騙我，當然，樂無畏當初或許眞受過我父親的告誡，不過那告誡極不會比他現在的一條命來得重要，是不是？」

黃君沒說話，事實上她明白，以當時的情形說，樂無畏的確沒那個胆騙楚雲秋，「神手書生」或許眞告誡過樂無畏，但那絕不比楚雲秋眼前就要他的命，來得嚇人！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王蜀蓉·圖

閻王請帖






奇怪請柬　死亡約會

迷你女賊林愛莉自從由加拿大回來之後，許多時都可以見到她跟呂偉良在一起。他們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彼此個性也十分接近，阿生眞希望他們能早日結成一對。

這一天，阿生到特警總部上班去了，呂偉良不知怎的，竟不在家，林愛莉悶得發慌，心裏就像失去了一些什麼似的。

她獨個兒在街上逛着，突然有人在那邊驚叫起來：「打刼啊！救命啊……」

然而街道上的人却匆匆而過，他們像聾了，也像是瞎了，即使有人聽到或看見，也只是隔岸觀火。這種現象如果是剛從外地來的人見到，一定引以爲奇，但林愛莉已是見怪不怪！

林愛莉回頭張望時，正擬找出呼救的人之所在時，二名衣着光鮮的青年人，正沿住行人道飛奔而來，其中一個手上還抓住一個女人的手袋。不問可知，他們是二名年青刼匪！

當時只不過是下午兩點半鐘左右，街上行人頗衆，但這兩個青年人竟然視若無睹，確是「有胆有色」！

林愛莉一聲不响，伸足絆倒走在最前的一個，那傢伙跌成一個餓狗搶糞的樣子，手袋也摔跌在路旁，另一個青年還不知死活，搶過去又想把手袋執起來繼續逃走，却給林愛莉一手抓住了他的衣領！

那靑年人長髮留鬚，紅色襯衣，窄脚西袴，那件絲絨外衣一點也不配合，只是看來搶眼而已。當他發覺被人執住衣領時，心知不妙，立即從腰間拔刀後刺！

林愛莉的武功底子極深，對於此輩的花招也見得多了，身型一閃，急急倒退兩步。那傢伙却不知死活，揮刀進攻！

另一名栽倒的青年阿飛此時亦已從地上爬起來，當初他還以爲對方出於無意，是自己合該倒霉，却想不到是一個女人，不由得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急衝而至，揮拳相向！

林愛莉前後受襲，一點也不慌張，只見她左躍右跳，身輕似燕，兩飛一刀也是無奈她何！

當林愛莉被迫離得較遠時，她正在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一旁

，二名阿飛十分有默契，趁住林愛莉繞到汽車那邊時，便想掉頭逃走，却想不到她竟然神出鬼沒地，由車頂翻身落下！

持刀一名阿飛頭部被林愛莉凌空飛踢一下，身子登時搖幌了幾下，頭腦還未淸醒過來，林愛莉已將他手上的利刀奪在手中。

另一名阿飛急步飛奔，還想彎腰拾取墮在地上的手袋，而那位失主——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却木然呆立在一旁，她不知是否嚇呆了，竟不懂得把自己的手袋取回，眼看那名阿飛就要把手袋再奪去之際，突然刀光一閃，林愛莉人未到刀先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傢伙腿部中刀，捧住小腿連聲叫媽媽！

一陣尖銳的警車號角聲自街口响了起來，站在汽車旁邊，被林愛莉踢得幾乎昏了過去的阿飛立即拔足飛奔，但走不上十碼，就被警車上躍下來的警員一手抓住！

另一名中刀的靑年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對住警員指林愛莉惡意傷人。

一名警長走過來，一手把受傷阿飛抓起來，冷冷地說：「他媽的！又是你，飛仔泉！」用力一摔，把他交給一名警員：「替他加上手鐐！這傢伙前幾天才由教養所出來，想不到又學多了一些經驗，結識多一個同黨，嘿！」

林愛莉過去把那女子帶過來，那女子挽住她那失而復得的手袋，仍在發着抖！

原來這女子是一間福利機構的義務工作者，剛才接到一位善心老婆婆的電話，召她到家裏去，據說老婆婆要捐一筆錢給這福利機構，但錢未到手，便已遇刼，所以她越想越害怕，嚇得呆站在一旁！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落案，那位女事主驚魂甫定，才再三對林愛莉表示謝意！

事後林愛莉陪着她離開警局，這時才知道她叫陳姑娘，是一位虔誠教徒，目前義務爲一家教會福利機構工作。林愛莉對她不禁爲之肅然起敬！

林愛莉陪着陳姑娘一邊走一邊問：「你結了婚嗎？」

陳姑娘粉頰一紅，搖頭微笑道：「我不會再結婚的。我已立下決心，這一輩子獻身給教會。」

「你還要到那位老婆婆家裏去，是不？」

陳姑娘道：「是的，我跟郝老太約好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等會兒還得向老人家解釋一番。」

林愛莉看看腕表，三點多鐘了。她說：「反正我沒有事，我陪你走一趟。」

「那好極了！」陳姑娘言不由衷地說：「只怕躭誤你，否則我正恨不得多個人作伴。唉！現在的治安眞的壞透了！」

林愛莉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過路街車，問明地址之後，司機便把車子開到貴族道。

途中，陳姑娘告訴林愛莉：「那位善心的郝老太，就是名流郝大尙的母親，她老人家每年都親自捐出許多金錢給各福利機構。」

「郝大尙——」林愛莉沉吟道：「這名字好熟。」

「你一定是從報紙上看到他大名的，他經常替大公司開幕剪綵，旅行各地，以及發表演講等等。」

「對了，原來就是他！這個人最愛出風頭。」

「林小姐，你認識郝先生嗎？」

「不！只是在報紙上見過他的尊容。」林愛莉又說：「等會兒你介紹我給他們認識時，就說我是你機構中的職員吧，我只是省得多說話。你明白我意思嗎？」

「明白的，林小姐。」

街車在貴族道十九號停下來。

林愛莉爭先付了車資，然後偕同陳姑娘走到郝宅大門之前。

陳姑娘表明身份之後，閘門後面一名看門人小心翼翼地，將大鐵閘拉開，讓二人入內。

這是一幢花園洋房，樓高三層，一看就知道是富貴人家的住宅。

陳姑娘和林愛莉在一名下人的引領下，到達主要建築物的前面。她們還未入內，就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他顯然正在責罵一名僕人！

二人入內時，一名身穿畢挺西裝的中年紳士，一手持着一張白紙印黑字的請帖，一手指着一名男僕臭罵，但當他看見有人客到訪時，又在臉上堆滿了笑容。

這時老太婆已由屋內聞訊而出，招呼着陳姑娘和林愛莉二人。

那名中年男子正是郝大尙，林愛莉見過此人在報上刊出的照片。但是他的「演技」却是頭一次目睹，尤其令人欣賞的是：他竟然能够在盛怒之下，瞬即在臉孔之上堆出笑容來，這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做到的。

林愛莉非常留心郝大尙手中的請帖！那請帖與一般人結婚或拜壽用的請帖同樣大小，就是咭紙是白色的，而且印上了黑字。

林愛莉只能見到正面寫上了「郝大尙先生收」六個大字。至於內頁印了一些什麼，却無法可以看得淸楚，只隱隱約約見到一些黑色的字體而已。

林愛莉自問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就是未見過這種古怪的請帖。

她心裏想：會不會是死了人擺冥酒？

有錢人花樣最多，拜壽彌月固然大排筵席，就是新居入伙死人下葬亦會借個名堂顯耀一下濶氣。

林愛莉回想一下剛才進門時聽到郝大尙對下人的漫罵聲，當時他似乎在責怪那名男僕沒有追究送帖的人。

現在郝大尙悻悻然走了入去。客廳裏只留下五個女人，她們就是：郝老太和她的女管家，女傭人等，此外便是林愛莉和陳姑娘。

陳姑娘與老太婆在談捐欵的事，林愛莉却默默地想，她在想着那張請帖的事，爲什麼郝大尙要追究送請帖來的人是誰？

照一般情形，請帖之內有主人的姓名住址等等印上，難道剛才郝大尙拿在手中的請帖另有古怪？

林愛莉越想越不明白，她是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如果不是跟郝大尙這麼陌生，她眞想跑進去追問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不久，郝大尙離家外出，但陳姑娘還沒有告辭，林愛莉自然不好意思先走。

林愛莉憑她的目光與經驗，可以看得出郝大尙神態不安，看情形的確可能有事發生。雖然事不關己，林愛莉的內心却爲他而感到焦慮而已。

好不容易，才挨到陳姑娘向郝老太告辭。

郝老太捐了一筆現欵，却不是支票。她認爲這樣才比較實際，其實她根本不識字，又如何可以簽發支票？不過無論如何，她這種善心却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據說，郝老太經常有做善事，即使當地一些福利機構不向她募捐，她也常常捐錢給他們。

由於陳姑娘的手袋裏有着過萬元的現金，林愛莉更加不敢讓她獨自在街上走。

林愛莉護送完陳姑娘返回她的辦事處之後，又想起了呂偉良。

時間已是下午四點多鐘。

林愛莉致電呂偉良家中，可是沒有人接聽。轉撥汽車上安裝的無綫電話，也同樣沒有反應。

林愛莉不禁有點担心，到底他出了什麼事？

她也知道呂偉良在江湖上的仇人很多，即使突然之間出了事，也絕不稀奇！

不知怎的，她心煩意亂起來。打電話找阿生，阿生又不在特警總部裏。

林愛莉越來越焦急，她腦海中所想的，盡是一些可怖的事，例如呂偉良被人毒打，被人倒吊起來，甚至被人用利刀剮去了心肝。

她越想越驚，又想去打電話。但是，附近沒有電話亭，偏偏這兒是鬧市中心，店舖裏的電話都收藏在柜圍之內，想借用一下眞的是談何容易！

也許是想得心神彷彿，林愛莉竟然忘記了「江强私家偵探社」就在附近。原來她要打電話去找呂偉良的地方就是這家偵探社。

林愛莉知道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個性，他這個人既然喜歡冒險，就是日常所結交的朋友也多數是這一類人，江强就是其中之一。

江强曾力邀呂偉良出任他獨資經營的「江强私家偵探社」社長之職位，以呂偉良的豐富經驗和魄力，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和人緣，本來是可以勝任愉快的。但是，無奈呂偉良是喜歡自由自在的人，他

寧願有空的時候，盡朋友義務去幫江强解決一些疑難案件，也不願意受薪坐在辦公室裏。

林愛莉跑上「江强偵探社」時，江强正在送客。

人客走後，江强過來招呼林愛莉，還開玩笑地說道：「小姐，請問有什麼指敎？本社業務範圍廣濶，如有光顧，無任歡迎！」

「好吧！那就委托你代我找尋一個人。」林愛莉也開着玩笑說。

「是個怎麼樣的人？」

「三十餘歲的男子，個子像你差不多一樣高，經常拄着一支鐵拐杖。」

「好的，我樂意接受你的委託，費用只是一頓茶。」

「太便宜了，我反而有點懷疑。」林愛莉說着，就要闖進社長辦公室去！

江强並沒有阻止她，讓她長驅直入。

林愛莉入到江强的辦公室，裏面空無一人，她難免有點失望了。她原本以爲江强剛才的玩笑是暗示呂偉良就在房內。

江强笑道：「看來你眞的想連這一頓茶也省回。」

林愛莉一本正經地說：「別開玩笑了，他有來過這裏嗎？」

江强偏偏要作弄她：「他？你到底指誰呢？小姐。」

「呂偉良啊！」

「來過的，但走了。」江强反問道：「你找他幹什麼？」

「我今天整天沒有見過他。」

「有時我整個星期、整個月也沒有他，你也知道他這個人的個性，他雖然跛了一條腿，但却比起四肢齊全的人走得更多路。」

林愛莉看看腕表，一邊沉吟道：「照計這個時候，他不會到俱樂部去的。」

「何不打個電話試試看？」

「好的，請你借用電話。」

林愛莉說着走了過去江强的辦公桌旁邊，但案頭上擺放的電話足有五六具之多，她眞弄不淸楚那一具才是可以與外間通話的。

江强提議道：「讓我先替你接綫，好嗎？」

「好極了，謝謝你。」林愛莉心裏在想：他不會在「飛鏢俱樂部」吧？因爲時間尙早；要是晚間他十之八九會在那兒。

江强把電話接通了。

林愛莉說了一句「謝謝」，就把電話聽筒接過來，想不到她第一句就聽出了對方是呂偉良。

「你到底在那裏？」林愛莉嬌嗔着說道。

呂偉良反問道：「你到底打電話到那裏？」

「我打去飛鏢俱樂部，但你這麼早跑到那兒去幹什麼？」

「當然有事，你找我嗎？」

「是的，你什麼時候走？我立刻就來找你。」

呂偉良道：「不！你就在江强那裏等我，我立刻就來會你。」

「好吧！」林愛莉掛了綫，也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江强笑道：「你這麼緊張，我差點以爲出了什麼事。」

林愛莉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還未來得及答話，辦公室的門已經被人推開了。

林愛莉以爲來人可能是江强的秘書之類，却想不到竟然是呂偉良。

呂偉良含笑拄杖而入，林愛莉却大發嬌嗔！

她當然明白，剛才江强只不過把內綫電話接通，呂偉良根本就在這層樓裏面，決不是在什麼俱樂部。

江强向她道歉，她破嗔爲笑，心頭上的大石也放下了。

江强對着呂偉良也是會心一笑，因爲從這點小事亦足可看出林愛莉的心事。

林愛莉在這一刹那間，整個人像觸了電一樣獃在一旁！

她不知怎的，整個人木無表情，面目呆滯，視綫却集中在沙發前面的玻璃几子上。

林愛莉的怪異表情令到呂偉良和江强亦大表驚奇！

她木然把几子上一張白咭黑字的請帖拿在手中，只見內頁印着下列一些字句：

請於本月十三日下午八時正，到舍下一敍。

謹備薄酌恭候光臨，恕乏价催。

閻王敬約

林愛莉還沒有翻過正頁封面來看個淸楚，就忍不住問道：「是誰的？」

江强笑道：「是我的！」

林愛莉看看封面，上面却寫住：「何南明先生收」等字樣。

江强解釋道：「是我剛剛接受顧客委託的一宗古怪案件。」

呂偉良冷眼旁觀，却看得出林愛莉神色有異，他不禁問道：「愛莉，有什麼不對嗎？」

「是的，我見過這種請柬了。」林愛莉的確認得，在郝大尙手中所拿着的，與此一模一樣。

江强一直抱着較輕鬆的心情，但現在他却不再開玩笑了。

「你在什麼地方見過？」江强與呂偉良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林愛莉說道：「請告訴我，誰是何南明？」

江强說道：「就是剛才你來時，我送他走的一位顧客。」

呂偉良也說：「是的，我本來跟江强在這裏聊天，看見他有人客，才跑到那邊電腦資料室去。想不到江强却用內綫電話找我，我才知道你來了。」

林愛莉於是把她見到的事說了一遍。

呂偉良和江强聽了，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然也感到驚奇不已。

林愛莉問道：「何南明委託你調查發請柬的人是誰，是不？」

「是的，他覺得這是可大可小的事。」江强說道。

林愛莉又問：「他爲什麼不報警？」

「他認爲報警太嚴重，可能引起報界的注意，變成大新聞。」江强說，「許多人在非迫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想麻煩警方的。」

「看情形不大似是開玩笑。」林愛莉

翻閱着那張古怪的請柬。一邊又喃喃自語地說：「誰是閻王？他要人赴約，爲什麼不印上居處住址？」

呂偉良在旁說道：「閻王的住址當然就是地府，他的意思是要接受請柬的人去死！」

「怪不得我看見郝大尙的面色那麼難看，原來是有人叫他去死！」林愛莉把手上的請柬往几子上一拋，又問江强：「有這個人的資料嗎？」

「有的。」江强指指一副錄音機，「剛才我們的談話內容經已錄了音。」

「但必不可靠。」呂偉良說着，順手把那份請柬取過來細閱。

他發現請柬上面的字體絕大部份是印刷的，只有日期和時間是塡上去的；例如本月十三日的「十三」二字，以及下午八時正的「八」字等。

呂偉良回頭問林愛莉：「你看見郝大尙那張請柬上面的日期和時間嗎？」

「沒有看淸楚。」林愛莉說，「但外表看來，完全是一模一樣的，我當時非常奇怪，爲什麼會有這種白色咭紙印黑字的請帖？大概是一些富有人家爲死人擺冥酒吧？但回頭想想郝大尙的面色，我就覺得事情不妙。」

呂偉良沉吟道：「還有三天才是十三日，如果郝大尙手中的一張塡上今天的日子，明天我們就知道這是否開玩笑了。」

江强說道：「何南明要求我在三天之內查出發帖的人是誰。」

「你有把握嗎？」林愛莉問。

江强苦笑道：「有許多案件都不敢說必有把握，總之盡力而爲。」

呂偉良問道：「你打算如何着手去偵查？」

「先查淸楚何南明此人的底子。」江强說道：「他的說話未必可靠，但我仍然要聽一次他的錄音談話，此中，可能有綫索。」

林愛莉問道：「現在就放來聽聽，可以嗎？」

「如果你們也有興趣，當然再好不過了。」江强一邊說着，一邊走過去把錄音帶轉到從頭開始的一段。

開始時，只是何南明的自我介紹。據說，他是一位商人，做的是出入口生意。此番是慕名而來，以下便是一些客套的對白。

後來江强十分認眞地說：「何先生，請恕怪老實，這件事必須閣下切實合作，否則卽使我是神仙也是無能爲力的。」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須要你坦白說出過去以及現在的一些事實。例如過去你做些什麼，結識了一些什麼人，與什麼人發生過糾紛等等。這些事實都足供我們參考。」

何南明說道：「我對你說的都是眞話，我一向做的都是正當生意。」

江强道：「過去你有沒有對某些人有過仇怨？」

「沒有。」

「這是一件無頭公案。」江强又問：「請帖是什麼時候收到的？」

「昨天下午。」

「用什麼方式寄到的？」

何南明道：「用郵寄方式。」

「爲什麼現在才找我？」

「我考慮了一晚，決不報警之後，才來找你。」

江强說道：「這些事，你應該報警。你爲什麼不去報警？」

「報警的後果你也可以想像得到，我可能成爲記者的訪問對象，警探亦會整天來找我，那時我什麼生意也做不成了。」

「可是性命要緊啊！」

「必要時我寧願請私家保鏢。」

「你似乎對警方有成見。」

「不！不！絕對不是這意思。」何南明解釋道，「我對警方向無意見，只是我覺得一句俗語很有意思：閻王要你三更死，休想活到五更天！一個人生死有命，假如眞的要死起來，也沒有辦法。只是，凡事應該弄得明白淸楚，否則我是死不瞑目的。」

「好吧！」江强最後說道：「我暫時答應替你查明白這件事，但能否有結果，我不敢保證；反正時間只有三天，十三日上午我們再通電話吧！屆時萬一毫無結果，你再請保鏢好了。」

聲帶裏的聲音至此爲止。

江强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說：「我先要證明何南明是否有案底，因此先與警方的舊同事連絡一下，然後才決定怎樣做。」

林愛莉若有所思地咬咬手指，問道：「關於郝大尙，你知道多少？」

江强說道：「郝大尙是名人，我們的電腦資料中可能儲存有他的一切資料。」

「可以弄一份給我嗎？」

「本來這些資料不能外洩，但你們當然例外。」江强一邊按動桌上的通話機：「查名流郝大尙的資料，副本立刻送到我辦公室。」

對方他的職員回答了一聲，通話機便已關掉。

林愛莉說：「你這些資料從那兒得來的？」

「有些得自警方，有些由我們的探員搜集，平時儲存起來，等到須要的時候便有用了。」江强說道，「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料在我這裏，例如何南明這些藉藉無名的人，我們就沒有他的資料，但經過這次事件之後，說不定我們的電腦從此又再多了一份這位商人的資料。總之，發明了電腦之後，一切事情，都變得方便無比。」

不久，一份電腦資料的複印本送到江强的手上，江强把它交給林愛莉；林愛莉看見左上角有膠印蓋上，「密件」兩字較大，此外還有小字書明：「非工作人員不准過目，用完燒燬！」

林愛莉笑了笑，摺叠好之後，放入手袋中，然後，與呂偉良離開了江强的辦事處。

臨別時江强笑語林愛莉：「別忘記，你還欠我一次下午茶呢！」

林愛莉却笑道：「我替你查出『閻王』是誰，比起喝下午茶更有價值啊！」

呂偉良陪着林愛莉乘電梯下樓時，問道：「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林愛莉道：「郝氏公司不是就在附近嗎？」

「是的，你想怎樣？」

「去見見郝大尙。」

「別傻氣，人家不會見你的。」

「我在他家中見過他，碰碰運氣！」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陪着她走到隣近一幢辦公大厦去。

郝大尙獨資經營的「郝氏公司」總辦事處就在這幢大厦之內。

呂偉良按了二十五樓的字母，電梯門打開，那金漆的招牌便出現眼前。二人於是走了過去。

郝大尙不知在不在裏面，只見二名彪形大漢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其中一個問道：「請問你們是幹什麼的？」

林愛莉說：「我想見見郝先生——郝大尙先生。」

「對不起，郝先生今天不會客！」大漢說。

林愛莉眉頭一皺，說道：「請代我通傳一聲，郝先生約好我的。」

「約好你？」二名漢子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又問：「小姐，你貴姓？」

「小姓林，林愛莉。」林愛莉打開了手袋，把江强給她的一份電腦資料一揚：「這是郝先生的約會信，可惜不能給你們過目，你只要說出關於請帖的事，他自會明白了。」

其中一名大漢果然信以爲眞，跑了進去！

林愛莉趁此機會閱覽那份電腦資料，呂偉良乘機望入內，只見辦公廳之內有着許多男女職員，他們正在收拾案頭上的文件，準備下班！

留守門外的一名彪形大漢則小心戒備，虎視眈眈。

不久，那名大漢出來——他對林愛莉說：「小姐，眞對不起，我們老闆不見客，他叫你有事最好打電話來，他太忙！」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有苦笑一下，便與呂偉良離去。

呂偉良笑道：「其實，他不說『根本沒有約你』，已經算客氣了。」

林愛莉道：「現在我們應該打電話去找夏探長。」

「他不告你騷擾，你還想幹什麼？」

「回到你的汽車裏再說吧。」

二人併肩走到附近停車場。這時候許多寫字樓已經下班，街上的人越來越多，多得像螞蟻一樣。馬路上也非常擠迫。

林愛莉用呂偉良車上的無線電話找到了夏維探長。她問道：「今天有人要求警方作人身保護嗎？」

夏維探長笑道：「如果有，大概就是你。」

林愛莉道：「富商郝大尙有沒有報過警？」

「沒有。」夏維意味到有些事情發生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事情發生，謝謝你！」

林愛莉不等夏維答話就掛了線。

呂偉良笑道：「你比我更愛管理人閒事。」

「兩張請帖，可能取去兩條人命，除非你是冷血的，否則你也應該關心一下才是。」林愛莉橫瞪了他一眼，「現在我幾乎可以下結論，郝大尙和何南明都是問題人物，所以他們寧願請私家偵探保鏢，也不報警。」

「人家既然有了保鏢，你還担心一些什麼？」

「我看事情沒有這樣簡單。」

林愛莉說到這裏，又再次把手袋打開，取出那份電腦資料來。

她依照資料記錄，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郝氏公司的。

一位女秘書嬌滴滴的聲音問道：「請問找誰？」

林愛莉道：「請郝先生聽電話吧！」

「你貴姓？」

「小姓林，約好了的。」

電話聽筒內靜了片刻。再次有人說話時，對方就是郝大尙。

他非常謹愼地說：「你是否剛才來找過我的？」

「對了。」林愛莉道：「可惜你錯過了一次大好機會。」

「你說什麼？」

「我原本想來助你一臂之力，查出寄請柬給你的人是誰，你偏擺架子。」

「你到底是誰？」

「我姓林，叫林愛莉。如果你對這名字陌生，大概也該聽過『迷你女賊』的綽號吧？」林愛莉又說：「我知道你收到一份古怪的請帖，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哦！我明白了，原來是你的勒索信！」

「你別胡說八道，我只是看見你拿着那張請帖時神色不安。你可否告訴我，上面所寫的日期是否十三日晚上八時正？」

「不！是十二日午夜十二時正。」

「你認識一個叫何南明的人嗎？」

「嗯！」郝大尙問道：「他是誰？」

「一個出入口商人。」

「我並不認識這個人，你問這些幹什麼？」

「郝先生，你死期已到，爲什麼不報警？」林愛莉又說：「這些事情本來與我無關，但是，我覺得你請私家保鏢亦無濟於事！」

「你似乎在恐嚇我！」

林愛莉道：「我是一片好意。你的歷史不大清白，萬一死了，報章會蓋棺定論，因此你死得不光榮。反而會增加警方許多麻煩。」

「我是社會上有名譽、有地位的人，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郝大尙不高興地說道。

「你過去做過走私販毒的勾當，但警方沒有足够証據，近年來你改邪歸正，總算時時肯做些善事，當局對你亦不了了之。照我看，你可能給舊日的下屬找麻煩，這點須要問你自己，是否曾對人太過刻薄，或者出賣過別人，以致被人尋仇。」

「對不起！」郝大尙忽然說道：「我有朋友在着，沒有空跟你聊天。」

說完電話就卽掛斷了。

呂偉良笑了笑，道：「你眞的是自討沒趣。」

林愛莉瞪他一眼：「如果我沒有猜錯，這只是一個開始。明知是自討沒趣，我也要理到底。」

呂偉良也明白林愛莉的爲人，剛才只

不過看看她的反應而已。

林愛莉又說：「這些請帖如果只爲了寄給一兩個人，又何必印刷？看情形這個人可能要大開殺戒。但是爲什麼呢？」

呂偉良亦有同感，如果只爲了一兩個人，請帖的確無須印刷，又留下空位塡上日期時間，看來這個人大有可能殺完一個又一個。

請帖上面沒有約會地址，那就是說，目的只是對郝大尙和何南明提出警告，他們的死期分別在十二日和十三日。

如此看來，這將是一項有計劃的殺人行動，正是來者不善，看佈局此人大有來頭。

呂偉良忽然發出疑問：「有沒有人收到同類請帖，上面的日期是塡上今天日子的？」

林愛莉沉吟道：「我也正在這樣想。看情形，那人是要排期殺人。」

「如果有人收到同類的請帖，日子是寫今天的，他也應該報案才對。」

「但是，夏探長剛才在電話中說，根本沒有人報過警。」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去找何南明談談。不過，看情形他也會跟郝大尙一樣，一切推說不知。」

「然則，我們該回到江强那兒去。坦白說，我不想看見郝大尙被殺。」

呂偉良怔了一怔：「爲什麼？」

「只因爲他有個善心的母親，我不想看見老人家傷心欲絕！」

「郝大尙已經聘了私家偵探保鏢，大概兇手會知難而退，問題却是有多少人收到同類請帖，我們還不知道。」

林愛莉正想說話，突然止住了，推開車門，衝了出去，追着一個人的背影。

呂偉良不知內裏，爲之暗吃了一驚，也下了車，亦步亦趨的，跟了過去！

這時候已是下班的時候，停車場上許多汽車正紛紛開走！

林愛莉三步兩縱，追上了一個男子，把他叫住：「何先生，請留步！」

「嗯！你是誰？」

「我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女探員林愛莉。」林愛莉人急智生，扯了一個謊。

那個男子正是何南明，林愛莉在江强那裏見過了他，他回頭想想，也確實在臨離開江强辦事處的時候，見過了林愛莉，因此毫無懷疑。

何南明有如驚弓之鳥，左張右望一番，說道：「林小姐，有話請到我的汽車裏來說吧！」

「好的，你請先行！」林愛莉回頭向呂偉良遞了個眼色，暗示他不要跟過來。

何南明道：「你們還有什麼疑問？」

「我的老闆江强接受了你的委託，但仍然有些疑問，我想知道你認不認識名流郝大尙？」

「認識，許多人都認識他，你問這些幹什麼？」

「他不認識你，爲什麼？」

「嗯！這有什麼奇怪？他是名流社會聞人，我只是個小商人。」

「那就是說，你們沒有私人交情，是不？」

「是的。只是在社交場合見過一兩次面。」

林愛莉道：「他也收到同一類請帖，我不知道你們的交情如何，但是照理你是應該知道的。」

「我一點也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想你小心點聽着，因爲你如果不合作，不但你的性命有問題，而且，可能累死你許多朋友，這並非危言聳聽。」

「什麼事？」

「收到閻王請帖的，不會只有你和郝大尙二人，可能還有你的朋友們，他們可能是你生意上的合夥人，也可能是過去同撈同煲的兄弟。我無意干預你的過去一切事情，只想告訴你，萬一眞有這方面的朋友，請你留意一下。」

何南明說道：「林小姐，你的說話我完全不明白，因爲我只是個正當商人，一生人從來未做過違法的事。至於郝大尙爲什麼也會收到這些黑色請帖，我可眞不明白！」

「好了，現在我們開始談談你的安全問題了。」林愛莉說：「你有什麼預防計劃嗎？那人未必在十三日晚上才動手，請帖上寫明的，可能是最後限期而已。」

「一切要看你們了。」

「我們不是神仙，你一點綫索也不提供，這叫我們也無從偵查。」

何南明嘆着氣說：「好吧，一切只好聽天由命了。對不起，我還有約會，不能送你一程，眞不好意思！」

「不要緊。」林愛莉推門下車，順手把呂偉良的電話號碼留下，說道：「有什麼事，請打這個電話找我吧！」

何南明接過了，隨即開車離去！

呂偉良把汽車開到林愛莉身邊，林愛莉迅速上了車，同時對呂偉良說：「跟踪他！」

呂偉良早已想到她會有此一着，否則也不會把汽車及時開過來！

何南明的汽車開往西郊！

呂偉良保持一定的距離，跟在後面。一邊又向林愛莉說道：「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他很頑固，什麼都不肯說。」林愛莉說。

「我們開始有點頭緒了。」呂偉良往望後鏡瞥了一眼。

林愛莉意會到呂偉良話中的含義，說道：「是不是有人跟踪我們？」

「是的，我們跟踪何南明，又有人跟踪我們，這是什麼意思？」

「會不會是江强的人？」

「江强的人都認得我這輛汽車，我們還是小心點。」

呂偉良把車子開得較爲貼近何南明的汽車，後面那輛黑色小房車也跟得較爲接近。

林愛莉道：「會不會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你的意思是：他就是閻王！」

「對了。」

「看排場又不大似。」

林愛莉有點啼笑皆非：「閻王也講排場嗎？」

「我覺得閻王起碼也有幾個牛頭馬面

才像樣吧。」呂偉良笑道。

這時候，何南明的車子已停在路旁！呂偉良也把車子在十尺外停下。

後面一輛小房車停得更遠，呂偉良和林愛莉甚至無法可以看清楚車內到底有多少個人，因爲天色已經越來越黑。

這是比較複雜的區域，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是老市民，在這個都市混了不少日子，自然了解到這是三教九流之輩最多出沒的地方。

他們看見何南明匆匆下車之後，走進了一條橫街窄巷裏去！

林愛莉急不及待，三步兩縱，也竄至巷口，呂偉良由車內跟出，拄杖過去。但是，後面那車子裏的人却沒有跟過來。

呂偉良瞻前顧後，不敢稍有疏忽，否則，他和林愛莉都可能有麻煩。

林愛莉忽然回頭對呂偉良說：「他進了一幢十分陳舊的樓宇去了。」

「你在這裏小心監視一切，讓我過去看看！」呂偉良往那小巷瞥了一眼。

林愛莉道：「就是門前吊了一對藍燈籠那一間。」

呂偉良拄杖走了過去！

舊式人家如果死了人，習慣在門前懸掛出一對藍燈籠，上面分別漆上死者的姓名和歲數——一般歲數都是加大的，所以俗語有道：死人燈籠報大數！

林愛莉看見呂偉良沒有找錯地方，她又回頭小心監視那輛神秘的黑色小汽車。

車內的人沒有出來。

呂偉良拄杖登上了那處黑暗梯間時，已不見了何南明的影子。

這種舊樓雖然只不過樓高三層，但是，一梯兩伙，上面也有四個單位。呂偉良一時之間也不能清楚知道何南明到底進入了那一個單位。

他正拄杖走到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梯間轉角處，突然聽到一陣非常急促的步聲由二樓一個單位衝出，急急忙忙下了樓梯！

呂偉良忙着回頭張望，依稀看出那個正在落樓的人的背影，却不敢肯定他是否就是何南明，因爲當時的光綫十分昏暗。

呂偉良拄杖落樓，但他沒有追踪那個人，因爲當他由梯間落到二樓時，二樓一個住宅的門打開了，剛才那人就是由那兒出來的，這點似無疑問。

裏面有燈光，但十分陰沉。

呂偉良探首入內，見不到有人，但亂糟糟的，似乎有人在此搏鬥過。

呂偉良拄杖走了進去！

在走廊上，躺了一個人——一個男子滿身鮮血，他已氣絕身亡！

屋子裏靜悄悄的，似乎沒有其他人了，眞教人有點心寒。

呂偉良悄悄退了出來，拄杖落到街上，一切似無異樣。

當他走到巷口時，發覺林愛莉已經不在，他的汽車也不見了，至於何南明和那神秘人物的黑色小房車，亦告雙雙失踪。

呂偉良現在可以肯定下來：剛才匆匆逃走的，分明就是何南明。

大概是何南明逃走時，林愛莉跟踪他去了，至於那輛神秘小房車，自然也不會放過！

呂偉良現在須要決定一件事，就是：應該報警嗎？

他進了電話亭，首先報了警，然後再打電話到他的汽車裏去找林愛莉。

林愛莉這時正在一處交通燈號之前氣得發抖，她目送何南明的汽車及時衝過了紅燈，但她所駕駛的呂偉良汽車前面，却偏偏有一輛汽車擋住她的去路，因爲她無法繼續跟踪何南明。

至於那輛黑色的神秘小房車，林愛莉已經無法兼顧，這時也不知所踪！

林愛莉正在汽車裏生氣之際，就接到了呂偉良的電話。

她知道發生命案，更加覺得放過了何南明未免可惜！

林愛莉把車子繞圈開回那條橫巷巷口時，一輛警方的巡邏車已聞訊趕到那裏，呂偉良正在向一位警長交代，各人於是一齊登上二樓。

但是，那具屍體不見了！

警長用電筒照射地板，見不到有血漬。他說：「你不是開玩笑吧？」

呂偉良自信沒有眼花看錯，唯一錯就錯在沒有翻過死者的眼皮，或者聽聽他的脈搏，因此無法清楚知道他是否確已死！

警長在屋內找不到其他人，但進來時，大門確是半掩，他只好去向對戶隣居查問。

這條小巷叫「五行巷」，那梯間是十一號與十三號共用的。

發現命案的是十三號二樓，現在一名警員正拍十一號的大門。

好久才有一個老太婆出來開門，她的樣子看來也有七十歲以上了。

警長過去問她：「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請你大聲點，我耳朶有點聾。」老太婆說。

「你家中還有人嗎？」警長放大了嗓子。

「當然有，但他們出去，甚麼事？」

警長指指對戶十三號二樓的大門：「你可知道這兒住了甚麼人嗎？」

「知道。那兒鬧鬼，所有的人早已搬走了。」

「鬧鬼？」

「是的，一個老道友死了之後，常常鬧鬼，同居的人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但我年紀太老了，覺得也沒有甚麼可怕。」

「嗯！」警長回頭問呂偉良：「你見到的死人多大年紀了。」

「四十餘左右。」呂偉良說：「他滿身鮮血。」

警長又問老太婆：「那個老道友多大的年紀？」

「五六十歲了。」老太婆說。

警長想想，也沒有辦法。

這時候，辛尼已聞訊帶人到來查究，他絕對相信呂偉良不會見鬼，但在屋內又搜不到一點兒痕跡。屋內固無屍體，也見不到有人居住的跡象，傢俬雜物都是陳舊不堪的。

唯一可疑的，就是有人在此糾纏過的痕跡，再經小心查看，有些地方亦有血漬留下。

呂偉良覺得：那人如果未死，假定他只是暫時昏暈過去，他，醒過來之後，爲

甚麼要走？而不去報警求援呢？

另一個可能就是：萬一那人眞的死了，誰把他的屍體搬走？

黑社會中人往往不想讓警方找到破案的綫索，而毀屍滅跡，這一宗會不會就是同一類的案件？

辛尼下令在附近各處搜索，說不定屍體就在一些黑暗的地方，例如天台，屋後的小巷等處。

另一方面，呂偉良和林愛莉回到汽車裏之後，立刻打電話找到江强。

江强還沒有離開他的辦事處。

呂偉良說：「何南明殺了人，告訴我他的住址，然後你到他家中與我會合。」

江强吃了一驚：「甚麼時候的事？」

「就是剛剛發生的，愛莉用車子追踪他，但給他逃脫了。」

「何南明留下的住址是紅木道七一八號九樓A座，你們報了警嗎？」

「辛尼正在調查。」

「那麼，我們在何家再見。」

呂偉良掛了綫。辛尼正由屋子裏走了出來。

辛尼走到呂偉良汽車旁邊：「找不到那人的屍體，要不是你眼花，我們必須立卽去找你們跟踪過的何南明。」

辛尼剛才已從呂偉良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前因後果。

他回到他的汽車裏，示意呂偉良先行，於是二輛汽車迅速開往紅木道。

這是東區，與西區遙遙相對。

辛尼下了車，呂偉良把從江强處查到的何南明住址交給他，各人一齊登上七一八號大廈。

九樓A座門前，果然有個小小塑膠牌，白底紅字寫住：「何宅」。

辛尼按鈴，出來應門的是個女人。

辛尼表明身份，但那女人說：「何先生還未回來。」

「你是他的甚麼人？」

「女工人。」

「可以開門讓我入去嗎？」

「主人不在家，我不敢拿主意。」

辛尼把證件遞入去：「你可以仔細看清楚，我是警探，我要入來看看，如果有任何損失，當然由我們負責。」

但那女工人却說：「對不起，我不識字。」

辛尼沒有她辦法，唯有暗示他的探員分佈到各處去監視。

這種新樓沒有後門，更加沒有太平梯之類的安全設備。

有些探員由通天處往內張望，有些走上天台去，有些留在樓下監視。

呂偉良笑對辛尼說：「我以爲警探可以隨時入屋搜查，原來你也有困難。」

「現在我們該給點耐性了。」辛尼說，「如果何南明眞的殺了人，他可能以爲人家還未發覺，他應該返家一行才是。」

話猶未完，電梯門打開了。各人立卽戒備。

但是，出來的只是江强。

江强與辛尼是舊同事，他們招呼過後，表示江强於接到呂偉良的電話之後，曾打過電話到何宅和何南明的辦事處，但二處地方都找不到何南明的影子。

就在這時候，另一度電梯門亦告打開，但由電梯內走出來的，却是一個女人。

這兒有六個單位，電梯只有兩部。

那女人看見幾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走廊上，也感到奇怪。

她匆匆在各人面前走過，然後走到A座門前去按電鈴。

辛尼立卽過去，問道：「請問你可是住在這裏的？」

那女人神經質地驚叫起來：「你別傷害我，我身上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

辛尼知道她誤會，把證件遞過去：「我是警探，不是打劫的。」

那女工人又把大門拉開，隔在鐵閘招呼那女人，原來她並非別人，正是何南明的妻子何太太。

何太太看過了證件，才知道辛尼等人並非刼匪，叫女工人把鐵閘開了，讓各人入內。

呂偉良看見她這麼大方，反而不敢相信何南明會去殺人。

何太太說道：「你們找我丈夫，幹甚麼？」

辛尼說：「他甚麼時候回來？我們只有幾句話要問他。」

何太太看看牆上的電鐘，說道：「應該回來了，我們約好晚飯後看一場七點半電影的。現在已是六點三十分，爲甚麼還不見他回來？」

何太太回頭又問女工人：「他有打過電話返家麼？」

「沒有。」女工人說：「但有人打過電話來找何先生。」

那是江强打來的。

何太太開始意味着有些不平凡的事情發生了，她瞪住辛尼問：「警探先生，我丈夫犯了甚麼事？」

「他只是有嫌疑，未必一定是他做的。」辛尼說：「總之你能早一點找到他，對大家都方便。」

何太太非常合作地道：「我試打電話到朋友家中去，這時候他不可能留在辦事處的。」

她果然又去打了幾個電話，結果沒有一個能夠找到何南明。

她的神經，開始緊張起來，吶吶地說道：「到底他出了甚麼事？他很少會這樣的，即使臨時約了朋友，也會用電話通知我。」

呂偉良等人都可以看得出她的面色慘白，不像是在「演戲」。

警方人員在何太太同意下，搜查屋內各處，但一無所獲。

呂偉良難免又想起了那輛神秘的黑色小房車，他悄悄對林愛莉道：「何南明可能已遭人綁架。」

林愛莉認爲大有可能。她道：「然則，誰殺了那名男子？」

呂偉良沉吟道：「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複雜，我們回到現場去看看。」

二人離開何宅，回到五行巷十三號兇案現場，警方的偵探人員仍在四下裏搜索，但始終未搜到呂偉良見過的屍體。

不過，偵探人員已根據呂偉良的口供，查出了那名中年男子可能也是一名道友，這是街坊們的提供，據說，那傢伙叫金

牙海，經常與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來往，此中也有毒品拆家。

金牙海就是那層舊樓的包租人，自從鬧鬼事件不斷發生後，住客紛紛遷出。但是，金牙海並沒有再召租。表面看來是担心沒有人有胆再住到這「鬼屋」裏來，其實却是利用這層舊樓供吸毒者作吞雲吐霧之場所，而從中獲利，這自然比收租更可觀。

呂偉良不敢肯定那死者是否就是金牙海，因爲他一則從未見過這個人，二則當時的環境昏暗，只能約莫看見那人的身形，甚至連他是否鑲了金牙也不知道。

無論如何，警探已四下裏派人去找尋金牙海的下落。警方認爲只有把這個人找來，才可以把疑團解開。

警探出動了整個西區的綫人，但結果也無法可以找到金牙海的下落。

但是，在警隊將近撤離現場時，呂偉良和林愛莉突然從天台上面跑下來！

他們一直在協助警方搜索。尤其是呂偉良，當時他雖然不能證實死者已告氣絕身亡，但是，憑他的經驗判斷，那人的確已經死去了！

因此，當警方在四下搜索時，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到各處可疑地方搜查。

鄰近樓宇的天台本來已經由探隊搜索過了，但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有這種感覺：有些警方人員工作態度十分馬虎，尤其是當他們認爲呂偉良的口供未必可靠時，就更加得過且過，有些人還在埋怨這位鐵拐俠盜無中生有，要不是因爲夏探長是呂偉良的好朋友，相信已有人將呂偉良落案，告他一狀，罪名就是報假案。

呂偉良有鑒於此，便與林愛莉獨自行動，四處搜索一下可疑的地方。

呂偉良也想過了：他離開現場的時間不會太長，如果有人要把死屍在現場搬落街中用汽車運走的話，附近的坊衆一定見到。

然則，最有可能便是利用這短暫時間，把屍體搬上天台。

也許當呂偉良進入現場的時候，一些房間之內有人隱藏起來，當時呂偉良爲了追蹤何南明，却沒有逐間房去看個清楚，因此，到底現場上除了一具屍體之外，是否還有人在着？呂偉良不敢肯定。但從屍體突然失蹤上這一點推測，這個可能性極大！

林愛莉覺得：何南明似乎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殺人，如果那人是他殺死的，誰來爲他搬走屍體？假如何南明眞的殺了人，就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此人只身受重傷，並未死去，又或者只是一時昏迷，稍後便醒過來，自行離去。

但是，現在一切假設都是假的，答案終於又給呂偉良搜出來了！

呂偉良發現鄰居的天台之上，有個水箱，鐵蓋已經滿是銹漬。當呂偉良走近那兒的時候，已經臭到陣陣難以令人抵受的氣味。

他把箱蓋揭開時，那陣氣味更中人欲嘔，再俯視一下，箱內的水更是污濁不堪，自然是見不到底的。呂偉良以鐵拐探下去，下面似乎空無一物，但是呂偉良並不心息，他覺得這是最易疏忽的地方，方才警方人員查不出端倪來，最有可能就是由於那陣中人欲嘔的臭味，以及時在黑夜之故。

一般舊樓的水厠往往就是這樣，水泵壞了，業主不理，包租人也懶得花錢修整，衞生當局也照顧不到，於是水箱便形同虛設。現在這兒的情形正是一樣。

呂偉良把鐵拐伸盡，似乎探索到一些軟綿綿的東西，他不敢肯定那就是屍體，所以下樓把警員們召來，再找來一根長竹，探個清楚。

結果，在警方人員的打撈下，終於把一個透明塑膠袋，撈了出來，那是一具男子的屍體——正是呂偉良曾見過的那個男子。

死者已被坊衆認出，就是金牙海。

金牙海之死，坊衆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因爲他平時結交的朋友可以說沒有一個好人，誰知道是否黑社會中人把他置諸死地？

不過，令到在場的人大感意外的，就是死者的衣袋中，竟然也有一張閻王請帖，上面的字跡已經因爲水浸的關係，而變得模糊。

這張請帖除了日子和時間之外，全是用黑墨印刷的，封面當然是用毛筆寫上去的。

日子依稀可以看得出，就是當日——十日。時間也是晚上七時。

這時候雖然已是晚上八點多鐘，但死者是黃昏時份死去的，呂偉良約莫算算，大約是晚上六時左右。總之就沒有超過七時。

然則，「閻王要你三更死，休想活到五更天」這句話果然應驗了。

當然，這位自稱「閻王」的人不可能是閻王殿上的主人，他不過是一個人，到底他是甚麼人？他又爲甚麼要「寄柬殺人」呢？

由於金牙海之死，令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禁又替郝大尙和何南明二人担心。因爲這兩個人都收到閻王請帖，而且都明明白白的寫上日期和時間，他們會不會到時到候死去？

此外，到底還有多少人收到「閻王請帖」？這也是一個問題。

林愛莉至此不能不把郝大尙與何南明二人收到請帖的事對警方說出，呂偉良也沒有反對她這樣做，因爲人命關天，這件事發展下去可能牽連到更多的人會無緣無故地死亡。

事實上何南明已無可掩飾，他已告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林愛莉對警方說出他收到「閻王請帖」只有增加他妻子的担心而已。

警方派人造訪郝大尙，但是，郝大尙立卽否認收到「閻王請帖」。

林愛莉道：「他否認是必然的事，但是，我實在是見過那張請帖，在他的手上出現。」

呂偉良道：「算了吧，反正他不怕死，你又何必爲他緊張？」

林愛莉道：「老實說，我不想他母親傷心，這個老太婆有一份善良的心腸，萬一她這唯一的兒子被殺害，你可以想想，老人家的哀傷達到何種程度。」



「這也沒有辦法，他有錢有地位，也許不想人家太過注意他。」呂偉良說，「他既然否認收到閻王請帖，大概已經有了預防辦法。」

「那就要到時候才知道了。」林愛莉說。

在另一方面，警方的巡邏車終於發現了何南明的汽車，就停在一處十分僻靜的海旁。

警方是根據何太太的口供，知道何南明的汽車類型，顏色和號碼，再配合呂偉良的口供而通知全市巡邏警車去找尋。

呂偉良和林愛莉聞訊趕到現場，果然就是他們追蹤過的何南明座駕車。此時車內已空無一人，車內仍有車匙留下，車門沒有上鎖。

警探分頭在現場附近搜索，但毫無發現。

林愛莉道：「他可能已被人俘擄。當時還有一輛黑色小房車，可惜我們看不清它的車牌號碼。」

「是的，另一個可能就是畏罪逃亡！」夏維探長說，「還有一個可能就是被人推入海中溺死。」

由於夏維這種見解，引致警方召來水警輪，將附近海面封鎖搜索，漏夜派人打撈，但是，花去了大半晚時間，亦一無所獲。

何太太聞訊也趕到現場，她急得直流眼淚！

林愛莉乘機過去安慰她一番，問道：「何先生目前到底是生是死，大家只不過猜測而已。如果我的見解不錯，他的生存機會極大。所以，我以為你到了這時候，必須與我們合作，坦白說出一切，說不定還能來得及讓我們把他解救出來。」

何太太六神無主，怔怔地道：「他近日來心情不佳，我是看得出的，所以我才約好今晚和他一道兒去看一場電影，想不到事情來得這麼突然。」

「目前已證實他收到了一份古怪的請帖，這件事你可知道嗎？」

「我雖然不知道，但從他的神色看，我已知道有事情發生了。不過，當初我還以為只是他在生意上受了甚麼打擊。」

「你再想想清楚，他有那些朋友比較接近的？」

「我都用電話跟他們連絡過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何太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生意上的朋友很多，其中可能有壞人。你們為甚麼不到他的辦事處去查察一下呢？」

夏維探長這時剛好走過來，他顯然已聽到了她們的談話。於是插口說道：「對了，我們正要到何先生的辦事處去一次，何太太，請你同行。」

一干人等到了何南明的出入口行辦事處，那兒只有一名小厮留宿。這時他已經睡着了，被人從惡夢中驚醒，不禁嚇得口呆目瞪。

這兒的佈置十分簡單，前後不會超過百五尺丁方的地方，分成兩個部份，中間以屏障間格開，較小的便是何南明的「經理室」，外面辦事處也只有六張辦公桌。這只不過是一間小規模的商行而已。

夏維探長和他的探員們分別在一些文件檔案中找尋可資參考的線索。

何太太完全同意警方這項行動。她認為：只要把何南明找回來，一切也在所不計。即使他犯法，大不了也是判監，只要人活着回來就行了。

但是，警方的搜查行動顯然亦告失敗，因為在一切文件檔案中，都找不出甚麼可疑之處。

那名留宿的小厮，不但負責這裏一切雜務，還包括送信和聽電話。

小厮姓宗，人家都叫他小宗。年紀在二十歲左右，是何南明的世姪輩。

小宗現在清醒了些。他道：「何先生到底出了甚麼事？」

何太太含淚把何南明失蹤的事約略說，叫小宗盡量想想，有甚麼可供參考的線索，盡可能提供出來，以便警方能把何南明找回來。

小宗認眞地想了一會，說道：「今天下午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個姓岑的男子打給何老闆的。當時老闆出去了，他只叫老闆覆電話，卻沒有留下號碼。」

夏維探長問道：「後來你有沒有告訴老闆？」

「當然有。」小宗說，「當時老闆皺一皺眉頭，便關上房門打電話。我想，他可能是打給姓岑的吧！」

夏維回頭問何太太：「你可知道何先生有那一位朋友姓岑的？」

何太太喃喃地沉思着說：「會不會是岑天楓？」

「岑天楓？」呂偉良和夏維幾乎同時驚叫了一聲，他們顯然都聽過這名字。

夏維回頭問呂偉良：「你認識這個人嗎？」

「不…只是聽過這名字。」呂偉良說道：「阿生在我面前提過他，似乎是個國際毒梟。」

「是的，數年前此人已被警方逮捕，後來遞解出境，照理不可能潛回的。」夏維說道。

林愛莉卻瞪他一眼說：「有什麼叫做不可能？本市官員貪污成風，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也有可能發生，這點相信閣下亦已心中有數。」

夏維在衆人面前下不了台，面上紅了一陣，把話題岔開，問何太太道：「你可知道姓岑這男子的住址？」

「我不知道。但是，這個人是他十多年前的患難朋友，他曾對我提及過他。當時正是岑天楓被捕之際，他要請律師為他辯護，但我勸他不要這樣做，因為這種事非同小可，而且報載警方已經人贓並獲，不到他狡辯的，何必惹禍上身？」何太太束着眉梢說：「他很久不見提及此人了，今天姓岑的電話，會不會是另有其人？說不定他有另一位朋友也是姓岑的，例如生意上的朋友。」

夏維忽然把呂偉良拉過一旁，說道：「請與你的高足阿生連絡一下，也許特警組那邊可能有消息。」

「你身為探長，為什麼不找特警組負責人任處長談談？」呂偉良說。

夏維說道：「如果我做得更好的事，又何必叫你去做呢？任老頭兒的脾氣古怪，動輒會誤會我干預他們特警組的行動，不如你以私人性質，探探阿生的口氣，說不定會有句眞話講。」

呂偉良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阿生。

阿生聽了，無限驚奇地說：「師父，你怎麼會知道岑天楓這個人？不怕告訴你吧，我們正在找尋這傢伙的下落，因為根據國際刑警的情報，他可能已經潛返本市活動。目前我們正分別監視幾個地方，包括山峯道，貴族道以及海堤道幾個可疑地點。」

呂偉良立刻問道：「海堤道有什麼可疑之處？」

「天記貨倉可能有問題，但我們未敢肯定，只是監視而已。」阿生又說：「至於山峯道與貴族道這些富人住宅區，他們可能是國際販毒集團的大股東之一，我們早已嚴密監視了。」

「那麼，我們現在先到天記貨倉去一次。阿生，請通知你的同事吧。」呂偉良說，「因為那輛屬於何南明的汽車就是在海堤道找到的，看來雖不中亦不遠矣！」

阿生在電話裏說道：「我立刻就趕來會你。你們在七號碼頭等我，別太迫近天記貨倉，以免引人注意。」

「好吧！別要我等得太久。」呂偉良說完就把電話掛上。

流氓名流　蛇鼠一窩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會師於七號碼頭。

警方與特警組的人亦在場，其中自然包括了夏維探長和林愛莉等人。

根據特警組的報告，一輛黑色小房車確曾停在「天記貨倉」門前，當時有數名男子下車，走進了貨倉裏去。車子迅即開走。

特警組的探員又說：「此後一直未見有人出來，亦未有人再入去。」

呂偉良覺得特警組所見的小型黑色房車，很有可能就是他和林愛莉見過的，可惜當時大家都看不見車牌號碼，但車型與顏色卻絕對相同。

阿生據實向任處長報告之後，任如重同意立即採取行動。

於是大批警探分別埋伏在海堤道一帶，把天記貨倉團團圍困。

另一方面，夏維探長已取得緊急搜查令，帶人進天記貨倉去，表露身份。

貨倉之內，看來並無異樣，只有數名大漢留守其中。

他們毫無反抗，任由警方人員採取行動。

貨倉之內堆放了不少木箱，看來既無可疑之處，警方的搜索行動注定又要失敗了。

這裏不但見不到岑天楓的影子，連特警組探員目擊他們確已進入貨倉的幾個可疑人物，也毫無踪跡，那幾名大漢甚至否認有人來過。

幾名警探突然把數名大漢抓過一旁，非常粗野地說：「你們如果不想進警局裏去吃苦頭，就乖乖的說出來，到底今晚黃昏時候，乘坐一輛黑色汽車到這兒來的幾個男子，現在那裏？」

「我們根本未見過有人來。」其中一個十分冷靜地說：「如果你是正式警探，

當然知道本市法律，你們不能夠動手打人的。」

另一個大漢說道：「這裏一列有好幾間大貨倉，可能你們弄錯了。」

警探沒有他辦法，夏維過來把各人喝退。

阿生悄悄問過他的同事們，知道沒有人由後門出去。

後門是太平門，通常是關上了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四下裏搜索，他們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自然明白到歹徒們一些旁門左道的東西。因此，他們並不跟隨警隊進入屋內，而是由屋子四周走來走去，希望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他們在貨倉左翼的小巷裏，發現了一些抽氣設備，那是空氣調節用的，原是不足為奇，但他們進入貨倉裏面之後，卻看見靠近左翼的牆壁之上，堆了許多大小木箱，密密麻麻的，佔去了許多位置。

林愛莉悄悄對呂偉良說：「抽氣設備仍在開動，但這裏面卻見不到一些痕跡，難道這些貨物也須要空氣調節麼？」

呂偉良說：「木箱可能全是假的，裏面根本沒有貨物，裏面大概是密室。」

林愛莉用手敲敲那些木箱，高聲把夏維探長召來，說道：「探長，何不利用警方的權力，要求他們，把這些貨箱搬開看看？」

夏維探長似乎已經意會到林愛莉此話的用意，他果然是給林愛莉一言驚醒夢中人，立卽下令警方人員把木箱搬開。

那些大小木箱雖然有着貨物儼在其中，但那數名大漢卻力表反對，但是，警方要做的事，又怎到他們反對？探員們反而要他們幇手把一箱箱的貨物搬開。

果然在不及數呎地方，見到的盡是僞裝木箱，其實那是一幅牆壁，由那兒至貨倉的外牆，足有丈多二丈的地方，裏面自然是另有乾坤了。

從另一角度搜索，可以發現一些木箱是空無一物的，這些空木箱構成一條通道，直通至貨箱後面的密室。

警探們紛紛拔槍在手，以防不測。然後才令那數名大漢前往叫門……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警探只有撞門而入！

可是，那裏面密室之內，竟然空無一人。

警探們固然失望，呂偉良和林愛莉更加失望。他們好不容易才發現了這秘密，結果還是落空了。

夏維和阿生領導的特警們自然不肯就此罷手，他們在這丁方二丈許的地方，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

他們假設有一條秘密地道可以通往別處，但是，搜遍那丁方二丈的地板，也不見有裝上活板的地方。

看來一切努力都歸於失敗。

警探們只有向那數名大漢下手，但他們只承認受僱於此，其他一概不知。

一名探目含怒說道：「你大概未吃過苦頭，到了這時候還不講眞話，我揍你你也不該怪我了。」探目向一名探員打個眼色道：「你不是有個辦法可以打到犯人內傷，連醫官也驗不出傷在何處的嗎？」

探員說道：「是的，上個月有個傢伙死在獄中，事後也只宣佈他死於急症。你是不是要我用同樣方法試一試？探目。」

探員的話自然是假的，但已把那數名大漢嚇壞了。故此各人不約而同地軟了下來，說道：「我們確實見到有數人入了那間密室，但卻不知他們何故不見了。我們只負看守之責，其他一切絕不過問的。」

探目問道：「平時有些什麼人在這裏出入？」

「他們都是岑大哥舊日的手下。」一名大漢說。

一名探員把岑天楓的照片讓他辨認，問道：「你所講的岑大哥，是不是照片中這個人。」

各大漢在燈光下看了照片一眼之後，紛紛點頭說：「就是他！」

「他最近回來了，是不？」一名站在一旁的特警忍不住問道。

「是的。」一名大漢道：「這密室就是為他而設，據說，他是潛回犯，但他的手下在這裏很有勢力，警告我們切不可理閒事，否則格殺勿論。」

「如果你們再不與我們警方合作，單是『知情不報』的罪名就夠你受了。看你們怕他呢，還是怕法律吧。」一名警探說道。

大漢說：「我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至於這密室，我們從來未入過去。」

夏維探長走過來對呂偉良說：「這回要借助你了。」

呂偉良怔了一怔：「什麼事？」

夏維把呂偉良請入密室之內，指指那個巨大的文件鋼柜，說道：「這可能對我們有幫助，你有辦法打開吧？」

呂偉良笑道：「未經物主許可，不算犯法嗎？」

「我們已有合法搜查令。今回，是我們警方求你幫助，又怎算得犯法？」夏維說。

呂偉良含笑對身旁的林愛莉說：「我已經收山多年，這門技藝可能退化了，你試一試好嗎？」

林愛莉盈盈一笑，伸手往頭髮堆裏一摸，拔出了一枚髮夾來，彎着腰在鋼柜的匙孔裏輕輕一撬，前後只花了數秒鐘，鋼柜柜門便應手而開。

一般辦公室所用的鋼柜，裏面通常是一格一格的，或者一個個的抽屜，但是，現在裏面卻像衣橱一樣，空洞洞的。

再往下一望，下面一塊鋼板卻有着一個手挽，各人見這情形，心裏立卽明白過來，警探們紛紛拔槍戒備！

林愛莉把那塊鋼板拉開，下面果然有個地洞，一把扶梯擱在洞口。

警探們以强光電筒往下照射，立卽「砰」然一聲，一枚子彈自下面飛出，差點擊中了警探！

各人紛紛伏下，夏維示意助手召來防暴隊，同時高聲向洞中人發出警告：如果對方不投降，便使用催淚彈！

但是，洞內一片沉寂，警探卻又不敢進去，局勢陷於僵持。

林愛莉與呂偉良耳語一番，夏維不知道他們又打什麼主意，只見林愛莉飛身縱前，一脚把鋼板踢翻，「隆」然一聲，那塊活動鋼板立卽蓋回原狀，下面同時已响

起了一聲槍聲……

與此同時，呂偉良也竄至牆角，伸出鐵杖把空氣調節系統搗毀。夏維探長這時才知道他們的用心，原來他們要迫使洞中人在受到窒息威脅時，非出來投降不可。

果然不出數分鐘，警方配有催淚彈的防暴隊還未開到之時，那塊活動鋼板便被人推開。一名警探瞄準就要射擊，卻給林愛莉制止道：「他們是來投降的，何必殺人？」

那傢伙在洞口還未探頭出來，便高聲求饒……

夏維示意各警探小心戒備，不准亂開槍！

洞中人個個冒着一額汗，先後由洞內出來，情形極之狼狽。

他們高舉雙手，不敢妄動，在警探的高聲呼喝下，站過一旁……

手槍只有兩支，一支早已由一名槍手自洞口中拋了出來，另一支則由警探從一名男子身上搜出。這男子正是岑天楓。

警方人員進入地洞中搜查。裏面果然別有洞天，一條通往外間的地道還未完成，看來這項工程仍在繼續中。由於那是密不通風的地洞，一切就只靠上面透進去的空氣調節了。要不是呂偉良和林愛莉看準這一點，相信還有好長一段時間的僵持。

突告失踪的何明南，果然亦在其中。

他顯然曾受虐待，口角還有血漬；衣衫不整，面有瘀痕。

夏維探長就地對他們展開一連串的詢問，特警組的阿生則通知任處長，因為國際刑警要跟踪的岑天楓果然找到了。

岑天楓承認最近才潛返本市。但是，有一件事令到所有在場的人都意想不到的，就是岑天楓竟然也收到了一份「閻王請帖」。

他對夏維探長說：「我覺得奇怪，到底誰會這麼消息靈通，竟然知道我又回到本市來了？其中何南明這傢伙最可疑，因為我回來之後，曾打過電話向他借錢，所以我派人把他抓來問個明白。」

林愛莉說道：「你似乎攪錯了，事實上他本人也收到了閻王的請帖。」

「是的，他雖然對我這樣說，但他拿不出那張請帖來，我懷疑他說謊。」岑天楓說道。

何南明叫寃地說：「請帖我已交給一位私家偵探代查，但說來說去他都不相信。唉，結果還是要我吃苦，眞倒霉！」

「好了，現在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要殺死金牙海？」夏維問道。

何南明惶恐地說：「我沒有殺他，我去到他那裏的時候，他已死去……」

夏維轉而瞪住岑天楓道：「大概又是你手下的傑作吧？」

岑天楓道：「不！我為什麼要殺他？我根本不知道金牙海的下落。」

夏維又問何南明：「你為什麼要去找金牙海？」

「他常常向我借錢，最近我一連拒絕了他幾次，因為我覺得這種吸毒的人最沒出息，長此以往的下去，也不是辦法，所以曾經警告他，要是再纏我，我就唯有報警；想不到今天之後，我就收到了那古怪的請帖。」何南明說，「今晚我去找金牙海的目的，無非想查明白這件事，想不到他已經死了。」

呂偉良心裏想：要是何南明沒有說謊，那麼，當時兇手仍在隱蔽處躲藏着。他不禁有點後悔，白白錯過了一個機會。

從呂偉良在不久之後重返現場，立卽發覺那屍體不知所踪這一點看來，何南明不但不似是兇手，而且也不像說謊。

呂偉良問道：「當時你入屋時，有沒有見到有人在屋內？」

何南明道：「我只在走廊上發現了金牙海的屍體，當時我已嚇得心慌意亂，那裏還敢追究屋內有沒有人呢？」

呂偉良記得他當時正擬登上三樓之際，回頭就看見何南明匆匆忙忙由二樓逃出；當時時間固然短促，他也實在表現得一片慌張。

何南明又說：「我後來駕車離去，經海堤道時，突然發覺後面有人用刀指住我背部，迫令我停車，後面一輛小房車開上來，那人就對我說：岑大哥要見我，如果我反抗，他們就殺我！於是我只好離開我自己的汽車，到他們的小房車去。之後，我就被他們帶到這裏來。」

夏維探長要求岑天楓出示他收到的「閻王請帖」，果然又是同一款式的黑色請柬。

日期是明天——十一日，時間則是晚上十時正。

夏維冷冷地笑道：「想不到惡人自有惡人磨，我把你抓去等於救了你，否則，你頂多也活到明天，後天便會到閻王殿去報到了。」

但是，岑天楓卻說：「你以為我會獃着等他來殺我麼？嘿！我看沒有那麼容易吧？」

「是的，如果你永遠躲在這老鼠洞中，也許他找不到你。」夏維又問：「這張請帖你是什麼時候收到的？」

「昨天。」

「有封套嗎？」

「有的，封套上寫着我的名字。」岑天楓道：「當時我還以為是什麼文件，而且投遞的方式也非常古怪。我昨天駕車往訪一位朋友，要求借點錢維持我和一班手足的生活，想不到回到汽車裏的時候，這份請帖就在我汽車的座位上。」

夏維問道：「當時你去找誰？」

「朋友。」

「那個朋友？」

「我一定要說嗎？」

夏維怔了一怔：「當然，你可以保持緘默，因為你的說話可能被我們當作口供，將來會呈上法庭作為証據一部份的。」

「那麼，恕我不能奉告。」

阿生在旁忍不住說：「探長先生，對付這種流氓，豈可處處講究法律？不過，即使他不說出來，我可以猜出了九分。一個是住在山峯道的柯化松，另一個是住在貴族道的郝大尚，對吧？」

岑天楓只是苦笑一下，沒有作答。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落案之際，一位律師突然出現在探長的辦公室內。

律師要求保釋岑天楓出外候審。

夏維探長難免會感到奇怪，因為岑天楓自始至終未打過電話請律師，為什麼會

有人保釋他？可能是岑天楓舊日的朋友或手下。但無論如何，律師也有權拒絕答覆這些問題的。

在另一方面，警方自然也有權拒絕保釋。在一般情形底下，律師之中有不少與警局中人交道打得甚好，故此律師出面保釋疑犯時，亦往往得心應手。不過今晚的情形顯然有點例外。

律師不會是假的，警方要拒絕保釋也有更多更好的理由。

夏維探長因爲事情太過古怪，把律師請出他的辦公室，藉故要向上司請示。於是律師就被請到會客室那邊去等待。

夏維其實有足够權力處理這一類案件，無須向局長請示。

但是，由於岑天楓是國際刑警跟踪的對象，他覺得必須通知一聲任如重──特警組最高負責人。否則，觸怒了那個老傢伙可不是講玩的。

夏維正要打電話之際，阿生已陪伴着他的上司任如重進來了。

任如重領導的特警組是個國際性的獨立部門，甚至警察局長也無權過問；相反，當地警局在國際法例下，必須盡一切辦法協助對方。因此之故，夏維探長對任如重也不得不敬畏三分。

夏維招呼過任如重和阿生之後，說出律師要求保釋岑天楓的事。

任如重眉頭一皺，說道：「好極了！既然律師是不請自來，大概有人要替岑天楓出頭了，此人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國際販毒集團的人。」

夏維探長道：「處長的意思可是要我批准他保釋出去？」

「當然！」任如重說，「這件事關係到國際販毒組織，若要一網打盡，必須將計就計。」

任如重又回頭示意阿生，說：「你去佈置一下。魚網撒開了，就不怕魚兒不落網！」

阿生匆匆離開了探長的辦公室。

他正在吩咐特警們佈下天羅地網之際，呂偉良的銀灰色汽車突然開到了警局門前。

車門打門，林愛莉陪着一個中年婦人走進了警局裏面去。

阿生攢進了他師父的汽車裏去，問呂偉良：「師父，那女人是誰？」

「何太太──何南明的妻子。」呂偉良說，「我希望她丈夫能够獲准保釋出來，因爲我們要查出那位閻王到底是誰。」

阿生說：「有位律師不請自來，要求保釋岑天楓出外候審。本來他才是重要人犯，但處長要探長批准保釋，我們希望由此查出國際毒販的來龍去脈。」

「你們特警組的興趣似乎與我們有點不同。」呂偉良笑道：「我們只希望知道閻王是誰？以及閻王何故要逐一取去他們的性命？」

「是的，殺人兇手見得多了，但從未見過有這麼大胆的兇手。先通知時間日期，然後才動手殺人，眞的是不同凡响！」

阿生剛說到這裏，就有個人走到車旁來，那是一名特警，他向阿生報告，經已佈置妥當！

呂偉良一手訓練阿生成材，看見他能循正軌做人，更難得他如此爭氣，加入特警組之後立刻得到任如重賞識，看來他的職位已相當高，大概是僅僅處於任如重之下。呂偉良的內心也十分安慰。

阿生下了車，匆匆與呂偉良告別。

不久之後，警局裏有兩個人併肩走了出來，其中一個是律師，另一個就是岑天楓。

二人走向一輛停在道旁的汽車，風馳電掣地離去；阿生領導的特警組人員，立卽展開跟踪。

由於有阿生和特警組人員，所以呂偉良根本無須去理會岑天楓；現在他担心的只是何南明。

何南明沒有殺死金牙海，同時又遭岑天楓的手下綁架，照理他的罪嫌最少，警方不應該加以阻難，准他保釋出外才是。

過了片刻，何南明夫婦二人果然在林愛莉的陪同下，由警局裏出來了。

他們登上了呂偉良的汽車。林愛莉說：「我果然沒有料錯，他果然成爲控方証人之一。」

坐在後面的何南明却哭喪着臉說：「老實說句，我寧願成爲被告之一。」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道：「爲什麼？難道你希望入獄麼？」

「是的，入獄好得多了。」何南明說，「現在這樣我反而感到不安。」

何太太却嘆氣說：「你眞的是瘋了！你以爲坐牢是一件好事嗎？許多朋友，會因此而疏遠我們，以後我還那裏有面目見人？」

何南明道：「你怎麼知得這許多？」

「我爲什麼不知道？」何太太含淚說道：「我現在才眞的是什麼都知道了。唉！其實你不該一直隱瞞着我，你也該想到多一個人好商量；要是你有什麼意外，那時候我還不是一樣知道嗎？但是，那時我知道也沒有用了。你眞笨！這種事怎麼可以連報警也不報，反而靜悄悄去請私家偵探？」

何南明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已經想過了，對方如此大胆，他必須有不少綫眼，萬一報警，可能觸怒了他，那時只有加速我的死亡！」

何太太道：「你請私家偵探，人家一樣幫不了你的，傻瓜！」

「但是，我只要知道他是誰，我就會設法跟他接觸。」何南明說。

「接觸到了又怎麼樣？」何太太說：「向人求饒麼？」

「不！只是憑談判解決。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個人一定有什麼對我不滿，我只要找到他談談，就會明白了。」何南明道。

呂偉良插嘴說：「你心目中認爲他可能是誰？」

「我至今還未知道。」何南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曾經以爲他是金牙海，但結果金牙海也死了，而且死得比我更早；據說他也收到了閻王請帖。」

「是的。」呂偉良說道，「你不妨從你過去所做過的事情上想想，例如你與金牙海是怎麼樣認識的？你一定不會不記得的吧？」

「我們是朋友。」何南明道：「許多年前的朋友。」

「認識了多久？」

「二十年以上。」

「怎樣認識的？」

「當時大家都很年靑，彼此是街坊，常常聚在一起談天。」

「岑天楓也是同一時期的朋友嗎？」

何南明想了想，道：「不！我認識金牙海似乎早了一些。」

呂偉良說：「我不妨坦白對你說吧，我懷疑你，岑天楓、金牙海以及郝大尙等人，都同是一個集團的人，但那集團可能因利益關係而解散，此中自有人吃了虧，所以回來找你們算賬。」

「不可能的！」何南明立卽否認，「我一向做的是正當生意。」

「郝大尙看來比你更加正當，但誰曉得他在幕後會不會做着另外一種生意？」呂偉良說，「何先生，我無意開罪你，但一個人英雄莫問出處，過去的到底已經過去了，就拿我來說吧，我也做過賊，雖則人家尊稱我爲俠盜，但無論如何總是個有案底的人。我所以要求你坦白合作，問題不是你一條性命！而是還有郝大尙等人，他們也可能死在閻王的手上。但閻王是誰？你不合作，我們無法知道。甚至萬一你遭毒手，警方也找不到兇手。」

林愛莉也說：「是的，我們又不是警方的人，你怕什麼說個明白？」

何太太在旁也說：「人家一片好心，你到底還在隱瞞什麼？」

何南明痛苦地說：「我沒有什麼值得隱瞞的，這件事我眞的難明究竟。」

呂偉良說道：「你不說我也不強迫你，不過，我想你記下我的電話號碼，在你想得澈底時，不妨找我談談，這是唯一解決的辦法，否則，十三日你最好躲進警局裏去！」

林愛莉說道：「我不是存心嚇你，照我估計，這傢伙手段高強，他够胆先寄柬通知，然後才動手，可見不是弱者，屆時只怕警察也不能保護你。唯一解救的辦法，就是先把他找到。」

何太太道：「是的，南明，這位小姐說得有道理，你別再頑固了，我對你過去一切不清不楚，但我是愛你的，無論你過去做過什麼，我還是一樣的愛你，你說吧！坦白點說啊！」

何南明說道：「我都說清楚了，難得你們這樣關心我，事實上，我從未做過壞事。」

呂偉良說：「不一定是壞事，例如走私，只要不是販毒害人，一般瞞稅是犯法的，但大不了只是騙了政府，這也不是十分壞的事，對嗎？」

「我却沒有幹過這種事，你放心好了！」何南明說。

「我只是舉例而已，你不妨回去再想想清楚，相信沒有人比你更加清楚。」

呂偉良說着已把車子停了下來。

何氏夫婦謝過呂偉良和林愛莉，雙雙登樓去了。

林愛莉失望地說：「我們的努力白費了。」

「現在一切只有寄望阿生。」呂偉良說，「希望他能從岑天楓那兒找到一些綫索吧。」

「是的，岑天楓據說已被人保釋，此人到底是誰？」林愛莉問道。

呂偉良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阿生正跟踪他，相信很快就有答案了。」

「這件事越來越奇怪，可不知道又要死上多少人。」

「想深一層，就不會感到驚奇了，我們不妨假設這班人在幹着一點非法勾當，例如走私販毒之類，這門生意利錢深厚，又沒有賬目可查，於是，股東之間，糾紛難免；過去亦有過不少內鬨的實例。其實照我推測，接到閻王請帖的人，心中都有數。」

「可是，爲什麼他們不肯說清楚？」

「既然是非法的，人家不像我與你那種想法，自然不想別人知道。」

林愛莉道：「但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也沒有什麼值得隱瞞了。」

「問題却是：此中有些人像郝大尙一樣，他們有錢又有地位，也許何南明認爲在道義上必須隱瞞下去。」呂偉良說道，「現在，我們要看看阿生那邊的情形怎麼樣了。」

呂偉良利用他汽車裏的無綫電話找到阿生。

阿生說道：「師父，你猜，岑天楓的律師把他的當事人帶到那兒去？」

「貴族道郝大尙的家裏，是不？」

「不！再猜一次。」

「山峯道柯化松的洋房內。」

「也不是。」阿生說，「是百多元日租的名流大酒店。」

「眞闊綽！」呂偉良又問：「有沒有查出是誰訂下了房間？」

阿生道：「我已派人去查了。如果你有興趣，不妨到這裏來，我的車子就停在酒店對開的馬路上。」

「好吧！我現在就來。」

呂偉良說着已將車子開動。

電話掛上了之後，林愛莉就說：「岑天楓那裏住得起百多元日租的酒店？分明是有人爲他出頭。」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奇就奇在這個時候才有人爲他出頭。」

「你認爲是誰？」

呂偉良沉吟道：「想深一層，這個人決不會是郝大尙，也不會是柯化松。」

「當然就是聘請律師的人吧？」

「是的，這個人，說不定就是閻王本人。」

林愛莉立卽側過身來，瞪住呂偉良：「你說什麼？」

「別大驚小怪！」呂偉良道：「我現在所以不懷疑郝大尙，是由於他有錢有地位，不會冒這種險，去請律師爲岑天楓辯護。」

「但我的想法與你不同，由於他們担心岑天楓將來在法庭上大爆內幕，暗中助他一臂之力，那是極有可能的事。」林愛莉說。

「現在我覺得應該提醒阿生，因爲『閻王』可能已伏下殺機對付岑天楓；萬一他死了，這件事更加痲煩，也許沒有人知得比岑天楓更多！」

「如果我是閻王，我才不會揀今晚去

殺他！」

「爲什麼？」

林愛莉道：「簡單得很，明知警方從旁監視嘛！」

「是的，閻王請帖上寫明的日期時間應該是明晚十時正。」呂偉良說，「但事情起了變化，即使眞的閻王也可能政策有變！」

林愛莉道：「如果他今晚動手，失手是回事，表示他亂了方寸却是眞的。」

車子開抵名流大酒店門外，果然看見阿生的汽車就停在對面馬路一棵大樹底下；那兒有許多汽車停在路旁，密密麻麻的，要不是呂偉良認得阿生的車型和顏色，實在也不易找到他的所在。

阿生的汽車是白色的，頂蓋是活動的，可以按掣令到金屬上蓋滑入後面車廂之內，變成做篷跑車的最新設計。

呂偉良把車子開到旁邊，與阿生的車子併肩停在一起。師徒二人就隔着車窗交談起來！

阿生說道：「探員已把訂房的人查了出來。」

「他是誰？」呂偉良問道。

「是那位保釋岑天楓出來的律師所訂的。」

「那傢伙可能也是集團中的人。」

「這也不奇怪！」阿生說：「有時利之所在，有些人不顧一切道義的，律師也不會例外。」

呂偉良又問道：「他們現在裏面幹什麼？」

阿生說：「閉上房門密談。」

「有沒有第三者？」

「我的同事們正設法假扮侍應生混入去。」

「那你猷在這裏幹什麼？」呂偉良以教訓的口吻說：「你應該進去看看實情如何，不能坐在這裏像做了大官一樣。」

阿生解釋說：「師父，我不是不想入去，只因爲岑天楓見過我，我怕他們起疑心。」

「那你留在這裏幹什麼？」

「我做連絡工作。任處長仍留在警局裏，我要隨時把情形向他報告。」

呂偉良一向討厭官僚作風，自然不想阿生學了這些壞習。現在聽了阿生的解釋，才諒解了他；否則，阿生還要挨一頓臭罵！

林愛莉冷眼旁觀，也覺得這位師父要求太過嚴格，低聲說道：「算了，別嚕囌，阿生已經長大了，何必叫他難爲情？」

這時候，一種電波的頻率在「嗡嗡」地作响，阿生順手將通話機扭開。

對方利用無綫電通話機向阿生報告的，正是一名特警組探員。

他叫出了呼號之後，說道：「是隊長嗎？」

「是的，七號，你說吧！」阿生對住無綫電通話機說。

七號探員道：「房間裏只有律師和他，沒有第三個人在着。」

「鄰居住了一些什麼人？」阿生說，「你必須注意，他們可能在半夜裏悄悄連絡。」

「我們會設法查出的，目前已經取得了經理部的密切合作。我和十九號喬裝的侍應生，二十一號女探員假扮成清潔女工。我們已注意這層樓每一位住客；回頭我們會設法把竊聽儀器裝進房間中去。」

「好吧！你隨時與我連絡。」

通話機關上了。

呂偉良看見阿生指揮若定，果然有大將風度；但他從不當面讚自己的徒弟，只有訓勉和教導。其實私心底下他是無限安慰的。

這時候，有個探員駕着電單車由那邊過來，對阿生說：「對面天台已經佈置好了。」

阿生探首車窗吩咐道：「把配有紅外綫的望遠鏡調來使用，黑夜中可能有變化，我們必須派人居高臨下監視一切。」

「是的，隊長。」探員匆匆將電單車開走！

那邊街口有一輛客貨二用車，裏面全是特警組的裝備。

阿生對呂偉良說道：「我担心閻王派來律師把岑天楓保釋出來，然後殺他！所以，剛才我派人到酒店鄰近的民居天台監視。」

林愛莉忍不住讚許阿生：「你做得眞好！」

呂偉良橫瞪她一眼，示意她別把阿生捧得太高；他認爲少年得志，是最容易樂極忘形的。爲了阿生的前途，爲了要阿生做得更好，他不想阿生驕傲自滿，所以從不讚賞他，只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阿生跟了呂偉良這麼長的一段日子，自然明白到師父的個性。他不敢自滿，凡事都小心翼翼；他知道今時不同往日了。

在過去的日子裏，什麼事大不了就有個師父呂偉良在着，但現在呢，什麼都得靠自己；萬一有什麼差池，還得向上司負責。

林愛莉悄悄對呂偉良說：「親愛的俠盜，我倦了，可以送我返家休息麼？」

「好吧！時候實在也不早了。」呂偉良看看腕表，回頭對阿生說：「我會留在家中等你消息。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岑天楓是個大關鍵，千萬別讓他死去！」

「我明白的，師父，任何一條生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犯了天大的罪！」阿生學着師父平時教導他的口吻說。

呂偉良跟他會心一笑，然後開車走！

林愛莉倚偎着他，問道：「現在我們到那兒去？」

呂偉良道：「送你返家。你不是說倦極了嗎？」

「不！我只是怕你太過嚕囌阿生，使計令你走開罷了。」林愛莉笑道：「現在我們不妨去遊車河，先去山峯道，後去貴族道。」

「你担心柯化松和郝大尙也被閻王所殺麼？」

「是的，閻王請帖大概已經紛紛寄發，起碼我知道郝大尙收到一份，至於柯化松有沒有，我不大清楚。不過根據阿生的特警組情報，岑天楓既然找過柯化松，說不定他也是被殺目標之一。」林愛莉說。

呂偉良一邊開車登山，一邊說道：「現在我最感興趣的，就是誰把岑天楓保釋出來。假如是『閻王』出錢請律師這樣做的話，亦可謂別開生面，史無前例。如果是販毒集團中的人，他們亦可謂胆大包天了。」

「仔細分析一下，就會明白不可能是販毒集團的人，因爲岑天楓已經被警方逮捕過，一經遞解出境之後，便成爲國際刑警追緝的對象，目標既然這麼大，販毒集團又怎麼會自惹麻煩？」

「你言之成理，然則，把岑天楓保釋出來的人，就是『閻王』了，他這麼闊綽，到底爲了什麼？」

「爲了令到岑天楓別身困囹圄，否則他便難以對付。可惜岑天楓一點也不發覺，還在沾沾自喜。」

車子不經不覺已開抵山峯道，柯化松的住宅就是二十七號那幢洋房。

那幢洋房只不過樓高兩層，但佔地頗廣，一看就知道是富有人家的住宅。

呂偉良故意把速度減慢，透過大鐵閘，依稀可以看見有一輛豪華大房車停在裏面。

這似乎有點不襯，佔地這麼廣的一幢豪華住宅，照理可應該有車房才是。車子爲什麼會停在門後的露天空曠地方？實在叫人難明。

幸好林愛莉眼睛明亮，記憶力也不錯，她記得這輛豪華大房車的車型和車牌，那就是說：這是第二次見到，第一次在什麼地方？

林愛莉很快就想到了，那是郝大尙的家裏。當時她正陪伴着一位陳姑娘到郝家去，接受郝老太的一筆捐欵。

汽車眨眼間在閘門外一掠而過！

林愛莉立即叫住呂偉良：「停車！」

可是，呂偉良並沒有把車子停下來，只是保持原來的速度，繼續前進。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你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道：「郝大尙的車子在裏面，剛才你爲什麼不停車？」

呂偉良說：「鐵閘內面的人注意着我們，如果再停下來，無疑更引起他的注意。告訴我，你到底想怎樣做？」

「設法入去看看，一定有古怪的。」

「一粒一粒的珠子，如果能串成一條項鍊，就表示已成爲一件物件。現在看來情形也是一樣，他們果然有來往。那就是說：他們可能是同一個集團的成員。」

呂偉良說着，已把車子拐了彎，然後在一棵大樹樹蔭之下停好。

這一帶是山頂，屋宇都是兩三層高的，自然都是非富則貴的人的住所，所以入夜之後便靜悄悄，這時候更是靜得可以。

林愛莉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四下張望了一遍，發覺鬼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由另一邊繞出，說道：「你打算怎樣做？」

林愛莉橫瞪他一眼笑道：「你問得好古怪，你是老前輩，怎麼會向我請教？」

呂偉良笑道：「我只知道你是迷你女賊，相信你年青力壯總比較我這跛子辦法更多。」

「你太客氣了，老前輩。」林愛莉眼睛一眨，轉頭問呂偉良：「偷進去看看好不好？」

「用什麼方法？」

「先用你的萬能枴杖試探一下有沒有電流，然後越牆而入。」

「倒是個好辦法。」

二人於是行到屋旁，這是屋子的右翼。立於牆下，發覺附近並沒有其他屋宇。

原來這一帶山區樓宇的建築並不像市區，有些地方突然有個山丘高了出來，那兒便是一個地盤，但只爲一個富人所擁有，也只建築了一座洋房。

又有些地方隣近的地皮太貴，一時未出售，因此亦只得一幢或三兩幢樓房。這情形在山頂地帶最是普遍。

呂偉良按動暗掣，萬能枴杖彈出一支金屬天綫，他舉杖沿住牆邊走了一遍，發覺燈號是表示那些鐵蒺藜並沒有電流。

他向林愛莉表示了，林愛莉雙足一頓，就地翻了上去，轉眼已蹲在牆頭之上。

這幢花園洋房佔地頗廣，林愛莉在黑暗中看見花園裏似乎有些東西閃閃生光。她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可能是一些金屬反光物或者玻璃之類，但是她無法確定下來。

無論如何，她不能蹲在這裏太久了，否則就可能被人發覺。

就在林愛莉準備跳下去的刹那間，她突然聽到了一種聲音，同時那些閃閃生光的東西——兩個小光點，正在移動。

林愛莉忽然覺得自己退化了，也許是太過耐久沒有過着這種生涯之故。否則，怎麼連這一點兒投石問路的常識也沒有？

花園裏原來有一條大狼狗，兩個移動的小光點正是一雙狗眼。那古怪的聲音却是狼狗準備發惡的時候的低吼聲調。

林愛莉渾身打抖，只要大狼狗怒吼起來，就必然會驚動了屋內的人。但看這情勢狼狗怒吼却是無可避免的事，偏偏她又無法制止！

當然，大不了就是不繼續下去，一個翻身落下來，迅速離去就行了。但是，對於一個像林愛莉這樣好奇心重的人來說，這種失敗却是難以接受的。

就在這刹那間，另一個人影在牆頭上出現之際，銀光一閃，那頭大狼狗低吼一聲，倒在草地之上。那個人影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幸好他及時趕到，利用鐵杖中的麻醉銀針把狼狗射倒。

呂偉良雖然有一隻是義腿，但他的武功底子極深，輕功更加了得，因此動作比起林愛莉更爲輕巧。

轉眼間，二人已先後竄至主要建築物的旁邊。

屋內有燈光傳出，二人躲在一棵葵樹後面，窺見客廳裏面坐了一些人。

林愛莉很快認出了其中一個是郝大尙，另一個身穿睡袍的大概就是這裏的主人柯化松。至於其餘兩個人他們都不認識。

呂偉良低聲道：「他們在幹什麼？」

林愛莉說：「看來可能有些重要的事情在商量，可惜這裏太遠聽不淸楚……」

話猶未完，林愛莉已彎腰竄至窗門旁邊，貼牆直立，傾耳細聽。

「……我以爲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該互相猜疑，彼此都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人，又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對了，柯化松是說得對，現在我幾

乎可以肯定，這件事與在座的人無關。」

「我以爲，現在我們應該討論一下，是否應該理會那些無聊的東西了。」

「不怕說句，我請各位漏夜來到舍下，無非商討對策。這件事絕非無聊的，據我所知，已經有一個人死亡，而且他被殺的時間與閻王請帖上面寫明的，完全脗合，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

「他是誰？」

「就是金牙海。」

「那傢伙自從染上了毒癖之後一直沉淪苦海，既然與三教九流中人來往，突然出事又有什麼出奇？」

「不！他不是給黑社會的人殺死的，警方傳出的消息的確與一張請帖有關。這種閻王請帖，我也收到一份，要不是今晚把諸位請上來舍下一聚，我也不知道你們原來亦無例外。」

「老實說，當初我也以爲有人跟我開玩笑。」

「是的，看來眞是無聊得很。」

「但事實已證明並非開玩笑，也不是無聊，而且對我們生命的一種威脅。」

「化松兄，你認爲，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報警本來最好，但警方只怕也保護不了我們，甚至事情擴大之後，傳了出來也不大方便。」

「聽說何南明靜悄悄地去請了私家偵探調查。」

「私家偵探，亦未必查得出什麼端倪來……」

這時候，裏面有個男子匆匆走出客廳，附耳跟柯化松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室內的空氣沉寂下來，這種情形也只有躲在葵樹後面的呂偉良可以看見，林愛莉當然不敢探首窗前看個明白的。

呂偉良這時又看見那個靑年人轉進裏面去了，那靑年人可能是柯化松的兒子。他到底在說些什麼？大概是一些相當重要的事，否則又何必如此急不及待？

呂偉良忽然之間，發覺柯化松放眼望出窗外來，似乎要搜索一些什麼。他心裏一凜：糟糕！難道是他們的行踪已被人發覺？

呂偉良首先想起那隻狼狗，可能是牠的突然昏倒地上引起了屋內人的疑心。但是，回頭張望了一下，花園裏依舊是一片沉寂，人影也不多一個。

照這情形看，他們的行踪仍然未爲人發覺。

不過，呂偉良到底是個經驗豐富的俠盜，過去與徒兒阿生出現在同樣場合裏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其中有不少地方比起這兒更危險，正是龍潭虎穴，危機四伏。但也有些地方看來是靜如止水，其實骨子裏却殺機處處的。

呂偉良見多識廣，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來。

他和林愛莉曾不會無意之間踏着一些隱蔽起來的電動警號？例如隱藏在草地上，他們在黑暗中一定看不見。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某些地方裝成了紅外綫的電眼，因此能在黑夜中目擊一切。

無論實情如何，他們的處境都非常危險。

因爲柯化松這時又跑了進去，客廳裏只留下三個客人。這令到呂偉良難免想到不幸的預測可能成爲事實。

呂偉良正想示意林愛莉，林愛莉已由那邊過來，低聲說道：「不知怎的，他們忽然沉寂下來。」

呂偉良道：「我們走吧，看來我們的行踪已被人發現了。」

「走？不！我要看看他們怎麼樣應付閻王的威脅。」林愛莉剛說到這裏，就發覺到呂偉良面部的表情呆滯下來！

她回頭一看，數名大漢已將他們圍攏起來！

呂偉良態度冷靜，似乎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地說：「你們的設備果然十分現代化！電眼嗎？還是電子感應器？」

一名大漢冷冰冰地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林愛莉反而覺得有點意想不到地說：「你們怎樣發覺我們的？」

呂偉良仰首張望：「可能是屋簷上裝了紅外綫電眼，故此能在黑夜之中見到我們。」

那大漢笑了笑，說道：「你的確相當聰明，柯老闆請二位入去坐一會兒！」

林愛莉正想發難，却給呂偉良一聲喝住！

呂偉良說道：「人家一片好意，怎可以拒人於千里？愛莉，我們就進去坐一會兒歇歇脚。」

二人走在衆大漢面前，進入屋內——但這並非正門入內的客廳，而是橫門。一個身穿睡袍的中年男子，他正是柯化松。

柯化松打量了二人一遍，回頭問一個男子：「他們就是……」

那男子呂偉良並不認識他，但他却指住呂偉良說：「這一位便是江湖上聞名一時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那一位則是迷你女賊林愛莉小姐。」

林愛莉瞪那傢伙一眼：「你又是什麼來頭？你好像什麼都知道，難道是通天曉麼？」

「我是柯先生的私人保鏢。」那男子說，「二位的尊容我們已在紅外綫電視螢幕上見過了，身手果然不同凡响！」

柯化松伸手過來，想與林愛莉握手，但被林愛莉拒絕了。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二位對我柯某似乎有點誤會，請問你們是受了誰的主使？」

林愛莉嘿嘿地說：「你以爲有人可以主使我們嗎？」

呂偉良道：「我們本來只是順路經過，但覺得這裏有些事似乎很奇怪，想不到郝名流也在這裏，更想不到你們原來也有困難。」

柯化松毫不隱瞞地說：「是的，我們有了一點麻煩，今晚裏正是相請不如偶遇，讓我們詳細談談好嗎？」

「有什麼好談的？」林愛莉說。

但呂偉良却態度溫和，他說：「你似乎有意擴充你的私人保鏢隊。」

「不，我那有這種資格用到二位做我的保鏢。不過，假如你們有興趣的話，我倒想把這件事交由二位去偵查一下。」柯

化松道。

林愛莉又是「哼」一聲，說道：「你似乎是我們的上司呢。」

柯化松道：「你誤會了，我柯某不會用枉人的，只要你們答應，我會捐出十萬元，任由你們支配到各慈善機構去。」

「你眞善心！」林愛莉輕輕一笑，然後望着呂偉良，看他的反應。

柯化松又說道：「我過去，經常做善事——」

「我知道。」林愛莉不等他說完，便搶着說道：「報紙上經常刋登你的名字和照片。」

「但數目不大。」

「風頭却出得很大呢！」

「但這一次我不是志在出風頭。」柯化松道：「坦白說，這一次我是眞正感到生命受威脅，於是我想到一個人有錢有時也沒有用，倒不如趁未死，多做一點善事。不過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所以我希望二位能助我一臂之力，那就好了。」

林愛莉說：「花十萬元請我們，你眞闊綽！」

「不！不！你們兩位身價豈可用金錢的數目去衡量？這些錢是我自願捐出來的，只不過麻煩二位分配一下而已。」柯化松笑嘻嘻的說。

呂偉良對林愛莉笑道：「人家既是一片好意，我們又何必客氣？反正你的好奇心這麼重，我們就接受柯先生的邀請。」

林愛莉其實也沒有意見，她只是憎恨販毒的人；她以爲柯化松是岑天楓的舊日後台老闆之一——靠販毒發達的人，所以才採取敵視態度，現在既然呂偉良這麼說，她亦無話可說。

呂偉良以爲柯化松下一個步驟便是把他們介紹給客廳裏面的人客，可是，他却沒有這樣做，只是叫二人稍待片刻，然後獨自步出客廳去。

剛才那數名大漢招呼着呂偉良和林愛莉，現在看來的確是半點敵意也沒有。

爲首一名大漢自我介紹道：「在下叫韋雄，這班都是我的手足。」

林愛莉打量各人一遍，只見他們個個虎背熊腰，的確是嚇得人的。呂偉良想起這住宅既有保鏢，又有這麼新式的設備，大概不是偶然的事。

呂偉良道：「可以帶我們看看那些秘路電視嗎？我們想開開眼界。」

想不到韋雄非常大方地說：「當然可以。二位既然有興趣，那就請跟我來！」

韋雄沿住走廊轉入一間房，各人亦隨後跟入，房間裏有一名靑年人，他就是曾經到客廳去，與柯化松耳語的人，呂偉良認得他。

房內有一套簡單的秘路電視傳眞裝備，十多個螢幕反映出外面和屋內客廳的情形；靑年人正操縱一個活動鏡頭，巡視着花園各處，呂偉良他們經過的地方曾一再出現。

韋雄解釋道：「現在治安不好，柯先生認爲多花一些錢也值得，想不到却給我無意間見到閣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注意着客廳內的情形，那螢幕畫面上出現的四個人之中，有二個是呂偉良和林愛莉認識的，但另外兩個他們却不曾見過。因此呂偉良便問韋雄。

韋雄指住一個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說道：「他叫麥森，是個就快要退休的官員；那個國字口面的，就是地產業巨子梅立本。」

「他們都是柯先生的朋友嗎？」呂偉良又問。

「是的，而且都是多年前的好朋友。」韋雄又說：「今晚柯先生特意把他們一併請來，只因爲他們都收到一份古怪的請帖。」

「是不是閻王請帖？」

「是的。」

「日期和時間你可知道？」

「柯先生是二十日晚上，其他的我不清楚。」

「他怎麼知道別人也收到同樣的請帖呢？」

「大概是通了電話。」

呂偉良笑問韋雄：「你可知道這班人的底細？」

「不大清楚。」

「包括你的老闆柯先生在內，你也不大清楚，是不？」

「是的。」

「那豈不是說，你可能替一班壞人服務？」

「那又未必，柯先生是個正當商人，你怎麼會說他是壞人？」

呂偉良道：「我沒有這樣說，只是有可能而已。」

「無論如何這也不算得是一件壞事，起碼比起去打刼好得多了，呂老哥，你說是不？」

呂偉良輕輕一笑。

這時候，柯化松開始送客。由於螢幕畫面是有十多個，所以沒有聲音傳出。他們到底在客廳裏說了一些什麼，控制室裏面的人也聽不到。

呂偉良覺得：單單爲了防盜，而花費這麼多錢裝置這種新式設備，未免太過大陣仗了。何況除了這些電視傳眞之外，還要養下這許多私人保鏢，柯化松這傢伙到底是做什麼生意的？

各人客離去後，柯化松退回屋內。

韋雄把呂偉良和林愛莉帶了出去。柯化松這時才招呼他們在客廳裏坐下來。

柯化松開門見山地說：「剛才我所以不介紹你們認識那三個人，因爲他們亦未必可靠。」

林愛莉笑道：「這等於說，你的朋友可能也是一名壞蛋。」

柯化松道：「林小姐，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也不是個好人——這是過去的事，但一個機會令到我飛黃騰達之後，現在我已是一個百份之一百的正當商人了。否則，我決不會自找麻煩！」

「這話從何說起？」林愛莉道。

「老實說吧，我也知道二位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氣的，你們可以憑着一股正義感橫衝直撞，所向無敵。」柯化松道：「如果我有什麼不妥，只須打發你們離去，就可以一了百了，又怎麼會與你們交上朋友呢？」

林愛莉道：「你如果連這點小聰明也



沒有，又怎麼會有今日？你明知我們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既然來了，又怎麼會空手而回？」

「然則，我還有一個合理的做法，就是把你們交給警方。」

「但是，警方如果到了這裏來，你也不見得好過。就說那些科學儀器吧，請問你如何向警方解釋？」

「哈哈……」柯化松笑了一陣，說道：「林小姐，你以爲我把它列爲秘密麼？告訴你，警方發給許可證我才安裝。」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誰不知道這裏一切講錢？衙門裏的官員見錢眼開，你要風得風，要雨也可以有雨。」

「你完全誤會了。我有勇氣承認過去不是個好人，無非想把此事說得更清楚，好讓你們帮我也帮得心甘情願，表示我並非志在利用兩位。」

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柯化松與林愛莉這樣針鋒相對也不是辦法。

他示意林愛莉：「讓柯先生說出他的目的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林愛莉果然不再作聲。

柯化松道：「剛才三個是我昔日的好朋友，據他們說，最近他們也收到了一份古怪的請帖。所以我把他們約到我這裏來，目的表面看來是商量對策，其實，我順便也要探探他們的口氣。」

呂偉良道：「你懷疑是他們作怪？」

「很難說，正如俗語有道：知人口面不知心啊！」柯化松道：「我够胆說一句，目前只有我的錢最清白的，這點你們當然未必相信，但我亦不會强迫你們相信。事實上在近十年來，我一直正當經營，但他們却可能是掛羊頭賣狗肉。」

「你的意思是：他們仍在經營販毒生意，是不？」呂偉良說。

「我不敢肯定，只是極有可能。」柯化松說道。

林愛莉笑了笑：「你這個人眞聰明，連說話也小心翼翼，該你發達的。」

「林小姐，你對我可能有所誤解，但事實上，我是一班朋友之中運氣最好的一個，股票賺了大錢，我經營的鑽石生意也好到不得了。因此，在我來說，實在毋須做些旁門左道的事。」柯化松一切表現得十分的有修養。

呂偉良道：「可以談談過去的事嗎？如果你確實須要我們協助你偵查一切，你必須說得更加坦白。」

「是的，過去的事，確實値得參考一下。」柯化松忽然站直了身子，把手一攤：「二位請到我二樓的書房裏去。」

呂偉良與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終於跟隨着柯化松登上了二樓。

柯化松很會花錢，室內佈置也十分講究，從那些古董就可以看出他的確很有錢，有些古董一件已値過萬，何況屋內許多地方都可以見到這些珍貴的古董——包括花瓶和古畫等。

韋雄等人沒有上樓，看來柯化松是不想下人們知道他過去的歷史，所以才會把呂偉良和林愛莉帶到二樓他的書房裏去。

柯化松愼重地把書房的門關上了。要不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同是胆色過人的江湖人物，眞會給他嚇得一跳，因爲像目前這樣情形，沒有人知道他下一步到底想怎麼樣。

柯化松含笑示意二人坐下來，他自己則走到寫字枱後面去。

呂偉良低聲對林愛莉說：「你猜他想怎麼樣？」

「大概不會吃掉我們吧？」林愛莉說道。

這時候，柯化松已由那邊走過來，把一本相簿交到二人手中，其中一頁經已揭開。

柯化松指住一幀照片說道：「請認識一下照片中那些人吧！」

「他們是誰？」林愛莉不耐煩地問。

呂偉良却耳目伶俐，指住其中一人說：「這就是閣下年青時代。」

「對了。」柯化松笑道：「大俠果然厲害。」

呂偉良再仔細辨認一會，赫然發覺照片中還有些人很面善，他們就是剛才在客廳中見過的郝大尙，麥森和梅立本。

呂偉良笑道：「你們年青時代，原來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是的，有人叫我們八大寇，但我們自號爲『醉八仙』，因爲我們常常聚在一起，喝得醉昏昏的。」柯化松苦笑一下，「無論是醉八仙也好，八大寇也好，總之，我們年青時代的確太過放蕩。」

林愛莉給呂偉良提醒了，即使更沒有耐性，也得從頭看起。

她捧住那本舊相簿，仔細看看那幀橫貼着的甫士咭度照片，八個人之中，竟然有七個是她最近分別見過的，那就是柯化松本人，郝大尙，麥森，梅立本，何南明，岑天楓和金牙海等七個人。

至於另一個男子，不但林愛莉感到陌生，就是呂偉良也未見過他。不過，憑這張照片和柯化松剛才的一番話，她也猜到了八分。

因此林愛莉忍不住說道：「原來你們

都是蛇鼠一窩，那麼，這件事也變得簡單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林小姐。」柯化松十分有紳士風度，「你的意思大概是：過去我們八大寇是壞人，現在被人勒索，是不？」

「這問題應該由你來答我。」林愛莉說。

柯化松苦笑搖頭：「不可能是那回事，我們昔日雖則被人稱爲『八大寇』，但我們並非匪徒，只是常常在一起吃喝，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吧？」

林愛莉道：「要不是你們做了壞事，人家又怎麼會叫你們八大寇？」

「即使有些人稱三個好朋友爲『三劍俠』，你以爲他們眞的就是三位俠士麼？那不過是一個總稱呼而已。」柯化松又說：「我們八個人後來因爲際遇不同，先後分了手。此中有人墮落，亦有人做了名流紳士，但是，只有一個人下落不明，他就是沙狄。」

「是不是這個？」林愛莉指住照片中後排一個年青男子。

柯化松說道：「對了，就是他。有一次我們八個人之中分作兩派，大打出手。你知道，年青人年少氣盛，往往爲了一點小事便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後來彼此便很少來往。」

呂偉良道：「會不會就是這個叫沙狄的人從中搗鬼？」

「我想不會吧！」柯化松束着眉梢說：「當時我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合久必分，彼此都逐漸長大了，興趣和事業均有不同，所以不再像遊手好閒那段日子，時時聚在一起。」

「然則，你要我怎麼樣帮你？」呂偉良說。

柯化松道：「我提供一切有關資料，希望你查個水落石出。」

「可以把你收到的閻王請帖給我看看嗎？」呂偉良道。

柯化松又回到寫字枱去，拉開了抽屜，取出了一張白紙印黑墨的古怪請帖，呂偉良接過來一看，與他以前見到的一式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封面的名字是寫上了「柯化松先生收」，內頁塡上的日期和時間也不同。

呂偉良看見日期是「二十日」，半開玩笑道：「難怪你這麼輕鬆，只因爲你的死期未到，起碼還有一個多星期。」

「我並非怕死，只是死得不明不白，就似乎不大値得了。」柯化松說道，「目前最危險的，便是郝大尙，因爲請帖上的日子是後晚午夜十二時。」

呂偉良問道：「你那兩個朋友又是什麼時候收到請帖的？」

「都是最近這一兩天的事。」柯化松說，「麥森收到的請帖，註明日期是本月二十五日，梅立本的則是本月三十日。」

林愛莉嘿嘿地冷笑說道：「他好像很有自信心似的，竟然排期殺人，眞是聞所未聞。」

呂偉良沉吟片刻，說道：「你可以交代一下沙狄這個人嗎？柯先生。」

柯化松道：「他年紀與我們不相上下

，但家境不大好，有一次我們聽他說，他有個叔父在南洋那邊，他打算到那兒去發展一下。自從那次大吵架之後，我們二十年來一直未見過面。也沒有聽到關於沙狄的一點消息。但我相信他已去了南洋。」

呂偉良道：「請你坦白告訴我，當時你們是否開罪了他？」

「不，不會的。」柯化松道：「當時我們分兩派，亦並非為了針對某一個人。你知道，年青人的性格有時實在太過衝動，而且好勝心又強！」

「岑天楓是個國際販毒頭子，你大概是知道的。」呂偉良說，「你們這班朋友之中，會不會有人是幕後股東之一？」

「我不大清楚，但我本人保證不是那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柯化松道，「關於他們的資料，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我最有興趣的，還是閣下本人的資料。」林愛莉插嘴道。

柯化松道：「我這個人，其實是很簡單。」

「但看你的排場卻絕不簡單。」林愛莉說：「你為什麼要聘請這許多保鏢？又為什麼要設備電視傳眞儀器？」

「我是個珠寶商，二位已經收了山我才不怕說，本市治安日差，警方既然不能保護我，我就只有自己設法保護自己。」柯化松說，「尤其是這兒山頂地區，如果沒有周全的防盜設備，生命財產都會變得毫無保障。」

呂偉良道：「柯先生說得也有道理，警力無能為力，坊衆要設自衞隊又不獲准，但有錢人什麼都可以，難怪那些有錢有勢的議員們毫不緊張了，看情形他們可能也請了私家保鏢。」

林愛莉看看腕表：「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

呂偉良對柯化松道：「如果有沙狄的消息，請通知我們。」

柯化松含笑點頭。

永別亭內　依時去世

翌日，呂偉良和林愛莉趕往法庭看岑天楓過堂——這是當地法律審判的一種程序，犯人如果不認罪的話，法官又得另訂審期。

岑天楓由律師陪同出庭聽審，他不認罪，結果法庭另訂日期。

由於律師的陳詞，控方也不反對，結果法官亦照准岑天楓出外候審。

呂偉良在法庭旁聽席上見到阿生，他說：「你們如果要解決岑天楓，該是易如反掌，為什麼偏偏要讓他出外候審？」

阿生笑道：「他逃不了的，我們特警組要找幕後老闆，本市警方則要找那位閻王。不過，經過整晚的觀察，我們可能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除了律師之外，沒有人與岑天楓接觸過。甚至連電話連絡也沒有。」

「律師的底子查過了沒有？」

阿生說：「他很有名氣，過去多次為黑社會辯護，這一次明顯地是有幕後人的，當然不可能是岑天楓出錢請他。」

「會不會就是閻王？」

「有可能的。」

「然則，岑天楓處境就非常危險。」

阿生說道：「我們極力保護他……」

這時候，律師已陪着岑天楓走出了法庭，一批特警組人員悄然跟出，一組便衣警探也在暗中監視一切。表面看來他們都是聽審的人，其實全是任如重和夏維探長派來的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站了起來，但阿生已匆匆離去。他是特警組的負責人，難怪他這麼緊張。

律師陪着岑天楓走出法庭時，大批記者候在庭外採訪，除了特警組和便衣警探之外，還有一小隊武裝警員在維持秩序，目的是提防兇手魚目混珠，混入記者羣中行刺岑天楓。

阿生和特警組人員暗中監視，並未發現可疑人物，但見鎂光燈閃個不停，記者們爭着向律師和岑天楓發問，只見他們一言不發，然後排開衆人，匆匆登車離去！

阿生和四名特警乘車在後跟踪，只見律師助手把車子依舊開回名流大酒店去。

酒店隣近各處已由警方人員秘密佈防，酒店裏面亦有特警組人員混了入去，偽裝成員工，監視一切。

看來十分平靜。

成為衆矢之的的岑天楓，卻認為這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現象。

他忍不住一再追問他的辯護律師：「侯律師，為什麼不肯告訴我，到底是誰請你來為我申辯的？」

「對不起，我答應過我的事主，這點必須保密，總之，我不須你付出任何費用就是了。」侯律師道。

「但是，請你來為我辯護的人，可能就是要把我殺死的人，那麼，你明是救我，豈不是等於害了我？」岑天楓說。

「你放心吧，他不可能是你所講的閻王。何況，萬一你眞的有了什麼不測的話，我還得向警方交代，我怎麼會自找麻煩呢？」

「可是，侯律師，你也知道，我確實收到了一份閻王請帖。」

「只要你不到處亂跑，我幾乎可以絕對保證你沒有事發生。」

「這不過是你安慰我而已。」

「不是安慰，我有事實讓你看的。」侯律師說着，站了起來，走到窗前將窗門推開，指指對面一處天台之上，說道：「看見嗎？那就是你的保鏢。」

岑天楓走過來，仰首上望，望過對面天台之上，果然看見人影幢幢。他心裏奇怪，因為他的手下們均已落網，那裏還有什麼保鏢？

岑天楓出奇地問侯律師：「是你請人來保護我嗎？」

「不！我那有這許多錢？」侯律師笑了笑。

「難道，又是出錢請你來為我辯護的人？」

「不！也不是他！」

「然則，那些到底是什麼人？」

「是警方派來的。」

「哦！原來，他們一直派人監視着我們。」

侯律師說：「所以我叫你切不可亂跑，便可保無事，就是這道理。」

岑天楓悄悄舒了一口氣！

侯律師安慰他幾句之後，也告辭了。

阿生躲在一輛卡車之內，竊聽着他們剛才的每一句談話，那是當岑天楓離開酒店去聽審時，由特警在房間裡安裝好的電子竊聽儀器傳出的。

阿生一方面派人跟踪侯律師，他認為侯律師現在大概是向他事主報告的時候了。另一方面繼續注意酒店內的情形，他通知酒店內的特警們，除了偽裝成侍應生的男女特警之外，任何人亦不准進入岑天楓的房間裡。

由於方便監視起見，特警組人員又將酒店電話總機的線路接駁到卡車上面來，只要有人至電酒店找岑天楓，阿生他們也可以截聽。

像這種佈置，的確是萬無一失的。

岑天楓經侯律師一番解釋之後，似乎輕鬆得多了。他按鈴召來侍應生，要酒要肉。

阿生在外面卡車上聽到了，立即用短程通話機通知他的同僚，吩咐他們照做。侍應生都是特警偽裝的，他們受過嚴格訓練，一切送入去的酒肉食物，自然受到嚴格檢驗，以防有人下毒。

這種保安措施，一般只適用於政界大人物，對待一個待判罪的犯人，似乎太過了。但是，警方認為岑天楓是一塊香餌，他可能幫助警方抓到那可怖的兇手——閻王。

雖然柯化松等人沒有報警，但警方現在也知道有些富有的名流已收到了「閻王請帖」，如果不及時制止這殺人狂潮，後果是難以想像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雖然沒有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告知警方，但卻對阿生提及。

阿生認為「閻王」遲早也會出現的，他和夏維都希望這種努力不會白費。

岑天楓一直提心吊胆，要不是侯律師的一番說話，他心裡的陰影可能驅使他企圖逃走出去，但現在他安定下來了。

他以為警方對他的保護可以令他安枕無憂。既然侯律師說過一切賬目自有人為他清結，所以他喝的美酒是最好的。佐酒的菜色也十分名貴。

他不知道付賬的人是誰，即使明知是要取他性命的「閻王」，他也先吃個痛快再說。

豈料就當他喝得三分醉的時候，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電話鈴聲不但令到岑天楓大為緊張，就是負責竊聽的特警，也緊張的立即通知阿生。

「誰？」岑天楓眞希望對方只是侯律師。

但是，事實上那是一個十分陌生的男子，他格格地大笑，說道：「你是岑天楓吧？」

「是的，你……你到底是誰？」

「我是閻王。」今天晚上是你的死期到了，你準備好後事了吧？」

「我並不是怕死，只是要求你講得明白點，誰要你來殺我？」

「就是我自己要殺你！」

「但是，我並不認識你。」

「你裝蒜了，你做過了甚麼事，心裏總會明白的。」

「可以講明白麼？」

「嗯！」對方猶疑了一下，道：「好吧！你如果一定要知道原因，今天晚上九時正，請到西郊永別亭來，我會向你解釋的。」

「今晚？」

「是的，準時九點鐘，別忘記！」

岑天楓想再說甚麼，但對方已把電話掛斷了。

阿生早已命令酒店內的特警們通知電話局，追尋電話來源。

電話據說是由一個路邊電話亭打出的，但當探員們趕到時，那兒人踪已渺。

阿生立即把情形向任如重報告，同一時間，夏維探長也收到了他下屬的電話報告。

岑天楓已有三分醉的頭腦，登時又變得清醒過來，更好的美酒佳餚也是吃不下咽。

他獃在一旁，像個木人似的，一點兒表情也沒有。

他是個毒梟，曾飽受警方的通緝之苦，但卻從未試過像現在這樣坐立不安。因為警察不會在現在這種情形下一槍將他射殺，但那個不知名的兇手就會。所以他寧願受到警方的通緝，也不希望像現在這樣受盡心理上的威脅。

就在這時候，有人拍門了！

岑天楓的心差點就要跳出來，他抖聲問道：「誰？」

門外有人高聲答道：「是我，送茶水入來。」

岑天楓一直把門上了栓，只担心突然之間有人闖入來殺死他！

現在他把門開了，但入來的並非酒店侍應生，而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以及阿生。

他嚇得下意識地把門掩上，但是辛尼和阿生手急眼快，一湧而入！

「你不應該這樣，我是警方人員啊！」辛尼說。

阿生道：「我早知他心理備受威脅，想不到卻達到了這程度。」

辛尼把門掩上。

岑天楓問道：「你們想怎樣？」

「你收到了神秘人物的電話，是嗎？」辛尼反問道。

「你怎麼知道？」岑天楓想了想，又「哦」然一聲：「我明白了，你們偷聽我這裏的電話。」

「是的。」辛尼道：「不怕對你說，我們希望你能合作，讓我們警方能夠捉到那個自稱『閻王』的人。」

岑天楓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是的，他約我今晚九點到西郊永別亭相見。」

辛尼又問：「請帖上的日子，是今天嗎？」

「是的，晚上十時正。」岑天楓嘆氣說：「他分明想殺我！」

「當然，閻王要你三更死，休想活到五更天啊！」辛尼說道：「你大概不打算去了，對嗎？」

「不！我正在考慮……」

「你明知他會殺你的，難道你要去送死？」

岑天楓忽然面色一沉，說道：「反正也是死路一條，我只求死得明明白白。」

「你很有勇氣！」辛尼望住他笑了笑，「但你放心，在警方的保護下，你不會死的。」

「一個人不怕死是假的，但我想過了，即使他不殺我，我也會被判入獄，甚至再度被解出境。到頭來，他一樣有辦法殺我。」岑天楓苦笑搖頭，說道：「以其長期受盡心理上威脅，倒不如爽爽快快的，讓我們見見面，讓我問個明白，好讓我死的眼閉！」

「坦白說，我們這次來拜訪，正是要求你去見見這個神秘人物。」辛尼說，「我們警方的目的，是要把這個人抓住，如果你能合作得好，將來我們在法官大人面前，自會爲你說好話。」

「你的好意心領了！」岑天楓說：「但我想我不會活到明天的。」

「不要心灰意冷，只要你好好的跟我們合作，我們警方會設法保護你的。」辛尼說道，「但是，由現在至今晚九時這一段時間之內，你不要跟任何人接觸，否則，我們不能保證你的安全。」

「包括侯律師在內嗎？」岑天楓道。

「是的。」辛尼說道，「我不怕告訴你，侯律師亦已受到我們警方的嚴密監視了。」

阿生這時才插嘴說道：「有件事我想你坦白告訴我，侯律師是不是你或你親人請來的？」

「不，絕對不是。你們在逮捕我時，就該知道我沒有親人在這裏，我的手下全部被警方捉住了。」岑天楓道，「萬一我眞的不用死，也只是有一個要求：就是讓我留在本市，別把我解出境。」

辛尼笑道：「販毒的人，到處不受歡迎。你現在大概已經明白了吧？」

「是的，如果警方允許我，即使坐牢數年，我也情願留在本市重新做人。」岑天楓說道，「我在這裏，有許多朋友，如果我重新做人，他們也許樂意助我一臂之力。」

「你現在知錯還不太遲。」辛尼說，「來吧，把一切眞相告訴我們，現在你也許已經明白了，除了我們警方之外，沒有人可以眞正幫助你。」

「你想知道一些甚麼？」岑天楓道。

阿生說：「販毒的後台老闆是誰？」

「他在泰國，我所知道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因爲我被解出境後，曾找過他，但沒有結果。」岑天楓聳聳肩苦笑一下：「總之，我是澈底的被人利用了。」

阿生和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又說：「本市沒有人是股東嗎？」

「沒有。起碼我知道沒有。」岑天楓道。

阿生又問：「你當然認識何南明，金牙海等人吧？」

「是的，他們都是多年以前的朋友。」岑天楓說，「但他們與我的販毒集團無關。」

「還有郝大尚，柯化松，麥森和梅立本這班人，你也認識吧？」阿生問。

「這班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好朋友，爲甚麼你會問起他們來？」

「我是不是把你們『醉八仙』的名字說漏了一個？」

「是的，你少說了一個姓沙的。」

「他叫沙狄，對嗎？」

「是的，我們多年以來，一直未見過面，也沒有他的消息。」

「你剛才聽到的電話，那個男子會不會就是沙狄？」

「嗯…」岑天楓束着雙眉，沉思了一會兒，「很難說，二十多來不見面不交談的朋友，差點連他的樣子我也不記得。」

阿生說：「如果是他，你該想到有那一件事令到他決心要對付你們。」

「我們沒有甚麼對他不起。」岑天楓仍在皺着眉頭，苦苦沉思，「相反，他和我本人來說，當日還是比較要好的。」

辛尼在旁說：「照看這個自稱閻王的人，當日一定與你們八個人有點過不去，否則爲什麼其他人沒有收到他的請帖？」

岑天楓道：「但我的想法可不同了，我反而認爲這是我們八個人之中，有人在搗鬼，因爲我記得當年我們八個人吵了一場大架，結果弄至不歡而散。」

阿生道：「說說當年爲了什麼事鬧翻吧，爲了錢？爲了恩想問題呢，還是爲了其他？」

「很普通的事，好像是爲了賭錢，當時差點打將起來。」岑天楓說。

「不太簡單嗎？」辛尼說，「如果彼此是多年摯友，怎麼會爲了這點小事而鬧至反眼不識？我想，其中必有古怪。」

阿生也說：「你不該在這關頭還隱瞞下去，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老實說吧，即使警方幫了你，但閻王一日未落網，你的威脅亦未解除。」

「這個我明白的，但是，事實上，我沒有……」

岑天楓剛剛說到這裏，有人在外面敲門。

阿生跑去開門，進來的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但敲門的，却是守在門外的警探。

呂偉良低聲問阿生：「他招認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嗎？」

阿生說：「他說爲了賭博。」

呂偉良道：「讓我跟他談談吧。」

二人併肩走過去，辛尼跟他們招呼過了。呂偉良對岑天楓道：「關於『醉八仙』的事，你知得比我多，但是，經過昨天晚上之後，我知得比你更詳細，因爲柯化松約會過我。」

「……」岑天楓一言不發，怔怔地瞪住呂偉良。

辛尼爲他介紹道：「呂先生是阿生的師父，你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大概也知道『鐵拐俠盜』的名氣是那麼大了。」

岑天楓這時才吶吶地問呂偉良：「他爲什麼找你？」

「他坦白說出過去一切，那當然是關於你們八個人的往事。」呂偉良又說：「當時還有梅立本，麥森和郝大尚等人也在場。」

「他們說了一些什麼？」岑天楓問。

「他們認爲賍欵並不在沙狄那裏！」

呂偉良雙目如炬地，盯實了岑天楓。

阿生和辛尼二人聽到了「賍欵」二字，不禁又是呆了一陣。

呂偉良却看得出岑天楓的表情，他的面色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非常尷尬。

阿生不知道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離開法庭之後曾經去過一些什麼地方，但看他們突如其來，以及蠻有把握的態度看來，大概已胸有成竹。

岑天楓呆了一陣之後，吶吶地說：「我們本來發過誓，這件事決不對外人提及的，柯化松又怎麼會對你談到這些事？」

呂偉良笑道：「只有你這種傻瓜才會死到臨頭還學人講義氣。告訴你，柯化松的閻王請帖，日期是本月二十日，他比你起碼可以多活幾天，但是，爲了讓我們及時抓住閻王，他認爲說出一切往事是十分必要的。何況他也知道，即使他不說，還有何南明和郝大尚等人，其中總有人會說的。」

「你的確是一等傻瓜，如果你不說個明白，我們警方如何幫你把閻王找出來？」辛尼說。

岑天楓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反正我過不了今晚就是死路一條，就讓我告訴你們。二十多年前，我們確是做過一次買賣。當時我們年靑力壯，八個人又時時聚在一起，由於時常吃吃喝喝，又沒有太多的入息，於是我們一致通過，決定去打劫。我們沒有案底，以爲偶一爲之，並非時時去做，萬一得手了，固然不會再做，萬一失手呢，也不怕警方抓住我們。我們出發前發過誓，任何人不得在事前或事後向人提及此事，否則不得好死。」

「那不過是迷信。」阿生說道，「即使你半句不說，閻王到頭來還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岑天楓道：「他們既然不守誓言，我也不妨說出來。當年我們劫了一批珠寶，但事後驚動了警察，我們各散東西。翌日我們在約定的地方重聚時，發覺少了一個人，他就是沙狄。」

「他可能個人獨吞了所有珠寶，是不？」阿生問。

岑天楓道：「事後證明警方並未擒獲他，我們自然想到他出賣了我們。」

呂偉良問：「一直以來，你們並未再見過沙狄嗎？」

「是的，二十多年以來，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岑天楓道：「還好我們並非職業劫匪，否則他會更加麻煩。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們其餘七個人很有默契，彼此不再見面。」

呂偉良說道：「爲甚麼你要對付何南明？」

「我已經交代過了。」岑天楓道：「我們際遇不同，今次我回來之後，曾向他借過錢，不久便收到閻王請帖，我以爲與他有關。」

阿生沉吟說：「這麼看來，閻王十之八九就是沙狄這傢伙。」

「你怎會這樣想？」岑天楓道。

「他可能並未取得珠寶，只是胆小，事後匆匆逃亡去了。」阿生分析說：「事隔多年，他今日回到本市，又想起你們這班舊朋友來。可能也想起了那批珠寶，所以要找你們算賬。」

「他有沒有找過柯化松等人？」岑天楓說，「照理他應該先找我們一班朋友來談談，不可能一聲不響便出此下策的。」

阿生說：「你們有七個人之多，說不定他們之中已有一個人與沙狄接觸過。」

林愛莉也說：「是的，說不定就是金牙海跟他接觸過了。」

呂偉良却說：「不！金牙海是第一個受害人，看來不可能。」

辛尼說：「無論如何，今晚是我們的機會。夏探長已在總部部署，現在只要岑天楓合作，閻王今晚一定會落網。」

岑天楓道：「我保證與你們合作，但你們也要保證我的安全。」

「只要你依我們的話去做，保證你不會有危險。」辛尼又說，「現在才不怕告訴你，我們對你一直都在暗中保護。」

阿生說：「關於販毒的事，你還知道一些甚麼？」

「我給人利用，一切已在警局裏招供。」岑天楓說道：「天記貨倉是我最後基地，結果也給你們破獲了，還有甚麼秘密值得保留呢？」

阿生看看腕表，對辛尼說：「我要問的已經問完，現在我要返回總部報告。」

辛尼道：「你們先走吧，我還有話跟他說；我們要好好的爲今晚安排一下。」

於是林愛莉和呂偉良師徒二人一齊離開了酒店的房間。

呂偉良問阿生道：「警方打算怎麼樣做？」

阿生說：「利用岑天楓誘捕『閻王』落網。」

「我看沒有那麼容易。」呂偉良說，「從這一切過程看，自稱『閻王』的人，做事非常小心。夏探長告訴我，那些請帖上甚至連指紋也找不到一個。有的盡是收帖人的指紋而已。」

阿生道：「我們國際特警的任務只是追查幕後販毒情形，這些事還是留給本地警方去理吧！」

林愛莉說：「這麼看來，岑天楓注定要死的。如果我是警方，我一定會把他藏進保險庫裏去，看那個自稱『閻王』的人又用甚麼方法殺他！」

阿生笑道：「你放心好了，辛尼比我更多計謀。」

林愛莉問阿生：「今晚你也去看熱鬧嗎？」

「要看處長的指示。」阿生說。

林愛莉笑語呂偉良：「看你的門生吧，竟然也學會了服從命令！」

呂偉良輕輕一笑！阿生又問道：「師父，你幾時見柯化松？」

「就是昨晚，我在法庭已對你說過了。」呂偉良道。

「嗯！」阿生怔怔地說，「但你沒有提到他們二十多年前幹打劫的勾當！」

呂偉良道：「柯化松當然不會對我談及這些事。」

「那麼，你……你對岑天楓說謊？」

呂偉良笑道：「說謊未必就是一種罪過，例如今天這種僵局，一句謊言便可以換來岑天楓的眞口供，這是值得的。」

阿生摸摸後腦：「看來我還要多多學

習。」

林愛莉道：「對付岑天楓這種人，用智力好過用暴力。」

「是的，要不是這樣，只怕他打死也不肯講眞話。」阿生說。

×　　×

由入黑時份開始，西郊一帶便靜悄悄的。雖然公路上偶然有車輛經過，但却很少停下來！

據說，靠近永別亭的一處山崗，日治時代是亂葬崗，於是鬼魂出沒的事，便無可避免地傳了開去！

卽使是鬼話連篇，仍然嚇不倒一些有情人，因此那一帶也曾成爲靑年男女談情說愛的勝地。但是自從一宗刼案發生之後，那兒又靜得連鬼影也不多一個。

今晚有點例外，因爲那兒又出現了不少靑年情侶，雙雙對對的手拖住手；他們甚至在永別亭停留，穿過林間繞過山崗。

他們當然不是眞正的靑年愛侶，只是一批年靑的男女探員，奉了上司之命利用無線電通話機直接指揮他們，假扮成靑年情侶的探員不但搜查過永別亭，看看有沒有計時炸彈之類的裝置，也留意樹林間是否有可疑人物出現；另一批探員則由日間開始，攀上山頭高處，居高臨下，留意着每一處可疑據點。

等到入黑之後，又利用配有紅外綫長程瞄準器的來福槍，小心監視永別亭那一帶。由於探員躱在隱蔽處，路人自是一無所見。

這一切部署可謂天衣無縫，看來是萬無一失的；加上用私家車僞裝的警探車輛，不斷經過，照理「閻王」萬一出現，他一定無法可以逃得出這包圍網。

時間越來越近九點——這是「閻王」約會岑天楓的時間。

警方派到永別亭一帶的工作人員，心情也越來越緊張。

警探們都是有胆有色之士，但他們很少經歷這種陰氣森森的場面。

當然，他們不相信眞的是「閻王」自地獄上出來，但此時此地委實叫人難受！

將近搭正九時，一輛計程車把一個男子送到永別亭附近的路旁。

那男子付了車資，然後拉拉衣領，走進了路旁不遠處的永別亭。

他，就是岑天楓。

計程車開走了。司機事後心裏發毛，爲甚麼這男子會在夜間跑到那種地方去？如所周知，那是死人與生人告別的地方。近日治安不好，那兒已經很少人有停留，何況這是夜間呢？

街車司機事後想想，忍不住一再把岑天楓付給他的「車資」，看完又看，好像担心那是「冥通銀行」發行的地府鈔票一樣。

岑天楓早已獲得警方的保證，他知道附近已埋伏了大批警探；現在他不但不怕「閻王」，還希望他別臨陣退縮，好好歹歹也總得弄個明白再說。

他等着，等着！只要樹林間有甚麼風吹草動，他的內心都會引起一陣緊張！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附近始終未見有人出現過；卽使是化裝成情侶的警探，這時也極力避免太過接近永別亭這邊。那可能是探長的意思，他希望「閻王」會無所顧忌地出現。

將近九時十五分了，附近還是一片寂靜。

雖然是短短十五分鐘，但在岑天楓來說，彷彿等了十五年。

一陣陰風掠過，岑天楓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皮膚上起了無數瘩疙，眞的是毛骨悚然！

岑天楓把衣領全都豎起了，但一股寒氣却由心裏冒起，使到他不斷在發抖！

他想躱到亭子裏的柱子後面去，又怕對方見不到自己，或者誤會他另有企圖，所以，他還是讓自己盡量暴露在當眼的地方。

又過了五分鐘，附近依舊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岑天楓顯得有點不耐煩，他眞希望這時有個警探出現，跟他聊幾句也是好的！

就在這時候，矮林之間有個人影移動，岑天楓立卽戒備！

他以爲那就是他要等待的「閻王」，但仔細看淸楚，却是兩個人；一個女子跟住也現身了。

他們像情侶一樣，緩緩地走過來。雖然岑天楓明知他們是由男女警員化裝的情侶，但却不能不提防另一個可能性：萬一「閻王」偕同女友魚目混珠，那時如何是好？

因此，岑天楓也作好戒備！

那兩個人影已越來越接近永別亭，岑天楓的心臟也越來越跳動得厲害。

脈搏的急劇跳動已使到他的呼吸加速，就在這一剎那間，他感到渾身不適。眼前一黑，就地倒了下來！

那二個人影也急忙衝了過來！不管他們的企圖怎樣，在岑天楓這方面來說，也只覺得死期已到，閻王就在他的眼前！

那男子蹲下來對岑天楓展開急救，女的却從手袋中取出無綫電通話機，向警方同僚求援！原來他們並非岑天楓想像中的「閻王」，而只是一對警探！

他們是躱在永別亭附近矮林裏的，由於時間已過了二十多分鐘，仍無動靜，他們担心岑天楓會有事發生，所以過來看看，想不到果然出了事。

大批警方人員立卽現身，亮了預備好的强光探射燈，把附近一帶封鎖！

夏維探長帶了他的主要助手由隱蔽處跑出來，匆匆趕抵現場。

原來現場上——永別亭附近一帶，竟有超過了十雙由警探僞裝的情侶，分別躱在樹林之內。他們紛紛向夏維探長提出報告。

根據這些「情侶」警探說，當時並沒有人接近過岑天楓。

至於最早抵達的一對警探，是由一名高級探目偕同一名女探員扮成的，他們說出當時的情形，根本他未曾接近岑天楓，便已看見他軟綿綿地倒了下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坐在阿生的汽車裏，通過了警方的封鎖綫，趕到現場來。

他們看見了這種情形，也嚇得呆住了！

十字車還未到達，夏維探長已迅速叫人用警方車輛把岑天楓送往醫院急救！

途中，夏維希望他會醒過來，好讓他

問幾句，但是岑天楓一直沒有甦醒過來！

他的四肢越來越冰冷，面色也逐漸變得死灰……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會突然這樣子死去，但憑一般經驗去推測，岑天楓可能是心臟病復發，以致突然死亡！

夏維探長非常失望，他的一切努力又白費了。他看看自己的腕表，還差五分鐘才是晚上十時正。

「眞的是：閻王要你三更死，休想活到五更天……」夏維怔怔地說：「請帖上寫的是今晚十點正，岑天楓果然不能超過十時便死亡……」

坐在他身旁的助手辛尼說道：「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要不是我們的人等得不耐煩，也許岑天楓不會被他們活活嚇死！」

車子到了最接近的醫院，探長要求醫生立卽試行急救，但醫生搖頭說：「太遲了！」

沒有辦法，只有要求解剖，以便查出死因。警方的醫官這時亦已趕來，在未解剖之前，每一個人都會猜測岑天楓是死於心臟病的。

呂偉良師徒二人偕同林愛莉乘車到了醫院，夏維探長剛好由裏面出來。

呂偉良走過去問他：「岑天楓是否中了冷槍？」

「不……」夏維說，「沒有外人能够闖入我們警方的警戒範圍。又何來冷槍。」

「然則，他爲甚麼會突然倒下來？」

「可能心臟病突發。但詳細情形必須經過解剖才知道。」

「你打算到那兒去？」

「找侯律師。」夏維回頭對阿生說：「隊長，請你跟我一齊去好嗎？」

夏維很少這樣稱呼阿生的，但這時他絕對不似是開玩笑。

阿生道：「辛尼呢？」

「我要他留下來等候解剖報告。」夏維說着，已把他座駕車後面的車門拉開，示意阿生上車。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又與夏維探長是多年好朋友，明知他有衆多的下屬，別說找個人作伴，找十個，一百個也有。

看情形夏維是別有用心的。因此呂偉良對阿生說：「你陪探長走吧，車子暫時交我代你保管。」

阿生也意會到夏探長有話要對他說。於是他坐上了探長的汽車。

夏維也坐到他身旁來，然後對他的司機說：「把車子開到侯律師家中去！」

司機也是一名高級助手，答應了一聲，立卽把車子開返市區。

阿生說：「你又弄什麼玄虛？探長先生。」

夏維道：「阿生，有件事，你必須合作。」

「什麼事？」

「你也眼見出了事，但這是無法阻止的，如果要追究到責任問題，只怕我又要花費一番唇舌。因此，我準備說成岑天楓自己跑到永別亭去，警方只是暗裏跟踪。大概你也明白：侯律師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傢伙。」

阿生笑道：「你是探長，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好了。」

「但你是國際特警組的隊長，將來你的口供比任何人更爲重要。」

「師父也說過，說謊未必是一件壞事，你認爲這樣對你辦案有帮助，我不妨試試說謊。」

夏維探長含笑拍拍阿生的肩膊：「眞是名師出高徒，我早已看出你是個了不起的小夥子。」

車子最後停下來，這是一幢花園洋房，也就是侯律師的住宅。

夏維探長叫阿生留下來，他則帶同那位任司機的探員入內拜訪侯律師。

時間已經將近十一時正。

侯律師還沒有睡，他在客廳裏接見夏維探長。

夏維約畧把岑天楓出事的經過說了，其中當然有些情節更改了。

侯律師意外地吃了一驚：「怎麼，你們警方不是一直派人保護他嗎？」

「是的，不怕對你說，警方的目的不但爲了預防他逃走，也爲了担心他被殺。」夏維說，「但是，閣下一向與本市警方十分合作，聲譽也好，要不是爲了尊重你，我們根本無理由准他保釋出外候審。想不到現在就偏偏出了事；爲了使到案情大白，到了這時候，大概閣下亦無須再隱瞞事實了。」

侯律師面色一沉：「你以爲我隱瞞了什麼事實？」

夏維探長呆了一呆，他知道吃律師這行飯的人，都是靠動腦筋的，萬一有什麼錯處給對方拿着，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夏維說道：「在岑天楓未死之前曾對我們的人說，他並沒有聘請閣下，然則，顯然有人在幕後爲他活動；這個人如果是死者的親人，自然一點奇怪也沒有。萬一他就是要殺岑天楓的人，那就等於說：閣下已經被人利用了。」

侯律師笑了笑，說道：「你不要以爲律師只知道賺錢，我們也有我們的道德觀念，何況，除了個人聲譽之外，還有公會從旁監視。現在我還未知道實情如何，恕我無可奉告。等我到醫院看過了之後再找你談好不好？」

夏維沒有辦法，只有告辭了。

阿生看見夏維垂頭喪氣地回到汽車裏，忍不住笑道：「毫無收穫，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夏維說着，已示意探員把車子開走。

阿生說道：「從你的面色就不難找出答案來。」

「他遲早要說的！」

「只怕當他充份合作時，下一個又不知輪到誰倒霉。」阿生說，「過去我跟我師父從來不肯循正軌辦事，就是因爲太過費時失事。」

「下一個——是的，下一個該輪到誰？」夏維不禁吃驚地叫了起來。

阿生說：「根據我師父所知，明天便輪到富商郝大尙。」

「郝大尙？」夏維忽然又對司機說：「把車子開往貴族路。」

阿生笑道：「你以爲郝大尙會承認收到閻王請帖的事嗎？」

「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到他不承認的。」夏維說道，「除非他拿自己的性命去開玩笑。」

探員把車子開往貴族道郝大尚的住宅。這間花園洋房林愛莉曾經來過了。夏維走到門前，向看門人表示了身份，要求會見郝大尚。

看門人大約在三分鐘之後再出現在鐵閘後面，出乎意外地，將大門打開，請夏維入內。

郝大尚看來正準備就寢，他首先向探長表示歉意，來不及更衣，只能穿睡服會客。

夏維笑道：「我不是斤斤計較的人，此行目的只是送個不幸的消息來。」

郝大尚面色一沉：「什麼消息？」

「閻王請帖的一位收帖人——岑天楓剛剛在不久之前死了。」夏維說話的時候，非常留心對方的反應！

郝大尚呆了一呆，又極力令到自己鎮定下來，說道：「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夏維說道：「郝先生，事到如今，我看大家都不該浪費時間了。據我知，閣下不但收到同樣請帖，而且，日期還是明天的。」

「嗯……」

「其實，我也只是多嘴問句，你當然可以否認的，問題却是：除了警方之外，只怕沒有人可以保護你。」

「探長先生，你不知聽了誰的話，我根本……」

郝大尚話猶未定，裏面就有個老太婆出來，她的出現令到夏維和郝大尚均感愕然！

這老太婆並非別人，正是郝大尚的母親郝老太。

郝老太蹣顫顫地握住拐杖，挽住一串佛珠，由一名女工人摻扶着出來。

郝大尚立卽起來過去扶住她：「媽，怎麼你還不睡？已經深夜了。」

「唉！叫我怎麼睡得着？」郝老太說，「明天便是十二日了。」

夏維探長立刻打蛇隨棍上，說道：「老太，十二日又怎麼樣？」

「問他吧！」郝老太瞪了她兒子一眼：「大尚，你以爲我什麼都不知道嗎？其實我比誰都清楚，你還不快些把那張請帖拿來給探長看？」

郝大尚表情尷尬：「什麼請帖？」

「還裝蒜麼？」郝老太說，「我知道那請帖的事了。」

「是的，郝先生，我又不是新聞界，你何必担心傳了出去？」夏維探長道：「其實我也只是一番好意，你沒有理由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郝老太含淚嘆道：「我長年唸經拜佛，無非爲求家宅平安，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大尚，難得探長這麼關心我們，你爲什麼要隱瞞？」

郝大尚也長嘆一聲，道：「媽，其實警方也保護不了我的。但你既然這麼說，我也只好依你的說話去做。」

郝大尚回頭對夏維說：「探長，不錯，我前兩天的確收到了一張古怪的請帖，就是所謂『閻王請帖』，這件事看來實在很無稽……」

「其實一點也不無稽。」夏維立卽說道：「至今爲止，已經有兩個人被害。」

「但死去的人，都是幹着非法勾當的，而我却是個正當商人。」郝大尚又說：「假如你肯守秘密，我可以把請帖交出。你也知道，報界的朋友有時口不擇言的，他們知道了可能不大方便。」

「這件事我可以通知公共關係科，你是社會名流，也許可以掩蓋得住的。」夏維心裏想：先看看那份請帖再說。

郝大尚果然入內將請帖取來。

就在郝大尚離開客廳的刹那間，郝老太神神秘秘地對夏維說：「探長，大尚本來不想我爲他担心，但是，有位小姐向我用電話告密，她勸我求警方保護，因爲她不忍心看見我這獨子喪生在壞人手上。唉！那位小姐眞好心腸，就是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誰。否則，我一定要好好多謝她！」

夏維雖然沒有說出來，却幾乎可以肯定，那女子一定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林愛莉是無意中發現此事的，但想不到，原來收到「閻王請帖」的人還有這許多。

郝大尚把那份請帖交到夏維手上，然後交代收到請帖的經過，但是他却沒有勇氣說出過去的一切，以及與金牙海等人的關係。

不過，郝大尚等人的往事，已經由阿生口中向警方交代了。

阿生是由呂偉良那兒知道的，他對辛尼說了，辛尼自然會對夏維說的。

夏維問道：「你可有沙狄的消息？」

「沙狄？」郝大尚呆了一呆，他眞想不到夏維也會提及這名字。

「是的。」夏維說道：「沙狄失踪了二十多年，我以爲你會有他的消息。」

「沒有，我絕對沒有他的消息。」郝大尚心裏已經感到不妙。

郝老太問道：「誰是沙狄？」

郝大尚忙說：「我的一位舊朋友，但我已經多年沒有見過他了。」

「他是不是通緝犯？探長。」郝老太毫不放鬆地問。

郝大尚急忙向夏維遞眼色，阻止他說下去。夏維也不爲已甚，笑道：「不！只是隨便問問。我提及的人你以爲全是壞人嗎？」

「老實說，大尚這幾天以來神色非常不安。」郝老太又說：「探長，請你帮帮忙。我只有這個兒子，萬一他有什麼事，我也活不了。」

「他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吧！」夏維探長站了起來，表示告辭了。

郝大尚乘機送客。

夏維趁住他陪着自己走出來的時候，低聲說道：「爲避免老人家嚕囌，我不會令你難堪，但，回頭你必須與我們取得連絡！」

郝大尚無可奈何地說：「好吧，一切只好依你的話去做！」

夏維終於帶着那張請帖離開了郝家。回到汽車裏，夏維把情形對阿生說了，阿生也覺得郝老太所講的告密的人，就是林愛莉。

夏維與阿生回到警局裏。

在探長室當値的一名探員對他說：「探長，解剖報告已經送來了。」

夏維看了那份報告之後，對阿生說：「眞奇怪，岑天楓並非心臟病發，而是中

了毒針致命的。」

「毒針？」阿生也感到驚奇不已：「到底是什麼毒針？」

「醫官只證明他的身體肌肉組織裏有毒液滲入，致死原因可能就在這裏。」夏維又說：「報告書說他的心臟正常，這當然不是心臟病。」

「那豈不是說：有人闖入你們警方的警戒範圍之內麼？」阿生說道。

夏維探長面色一沉，立卽召來他的一名心腹助手，不知對他附耳說了些甚麼，只見那助手帶了一名探員退出了探長室。

夏維回頭又問當値探員：「報告送來了多久？」

「還不足五分鐘，探長你就回來了。」那探員說，「我看那醫官可能還未走，報告是他親手交入來的。」

夏維又令人把陳醫官請來。

阿生本來可以走了，但他想打電話找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所以跟隨夏維入來，想不到一份驗屍報告又引起了他的興趣。

不久之後，陳醫官進入探長辦公室。

夏維請他坐了下來，問道：「那是甚麼毒藥？陳醫官？」

陳醫官苦笑道：「坦白說，至今我仍無法找出答案，只知道那是一種可以令到一個人致死的毒藥，我已將一些肌肉割了回來，準備化驗。」

夏維笑了笑，他知道陳醫官經驗豐富，他不能解答的問題，相信一般醫生更難以解答。

阿生插嘴問道：「是不是山埃或者砒霜之類？」

陳醫官苦笑搖頭：「不！那些毒藥騙不了我的，我一生的經驗中，從未見過這種毒藥。」

「是不是十分劇烈的？」夏維問。

「不！只是他的咽喉瘀黑了一大塊，這是令他窒息的原因之一。」陳醫官說。

夏維又問：「會不會是事發前不久被人發射了毒針？」

「也無法肯定，只是皮膚有針孔，裏面肌肉組織已被毒素所破壞，至於時間多久，我還要進一步研究。」陳醫官說。

阿生問道：「找到了毒針嗎？」

「沒有。」陳醫官道：「但憑我經驗，那是毒針所刺的。」

夏維說道：「陳醫官經驗十分豐富，經他解剖的屍體，足有三百具以上。」

陳醫官却說：「我也不是神仙，有時難免也有錯的，此外我還要依靠警方化驗室的儀器，以及其他同事的合作。」

這時候，忽然有個探員走進來對夏維說：「探長，有個姓郝的要見你！」

「帶他到會客室等我。」夏維回頭對陳醫官說：「謝謝你，有甚麼新發現，請及時通知一聲。」

陳醫官走了。

阿生坐在那裏打電話。

夏維則到會客室去，那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不久之前才拜訪過的郝大尚。

郝大尚說道：「眞不好意思，爲了怕老人家担心，我對你似乎不够坦白。」

「不要緊，我已了解到你的矛盾心情。」夏維說道：「你能迅速來找我，證明你仍不愧是個明白事理的人，現在你可以說你想說的話了。」

「你能說出沙狄的名字，大概你也知道我們醉八仙的事了。」郝大尚說，「其實那是過去的事，我不想多說了，但你今晚忽然提及沙狄這個人，我相信一定多少也有點作用。」

「是的，那次你們雖然沒有得手，但我們警方也有存案。」夏維說道，「根據檔案記載，當年你們是幪面行事的，弄得警方束手無策。」

郝大尚呆了一陣，怔怔地問：「爲甚麼你說我們沒有得手？」

「難道是否得手，連你們自己也不知道嗎？」夏維說道。

「老實說，我們一直以爲贓物在沙狄的手上。」

「如果在他的手上，他爲甚麼又會回來找你們？」

「你怎麼知道是他？」

「我只是這樣猜想。」

郝大尚嘆氣說：「你現在可以拘捕我了。」

夏維出奇地說：「我爲甚麼要拘捕你呢？」

「因爲我是當年八大盜之一啊！」

夏維探長忍不住笑道：「不怕對你說，這件事，警方並無存案，我剛才只是試試你。」

「但是，你似乎知得十分清楚。」

「你騙不了我的，我的綫人多得很，情報自然十分準確。」

其實一切都是辛尼說的，岑天楓中了呂偉良的計，使他不打自招。

郝大尚後悔不及，忙說道：「我當年並不主張做這件事……」

「你不必多說了。」夏維不待他說完，就爭先說道：「我無意追究往事，只想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沙狄這個人。」

「如果我有辦法找到他，亦無須漏夜來找你了，探長。」

「然則，你打算怎樣做？」

「我打算明天秘密離開本市。」郝大尚道：「如果你認爲無須拘捕我的話。」

「你要到那兒去？」

「我還未決定，但我有外國護照，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的。」

「但是，我担心你會有危險。」

「我覺得留在本市更加危險。」

「那不過表示你對我們警方缺乏信心。」夏維探長說道。

「不！不！你千萬不可誤會。」郝大尚說，「其實以警方的力量來保護我，當然不成問題，但是我想：如果我突然之間失了踪，同樣可以令到對方無從捉摸。不過，即使我離開本市，仍有我的母親和家人，他們仍須依賴警方的保護，所以，我特來向你致意。」

夏維說：「請你聽我講，那個自稱『閻王』的人是個高手，他不會糊塗到連你離開本市也不知道的。萬一他存心非要置你於死地不可，你豈不是有可能害死更多人？舉個例，假如他已偵知你將乘搭班機飛離本市的話，爲了殺你，說不定會將炸彈放在行李內，讓飛機在半空中爆炸。」

「你越說越可怕了，探長。」

夏維說道：「我並非嚇你，事實上確有這個可能的，所以，我以爲你不如留下來，只要你簽個字申請，我立刻就可以依正手續，派出探員去保護你。」

「好吧，就算我要走，也要明天才走。但是，今晚我已感到岌岌可危。」

於是夏維把郝大尙帶到他的辦公室去，這時阿生已經走了。

阿生已用電話跟他師父呂偉良取得連絡，原來呂偉良已返家睡覺去了。

夏維探長依正常手續，派出一名探員陪着郝大尙返家去。

這時候，一名探目把一男一女帶進來，他們就是最先接觸岑天楓的人——男探目和女探員。原來剛才夏維與助手耳語一番，就是爲了傳訊這兩個人。

說他們是兇手，那是毫無根據的，但由於他們最早接觸死者，夏維必須了解當時的情形，例如當時有沒有人比他們更早接近死者，以及有沒有可疑人物在附近出現等等。

雖然夏維當時亦在附近用無綫電通話機與他們連絡，畢竟沒有目睹當時情形。

二位警探一一說了，他們當時並未發覺死者喉部中了毒針，只知他神色不安。

由於陳醫官那一番說話，使到仍在現場澈夜搜索的探隊，依靠强烈的照明工具，企圖把那枚毒針找到。

另一組探員則在醫院殮房中，以及屍體到過的地方找尋。

但是，足足找了一晚依舊一無所獲。

岑天楓的死訊成爲翌日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

由於他是一個待判的犯人，因此更加惹人注意，更加上那張閻王請帖，於是市民們的話題更多了。

有些報章甚至把「閻王」渲染得有聲有色，更有些神通廣大的記者在報導中暗示，若干富人名流亦接獲「閻王請帖」。

一時之間，這件事竟然轟動全市，有些神經敏感的人偶然瞥見信箱中有信，就不禁打了一個寒慄……因爲他們不知道那到底會不會是一張催命的「閻王請帖」。

死神召喚　避無可避

警方的注意力集中在郝大尙的身上，他已被夏維探長勸服，暫時不要離開本市，甚至不要離開家門半步，拒絕接見任何人客和親友，以防不測。

郝大尙雖然心驚胆戰，也沒有辦法，明知警方已派人在戶內戶外保護，他仍然不放心，私自還從保鏢社請來一批私家保鏢。

夏維探長極力反對他這樣做，因爲那些私家保鏢最易出毛病，但郝大尙堅持要這樣做，也沒有辦法。

越是接近黃昏，郝家的人便越加心情緊張，只要黑夜一來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誰也不知道「閻王」甚麼時候會出現，也許他已潛入郝家之內，混在保鏢的行列之中。

入黑之後，警方人員無不心情緊張，他們不能目睹一位在保護中的名流突然死亡！

高級警探甚至要求郝大尙留在裝有空氣調節的房間之內，連窗門也不打開，由保鏢社請回來的私家保鏢們，只奉派巡視宅內各處，他們也不准靠近郝大尙臥室。

這種極端嚴密的保安措施，照理是萬無一失的。

郝大尙收到的「閻王請帖」在警方手上，上面的日期是當日——十二日的，時間則在晚間十二時正，這種安排到底憑甚麼？警方莫明其妙，命理學家則認爲：可能是郝大尙本人的氣數已盡！

郝宅內外一片緊張，有些消息靈通的記者，已聞風而至。

警探們不想現身干涉，於是由郝大尙聘來的私家保鏢可以大派用場了，他們向記者們擋駕，使到戶內戶外的警探不必出現人前。

在這種情形底下，照理「閻王」是不會冒險出現的，但是，有了「永別亭」那一次的經驗，警探們一點也不敢鬆懈。

郝大尙過去曾千辛萬苦地想盡辦法出風頭，但現在他可以不費分文，風頭大可出盡時，他却偏偏躲着不敢出來了。

時屆午夜，夏維探長也表現得一派緊張，他駕車趕到郝家來親自視察了一遍。

這時不少記者已紛紛離去，附近顯得較爲靜寂。

現場的警探向夏維報告，一切並無異狀，但是夏維仍不放心，進了郝宅，直入郝大尙的睡房。

這時郝大尙雖然倦極，却是無法睡得入眼。

郝太太陪着丈夫在房內看電影雜誌，對探長的造訪香閨，雖覺有些尷尬，也明知這是人家關心自己丈夫的一種表現。

郝大尙安然無恙。

夏維探長下意識地看看腕表，午夜十一時五十分了。

郝大尙收到的「閻王請帖」是午夜十二時正的，那就是：還有十分鐘！

十分鐘之內，「閻王」能取去郝大尙的性命嗎？夏維感到有些懷疑，除非他用迫擊炮向這裏發射炮彈，或者用飛機轟炸……否則，相信他會無所施其技！

雖然有過兩宗「閻王請帖」案件爲例，死者從不超過請帖上書明的時間死亡，但是，夏維探長仍然担心「閻王」在無機可乘之時，會在「限定死亡時間」之後才動手。因此，決定通宵派人保護郝大尙。

郝大尙的心情自然不同了，他見過有兩個故友出了事之後，難免有點心虛，甚至對夏維也有些懷疑起來了。

時間越是迫近午夜十二時，各人心情便越緊張，好像時鐘一指正十二時便有一顆計時炸彈一樣。

郝大尙不斷看時間，郝太太緊張得不斷咬手指，郝老太太一直在裏面齋堂念經祈求。

夏維探長覺得只是一場虛驚，忍不住對那郝大尙笑道：「除非那位閻王是隱形的，否則不可能進入這裏半步，又如何動手？」

豈料話猶未完，外面驀地傳來「轟隆」一聲巨响，好像有一顆數百磅的炸彈在宅外爆炸一樣，連室內的窗戶也被震得格格作响！

心理上飽受威脅的郝大尙，彷彿面臨

世界末日，差點昏迷過去……

郝太太嚇得衝過來緊緊擁抱着她的丈夫。

郝老太急忙由後面齋堂跑出來，高聲呼叫着她兒子的乳名……

戶內戶外的警探們紛紛拔槍戒備，以防不測……

夏維探長經驗老到，在這一刹那間竟然無動於中似的。

他一邊安慰郝氏夫婦，一邊緊守房門，同時通知房門外的探員不准任何人接近這裏，偏偏這時候郝老太太硬要入來看看她的兒子。

夏維探長當然要例外的，但是那名伺候老太婆的女工人，却不准入房。

外面的警探一片忙亂，只是私家保鏢們却緊守崗位，不敢離開宅院半步。

街上烟霧瀰漫，據說是一條煤氣喉突然爆炸，煤氣公司和消防人員，正趕來搶救……

不久之前離去的記者羣，聞訊紛紛趕來，大家都以爲這是一項預謀。

夏維探長在獲悉眞相後，才把宅內的防衞交由探員負責，他跑到街外查究。

煤氣喉爆炸是常見的事，尤其是這個都市的公共事業只知拚命賺錢，甚麼安全措施向來就是得過且過，管理當局更是視人命爲兒戲，否則又怎會發生鬧市中心的百貨公司傷亡百多二百人的大慘劇？

其實這個都市的笑話也不限於煤氣，煤氣街喉爆炸，室內爆炸已見怪不怪，更怪的是新樓倒塌，有裂痕而須要重建等等，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這個市政府官員之荒唐與胡塗，亦可見一斑！

問題却是爲甚麼煤氣街喉會揀着這個要命的時候爆炸？

消防人員與煤氣工人搶救下，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起碼沒有人傷亡！

細查之下，並無被人破壞的痕跡，只是街喉太過陳舊——這原是當地公共事業的一大特色，即如由外國購回來的陳舊巴士，噴一噴彩油之後，繼續行走市面，結果失事撞毀，傷人，焚燒，死火等等，層出不窮，又有誰去查究？

陳舊的東西隨時都會出毛病，只不過太湊巧了，於是引來一場虛驚而已。

夏維探長有點啼笑皆非。

就在這一刹那間，夏維忽然連想到：會不會有人乘機混了入去？

他匆匆重返屋內，果然看見屋內一片混亂，不禁大吃一驚……

一名探員手上取住一包東西由房內奔出，跑到花園裏來。

夏維探長看見他神色緊張，不禁高聲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那探員放下那包東西在花園中一個水池內，高聲答夏維探長：「可能是計時炸彈……」

夏維這一驚非同小可，在警衞森嚴之下，怎麼會給人放進一顆計時炸彈？

與此同時，郝太太也由裏面且叫且走的奔出來，把夏維探長和一些警探嚇得呆住了……

夏維過去截停她問道：「郝太太，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剛才那包東西呢？」郝太太問道。

夏維探長這才知道她要制止那探員的行動。

郝太太啼笑皆非地道：「那是一個新

買回來的鬧鐘，你們怎麼會把它投入水中去的？」

探員呆了一陣。

他向夏維解釋道：「探長，不關我事，是郝先生突然在房間裏驚叫起來，我衝入去查看時，他交給我這包裹，說是計時炸彈，我當時聽到『的嗒的嗒』的聲響，更加不會懷疑，所以……」

夏維仍然半信半疑，回頭問郝太太：「鬧鐘是你買回來的嗎？」

「是的，探長。」郝太太說。

「你甚麼時候買回來的？」

「今天。」

「為甚麼你把它包住？」

「唉！我今天忙透了，剛返到家裏，看見大批警方人員和私家保鏢走動，一時間竟然忘記把它拆開，就此放在抽屜中。剛才大尙給門外的爆炸聲嚇出一額大汗，拉開抽屜取手抹抹汗時，無意中看見了，大概也是聽見那『的嗒的嗒』的聲音才會震驚起來吧？」

「為甚麼你偏偏要在今天才購回一個新的鬧鐘？」

郝太太解釋道：「我房間的鬧鐘舊了，時快時慢，由於今夜十二時是個要命的時刻，我覺得時間對我十分重要，所以才想起要買個準確的新鐘，想不到……」

豈料話猶未完，屋內有個探員匆匆走出來，示意探長入內。

郝太太暗吃一驚，難免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經發生！立即跟了入去！

夏維探長三步併作兩步入到屋內，一名探長助手正在房門口外面，握住一個電話聽筒，傾耳細聽。

那電話是警方臨時安裝的，方便偷聽外間打來給郝大尙的電話。因為郝大尙有個電話設在睡房之內，警方在房門外設置一具可以同時接聽的電話，便到房內房外可以互相照應！

助手悄悄把聽筒交給夏探長，探員們則示意各人切勿作聲，以免驚動對方！

對方是個男子。

他道：「你死期本來已經到了，看在你母親一片善心，念經拜佛的份上，讓你多活幾天吧！趁這期間，你也好利用有限的時間多做點善事，立下遺囑，好好的安頓一切！」

夏維猛打手勢，示意正在房間內接聽的郝大尙，要他拖延下去，只要多拖延一點時間，警方就可以找出電話來源！

郝大尙於是問道：「你到底是誰？我與你無冤無仇，你何必這樣迫我？」

那男子格格大笑道：「無冤無仇？如果無緣無故，我為甚麼不去找別個？偏要找你呢？」

「你是不是沙狄？」

「你猜猜好了！」

「我知道你是沙狄。」郝大尙又道：「沙狄，讓我們談談好嗎？」

「沒有甚麼好談的，閻王要你三更死，你休想活到五更天！郝大尙，你死期已到，只是你老媽子為你續壽而已，但也續不了幾天，等着瞧吧！」

郝大尙還想引他說下去，但是，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

夏維探長大感失望，他知道憑這短促的時間，警方很難把對方擒獲，因為查出電話來源後，警探還得及時趕到那兒去捉人。

如果對方是有經驗的，這時候已遠離電話之所在。

「沙狄！他一定是沙狄！」郝大尙歇斯底里地高聲叫了起來！

夏維把各人叫出房外，只由他陪着郝大尙。

夏維說道：「現在這裏只有我和你，你想我們擒獲沙狄嗎？」

「當然。」郝大尙說。

「那麼，坦白說出以往的一切，讓我派人把沙狄找出來。」

「我都說過了，沙狄是我們舊日的朋友。」

「說說那次你們打劫的事吧！」

郝大尙吶吶地道：「那些事情何必再提？當晚我們喝醉了。」

「你小心聽着，這次我並非存心翻舊案，只是為了救你！」

「我知道的，探長。」

「那你該坦白地說出一切，這對我們大家都好，否則我無從下手！」

郝大尙道：「其實當時我們並未得手，便匆匆忙忙的四下裏奔逃。事後我們不見了沙狄，以為他被擒獲，但查過他並未落網，我們便認為他獨自把贓物佔有。」

夏維緊束雙眉道：「如果像你所說，他為甚麼還會回來逐一取去你們的命？」

「這才叫人難明。」

「但是，這件事明顯地跟你們『醉八仙』有關。」

郝大尙愁眉苦臉地道：「是的，我和其他二名已遭毒手的死者，都是昔日『醉八仙』的成員之一。」

「他會不會以為你們其他七個人侵吞了贓物？」

「不會的。我們本來就只是因酒誤事，並非職業劫匪。」郝大尙又道：「事後我們淸醒過來之後，也非常後悔。沙狄的為人我很熟悉，他不會斤斤計較這些不義之財的。」

「本來他如果要算賬的話，該先找你們談談，不該先動手殺人。」

「是的，我也這樣想。」

夏維探長沉思一會，說道：「除此之外，你們還做過甚麼壞事？」

「沒有。」

「你不要以為你做了名流，便不敢說往事，我再三聲明，這次只為了幫你，無意翻舊案。」

「我明白你的好意的，探長，但事實是沒有，如果你還有懷疑，可以去向其他的人查一查。他們包括柯化松等人。」

「我相信你，不用查了。總之，你認為須要向我坦白的時候，便去找我吧！」

夏維看看手表，「時候不早了，大家都須要休息了。」

夏維向郝大尙告辭，宅內大部份警探亦告撤退！只留下由郝大尙請回來的私家保鏢們！

屋外大批警方人員也撤離現場，只有一輛私家車由二名探員駕駛，一直留在現場戒備，以防不測。

看來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但夏維知

道除了郝大尙之外，還有許多人可能遭殺害的，因此，他必須趕緊把「閻王」緝獲歸案！

沙狄的樣子已經由警方專家繪成畫像，那是根據二十多年前「醉八仙」的合映照片作藍本的。所謂專家自然懂得歲月不留人，於是憑他們經驗，想像到二十多年來一個人面孔上的變化，甚至包括了頭髮可能脫落了多少等等。

畫圖又複印成數千副本，分發給探員以及報界，務求把沙狄找來，希望對本案有所幫助。

至於打到郝家去的電話，是由一個電話亭打出的，事後警方却無法找到打電話的人，只好依例印了一些指模存案。

× ×

十三日這一天。

警方的視綫集中在何南明的身上。

何南明是個出入口商人，又是岑天楓案中的主角，但現在岑天楓已經死了。

何南明及不上郝大尙那麼富有，他沒有聘用私家保鏢，但警探們却分別在戶內外把守，使到那座大厦，呈現一片緊張氣氛。

警方所到之處，自然引起新聞界的注意，一經報界渲染，自然引動不少市民的注意。於是「閻王請帖」這件事，登時變成衆所矚目的大新聞。

呂偉良和林愛莉沒有擠到紅木道何南明的家中去，他們只約了阿生到警探部去，參閱一些資料。

阿生是國際特警，自然有權要求看看警方找到的一切資料，何況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夏維辛尼等又是好朋友，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問題却是那些資料幾乎全部是他們已經知道了的。

唯一引起他們興趣的，就是兩次被警方查出的電話，都是由同一個電話亭打出的。

於是林愛莉不禁問：「為什麼要用同一個電話？」

阿生立即向她解釋說：「因為那兒比較僻靜！」

但呂偉良却說道：「那可未必，可能是——」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就頓住了。他立刻示意二人跟他離開了警探部。

阿生熟悉師父的個性，知道他在這刹那之間觸發了靈感，於是立即跟出。

林愛莉却不耐煩地，一邊走一邊問：「到底你想到了一些什麼？」

「那個打電話的人，可能就住在附近。」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向停車的地方，一邊說道。

三個人乘車趕至現場——那座路邊電話亭附近。

出乎意料之外，那兒並無住宅。

向東一邊是公園，向西一邊却是一間大教堂！

呂偉良獃在汽車裏默默沉思，阿生却跑出車外，到電話亭附近巡視。

公園裏有孩子嬉戲，也有靑少年在打球，看來沒有人注意到他們。

林愛莉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她對呂偉良說：「我所認識的陳姑娘，就是在這間教會任職的。」

「什麼陳姑娘？」呂偉良橫瞪她一眼，似乎在怪她擾亂了他的思潮。

林愛莉道：「就是那天我護送她到郝家收取善款的義務秘書。」

眞的是風馬牛不相及！——呂偉良儘管心裏嚕囌，却沒有埋怨出口。

但是，林愛莉仍在喋喋不休地說道：「偉良，你以為這件事會不會與陳姑娘有關？」

呂偉良問道：「陳姑娘是男人還是女人？」

林愛莉道：「你問得出奇，陳姑娘當然是女人。」

「但打電話的是男人——兩次都是男人。」

「犯罪的人最懂得轉移視綫，他們可能是兩個人——一男一女。」

「陳姑娘是教會義務秘書，跟這班敗類又怎麼可以扯得上關係呢？」

「偉良，聽我說，什麼秘書都是人，人難免有恩怨的；說不定他們之間有恩怨。來吧！我們去看看！」林愛莉說着，已推開車門下了車。

呂偉良覺得有點離題萬丈。

阿生過來問道：「你們想到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笑道：「愛莉想進教堂懺悔，你陪陪她吧，阿生。」

阿生明知師父在開玩笑，但終於也陪着林愛莉到教堂去。

留下呂偉良在車子裏獨自沉思。他試把這件事從頭想起！

昔日「醉八仙」可能就是一班盜匪組織，但警方沒有他們的犯罪記錄；看來他們的確只是「偶一為之」，並非經常幹打劫的勾當。情形大概一如今日的阿飛輩——整日遊手好閑，吃喝玩樂，不務正業。

但是，自從那次打劫之後，為什麼不見了「醉八仙」之中的沙狄？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個人侵吞了全部贓物。

但是，警方查過了二十多年前的檔案，當年並沒有一宗劫案是由八個人做的，也沒有人報案；至於他們所講出的地點，早已面目全非——拆舊建新，那家人已不知所蹤了。

這麼說來，應該是「醉八仙」當日的打劫失敗了。否則，沒有理由人家不報警的。

既然全盤失敗，為什麼沙狄又要悄悄躲得無蹤無影呢？

理由之一是：沙狄以為事敗後可能被通緝，偶然的機會令他能悄悄偷渡離開了本市。

另一個可能則是：他厭惡這班豬朋狗友，乘機擺脫了他們。

關於最後一個可能性，有經驗的反黑組探員都會明白，許多靑少年往往是環境所迫，受不住威脅利誘而墮入罪惡深淵。

因此之故，給予初犯罪行的靑少年以自新機會，而設立教養所是必要的；但問題却是一些負責調查背景的官員有時未免太過糊塗，把一些怙惡不悛的壞蛋也納入教養所之內，使到這有意義的地方，變成了「罪惡經驗交流所」。

沒有人敢保證那些調查官員是否為金

錢所引誘，但今日社會治安不靖，引致秩序大亂，他們大概總該檢討一下了。

呂偉良又想到：那自稱「閻王」的人假如就是沙狄的話，他爲什麼要與昔日的「醉八仙」作對？

第一個可能是：其餘七個人，對不起他！

但爲什麼要等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才動手尋仇？

根據警方資料，這班人除了商務旅行，偶然離開本市之外，一直定居本市。當然，岑天楓被遞解出境是例外的。

那就是說：沙狄要報仇雪恨，根本無須等到今時今日。

第二個可能就是：沙狄走投無路，生活無着，迫住向各人借貸，但各人逆了他的意思，而引致沙狄把心一橫！

不過，這個可能性却由於各人不約而同地否認沙狄會向他們借貸，而加以否定了。

然則，「閻王」不應該就是沙狄！——呂偉良最後下了這個結論。

林愛莉和阿生進了教堂好一會兒了，還沒有出來，於是呂偉良也下了車，拄杖入去看看。

這時候，林愛莉正與一位老修女在交談。

陳姑娘還沒有回來，她是義務性質的，所以沒有常規性的上班時間。

林愛莉趁這機會想了解陳姑娘的個人背景，可惜修女無可奉告。

但是，林愛莉在跟修女交談時，却看見阿生悄悄溜了入去教堂附設的福利辦事處裏面去，因此林愛莉覺得必須纏住這位修女。

林愛莉明白到：如果她再東查西問，一定不受歡迎；於是她只好伴作對神學深感興趣，跟修女大談聖經，把對方纏住！

直至到呂偉良拄杖入來，阿生亦已完成了搜查工作，於是三個人才退出了教堂之外。

那位修女還不知道阿生已經搜索過辦事處之內許多文件。

那福利辦事處並非經常有人辦公的，也許經常留守的修女剛剛走開了。

阿生說：「沒有什麼可疑的，我不知道那一張是陳姑娘的辦公桌，但我看她不會留下任何可資參考的綫索。」

呂偉良說道：「當初，愛莉把視綫移到教堂去，我以爲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你同意我的看法了，是不？」林愛莉得意洋洋地笑了一笑。

「是的，我們的看法可能相同，但却未必完全相同。」呂偉良說，「你告訴我，到底你懷疑陳姑娘，是基於那一點？」

「第一，神秘男子兩次利用這個路邊電話亭，事後警方撲到現場都找不到他，可見他有可能就住在附近，然後才會迅速避開……」

林愛莉還未說完，阿生就叫「慢着」，然後又說：「他難道不可以乘坐汽車逃走麼？打完電話之後，只要及時乘坐預備好的汽車，亦一樣可以逃脫。」

「如果照你這麼說，他大可以選擇其他電話亭，爲什麼偏偏要選擇這個？反正他有汽車，每次可以選擇不同的電話亭。」林愛莉說道。

阿生說道：「也許他貪這兒附近沒有人家居住，地處僻靜的緣故。」

「如果講到僻靜，有些地方的電話亭比起這兒更僻更靜。」林愛莉說：「起碼這兒公園有個兒童遊樂場，有個球場，卽使夜間，亦有情侶同遊，其實這兒一點也不算得僻靜。」

呂偉良說道：「我同意了愛莉的推測，那人確有可能就住在附近。」

「現在要談談第二點了。」林愛莉說：「神秘男子兩次利用這個電話，附近既無民居，自然是有可能來自教堂的。」

「其實，第一點與第二點差不多。」呂偉良說道：「最主要一點，你以爲是什麼？」

「讓我想一想！」林愛莉把一隻手指放在腮邊，眨着雙眼，沉思着說：「是不是那個電話？」

「對了，我曾經打過電話給郝大尙，你是知道的。」呂偉良說，「他有一句話很重要，你可知道是那一句嗎？」

「讓我先說！」林愛莉淘氣地說道：「是因爲那男子說，由於他母親做了善事，將他的性命，延長數天，這就是一個破綻。」

呂偉良道：「對了，這就是破綻，因爲郝大尙做善事才登報紙，但郝老太捐款却是靜悄悄的，從未見出過風頭，爲什麼會有人知道？一是陳姑娘向人洩露，二是教會中的工作人員。」

阿生也立卽說道：「是的，情形可能一如你們所預料的一樣。陳姑娘有位男朋友。」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感到驚奇不已，因爲阿生的視綫引領着他們望向教堂門前！

這時候，一輛跑車儎住一男一女停了下來，女的並非別人，正是陳姑娘，至於那男子，身裁高大，樣子也十分英俊。

他們正離開跑車，進入教堂裏面去。

林愛莉喃喃地說：「陳姑娘看來很馴良，她不會殺人的。」

阿生道：「教士亦一樣可以行兇，這有什麼出奇？只要他是人，便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因爲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却是可以演變的。一個善良的人，可能爲環境所迫，變得兇狠；一個敗類有時亦可能受到感化而變爲好人。但後者的機會到底是較少的。」

「是的。」呂偉良說道：「阿生講得不錯，愛莉，我們入去看看。」

三個人於是又離開汽車，重返教堂之內。

陳姑娘雖則有些意外地驚奇，但仍然十分樂意地招呼他們。

那個男子看來不過二十餘歲，他是陳姑娘的朋友。陳姑娘介紹時說：「他是一位記者。」

那男子自我介紹道：「小姓丁，丁龍。是世情報外勤記者，幾位的大名我早已聽過了。」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道：「你不是說，有些事要找陳姑娘談談嗎？如果我們妨碍你，不如我和丁先生到外面去一會。」

林愛莉立卽會意，說道：「那眞對不

起，要委屈幾位了。」

丁龍有點驚奇，但陳姑娘却打眼色給他，示意他跟呂偉良出去。

阿生靜悄悄的，早已不知溜到那兒去了。

陳姑娘等呂偉良和丁龍步出辦事處之後，問林愛莉道：「請問有什麼指教？」

林愛莉差點兒不知道說一些什麼好，她決不能說：我懷疑你和你的男朋友是殺人兇手……這一類說話。

她想了想，終於說道：「關於郝大尙先生的新聞，相信你今天一定從報章上看過了。」

「是的，郝老太那麼善心，我眞替她難過。」陳姑娘說，「我所以這樣說，並非因爲她捐過一筆款項給我們教會，而是這老婦人委實有一個善良的心，儘管她唸經拜佛，信的不是我們的教，但同樣是善良的教，我只有爲她祈禱。」

「陳姑娘，有些事我不該問的，但是，你也許明白我的爲人。」

「是的，好奇心人人都有。你突如其來要找我，要在我未到之前，向古修女查問了許多關於我的背景等等，相信一定有些事情令你感到懷疑。」

「不錯，我本來就不想轉彎抹角，大家開門見山地談談總是好的。我首先想問你：關於郝老太捐款給貴會的事，你有沒有對別人談及？其中當然包括你男朋友在內。」

陳姑娘怔了一怔：「你以爲我中飽私囊嗎？」

「不，絕對不是這意思。」

「我只是義務秘書，每次有人捐款，我除了發給正式收據之外，還登記在案，讓教會當局淸楚了解，從來不敢含糊。」

林愛莉笑道：「你別太神經緊張，我說的並不是金錢上的事，而是關於郝大尙先生方面的。」

「你的意思是：與殺人有關？」

「是的。」林愛莉一派正經地說：「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懷疑兇手是一個認識你的男子。」

陳姑娘呆了一陣，說道：「我在這裏雖然是義務工作，但有時工作的時間頗長，所以認識的人自然很多，其中當然有男有女。不過，老實說，我認識的，大部份是教友，他們都是十分善良的，決不會殺人。」

「你這樣說未免太武斷了，宗教只是一種信仰，一個人精神上的寄託，怎麼可以說凡是教友就必是好人決不犯罪？」

「也許這是我個人的直覺吧，我總覺得，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是壞人。」

「當然，我不敢說你的朋友中有壞人，只是想知道：郝老太捐款的事，除了你必須向教會當局交代之外，你有沒有對其他外人提及？自然包括剛才那位丁先生在內。」

陳姑娘忍不住笑道：「郝老太捐的數目不小，我自然會對許多我所認識的朋友讚許她，小丁是我的朋友，又是記者，自所難免。」

「謝謝你。」林愛莉沉吟道：「也許是我神經過敏，其實可能與你全無關係。但是，兇手爲什麼會知道郝老太做善事的呢？」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郝老太做善事也不是第一次，再加上小丁是記者，也許他在報章上談及過這件事吧。」

「是的，可能正如你所說，小丁會在無意中談及此事，所以知道郝老太做善事的人，不限於這裏的教友。」林愛莉又說：「陳姑娘，阻了你不少時間，請原諒我的唐突。」

「不要客氣，我如果眞能帮助你去捉殺人兇手的話，我一定樂意去做的。」

林愛莉盈盈一笑，與陳姑娘告辭。

這時候，呂偉良與丁龍已走出教堂門外，他旁敲側擊的向丁龍查問了一些問題，又在步下石階時故意跌倒，讓丁龍攙扶他。

呂偉良是個跛子，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因此他摔跤並非奇事，問題是他並無一般跛足的人，而他是聞名一時的「鐵拐俠盜」，武功極之高深，又怎會輕易摔倒？

原來呂偉良這樣做是另有目的的，他要看看丁龍的反應，同時借故扶住他手臂，想不到丁龍反應不但十分迅速，而且還非常好氣力。

呂偉良發覺他的臂胳粗而實，忍不住問道：「閣下似乎也練過了武功？」

「是的，閒來喜歡舉重，射擊等等運動。」丁龍毫不隱瞞地說：「我在飛鏢俱樂部也見過了你和林小姐，還有阿生，最近他似乎很少去那兒玩。」

呂偉良笑道：「是的，最近我也少去那裏。你的槍法一定很準，是不？」

「馬馬虎虎，只是喜歡玩。」丁龍說道，「尤其是近日治安不好，做我們這一行，常常要出外採訪，要不是學多少武藝防身，好容易爲人所乘。」

呂偉良又問道：「你認識陳姑娘多久了？」

「差不多三年。」

「那你當然非常了解她。」

「可以這樣說，她不但熱心於教會工作，對人也是一片誠懇。」

「你們是戀人？」

「是的，不怕對你說我們訂婚了。」

「那我眞要恭喜你，你將有個好妻子。」呂偉良又說，「她在這裏既不受薪，又靠什麼生活？」

「她父親是個珠寶商，家裏有點錢，根本無須她爲生活而担心。」

「珠寶商？」呂偉良怔了一怔！

呂偉良難免想到二十多年前的「醉八仙」，陳姑娘的父親會不會就是當時被「醉八仙」劫過的人？

無論如何，呂偉良覺得這件事越來越接近。他剛想問下去，林愛莉已出來了。他只好與丁龍告辭。獨是不見了阿生。

回到汽車裏，阿生還未見回來。

呂偉良知道阿生可能跑到教堂其他部份去偵查。於是和林愛莉坐到汽車裏去等他。

二人交換着剛才所得的資料，林愛莉也認爲陳姑娘大有可疑之處。

但呂偉良却沉吟道：「如果陳姑娘父親遇劫，當年何故不報警？」

林愛莉道：「你我都是同道中人，難道還不知道有些珠寶是見不得光的麼？例

如走私入口的珠寶，突然被人劫去，如果報警，又如何交代？」

這時候阿生已由教堂橫門出來，回到汽車裏，就對二人說道：「我已查過了，陳姑娘和她的男朋友昨晚很夜才離開這裏。十一點多鐘，丁龍曾離開福利會辦事處，到外面購食物。」

林愛莉喜出望外地說：「我們的假定成爲事實了，陳姑娘要爲父親報仇，指揮男友小丁殺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呂偉良却束着眉梢說：「爲了一些珠寶，二十多年後才去殺幾條人命，這似乎又有些說不通。看來我們必須先去了解一下陳姑娘的家境。」

阿生說：「我已查得陳姑娘的居處，不過，那並非她父母的地址。有件事很奇怪，陳姑娘常常對人說她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但據教會中人說，她是有父母的，只是她與父母意見不合，所以一直搬出來住……」

呂偉良又是一怔：「然則，愛莉所講的『爲父報仇』是不可能的事。甚至丁龍也對我說謊，他說陳姑娘父親是個珠寶商，很有錢的，所以陳姑娘即使義務爲教會工作，生活亦不成問題。」

阿生道：「據我剛才從教堂一名工人處查到的情形却是：陳姑娘是一間小學教師——只教半日，這就是她入息的地方。其餘時間大部份留在教堂內工作。」

「這麼說來，丁龍說謊，陳姑娘也可能說謊，我們還是從她家人方面查一查。」林愛莉說。

「我們分工合作。」呂偉良說，「阿生你去與警方連絡，看看他們有些什麼發現，同時我們也須要丁龍這個人的資料，愛莉，你去陳姑娘的居處查……」

阿生把一本記事册撕下了一頁，說道：「這是陳姑娘所居住的地方。」

林愛莉接過了，納入手袋裏去。

呂偉良又說：「我去找何南明，今天是他的『死期』，如果不得其門而入，就只好去拜會柯化松，你們隨時可以用電話與我連絡，現在我先把你們送到大街上去截街車。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希望慘劇盡可能避免發生，那就好了。」

×　　×

紅木道七一八號九樓A座，這就是何南明所居住的地方。

大批警探在屋內搜索，辛尼亦在場指揮，他們是担心屋內有計時炸彈之類埋藏，屋外有武裝警員把守，把記者羣驅退。照「閻王請帖」的指示，今晚八時正便是何南明的「死期」了。

如果說得迷信點，固然是由於閻王是鬼魂，非到日落之後不會出現，所以凡是閻王發出的請帖，時間都是寫夜間的。

但另一方面說得現實點，則是爲了晚間方便行事，兇手逃走時更爲方便。

辛尼不但令人搜查屋內外，還向隣居進行訪問，此舉顯然是爲了預防兇手會利用隣居行事。

此外，一組探員又在附近較高的樓宇佈置，除了用望遠鏡監視之外，還配備了遠程來福槍。看來警方的照顧是不可謂不周到的。

就在這時候，警員由外面入來向辛尼報告，說是有個手持拐杖的硬要入來。

辛尼探首門外，發覺果然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於是招呼他進來。

呂偉良表示想見見何南明，辛尼低聲說：「他心情萬分緊張，醫生正在爲他診視。」

呂偉良果然看見一個房門關上了。他又問辛尼：「有什麼發現嗎？」

辛尼說道：「暫時沒有，但是，如果兇手有胆出現，相信他也逃不了，因爲我們已佈下了天羅地網。」

「如果我所料不差，兇手一定不會把何南明的死期押後。」

「何以見得？昨天晚上不是試過嗎？當兇手無法下手時，便用電話藉故延期，這不過是阿Q精神，也顯示出他的弱點！我們預測今晚仍是同一情形——延期。」

「你似乎太過輕視了兇手。」呂偉良又低聲問道：「爲何南明診病的醫生可靠嗎？」

辛尼說道：「是他的家庭醫生，很有名氣的，大致上不成問題，甚至隨行的女護士，亦受到暗中調查和監視。」

呂偉良看見房門打開，何太太正陪着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出來。

辛尼過去招呼他們，並介紹認識呂偉良，其實何太太早已知道這位就是「鐵拐俠盜」。

醫生對辛尼說：「他的神經緊張，根本沒有事，我已讓他服了鎮靜劑。」

何太太也說：「多得大家如此關心我丈夫，尤其是警方的大恩大德，更令我沒齒難忘。」

呂偉良還未答話，辛尼就說：「這是我們警方的責任，我們有責任保護每一個善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的。」

一輪官腔之後，醫生走了。

何南明這時由房內出來，手上拿着一些紙張文件，交給辛尼：「這是江强私家偵探社交來的初步資料，我拜託過他代查請帖來源。但他今天派人送了這份資料來之後對我說：由於警方接辦此案，他認爲無須再花錢請他。因此這些也是免費。」

辛尼接過文件細閱，江强指出：郵寄的「閻王請帖」之上，除了何南明的指紋之外未見有別人的指紋，這是罕見的。

一般來說，起碼也該有印刷技工的指紋才對。

至於郵寄地點，投郵處應該是東區。

此外，這些請帖可能是用小型手搖機印刷的，這是相當的舊式印刷工具，一般只有小型工場才會採用。

最常見利用這些小型印刷機的，便是路邊那些代客印製「姓名咭片」的攤檔。

江强偵探社的規模極大，探員衆多，設備亦十分齊全。但是，要把上述這些零碎的小資料搜集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居然免費贈送，可見江强也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人。

資料雖零碎，但對警方却相當重要。

辛尼立即派人去一些路邊攤檔調查，看看有沒有人代印過這些「閻王請帖」。

呂偉良却要求跟何南明交談，他要了解這個人過去的一切，包括「醉八仙」時代的往事，以及那次打刧的前前後後的情形。

何南明不大願意談往事，呂偉良實在也無可奈何。

呂偉良離去時，何太太表示要出外購物，辛尼沒有意見。

呂偉良陪着何太太落電梯時，何太太却對他說道：「呂俠士，我其實並沒有什麼東西要買，只想向你提供一些綫索。剛才何南明不敢對你和警方的人說，但對我也是最近才坦白說出的，我希望對你找出兇手可能有點幫助。這些事說出來也眞的是難以啓齒，但我知道閣下是一位正人君子，我也幾十歲了，但求能把兇徒找到，別讓他傷害我丈夫，我什麼也不計較。」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二十多年前，我丈夫當時年青糊塗，混上了一班猪朋狗友，常常聚在一起飲酒胡鬧，結果，他們做了一件傷天害理的事。」

電梯轉眼已落到樓下，呂偉良陪着她在街上慢慢的走着，同時說道：「他們刼了一個珠寶商，是不？」

「不！如果單是刼珠寶，又怎麼會叫我爲難情？」何太太說，「他們除了刼珠寶之外，還輪姦了兩母女！你說，這是多麼傷天害理的事？但是，當時他們八個人都血氣方剛，又喝醉了酒。唉！不過無論如何，這都是不值得原諒的事。」

「何太太，你確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呂偉良又問：「他有沒有記得當時的事主是姓什麼的？」

「沒有。他沒有說。」

「後來，一個叫沙狄的，失了踪，是不？」

「是的。」何太太道，「由於突然之間有人闖回來，他們恐事敗，紛紛逃走。事後發覺珠寶可能在沙狄那裏，但沙狄却失了踪。」

呂偉良覺得，這確是重要關鍵之一。一雙受辱的母女，會不會就是陳姑娘？

不，陳姑娘只有二十歲左右，那時候她可能還未出世呢。——呂偉良想深一層，就差點笑了起來！

何太太又說：「我所說的話，你最好別向警方提及，否則給報紙刋登出來，我也沒有面目見人了。」

「何太太，你放心，我會自己去查，不會對警方說的。」

「你以爲有用嗎？」

「這些資料十分重要。」

「那麼，我眞希望你能及時制止兇徒殺我丈夫。」

「我會盡力而爲的。何太太再見！」

呂偉良說着，與何太太揮揮手，回到自己的汽車裏來了。

他所以急急回到自己的汽車裏來，是由於當他走到附近行人道時，隱約聽到一陣電話鈴聲——那是他汽車中裝置的無綫電話。

呂偉良匆匆拿起聽筒對方是林愛莉。

「你發現了一些什麼？」林愛莉問。

「先說你那邊的情形。」呂偉良道。

「包租的二房東證實陳姑娘的身世，大致與阿生所查到的一樣。」林愛莉道，「尤其最合理的，便是陳姑娘有後母，這正是導致她離開家庭的主要原因之一。」

「她有姐姐嗎？」

「二房東就說沒有，她是父親的獨女，所以她父親時時派人悄悄送錢來，不讓後母知道。」

「這麼說來，與我們的新綫索又不符合。」呂偉良嘆了一口氣！

「你有什麼新綫索？」

「見面再談吧。」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已將車子開動，他說：「我現在要再到教堂去一次，回頭我們再連絡吧。」

呂偉良掛了電話，立即發覺行人道上有人向他高聲招呼！

那是他的好朋友私家偵探江强。

江强坐上車來，問道：「往那兒去？可以送我一程嗎？大俠士。」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呂偉良緩緩把車子開動，一邊問道。

「去你打算去的地方。」

「你說什麼？」

「我原是打算偵查何南明夫婦的，但剛才我見你和何太太談得十分親切，又接聽了一個無綫電話，然後匆匆開車離去，我想，你要去的地方，也就是我想去的地方了。」江强笑道。

呂偉良忍不住說道：「你不是放手了嗎？」

「不！我只是以退爲進，其實我一直對這件事有興趣，希望知道那位『閻王』是誰。」

呂偉良於是在趕往教堂途中，把偵查所得，對江强說了。

江强沉吟道：「今晚八時正，他要殺死何南明，但何氏夫婦已有警方保護，我們何不悄悄監視，不動聲息，看他們有何動靜？這樣便不必打草驚蛇。」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這辦法本來不錯，但我沒有這麼耐性，何況現在到今夜八時，還有好長一段時間呢。」

江强說道：「那就交給我吧！現在請借用你的無綫電話。」

「隨便用好了。」

江强致電偵探社，調來二名探員，要他們立即開車到東區教堂來。

呂偉良的車子停下不到十分鐘，江强偵探社的探員也來了。

他們正待招呼，教堂內就有一男一女併肩而出，他們正是陳姑娘和丁龍二人。呂偉良向江强交代過之後，便見到二人登上丁龍的跑車離去。

呂偉良開車跟踪，江强的二名探員亦開車自後跟來。

丁龍的汽車在一間學校門口停下來，讓陳姑娘下了車之後，又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於是對江强說：「一切交給你了。」

江强對一名探員說：「你留下來，跟踪和監視那位陳姑娘。」然後又對另一名探員說：「你開車跟踪那個叫丁龍的記者，回頭我會再派人來協助你們！」

一名探員開車追踪丁龍去了。江强再致電他的總部調人來協助一切。看他的部署好像陳姑娘和丁龍二人就是眞兇似的！

×　　×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同在一起進晚餐，飯後是已入黑時份了。

阿生一看腕表：「七點了！我要到何南明那兒看看。」

林愛莉也說：「如果丁龍他們有問題，這個時候該有所行動了。」

呂偉良結了賬，開車載林愛莉到教堂對面的馬路旁邊。阿生却獨自去了紅木道何宅。江强和他的手下一直守候在東區教堂附近。據說，陳姑娘和丁龍又在裏面工作，至今仍未出來。

江强坐到呂偉良的車子裏來，說道：「我的探員已揀着他們沒有注意的時候，在他們的衣服上噴了一些特製的藥液，這些東西表面看不出什麼，但是，在我們配備的紅外光儀器注視下，便是一種夜光劑，因此，即使他們偷偷摸摸的溜出教堂，還是逃不過我們人員的監視。」

「你的確想得周到。」呂偉良說。「但根據我們三個人把資料集中研究之後，又覺得他們未必是兇手。第一，陳姑娘沒有兄弟姊妹，母親數年前因病身故後，父親娶了現在這後母，因意見不合，她才來自己謀生。單是這點，便與何太太所講的相去甚遠。」

江强道：「何太太的話未必可靠。」

「一個女人，如果沒有這回事，她是不輕易講出這故事的。何南明也沒有理由編個這樣可耻的故事去騙他的妻子。」呂偉良說：「第二，丁龍行爲良好，家境也不錯，他雖然對我說謊，但那無非爲了女友的體面，實在也無可疑之處。」

「但是，我自從今天見過你之後，接手監視他們二人，却有了更多的證據證明此事與他們有關。」江强說。「首先是教堂一名工人證明丁龍昨晚會到電話亭打過電話，時間與我們所知郝大尚接到神秘男子的電話相同。」

「不過，今天我和丁龍談話時，却悄悄錄下了他的聲音。」呂偉良指指他的萬能拐杖。「這裏面有副袖珍的錄音設備。事後我把聲帶交到夏維探長手上，由於他們昨夜也有錄了那神秘男子的電話聲音，經專家鑑定之後，證明並非同一個人。」

「電話中聲音，有時難免有出入。」

「但音質與聲綫的差別，却無法騙得過專家們。」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影在移動，江强立即舉起紅外綫望遠鏡，發覺那是丁龍。一名偵探社的探員也把這種特製望遠鏡交給呂偉良等人應用。果然是看得十分清楚，那人確是丁龍。他衣服上的夜光劑在紅外綫底下閃閃生光。丁龍正步向路邊電話亭，顯然是要打電話。

江强忍不住說：「又是改期的把戲，看來他們只技止於此。何南明大概今晚不必死了……」豈料話猶未完，呂偉良汽車裏的無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呂偉良急忙接聽，那是阿生打來的。阿生說：「紅木道何宅剛剛出了事，據說何南明已死了。」

「他怎樣死的？」呂偉良呆了一陣。

阿生說：「我也不知道，但我現在就要入去看看，只是想及時通知你一聲。」

「好吧，我們現在就來！」呂偉良掛了綫。林愛莉和江强在旁都聽了阿生在電話中的聲音。

他們正在僵呆着的時候，車外突然有個人走過來跟他們招呼。

那人正是丁龍。他出奇地問：「咦，呂俠士，怎麼你會在這裏？」

呂偉良難免有點尷尬，但林愛莉却老實不客氣地問：「丁先生，爲什麼教堂裏有電話你不用，偏要跑到這裏來？」

「你是說，福利會辦事處的電話麼？」丁龍說道，「由於晚間多數沒有人在那裏辦公，教堂裏的人又不想接聽電話，所以六時後電話綫照例截斷了，我爲了要與報社連絡，只有利用這個電話亭。林小姐，到底有什麼不對？」

林愛莉一邊下了車，一邊又問：「陳姑娘在着嗎？」

丁龍仍然摸不着頭腦地說：「她這幾晚忙極了，一方面籌備慶祝聖誕，另一方面又要計算教會今年應該撥欵多少去救濟貧困教友，我爲了帮帮她，向採訪主任討了特別人情，主任要我間中打電話回報社，如果沒有特別事故，而報社又够記者用的話，就無須我出勤。但剛才我打電話回去，主任却要我立刻趕到紅木道七百一十八號去採訪。據說那兒出了事。我正要進去對美鳳說個明白，想不到却看見你們的汽車停在這兒……」

呂偉良看見林愛莉的神氣，担心她開罪了別人，於是說道：「愛莉，反正你有空，不如你就去陪陪陳姑娘。」回頭又對丁龍說：「丁先生，我也要到紅木道去，我們一齊走吧！」

丁龍道：「好極了，先讓我進去對美鳳說一聲。」

美鳳也就是陳姑娘的芳名。

林愛莉與丁龍併肩走進教堂，一邊問道：「如果教堂裏的電話，每晚在六時後截綫，豈不是每個人如果要在夜後使用電話，都要用公衆電話麼？」

「是的，幸好這裏有個電話亭。」丁龍說。

「昨晚十一點多鐘，你還留在這裏，而且也用過那個公衆電話，是不？」

「是的，這幾晚，我爲了帮助美鳳工作，往往超過十二時才離去。有什麼不對嗎？」

林愛莉道：「不怕對你說，昨晚十一點多鐘，有人利用那電話打到郝大尚家中，那人就是自稱『閻王』的人。」

「哦！我明白了。」丁龍恍然大悟，「原來你們以爲我就是閻王！」

「是的，所以我們一直監視你。」

「這也難怪，既然我用過那電話，時間又那麼脗合，難怪你們誤會我了。」

二人進入辦事處，陳美鳳看見林愛莉突如其來，難免有點驚奇！

丁龍因爲有任務在身，匆匆交代幾句之後便走了。留下林愛莉陪着陳美鳳在辦事處之內，陳美鳳知道林愛莉對她有懷疑，也不知如何解釋。

她說：「我那裏有胆殺人？而且，我從來反對人家殺人的。我雖然有男朋友，但我希望終生爲教會工作。憑我的信仰，我更加不會去幹那種勾當。我討厭後母嚕嚇，所以才搬出來住，以免父親難做，這也沒有甚麼不對啊！」

「是的，我們可能誤會了你，主要還是因爲那個電話，以及……」林愛莉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她的視綫集中在一些印刷品之上，她怔怔地問陳美鳳：「這些東西是那裏印的？」

「我們自己印的，這兩天就會分別寄給本會教友。林小姐，有甚麼不對？」

「你們自己有印刷機嗎？」

「有架小型手搖式的，因爲時常要印些集會通知書寄給教友，教會爲了節省經費，所以買了一架……」

林愛莉不等她說完便說：「請你帶我去看看可以嗎？」

「可以的，只怕章伯不知在不在。」

「誰是章伯？」

「這裏的雜工，他年紀不小了，但甚麼都懂一些，我們的文件都是由他一手印出來的。」陳美鳳一邊帶着林愛莉橫門走，一邊又問：「林小姐，是不是有些甚麼不對？」

林愛莉沒有答她，反而問道：「章伯多大年紀了？」

「我看也有五十多六十歲了。人頂好的，教會方面看見他無依無靠，特別在教堂旁邊讓出一間小屋，讓他安頓下來，他不但爲教堂做清潔工作，還負責修理一些爛了的枱椅，印一些文件，寄信等等…」

話猶未完，已到了一間小屋之前。

屋內一片漆黑，門似乎鎖上了。陳美鳳道：「章伯就住在這裏，那副小型印刷機也在這裏面。」

她輕敲了兩下門，但裏面毫無反應。

林愛莉摸下一枚髮夾，把門鎖撬開。亮了燈，裏面沒有人。

林愛莉走到那副小型印刷機之前瞥了一眼，又在放置字粒的木架子之上揀下了一個字粒——那是一個「日」字。

林愛莉把字粒放到嘴邊呼了一口氣，利用口氣的熱力和濕氣令到字粒濕潤過來，因爲字粒上面還有極少許的黑色油墨。然後，林愛莉用一方塊白紙印了一下，只見那個「日」字已經缺了少許。中間那一畫並不完整，乍然看去，差點還以爲是個「口」字。林愛莉想起她一再看過的「閻王請帖」，每張請帖內頁所印的日期那個「日」字，就正如目前所見的一模一樣。剛才要不是陳姑娘辦公桌上的文件引起注意，林愛莉發夢也想不到「閻王請帖」原來是在這裏印的。

陳姑娘聽了林愛莉的解釋之後，半信半疑。林愛莉却沒有理會對方的反對，老實不客氣地，在這小屋之內大加搜索。

章伯似乎是個頗有文化氣息的人，書架上堆滿了一些書籍，表面看來大部份是宗教信仰的書籍。但是，內層却隱蔽着，收藏了一些科技書籍，包括有電子竊聽儀器的製作，最新塑膠炸彈的製法，犯罪學以及化裝術等等。此外還有如何自製毒氣，以及心理學等等，應有盡有。

陳美鳳看見了也不禁驚嘆道：「他爲甚麼要學習這些？」

「就是爲了對付他的仇人。」林愛莉說，「現在我幾乎可以百份之一百肯定：他就是『閻王』，但無論如何，他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林小姐……」陳姑娘話也未曾說出口，門已「呀」然一聲開了。

林愛莉迅速回轉身來，但到底還是遲了一步，一支手槍對準她，令到她無法動彈。站在那門旁的，正是陳姑娘所講的章伯。林愛莉不用他多說，便已經乖乖的舉高了雙手。說道：「你這樣豈不是等於不打自招麼？」

章伯冷然一笑道：「你也太過愛管閒事了，嘿！我還以爲你們嫉惡如仇呢！」

林愛莉苦笑道：「我們根本不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發生過一些甚麼事，只是不想死人死得太多。」

「其實他們早就該對你說清楚，他們是該死有餘的。」章伯說道：「二十多年前，我的妻女被八個禽獸輪姦，當時我只是個珠寶經紀，也許他們以爲我有大把珠寶在手，但他們却找不到太多的珠寶，反而污辱了我的妻女，當晚我剛好有應酬，回來時見狀大怒，立即大喝一聲，便纏住了其中一個，其餘七個都走了……」

「那一個大概就是沙狄吧？」

「是的，就是他！」章伯咬牙切齒地說：「由於我在他們八個人之中，只揪住一個，所以也只認得他的樣貌，可惜我不是他的對手，終於也給他逃脫了。後來我想報警，但老妻頭腦較保守，怕影响女兒以後的一生幸福，所以極力反對。我也無可奈何！不久，我們舉家遷居隣埠，我妻女二人突然同時發覺雙雙懷孕，相信不必我言明，你們也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如果我知道，當然會勸她們墮胎，但糟就糟在老妻頭腦陳舊，她竟含羞自殺，女兒竟然也步她後塵，事後經過驗屍才知道原來是禽獸們幹得好事……」

章伯說到這裏已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林愛莉非常同情他，說道：「於是二十多年以來，你一直在追踪他們是不？」

「不！我只認得其中一個，所以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希望再見到此人，至於其他七個，我根本不知他們是誰。可惜我一直無法再見此人。但我不灰心，一方面做準備工作，包括殺人的技術，以及一些專門技能，另一方面繼續去找尋那個畜牲。」章伯嘆了一口氣，「結果，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有一天給我遇見了這個人，當時他雖然蒼老了，但我仍然無法忘記那醜惡的印象，於是我跟踪他進入一間酒店，這時我才知道他剛剛才由外地回來。我查到了他的房間號碼之後，便在晚上打電話約他出來。」

「他怎麼會答允？」

「我認是他的好友，見面時自會認得。他見我故作神秘，大概以爲是那班猪朋狗友裏面其中一個。竟然依時而來。我等他上車之後，便用手槍威脅他，他這時才知道上當，但已經遲了。我要他逐一說出其餘七個人的姓名住址，他却說自從那晚之後，以爲事敗會被警方通緝，所以星夜逃離本市，去了南洋謀生。此後並未與其他七個朋友有任何連絡，最近他返回本市，也改了姓名，可知確已悔改了。但我仍無法忍受這二十多年來的仇恨，在他說出了其餘七個人的姓名之後，一刀刺死了他，然後車到山邊埋葬了。事後我替他到酒店退了房，用他身上的錢爲他結了賬，於是便神不知鬼不覺……」

林愛莉恍然大悟：「原來你是用這方法從他口中知道了其餘七個人的姓名，便逐一查探出他們的住址，寄出『閻王請帖』給他們。」（以下轉入第90頁）





精選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孤身闖進黑鷹派總壇，當着黑鷹派會主七公公及一班高手之面，擊斃疤面老九，黑鷹派中高手岳龍挺身報仇，石仁中將他擊敗而不傷他，七公公自忖派中各人無一堪與匹敵，遂施狡計，表面不予計較，禮送石仁中離去，暗下裏却安排詭計，着令古董詐作逃避石仁中的追殺，向香君崖逃命，誘引石仁中往香君崖，挑起絕命夫人的怒火，出手殺斃石仁中，古董依命逃奔香君崖，至崖下爲一少女攔住，迫問來意，古董說是逃避一姓石仇家，他故意將石字語音拖長，以觀少女有何反應——

母仇女要報　父債子難還

那少女果然神色大變，劍刃剎那間縮了回去，抓着古董的胸前衣衫，厲聲道：

「眞的姓石——」

休看她不過是十七歲的小女孩，手勁可大的出奇，抓住古董的衣衫，恁他怎樣掙脫也擺脫不了那一隻纖纖潔白，有如春筍的玉手。

古董無奈的道：「老夫活了這大把的年紀，豈會騙你——」

那少女道：「他什麼時候到——」

古董道：「這個老夫就不知道了，老夫一路上躲躲藏藏盡量閃着他，這樣日以繼夜的追踪，使老夫寢食不安，彷彿是厲鬼附身，眞是生不如死……」

他故意裝的恐怖異常，面上尚餘着些許的驚懼之色，那少女雖然功力甚深，閱歷尙淺，在江湖上堪稱老狐狸的古董只要畧施手段，那還不被唬得一楞一楞的……

那少女抿抿嘴唇道：「你別怕……」

古董聽在心裏，暗中直樂，眼見自己計已得售，不禁聳容色動，殊不知那少女雖然了無胸機，但却聰明絕頂，手上勁力一加，冷冷地道：「你還沒告訴我，你們結仇的經過呢。」

古董眼珠子直轉，道：「說起來嘛也沒什大不了的事，老夫只不過是多管了點閒事，才惹得對方要殺老夫而後已……」

少女道：「我要聽細節——」

古董嘿嘿地道：「姑娘，你還是不聽的好，聽了會惹你生氣——」

那少女哦了一聲道：「眞的呀。」

古董故意道：「這種事那能騙人，老夫年紀一大把了，豈會說謊——」

那少女道：「我不生氣就是了，你說吧。」

古董道：「我還是不能說……」

那少女訝異的道：「這又爲什麼？」

古董道：「姓石的幹的事女孩兒不能聽——」

那少女一呆，嘆了口氣道：「唉，那我只好不聽了。」

古董一聽暗中不禁失意，忖道：「姑娘呀，你可不能不聽，不然老夫就沒戲唱了。」

他長長嘆了口氣故意道：「這件呀，老夫要是不說，像魚骨梗在喉裏——不吐不快，可是我又不能說給你聽——」

那少女嘴裏雖不說話，耳朶却在凝神細聽，她似乎不便再啓口相問，可是從眼神裏不難看出她那股子企望和難以忍受而極想知道這件事的慾望——

那少女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古董臉上不停的溜閃，但小嘴抿得緊緊，却一個字也沒再說。

古董最善於揣摸女人的心理，他知道對方愈是不問心裏也就愈想知道，他騷着頭，自語道：「這叫我怎麼說呀。」

那少女看在眼裏，淡淡地道：「你不喜歡說就別說了。」

她這種沉着的話聲，聽在古董的耳裏，那眞是又驚又急，所謂驚，當然是指這少女年歲甚小，但她那股子冷靜，不爲其他事物紛擾的沉着決非她這種年歲能承受的，但她畢竟承受住了，僅這份毅力已非常人能及了，所謂急，自是指他本身的詭計難以得逞，空負毒計一腦子，無處施出如廢物，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是又驚又急了。

古董急忙道：「不，不，老夫……」

少女嘆口氣道：「其實呀，我對姓石的事又關個什麼心？」

古董低聲道：「你眞不關心——」

少女冷冷地道：「他人長的什麼樣我都不知道——」

古董道：「他人長的倒挺帥——」

那少女嘆口氣道：「人面獸心的人，可惜。」

古董道：「誰都是這樣說，見過他人的人都替他惋惜，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誰叫他天生是個壞胚子——」

少女道：「咱們別先談他……」

古董急道：「哎呀，姑娘，你不知道他壞到什麼程度……」

少女淡淡地道：「管他呢，你不說，我也不要聽……」

古董道：「說，說，我說就是了。」

那少女冷冷道：「我可沒叫你說。」

古董知道磨不過她，道：「是老夫自己要說的……」

少女瞪大了眼睛道：「我奇怪呀，你爲什麼告訴我這些呢……」

古董一呆道：「這……」

他腦中靈光一閃，繼續道：「哎呀，姑娘，這個你還不懂，老夫知道這個人面獸心人的手段，一方面是爲了你好，一方面怕你上當——」

那少女哦了一聲：「這麼說我眞該謝謝你啦。」

古董搖頭道：「那倒不必，等會兒只請姑娘別放過那姓石的……」

少女道：「他壞到什麼樣子，你還沒告訴我呢……」

古董暗中一驚，道：「是，是。」他斜睨了那少女一眼，又道：「姑娘呀，這件事情說起來眞令人髮指呀。」

他在江湖上闖蕩了數十年，肚子裏全是壞水，一張嘴皮子上下翻動，頓時就生動不已，那少女雖然聰明無比，蘭質慧心，也難免上鈎，果然，幾句話，已把這個聰明有餘，經驗不足的少女給唬住了。

少女沉凝的道：「你說說，他到底幹了些什麼事？」

古董道：「姓石的年紀雖然輕輕，幹的壞事可不少。」

長吸口氣，古董頗富心機的又道：「要了解姓石的，首先從老夫跟他結仇的經過說起，凡是認識老夫的人，都知道在快意堂任追捕人犯的職務……」

那少女哦了一聲，說道：「你是狗腿子——」

古董聞言臉上一紅，恍如未聞樣的道：「快意堂在江湖上的名聲雖不甚好聽，可是給江湖上那些作姦犯科的凶狠之徒，的確是有種威嚇的作用，有一次，老夫接到一件買賣，代價是一千兩純金，追捕一個專門姦殺少女的浪蕩子……」

那少女道：「一定是姓石的了。」

古董嘿嘿地道：「不錯，捕殺姓石的事已然由老夫抗起來，老夫便依着苦主所提供的線索追捕他……」

那少女道：「那個肯出一千兩黃金的人是誰？那麼大的手筆，好闊氣——」

古董道：「說來妳也許不相信，化大錢的是位娘們——」

少女一楞道：「娘們——」

古董道：「不錯，而且，還論活不論死——」

那少女怔怔道：「論活不論死——」

古董道：「對方付了定金，指明要拿活的。」

那少女睜大了雙眸，道：「這眞是怪事，化恁大的銀注，捉一個活的……」

古董偷偷斜睨了她一眼，道：「說的是呀，老夫接下買賣後，憑藉多年的經驗，總算找着他了，但是，這姓石的太過於精明了，發現不對後，即時遁脫，害的老夫差點沒追上……」

那少女道：「這麼說，你還是追上他了……」

古董得意的道：「老夫如果讓他跑了，快意堂這口飯也就不用再吃了。」

那少女道：「你能追上姓石的，他再也跑不了了。」

古董道：「老夫追是追上了，却沒把他拿着——」

那少女道：「那只怪你的武功，太差勁——」

古董嘿嘿冷笑道：「那倒不見得，姓石的手底下確實不凡，嘿嘿，可是和老夫比起來，到底還是中了道兒——」

那少女拍手道：「哎呀，我知道了，你說了詭計——」

古董紅着臉道：「爲了一千兩純金，老夫是用了點手段——」

那少女道：「他中了你的道兒，那個付錢的人一定不會放過他啦，想必兩人之間的仇恨有海那樣深——」

古董呸了一聲，說道：「說起來，眞氣人——」

那少女一楞，道：「怎麼啦？」

古董道：「當我把姓石的交給那個女人後，你猜怎麼着——」

少女眼珠子瞪得老大，道：「我那猜的着嘛——」

古董道：「她親自把姓石的解開了穴道，並替他淨理衣衫，不但未見一絲怒氣，彷彿做起新娘子樣的歡喜——」

那少女唉地一聲嘆了口氣道：「天底下的怪事眞是令人想不通——」

古董道：「他把老夫可害慘了。」

少女拍手道：「我知道了，姓石的解了穴道後，一定是恨你到了極點，所以你會跑到我這裏——」

古董道：「姓石的恨我施了手腕，自然欲置我於死地，所以把老夫逼得無路可走，才走到你這兒——」

少女哼了一聲：「你鬼話連篇，當我傻瓜——」

古董一震道：「鬼話連篇——」

少女道：「你編造的故事雖然十分動人曲折，但是，却漏洞百出，一聽而知是臨時編造的胡言——」

古董呆呆的道：「姑娘，你……」

少女冷笑道：「說，要說眞話——」

古董苦澀的道：「姑娘，我說的都是眞話——」

那少女冷冰的道：「只怕你沒有一句是人話——」

古董急聲道：「姑娘，你不能冤枉我呀——」

他是個老江湖了，一聽這姑娘的語氣不善，腦海中立刻盤旋着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忖那一句話有漏洞，但是，他驟然覺得自己話實在說的太多了，有許多話窮盡憶思也沒有辦法再回思過來……

那少女冷冷地道：「你認爲說的話都是眞話。」

古董道：「當然啦，我敢賭咒——」

那少女道：「我不要你賭咒，我只要割下你的舌頭，讓你知道瞞天撒謊的人，應得到的報應是什麼樣子？」

她年紀看來十分輕，可是說這些話時，却冰冷森寒，聽在古董耳裏，眞是有如針芒在背，痛冷不已。

古董道：「是……」

那少女道：「走，到我娘那裏去？」

古董道：「去你娘那兒幹什麼？」

那少女道：「證明你的話，是不是眞的——」

古董說道：「姑娘，你又何必小題大作——」

他一聽可急了，憑他那三寸不爛之舌，要騙騙這個女孩子並非難事，要他在一個老江湖面前胡吹一番，那就有點棘手。

那少女道：「這不是小題大作，是愼重——」

古董小聲道：「姑娘，我看免了。」

那少女道：「你不敢見我娘——」

古董挺胸道：「那倒不是，我是在想令堂大人是江湖上的高人，隱居香君崖，與外隔絕，自然是不願有人打擾，如果因爲老夫的闖入，而擾亂她的淸幽，那豈不是罪過……」

那少女嗯聲說道：「這倒是有點像眞話——」

古董笑道：「老夫說的話從沒有假過呀。」

話語間，那少女的神情忽然微微變了一變，古董善於察言觀色，但捉摸不透那少女因何會變色。

那少女凝重的說道：「你那個朋友來了。」

古董一怔道：「在那裏？」

他傾極聽力，也沒發覺什麼可資追尋的聲息，而這個小女孩却煞有介事的不似欺騙之言，私心裏，對眼前這個小女孩的武功不禁佩服不已……

那少女道：「離此尚有二里路……」

古董不信的道：「姑娘，你別拿老夫窮開心……」

那少女怔道：「你認爲我騙你——」

古董急忙道：「不，姑娘，老夫決不敢這樣想，不過，二里外的事情你都能曉得，這事說起來，只怕連三歲孩童都不會相信……」

那少女道：「你聽過『天視地聽』這門絕學沒有？」

古董一震道：「有呀，不過那是以訛傳訛，不足爲信。」

那少女道：「如果我會呢——」

古董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重新估量這少女說話的可信性，的確，以這女孩子的年齡與她武功的基礎相對比下，是太不成比例了——

古董苦笑道：「老夫相信姑娘會，但太不可思義了。」

那少女噗哧笑道：「不可思義的事還有呢，你那位朋友已經來了……」

古董心中一寒，道：「姑娘，你不是在打哈哈吧。」

那少女冷冷地道：「我像是在打哈哈麼？嗯。」

古董急忙的道：「不，不。」

那少女冷笑一聲，道：「你朝東面的樹林梢子那方望望，看看，是不是你那位好朋友……」

古董聽在心裏，只覺一股寒意直透心底，石仁中的手段他領畧的太多了，不僅手法高明，武功簡直是不可思義，再落在他手裏，古董自知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依言朝東邊那一大片樹林梢子望去，只見一個人影朝這裏緩緩而來，不用再看，他就是化成灰，古董也認得出他是誰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古董道：「姑娘，我不能見他——」

少女一怔道：「爲什麼？」

古董苦笑道：「我……唉……」

那少女不屑的道：「你怕死——」

古董只覺得雙頰熱烘烘的，像被一片刀子刮過一樣，熱辣辣中透着一股愧澀，他囁嚅的道：「姑娘，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雙方難免……」

那少女道：「有我在你也怕麼？」

古董道：「姑娘，我不是怕，實在是不願再跟他見面。」

那少女笑道：「你是被姓石的嚇破了胆……」

語聲一頓，又道：「好吧，你躲到石後面。」

古董連聲道：「好，好。」

古董眼珠子朝身後畧一溜轉，業已看好一個藏身絕妙之處，那是一塊突出的山岩，人藏其後，對外可一覽四處，而對方却絕難搜尋……

一躍身，人已藏好。

這時那少女沉喝道：「哪，站住。」

但見石仁中像飛御在半空的柳絮般的冉冉而來，那少女嬌喝方逝，石仁中果然停步不前。

石仁中拱手道：「姑娘有請了。」

那少女道：「什麼人？」

石仁中道：「在下石仁中，因爲追趕一名老朋友……」

那少女道：「你知這是什麼地方？」

石仁中搖頭道：「在下正要請教——」

那少女道：「香君崖素不與江湖人物往來，你請回——」

石仁中道：「姑娘已然隱身香君崖，那一定是鐵姑娘了？」

那少女聞言眼珠陡然一瞪，柳眉梢兒直豎，心底兒可是溜滴滴的直打轉兒，她冷冷地道：「你怎麼知道我姓鐵——」

石仁中道：「江湖上提起香君崖三字，誰不知道鐵九娘隱居此處，輕易不下山一步，在下斗胆冒昧揣測……」

那少女冷笑道：「只怕不是那麼單純吧。」

石仁中一怔，說道：「姑娘此話頗難意解——」

那少女冷冷地道：「你來這裏到底想探聽點什麼？」

石仁中道：「鐵姑娘，這是什麼話？在下與鐵姑娘往日不識，今日初會，那裏會刺探什麼……」

那少女冷聲道：「別跟我耍心眼。」

石仁中道：「鐵姑娘，這話更令人費解了。」

那少女道：「沒什麼難猜的，你來這裏恐怕不止是追一個人……」

石仁中淡淡的一笑道：「難道在下還另有目的。」

那少女道：「咱們大家心照不宣。」

石仁中道：「鐵姑娘，在下不想多生是非，只求把那位仁兄追回來。」

那少女道：「你通不過——」

石仁中大笑道：「路是人走出來的，條條大路通洛陽——」

「哼——」那少女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杏眼瞪得有如小銀鈴，一張小嘴刹時噘的的高——

她怒聲道：「在這條路上，沒有我的允許誰也不能過——」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鐵姑娘，你這是有意爲難了。」

那少女道：「石朋友，你在江湖上也

不是混一天了，怎麼這點規矩都不懂了，江湖上有條不成條文的規矩——」

石仁中道：「說來聽聽。」

那女道：「香君崖的路是我開，沒有我的應允誰也別想過去。」

石仁中笑道：「眞想不到呀，香君崖也幹起盜賊買賣啦。」

那少女瞪眼道：「你駡我强盜。」

石仁中道：「以姑娘這種行徑，只怕與强盜差不了多少。」

那少女怒道：「你……」

她玉腕一翻，朝着石仁中一巴掌甩了過來。

石仁中一閃，說道：「鐵姑娘，你不講理——」

那少女哼聲道：「歹徒，你敢侮辱姑娘。」

一巴掌甩的又快又疾，可是對方却輕靈的閃了過去，不禁使那少女一楞，她決沒料到石仁中的身手這般快速，能輕易的避過了那快速的一擊。

她掀身欲進，石仁中却迅快的向她搖了搖手。

石仁中道：「姑娘，事不過三，別再逼人——」

那少女道：「怪不得你在江湖上那麼張狂呢，手底下還眞有二下子呢，不過你今天可選錯了對象……」

石仁中淡淡地道：「鐵姑娘，咱們往日無怨，你大可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相逼，你該知道狗急咬人——」

那少女冷冰的道：「憑這句話你就想過關……」

石仁中道：「在下覺得鐵姑娘是有意和在下過不去。」

那少女道：「也許是吧。」

石仁中憤道：「無理取鬧。」

他見那少女，簡直是不可理喻，一轉身，飄逸的朝左方踏去，不再理會那個少女……

那少女叱道：「你能過去，我鐵玉蘭就不姓……」

底下的話突覺不適合說出口，急忙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氣呼呼的一拔劍，迅快的指向石仁中身上。



一道冷颯的劍氣，砭骨生寒，石仁中下意識的朝右邊一移，回身一掌拍出，把對方的長劍逼向一方。

鐵玉蘭躍身一移，道：「好掌力呀，石仁中，拔劍出來，姑娘要領教領教你的劍術……」

石仁中道：「鐵姑娘，我還是那句老話，咱倆河水不犯井水。」

鐵玉蘭冷哼道：「你私闖香君崖，這個罪不小啊。」

劍影一顫，斑駁的碎影有若銀光樣飛洒而來。

僅僅這份功力，已使石仁中心底泛寒，對方這微露的身手，其功力已可見一斑，這少女年紀雖小，却非可輕視，當下一拱手道：「鐵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

鐵玉蘭呸地一聲，說道：「住嘴，拔劍吧。」

石仁中道：「鐵姑娘，你是中了小人之言——」

鐵玉蘭一怔道：「小人誰是小人？」

藏於暗處的古董閒言，全身直淌冷汗，他老謀深算，唯恐鐵玉蘭一口把他交出來，心底裏，古董已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石仁中冷冷地道：「鐵姑娘，你還要我說出來麼？」

鐵玉蘭狠聲道：「你如果說錯了我要割下你的舌頭。」

石仁中道：「鐵姑娘，你眞厲害呀，居然要把一個陌生人的舌頭切下來，像你這樣的兇辣，誰敢娶你——」

他這是由衷之言，決無半絲輕浮或調侃之意，但聽在鐵玉蘭耳中，混身不是味兒，她氣的小蠻靴在地上一踩，兩個深有半寸厚的脚印霍然出現，可見得她心中的憤怒是何等的激盪。

鐵玉蘭揮劍切齒，叱道：「你……你敢羞侮我。」

劍刃在空中一顫，絲絲芒光流轉的飄閃在四週，朝着石仁中身上疾罩而來。

石仁中足下七步疾移，道：「鐵姑娘，劍下留情……」

對方的劍快，他的身形更快，那疾切的一劍又告落空，只見劍影人影一分，雙方俱分立兩邊，互相凝視。

鐵玉蘭氣得臉色鐵青，道：「你有本事拔劍——」

石仁中道：「與女子動手不是光榮的事——」

這話刹時激起鐵玉蘭的殺機，她雙唇緊抿，一片青紫，含憤的盯在石仁中臉上，股股殺機已燃眉梢——

鐵玉蘭叫道：「今日你休想活着離開香君崖。」

石仁中一嘆道：「鐵姑娘，沒有那麼嚴重——」

鐵玉蘭哼聲道：「你少逞嘴唇之利，拔劍呀。」

石仁中拱手道：「鐵姑娘，在下來香君崖決無和鐵姑娘過不去的意思，如果妳能高抬貴手，在下……」

他不卑不亢的自覺說的尙算得體，無奈鐵玉蘭根本不聽他這一套，一句話不吭，悶頭一劍刺來，這一招變生肘腋，出乎石仁中的意料，他雖然身手超高一等，但在這種突變的情況下，他還是措手不及。



鐵玉蘭劍刄在空中一顫，絲絲芒光流轉的飄閃在四週，朝着石仁中身上疾罩而來。

「嘶——」

饒是石仁中移退的快，那鋒利的劍刃還是在他衣衫上劃下一道裂口，冷風一吹，他覺得寒風砭骨——

石仁中微慍道：「鐵姑娘，你欺人太甚。」

一股無名的怒火自他心內升起，他覺得自己實在要教訓教訓這個任性，嬌寵傲慢的女娃子。

鐵玉蘭暢快的道：「你總算被我劃了一下。」

石仁中怒道：「鐵姑娘，你別以爲我讓你就是怕你，我今天所以一再的容忍，完全是看在鐵九娘的份上，如果這裏是鐵姑娘的，你請我還不來呢……」

這話乍聽沒什麼？細細琢磨那味兒也許就不同了，鐵玉蘭是個初解人事的大姑娘，平日任性慣了，一聽石仁中說這種話，臉上頓時掛不住了，她先是睜着一雙大眼珠子看着石仁中，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子憤怒的燄火……

她氣的全身發抖，道：「你……」

石仁中冷笑道：「一個女孩子長的再好，如果沒有相當的修養，她像是白玉沾上了斑瑕毫無可取之處……」

鐵玉蘭顫聲道：「我……非……殺了你。」

她跺脚一抖，玉靨上，刹那間蒼白無色。

她彷彿受盡了委屈，轉動的大眼珠子裏刹那地泛出了一絲絲淚影，那還是盡力壓制着，否則……

終究，她經不起石仁中的三言兩語，顆顆淚珠兒成串的滾落了下來，串串的滴在她衣襟上——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鐵姑娘，對不起啦。」

鐵玉蘭一擲長劍，顫聲道：「別理我，我也不理你。」

石仁中拱手道：「在下失陪了。」

她一聽他要走，偷偷一看，果見石仁中舉步欲去，心裏一急，大叫一聲，怒冲冲地道：「你站住。」

石仁中道：「鐵姑娘，你留下我幹什麼？」

鐵玉蘭咬牙道：「我要你道歉。」

石仁中大笑說道：「我做錯什麼事了麼？」

鐵玉蘭一呆，說道：「你……你冒犯了我——」

石仁中淡淡地道：「冒犯了你……」

鐵玉蘭道：「你還不承認——」

石仁中道：「那也用不着道歉呀。」

鐵玉蘭哼聲道：「這是最客氣的辦法，否則——」

石仁中冷聲道：「鐵姑娘，在下辦不到。」

鐵玉蘭道：「你不……」咬了咬牙，她顫聲道：「那我就毀了你。」

石仁中不屑的道：「你辦不到——」

鐵玉蘭一拭眼淚，恨聲道：「你等着瞧——」

她抬頭舉目遠眺，高聲呼叫道：「焦二叔——」

那叫聲雖然不高不低，却有撕裂空氣之勁，像一陣浪勁，遠遠的飄傳至遠方，

歷久不絕。

石仁中淡淡地道：「搬救兵啦。」

鐵玉蘭道：「你別神氣，焦二叔一到你就休想再走啦。」

石仁中一震忖道：「有這麼厲害。」

但見從那草叢之中，一個腰插雙斧，肩上抗着一隻肥大的兔子哼着冷澀的調子，大踏步子，直行而來。

他每行一步，地上便現出一個深深的痕印。

石仁中看得心頭狂跳，忖道：「好威武的壯漢——」

鐵玉蘭大聲道：「焦二叔。」

焦二叔嗯聲道：「玉蘭，你找二叔幹什麼？」

鐵玉蘭尚未開口，那焦二叔已怒聲道：「好大胆的小子，誰欺負俺的小侄女，嗯，嘿，他奶奶的她還掉了眼淚，嗯，一定給那個細皮嫩肉的野小子欺……」

他吼道：「呔，你是啥東西？」

石仁中一楞，忖道：「天下那有這樣的楞小子——」

他微微一笑，抱拳一拱，道：「在下石仁中——」

焦二叔道：「俺的玉蘭，是你欺負的麼？」

石仁中搖頭道：「大叔，你誤會了，我沒有……」

焦二叔道：「嗯，沒有就好——」

他轉身欲行，回頭搖首，又道：「不對，不對呀。」

石仁中一怔道：「什麼不對——」

焦二叔道：「你沒欺負玉蘭，她怎麼會哭呢——」

石仁中道：「也許她愛哭吧。」

鐵玉蘭邊拭淚邊道：「二叔，你別聽他的——」

焦二叔拍胸脯道：「當然不聽他的，玉蘭，你爲什麼哭呀。」

鐵玉蘭道：「二叔，他欺負我——」

焦二叔一聽鐵玉蘭的話聲，暴喝一聲，丟了肩上抗的大肥兔子，過來一把揪住石仁中的胸口。

他大叫道：「說，你欺負俺侄女什麼地方？」

石仁中用力掙脫開焦二叔的手，道：「這是什麼話，在下那會欺負女孩子。」

他雖然把焦二叔的手掙開了，暗中却用了七成功力，而焦二叔楞頭楞腦的，也沒細想對方何以能把自己的手移開，大吼一聲，雙手疾抓自己腰裏的雙斧。

焦二叔吼道：「你沒欺負她，她幹嘛哭——」

石仁中道：「她是自己找的——」

焦二叔一怔道：「自己找的……」

石仁中道：「不錯，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她是自尋煩惱——」

焦二叔嗯了一聲：「好，這麼說俺不管了。」他這人還乾脆，說不管撒手就走，毫不猶疑的抓起地上的兔子轉身大步行去，頭也不回。

鐵玉蘭急聲道：「二叔——」

焦二叔道：「還有什麼事？」

鐵玉蘭道：「你不管啦？」

焦二叔道：「你自己找的，俺還管什麼？」

鐵玉蘭跺腳道：「二叔，眞是——」

焦二叔說道：「怎麼啦？你要俺幹什麼？」

鐵玉蘭道：「二叔，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焦二叔道：「幹什麼的？」

鐵玉蘭道：「他沒安好心……」

焦二叔霍地跳了過來，道：「怎麼啦？難道他還敢對主人不禮貌——」

鐵玉蘭道：「誰知道，反正他不是好人——」

焦二叔嗯了一聲道：「對呀，我就覺得這小子有點邪門——」

鐵玉蘭道：「那你還等什麼？拿下他呀。」

焦二叔道：「好，拿下再說——」

他把肩上的東西一扔，整個人，陡地躍了過來，拳腳磊落，勁力渾厚的朝石仁中當胸擊來。

別看他長的呆頭呆腦的，拳腳功夫可是有板有眼的，絲毫也不含糊，每一招部位都拿揑的正是地方，一點也不勉强。

一連七拳，拳拳生風。

焦二叔打了七拳，石仁中躲了七下，雙方動作都是快速已極，誰也沒沾着誰，誰也沒搶到先機。

焦二叔一摸頭，道：「咦，他功夫還眞棒呢。」

石仁中道：「你也不錯呀。」

鐵玉蘭哼聲道：「你連他都打不了，我娘不知道怎麼教你的——」

焦二叔臉紅脖子粗的叫道：「好，俺就拿點眞功夫給他瞧瞧……」

他的身子突然像個泥鰍一樣的在地上一擰一扭的衝過來，而拳脚也沒一定的招式和規格，可是那奇妙的招式却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能弄得你無所抵抗……

石仁中心中一震，道：「這是甚麼功夫——」

就在這個意念剛剛從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刹那，他的左肩已被焦二叔的手指牢牢的抓住，緊緊的揑着——

石仁中一驚道：「好功夫——」

以拳對肘，迅快無比的朝焦二叔的肘間擊去，這一下對方若不收手，肘子可能會被重重的一拳擊碎，但石仁中的一個肩頭也會被對方揑的全碎——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全都拚上了。

正在雙方各逞功夫，寧爲玉碎的緊張當口，遠遠的山崖上，忽傳一陣强勁有力的話聲道：「住手。」

焦二叔的身子一震，急縮手暴退，石仁中也閃聲收手，舉目朝崖頂望去，只見一個灰袍婦人拄着一根長杖，由一名丫頭扶着，正朝這方望着。

鐵玉蘭道：「娘——」

焦二叔道：「主人——」

那婦人說道：「那位小朋友，你是何人？」

石仁中道：「在下石仁中——」

那婦人身子似是一抖，道：「去吧，別再來這裏。」

石仁中朗聲說道：「前輩也許就是鐵九娘——」

焦二叔叫道：「大胆，你敢直呼主人之名——」

石仁中道：「鐵前輩，在下非有意冒犯，實是——」

鐵九娘揮手道：「我知道，去吧。」

說完人已轉身拄杖欲行。

突然，半空裏响起一聲大叫，半崖上的草叢裏一動，一道人影疾衝出來，鐵九娘剛剛回頭，對方已半跪在地。

鐵九娘道：「你是什麼人？跑來香君崖幹什麼？」

那人說道：「在下古董，請鐵前輩救命——」

鐵九娘道：「我怎麼救你呀，誰又是你的仇人——」

古董說道：「崖下那位姓石的追殺在下……」

鐵九娘哦了一聲，尚未答話，古董忽然呈上一物，送至鐵九娘的面前，鐵九娘的面色大變，低低的問了古董許多話，崖下的衆人無一人能聽見他們在說什麼？

石仁中含笑而立。

但聞鐵九娘道：「焦老二，把那位石公子帶上來。」

焦二叔大聲道：「好。」

他斜步直跨，道：「石小子，跟俺上去。」

鐵玉蘭道：「二叔，對付這姓石的要用硬的——」

焦二叔搖搖頭，道：「不行，主人會怪俺——」

石仁中一拱手，說道：「焦二叔，你先請——」

焦二叔一楞，摸頭道：「姓石的，你不恨俺——」

石仁中道：「爲什麼恨你？」

焦二叔道：「剛才俺動手打你，你不怪俺——」

石仁中大笑道：「咱們這是不打不相識——」

焦二叔大笑，說道：「對呀，不打不相識——」

抗起那隻大肥兔子，一搖一幌的直行而去。

休看他人大個大，行動可眞不罕糊，脚尖畧畧一點，像隻大鳥一樣，直往斜崖頂上掠去，那姿式頗是瀟洒。

鐵玉蘭一擰腰，直穿而去。

她身形微蕩，忖道：「看姓石的怎麼上來。」

在她原來的猜想中，石仁中也不過是拳脚功夫畧勝一籌，其他的決不會强過她多少，當她一站定，急道：「二叔，那姓石的——」

話音方逝，偶一回頭，陡見石仁中氣定神閒，若無其事的負手含笑而立，彷彿根本沒事一樣。

她看得一呆，忖道：「好快的身手，我怎麼沒發覺……」

鐵九娘眸光注定在石仁中的臉上，不瞬的凝視着，而石仁中，也借機打量這位名闖於江湖的香君崖主人——鐵九娘的風姿。

鐵九娘看上去雖然業已蒼老，可是在那刻有痕跡的臉靨上，依然追覓出當年那種絕代風采的遺跡，在她的雙眸中所顯出的智慧，簡直是超人，一對柳眉細中含柔，令人有種美人遲暮的感覺——

「唉——」

她突然發出一聲長嘆道：「你爲什麼要殺他呀？」

她的話聲甜脆柔美，細軟悅耳，雖然是同樣的一句話，可是聽起來動聽輕緩，絕不帶一絲粗氣。

石仁中笑道：「前輩，你這話令人想不透呀。」

鐵玉蘭叱道：「大胆，對我娘敢這樣無禮。」

鐵九娘叱道：「玉蘭，不准插嘴。」

鐵玉蘭委屈的道：「娘，他——」

鐵九娘說道：「這裏有娘在，你別多嘴。」

鐵玉蘭苦澀的道：「是，娘。」

鐵九娘斜睨着石仁中，道：「石公子，我說的話難道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石仁中道：「鐵前輩，你該問問那位古朋友，他又做了什麼事？而才引起我的追殺……」

古董聞言色變，低聲道：「鐵前輩，他是石龍君的兒子——」

鐵九娘面色微變，道：「住嘴，少打岔——」

古董駭異的道：「是，是。」

鐵九娘嗯了一聲道：「石老弟，你問的有道理呀。」

石仁中道：「在下決不無理取鬧。」

鐵九娘溫聲道：「石老弟，我有個要求——」

石仁中道：「合理的，在下決不令鐵前輩失望。」

鐵九娘道：「那麼，老身在這裏先謝了。」

石仁中說道：「不要客氣，鐵前輩，請說——」

鐵九娘道：「能否請看在老身薄面上，把你們之間的過節，不論誰是誰非的，暫且擱在一邊……」

石仁中搖頭：「前輩，只怕很難。」

鐵九娘一怔道：「很難……」

石仁中道：「不錯，那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鐵九娘哦了一聲：「那就麻煩了，因爲這裏有我老朋友的一件信物……」

鐵玉蘭道：「我娘說的話，不能不作數——」

石仁中道：「鐵姑娘，在下的立場不同——」

鐵玉蘭道：「我娘說一是一……」

鐵九娘道：「玉蘭——」

鐵玉蘭道：「嗯，娘——」

鐵九娘柔聲說道：「咱們不能强人所難呀——」

鐵玉蘭道：「是。」

鐵九娘道：「石公子，你是不會放手了。」

石仁中憤道：「恐怕是這樣了。」

鐵九娘道：「假如石公子不願給老身這個面子，這件事就麻煩了，因爲老身已答應對方，一定替他了斷這件事——」

石仁中道：「鐵老前輩也答應的太快了點，這種事那能一廂情願呢……」

鐵九娘點頭道：「說的也是，我答應的是快了點，不過……」

石仁中沉聲說道：「鐵前輩，可否不過問——」

鐵九娘微笑道：「這也難呀。」

石仁中道：「我倒不覺得難——」

鐵九娘道：「怎麼不難呢，我答應了人家，你再叫我更改，那不是言而無信了麼？」

石仁中道：「這個……」

鐵九娘道：「我鐵九娘雖然從不過問江湖上的事，可是有故人托我，或我已接下的事，那又當別論了……」

石仁中說道：「鐵前輩，我的立場不同。」

鐵九娘道：「這不結了，你給老身一個面子……」

石仁中道：「你要我饒了他——」

鐵九娘道：「不是饒，是了結這段過節——」

石仁中道：「辦不到——」

鐵九娘面色一變，道：「你是不聽勸告了。」

石仁中說道：「你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唉——」鐵九娘嘆氣的道：「是我的面子不够大——」

話音一落，鐵玉蘭和焦二叔全部變了顏色。

焦二叔大吼一聲，道：「石小子，你該死——」

他是個楞頭楞腦的渾人，不懂的眞正是非，一見石仁中回拒了鐵九娘的排解，登時就衝口說了出來。

石仁中一笑道：「焦二叔，你別生氣嘛。」

焦二叔氣呼呼的道：「俺怎麼不氣，你把俺主人惹火了……」

石仁中道：「我不得已——」

鐵九娘淡淡一笑道：「石老弟，你能不留這點交情，而一定要置姓古的死路，是不是依仗自己有好功夫——」

石仁中搖頭道：「鐵前輩，你有這樣的想法就大錯特錯了。」

他畧畧一頓又道：「我担心前輩中計了。」

鐵九娘道：「中計，中什麼計呀？」

石仁中道：「你不覺的，這事有點蹊蹺——」

鐵九娘搖了搖頭，說道：「我覺得很正常——」

石仁中道：「鐵前輩何不仔細想想，古董不知從那裏弄了件信物，跑來把你帮忙，明着是求救，暗的却想假借你的力量把我除去……」

旁立的古董聞言，急插口道：「寃枉，寃枉——」

鐵九娘一怔道：「有這種事？」

古董急聲道：「鐵前輩，你可不能信他的鬼話——」

鐵九娘道：「我說過保護你就是保護你，不論你犯下了什麼樣的罪，我都一力承担了，況且——」

古董連聲道：「是，是。」

石仁中哼聲道：「鐵前輩也未免過份了。」

鐵九娘笑道：「沒人敢教訓我——」

石仁中冷冷一笑，道：「不是沒有，而是不屑——」

鐵九娘叱道：「你好大的胆——」

石仁中道：「前輩一味的帮着我的仇人，我還有什麼可怕的——」

鐵九娘道：「石老弟，你知道我這地方麼？」

石仁中道：「久仰已久，可惜令人失望。」

鐵九娘笑道：「你爹的脾氣跟你可差不多——」

石仁中道：「你認識我爹——」

鐵九娘說道：「何止認識，簡直太熟了。」

誰都看得出，從她那一抹微笑裏，透着幾許的淒涼和悲傷，只是她較一般人倔强，不願輕易露出來而已。

石仁中道：「鐵前輩已然與家父熟識，便應……」

鐵九娘一陣大笑，說道：「我恨不能殺他呀——」

石仁中變色道：「什麼？」

鐵九娘恨聲道：「你爹欠我的太多太多了……」

鐵玉蘭道：「娘，他——」

鐵九娘道：「他姓石——」

鐵玉蘭道：「娘說過，姓石的坑了我們鐵家……」

鐵九娘道：「不錯，我是說過——」

古董大聲道：「鐵姑娘，這種惡人咱們可不能放呀——」

鐵玉蘭哼聲道：「他想走，也走不了。」

焦二叔大叫着道：「主人，待俺宰了他——」

霍地拔出了那兩柄利斧，揮舞在半空，只要一聲令下，石仁中立刻就會受到數面的圍攻……

鐵九娘道：「慢點，我有話說——」

鐵玉蘭說道：「娘，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焦二叔吼叫道：「俺一斧頭，劈了他算了——」

古董挑撥道：「對呀，江湖上誰不知道焦二叔的斧力萬鈞——」

鐵九娘道：「我想問問他爹……」

石仁中變色道：「鐵老前輩，你認識我爹……」

鐵九娘冷冷地道：「何止認識，簡直是太熟了。」

石仁中沉聲說道：「你找我爹，有什麼事？」

鐵九娘哼聲道：「他負我的太多，我要他還債……」

石仁中說道：「父債子還，你找我好了。」

鐵九娘道：「有骨氣，石家的人都是這麼硬——」

石仁中道：「鐵前輩，家父一生耿直，不會愧欠過誰？你說我爹負你太多，我要請教，他老人家到底欠你什麼？」

鐵九娘神情一變，道：「他欠我太多了。」

石仁中呵呵笑道：「鐵前輩僅僅用『欠我太多』數字說明，未免太攏統了，假如你要這樣加罪於家父，在下是萬萬不會接受……」

「哼，」鐵九娘哼聲道：「黃毛赤子，你的嘴挺硬——」

石仁中道：「爲正義爭，在下不惜犧牲——」

鐵九娘道：「好呀，你比你老子還可惡——」

石仁中道：「前輩這話更不像話了，在下自始至終，都守之於禮，未曾過份，道『可惡』二字未免太……」

鐵九娘道：「住嘴，石仁中，你少在我面前逞能，憑你那點道行我還沒放在眼裏，當年你那老子石龍君，都沒有你這樣狂傲，而你……」

石仁中笑道：「前輩教訓的也許極對，不過在下沒了解家父與你的過節之前，決不會妄聽胡言……」

鐵九娘怒道：「什麼？胡言——」

鐵玉蘭道：「娘，殺了他嘛——」

石仁中道：「鐵姑娘，殺一個人不容易……」

「呸，」鐵玉蘭呸聲道：「殺別人不容易，殺你太簡單了。」

石仁中道：「鐵姑娘，你那身手在下早已領教過了，也不過是如此……」

鐵玉蘭望着這個可恨又難纏的年青人，眞是恨得牙齦被刺，全身一顫，伸手便欲拔劍。

鐵九娘道：「玉蘭，你急什麼？他難道能再飛出去……」

鐵玉蘭一跺脚，恨聲道：「娘，我不能等待了。」

鐵九娘道：「你要他死，也要讓他死個明白呀。」

鐵玉蘭道：「娘——」

她張口欲言，一見鐵九娘的眼睛一瞪，把那要吐出的話又硬生生的嚇了回去，這也難怪，從小，她就是在鐵九娘嚴厲教導下長大的，她對鐵九娘不僅是母女間的情感，還有嚴師般的尊嚴……

鐵九娘道：「玉蘭，石家跟鐵家的恩怨不是三言兩語能解决的，咱們總得給他一個機會……」

古董說道：「鐵前輩，此人萬萬不能留……」

他是個江湖老狐狸，一聽鐵九娘有口軟之意，登時惶悚不已，他曉得石仁中恨自己入骨，如果這次鐵九娘放了他，自己想再從姓石的手中逃出去，那是萬萬不可能……

焦二叔喝道：「不錯，這姓石的死有餘辜——」

鐵九娘斜睨了古董和焦二叔一眼，這一眼似要看穿各人的心事，古董嚇得急忙垂下頭去。

鐵九娘道：「古董……」

古董道：「前輩，你請指教……」

董九娘道：「我要問你一句話。」

古董道：「在下知無不言。」

鐵九娘道：「那很好，不過你要老老實實的說——」

古董道：「在下天胆也不敢有瞞老前輩——」

鐵九娘哼了一聲，說道：「諒你也不敢……」

語聲一頓又道：「你到我這隱居的地方，是不是受人指示……」

古董道：「沒有沒有……」

他心底透涼，自認這一招做的天衣無縫，却沒想到鐵九娘已一眼看將出來，看來自己今後行事可要格外小心應付……。

鐵九娘寒着臉，道：「眞的……」

古董顫聲道：「眞……」

鐵九娘冷笑道：「古董，我的行事與爲人你大概已經有個耳聞，我不輕易在江湖上走動，很少管閒事，在處世態度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假如有人想利用我除去他的強敵，這一層算盤只怕他打響……」

古董神色一變，削瘦的臉面上剎那間變的蒼白，一雙眼睛轉動，思忖該如何應付這種極尷尬的場面……

他急忙道：「是，是。」

鐵九娘道：「你說，這種想假手於人的手段，是不是該死……」

古董道：「該死，該死。」

鐵九娘一笑道：「你知該死就好。」

她長長吸了口氣，繼續道：「我不知道你的居心如何？嗯？」

古董道：「鐵前輩千萬別誤會呀，在下和石公子雖然有點小誤會，到底沒有什麼深仇大恨，犯不着利用前輩除去石公子，所以……」

他是個老謀深算的江湖客，發覺苗頭不對，立刻隨風轉舵，已不得罪石仁中，也可釋去鐵九娘心中一個疑團，其用心之狠，不謂不毒……

鐵九娘冷冷地道：「古董，你好聰明呀。」

古董連忙道：「那裏，那裏。」

鐵九娘道：「古董，你少跟我動心機，這點小手段我見多了，你是聰明人，現在該怎麼着，你難道還要我點明麼？」

古董低聲道：「在下知道了。」

鐵九娘道：「那很好，玉蘭不懂事，你可找對人了……」

古董紅着臉道：「鐵前輩，你這是在罵我……」

鐵玉蘭道：「娘——」

鐵九娘寒着聲道：「沒你的事，少插嘴。」

鐵玉蘭恭身道：「是，娘。」

古董大聲道：「這事跟小姐無關，前輩儘可責怪在下……」

古董急忙道：「鐵前輩如能寬諒在下，自當感激不盡……」

鐵九娘哼聲道：「你好精明……」

鐵九娘冷冷地道：「按你這種用心，理應斷肢截手之懲，姑念你初犯我手，近年來我也不願意染上這種血腥，去吧。」

古董拱手道：「多謝前輩……」

身子微移，轉身欲去。

焦二叔一攔道：「怎麼啦，古董，這就要走。」

古董道：「蒙鐵前輩放行，在下再不識趣豈不是要賴在這裏了。」

焦二叔道：「姓石的事兒……」

古董道：「在下不願談這個……」

焦二叔哼聲道：「歪種，禍是你惹出來的，要溜的也是你……」

古董大聲道：「焦二爺，這是什麼話，在下並不想走呀，實在是鐵前輩已不容許在下留在這裏——」

焦二叔道：「你要走也行，先挨俺一斧頭……」

他斧力萬鈞，力能貫頂，一斧下來，任他是鐵鑄金鋼也承受不起，古董嚇得一縮身，道：「焦二爺，這是何苦，咱們是多年老朋友……」

焦二叔道：「少他奶奶的套近乎，俺不吃這一套……」

鐵九娘道：「老二——」

焦二叔是個粗人，脾氣雖然暴躁，但在鐵九娘面前却恭順無比，一聽鐵九娘呼喚，急忙恭身站好。

他恭身道：「主人——」

鐵九娘道：「讓他去吧，這種人不值得……」

焦二叔道：「是。」

他一收巨斧，瞪眼道：「你還不走幹什麼？」

古董道：「是，我走，我走——」

鐵九娘道：「告訴那個替你出餿主意的人，這種借刀殺人的詭計最好是少用，小心惹火焚身……」

古董道：「是，是。」

鐵九娘一揮手道：「去吧！」

古董道：「是。」人一躍身，急奔而去。

鐵九娘向焦二叔一施眼色，道：「你也去吧！這裏沒你的事了。」

焦二叔拱手移着大步行了出去。

刹那間，這裏僅有鐵氏母女及石仁中一個人了，石仁中始終處之泰然，絲毫不覺緊張驚奇。

鐵九娘道：「石仁中，現在沒有外人了，咱們可好好談談了。」

石仁中道：「前輩似乎有意放過姓古的……」

鐵九娘笑道：「你好聰明，果然瞞不過你……」

石仁中道：「以古董在『快意堂』的行徑，實在是死有餘辜，我不明白前輩爲什麼要故意把他支走……」

鐵九娘道：「古董將你引來這裏，其用心不過是想假我手將你除去，以絕後患，而在我，有機會見着你，這未嘗不是古董的功勞……」

石仁中說道：「鐵前輩與在下，素陌平生……」

鐵九娘冷笑一聲，道：「你和我，雖然是素陌平生，可是，你爹却是我熟悉至極的人……」

石仁中道：「我爹和你有仇——」

鐵九娘道：「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石仁中一怔道：「前輩，你這話令人費解——」

鐵九娘道：「你爹欠我的就是車載斗量也還不清，我鐵九娘拉把着玉蘭到現在，可說是全是爲了他……」

石仁中心中一動，道：「前輩，父債子還，家父欠你的，在下……」

鐵九娘冷冷地道：「石仁中，這個你還不起……」

石仁中道：「在下不信，世間那有還不清的債務……」

鐵九娘嘆了口氣，道：「有一樁你還不清……」

石仁中道：「什麼？」

鐵九娘道：「感情……」

石仁中一呆道：「這……」

鐵九娘說道：「你爹欠我的，就是感情……」

石仁中道：「鐵前輩，家父以前的事蹟，在下雖然不知，但是，據在下記憶所及，就沒聽過……」

鐵九娘哼聲道：「你才幾歲，豈能知道石龍君的事……」

石仁中道：「鐵前輩，你是否能說清楚點……」

鐵九娘寒着臉道：「你想知道你爹一生中所做的惡事……」

石仁中心弦一顫，有一股涼意從心底直涼到脚跟，從他懂事有記憶以來，他只知道他爹像個神，受許多人敬畏和讚美，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爹是個惡人，而今，鐵九娘雖然沒有直截了當的說他父親是個萬惡不赦的罪人，但由話風裏，已隱隱透露出來……

他寒聲道：「鐵前輩，這『惡』字用的有欠穩當——」

鐵九娘冷哼一聲，說道：「有欠穩當，哑，我這樣說，還是替他保全了面子，否則……」

石仁中說道：「前輩，請你別侮辱家父……」

鐵九娘怒聲道：「姓石的混蛋，包括你在內——」

石仁中大聲道：「前輩請你自重，否則在下……」

鐵玉蘭叫道：「你敢怎麼樣？」

石仁中冷冷地道：「如果鐵前輩再出言不遜，在下只有不敬了……」

鐵玉蘭不屑的道：「憑你也配……」

鐵九娘道：「玉蘭，過來，別跟他一般見識……」

鐵玉蘭是個至性至情的人，心中雖對石仁中成見頗深，但一見鐵九娘喝止，急忙移身偎在鐵九娘身邊，狀極溫順端雅。

但當鐵九娘的目光掠過鐵玉蘭的臉上，在鐵九娘那張冷若冰霜，終日不見一絲笑意的臉上，突然閃現出一絲詭異而令人寒悚的容色，這在這位武林紅顏，名似九鼎，威挾九霄的武林名宿臉上，不應有也不該有這層詭秘而詭測的笑容……

鐵玉蘭雖然沒有發現她母親臉上的變化，可是對面站着的石仁中却無一漏失的全落入眼中，他看得心弦抖顫，寒懼不已，猜不透鐵九娘居心到底如何？

鐵玉蘭低聲道：「娘，你說……」

鐵九娘突然慈愛的道：「玉蘭，娘在你懂事的時候，就曾告訴過你，咱們鐵家的恩人沒有一個，仇人倒有幾個……」

鐵玉蘭衝口道：「咱們家最大的仇人姓石……」

石仁中聽得全身汗毛直豎，腦海中疾快的忖道：「爹一定跟鐵家有着深不可解的大恨，否則鐵家斷不會將石家列爲第一大仇家……」

忖念未了，鐵九娘已撫着鐵玉蘭的頭，道：「對啦，玉蘭，你只要時時刻刻記着就行啦。」

鐵玉蘭一指石仁中，道：「娘，他就是石龍君的兒子……」

（未完）

閻王請帖

·本文承自78頁·

「是的，有些送去，有些郵寄，我已經非常小心，甚至印刷時也用膠紙貼住了十個指紋，不讓它沾上了少許，想不到你還有辦法查到這兒來。」

「我並非與你作對，因爲我不是警方人員，我無須向任何人交代，只是担心殺死無辜，所以才憑一點好奇心查下去！」

林愛莉輕輕嘆息道：「但是現在，我知道了這許多內幕，我反而同情你，我知道你剛剛在不久之前才殺了何南明，那就是說：你前後殺了四個，還有四個，對嗎？」

「是的，我要逐一把他們殺死，而且要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章伯咬實牙關說：「但是，現在……」

「現在你還有機會的，章伯。」林愛莉說，「只要你向警方自首，他們四個人卽使不被判罪，你的複述透過新聞界，仍然可以令他們身敗名裂，而你在獲得社會人士同情之下，也不會罪致於死！」

「我才不會那麼笨！」章伯說道，「我要親手把這班禽獸不如的傢伙，一一殺死……」豈料話猶未完，外面突然有人喝了一聲：「我是警探，快把槍放下！」

章伯立卽反身開槍！但是，槍聲響後，倒下來的竟然是他！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爲警探瞄準了他，然後才發出命令！

林愛莉和陳姑娘立卽奔過去，將章伯扶起！章伯老淚縱橫地說：「我本來可以上天堂的，但是現在……」

林愛莉道：「現在你一樣可以，因爲你到底還有一顆善良的心，否則，你昨晚已經殺了郝大尙。」

「是因爲陳姑娘談及了郝老太的捐欵，我一時軟了心腸……」

「他雖然昨晚逃過大限，但你的不幸遭遇，我會公諸於世，讓他活在人間亦有如活在地獄一樣……」林愛莉看見他傷得太重，實在想哭！

「林小姐，剛才我太無禮對待你。」

「別記在心中，我不會怪你的！」

「無論如何，你仍不愧是個聰明的女俠。」

「謝謝你……」

「我眞的可以上天堂嗎？」

「一定可以的，章伯……」林愛莉哽着咽說。

章伯突然長嘆一聲，軟了下去！

陳姑娘心裏一酸，淚如泉湧！

林愛莉反而輕輕把章伯放下之後，脫下了外衣把他臉部蓋住！突然一聲不響，竄至那警探跟前，揪着他的衣襟喝問道：

「你怎可以這樣射殺他？」

那警探完全想不到她有此一着，欲待反抗時，已給林愛莉重重地摔了一把，仰天倒在地上！他反身爬起，正要飛撲過來時，夏維探長已在那邊一聲喝住！

夏維等人本來正在紅木道七一八號九樓A座，調查着何南明的死因，突然却接到江强偵探社探員的緊急報警電話，所以匆匆帶人趕來。

原來呂偉良和江强等人離開教堂附近之後，仍然留下探員在場監視一切，探員聽到槍聲，立卽報警，另一人則趕來查看，這時章伯已中彈倒地！至於開槍的探員，則是偶然巡經教堂的，在籬笆外面隱隱約約看見有人握槍呆立，心知不妙，所以便悄悄入來，想不到好心不得好報，偏偏惹上了淘氣的迷你女賊林愛莉。

事後林愛莉自己想想也覺得太過衝動，不該以怨報德，終於亦向那探員道歉。但是，夏維在知道實情後，也責備探員不够冷靜，如果當時從後面擁抱他，或者只射傷他足部，以章伯這把年紀，情形決不會造成危險場面。

何南明是給毒氣焗死的，原來他每晚都有入浴的習慣，時間必在七八點鐘之間，章伯不知怎會查得那麼清楚，在樓上——十樓A座租下了一間小房，沿住鉛水喉把一根幼管透入九樓A座的浴室之內，毒氣便由此輸入去。

由於九樓A座與十樓，座同一位置，聲息亦可以互傳，故此，何南明入浴時，章伯躲在十樓A座房間裏，亦可以一清二楚。平時何南明入去一個半個小時也許他妻子亦不理會，但今晚八時正是「要命的時刻」，所以何太太在他入浴後十分鐘便拍門叫他，豈料却沒有人應聲，於是便通知外面的警探……後來才知道他已倒斃在浴室之內。警方後來左查右查，當然查出了個中奧秘，無奈這時章伯經已去世。

林愛莉有了陳姑娘做證人，把章伯生前的不幸向報界公開，柯化松等人雖然未遭章伯殺害，但亦備受輿論抨擊，以及親友們的明嘲暗諷。

警方當然不可能向他們採取行動，因爲章伯這唯一的證人也死了。

不過，柯化松等四個人雖然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經過一連串事件之後，精神上飽受折磨，心理上備受威脅，良心上受到責備，終於在不久之後便傳出柯化松患了癌症，只有三個月壽命，郝大尙則死于車禍，而麥森亦因一宗官員貪污案而被判入獄，最莫名其妙的要算梅立本，他是個富有的地產商，照理不可能死於經濟的，但他偏偏在一場股票風暴中栽了下來，竟然受不起刺激，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院裏去活受罪！

至於殺岑天楓的情形是這樣的，他先聘律師把岑天楓保釋出來，他明白當地的法律程度，犯人被捕，翌日必須提堂，同時在法庭之內不能攝影，所以他等到岑天楓被帶出庭外時，便用相機作爲掩飾，把一枚毒針射向對方的咽喉，毒針很幼，刺破少許皮膚後便掉在地上，十二小時後剛好是晚間十時正，岑天楓於是毒發身亡！

萬惡淫爲首！一時的錯誤可能誤人終生，作惡的人卽使一時僥倖逃過了應得的懲罰，但到頭來還是逃不過天理良心的報應！「醉八仙」的遭遇足可作爲殷鑒！

新穎俠義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太原名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毛秋水臨終得遇沙先生，喘息着說出遠來西域目的及把名刀贈予沙先生，要他負起返回中原殲除魯鐵山的任務。沙先生爲他大義所感，毅然拋棄隱士生活，重出江湖，策馬入關。新領貴州布政使雲宗堯愛女雲大小姐，率同二侍衞及一小婢，乘坐油壁彩車，遠來關外，擬查訪多年前盜寶賊匪，毫無所獲，失意返回，途次白龍堆，遇兩匪徒截刼，雲大小姐出手將兩匪徒擊傷，突又有另五名匪徒馳來，把原先兩匪徒擊斃後，五匪之首胡駝子一口叫破雲大小姐身份，說是當年雲老夫人常乘這輛馬車——

****

纖手纖惡寇　鐵口懲兇頑

雲小姐眼珠子一轉，冷冷的道：「還沒請教五位大名號……？半夜攔車，你們想幹什麼？」

胡駝子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

那個姓「鷹」的瘦子仰天怪聲笑着，一雙狼也似的眸子，頻頻在雲小姐身上轉着！

他說：「雲小姐見問，能不回答，俺們哥兒五個的名字，可不能在大小姐跟前亂報，可是也沒什麼惡意！」

雲小姐道：「你們想幹什麼？」

胡駝子一隻手摸着面頰上的亂鬍子，嘻嘻笑道：「大小姐，你是金枝玉葉，衣錦玉食慣了，可不知道俺們這行有多麼苦？」

那個猛張飛樣子的漢子，大聲道：「俺們是風餐露宿，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苦哈哈，要大小姐妳行行好。賞口飽飯吃！」

雲小姐冷冷的道：「怎麼個賞法，你說清楚一點！」

胡駝子插口冷笑道：「大小姐，雲老大人這些年子爲官，荷包裏的銀子多的是不能再多了，俺們哥幾個可沒胆子當面去跟他老人家要去，沒法子，只有想出這麼一個傻主意！」

說到這裏，拱了一下手，道：「沒別的，只請大小姐妳連同手下人，在我們白龍堆多住幾天！」

姓「鷹」的瘦子哈哈笑道：「雲老大人疼愛大小姐，過不幾天，一定會派人親自迎接，那個時候，我們幾個再親自護送大小姐出沙漠，大小姐，妳說這個主意可是好與不好？」

白衣少女點點頭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懂得了！」

胡駝子躬下身子，簡直就快挨着地了，那樣子簡直就像是個大蝦米——

他嘻嘻笑道：「大小姐，請上車！」

白衣少女冷笑道：「當家的妳貴姓大名？」

胡駝子怔了一下，却抱拳道：「在下胡天鐸，外號『雲裏翻』，請多指教！」

少女一雙明亮的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下，冷冷的道：「胡老當家的，有件事我想請教一下！」

「大小姐請直說！不敢當請教二字！」

「好！那麼我要問問你們！」她那雙明媚的眸子，在五人相注之下，居然沒有絲毫畏懼之色！

頓了一下，她接下去，道：「三年前家父返甘肅任上時，家母有一次西出玉門關，在貴寶地遇見了一夥子人失了點東西！」

五人聞言，彼此對看了一眼。

胡天鐸點點頭道：「這件事，大小姐妳還眞問對人了！」

雲小姐道：「怎麼說？」

胡天鐸道：「這件事，是『沙漠虎』魯鐵山，魯大當家所幹的！」

雲小姐點點頭道：「姓魯的現在那裏？」

「這個……」胡天鐸道：「這個我可就不知道，聽說魯當家的也入了中原！」

雲小姐失望的後退了一步，却咬着牙道：「我不信！」

那個猛張飛般的漢子哈哈笑道：「信不信由妳，大姑娘，魯鐵山當年聽說幹了那一票買賣，發了一筆大財，如今仍然吃喝不盡。六十年風水輪着轉，想不到我們哥兒五個今天也輪着一回，這就叫走運！」

雲小姐臉色一剎時氣得緋紅，冷笑道：「那魯鐵山與你們是什麼關係？」

胡天鐸道：「朋友而已！」

雲小姐面色一陣發白・頻頻冷笑道：「本來還可以饒你們一命，既然是姓魯的朋友，就恕我不客氣了！」

五人微微一驚，胡駝子嘿嘿一笑，說道：「怎麼說，雲大小姐，妳還是個練家子？」

雲家小姐一聲淸叱道：「瞎了你的狗眼！」

右手平出「哧！」的一掌，直向着胡天鐸臉上劈來，胡天鐸在對方話聲一落的當兒・內心已存了三分小心・果然對方話聲一落，遂卽向着自己出手！

「雲裏翻」胡天鐸就是因爲輕功出衆，所以才得了這麼一個外號。

此時見狀・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倒翻・足足翻起了一丈高下，雲家小姐這一掌可是落了空，可是疾勁的掌力，平貼着，把地面上的一層沙子刮上了半天・就像是揚了一天的大霧！

在一陣狂風飛沙裏，五個人身上或多或少，俱都着了幾粒，儘管是小小的幾粒沙子・却也疼痛不已。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白衣少女只現了這麼一招・頓時使得胡駝子與在場四人大大的吃了一驚。

「雲裏翻」胡天鐸頓時抽了一口冷氣・抱拳道：「胡某有眼不識泰山・大小姐妳報個萬兒吧！」

白衣少女身子一轉，已逼近胡駝子正前方・她目光雖是注視着胡駝子・可是眼角却瞟着其他四人・五個人只要有任何一人胆敢妄動・絕對逃不開她的視覺。

「你問我的名字麼？」她冷笑道：「好・我就告訴你們・只是你們知道也等於不知道！」

五人心裏一怔——

按「雲裏翻」胡天鐸以次這五個人・實在說每個人都有一身傑出的功夫・近一二年以來・沙先生歸隱・魯鐵山失踪・胡駝子等五人・實在也就等於沙漠的霸主・任何人也不敢輕捋虎鬚！

眼前這位雲小姐雖說現了一手功夫・使人感覺到她大非尋常之輩・可是到底也抓不住她的斤兩・自無被其三言兩語所能恫嚇得住的。

五人之中・那個姓「鷹」的吊客型漢子・最是跋扈不馴・是一個不易服人的傢伙！

這時・他聽了白衣少女的話・忍不住像梟鳥一般的怪笑了一聲・道：「大姑娘・妳這話怎麼個說法？」

白衣少女杏目一轉道：「因爲我一旦報出了姓名・你們聽到之後・却是再也離不開眼前這遍沙漠！」

姓「鷹」的又是一聲怪笑道：「妳是說・我們哥兒每個一知道姑娘的大名・就活不成了・是吧？」

「就是這個意思！」

姓鷹的一雙狼眼・在聆聽之後・閃閃放着兇光・環顧左右・道：「哥幾個聽見沒有・人家姑娘可是給咱們叫上陣……」

哈哈一笑・他又接下去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姑娘・妳就報個萬兒吧！」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報名說道：「雲白姍！」

話聲出口・身如疾電而前・右手纖纖一指・微微彎曲着向前一探・直向姓鷹的那雙狼眼上挖去！

姓「鷹」的外號叫「梟面狼」・姓鷹名九幽・最拿手的功夫・是一手「大鷹爪力」・這時對方少女第一個找上了他・正好借此顯派顯派！

雲白姍的雙指一到・鷹九幽喝道：「來得好！」

他瘦軀向下一蹲・一隻長腿「呼！」地貼地掃出・施展的是一手「鐵牛耕地」・直掃向雲白姍下盤！

雲白姍素白臉上・帶出一絲傲然的笑容！

就見她身子向後一個倒仰・在鷹九幽的長腿力掃之下・她身子眞像是夜空裏疾轉的一隻蝙蝠・白綢的袖子「呼！」的一聲張開來——

鷹九幽滿以爲對方必是後退的一個勢子・其實却大是不然・隨着對方翻起的身子・帶同着猛銳的一片袖風・劈頭蓋臉的逼了過來。

鷹九幽一經接觸對方袖上風力・感覺到猛中帶柔・方感有異・雲白姍的一隻纖纖玉手・已由袖內倏地探出・五指一劃・其快如電！

「梟面狼」鷹九幽竟像是着了魔法般的不及躲閃・雲白姍纖纖五指・正好劈中面門・一閃而過——

那副情景・初看來時就像是切開的豆腐一個模樣・等到各人看淸鷹九幽的面部已被活生生的劈劃開來時・紅血白腦・一股腦的全數噴出！

「梟面狼」鷹九幽直着腿一連跑出去十幾步・才幌幌悠悠的倒了下來。一條命・就此結束！

所謂「兔死狐悲」・這番情景看在其他四人眼中・自是多少有點「殺鷄鎭猴」的作用・可是却也不會就此罷休・反倒使得四人生出聯手對付之心意！

「雲裏翻」胡天鐸用着特殊的目神・向着其他三人看了一眼・三個人頓時領會過來！

這三個人・武功均非泛泛・那個猛張飛樣的人姓劉名楚・人稱「一聲雷」・儒生打扮的人・姓趙叫鐵衫・外號叫「奪命書生」・至於那個年過五旬的莊稼漢子・却是沙漠裏有名的「黑心辣手」崔命符！

這些人・平素只要出現一個・已足可使得商旅披靡・同時出手的情形・還不多見。

雲白姍舉手之間・已把「梟面狼」鷹九幽斃之掌下・那雙充滿了殺機的眸子・開始注視向胡駝子。

她冷冷笑道：「你們剛才談笑間・大有輕視女人之心・今天也叫你們幾個長長見識！」

胡駝子後退一步・沉下臉來道：「雲姑娘・我們並無寃仇・何以一上來就下此殺手？妳也未免太狠了一點！」

雲白姍一笑・露出兩排白而潔的玉齒・美是美到了極點・冷也冷到了家・尤其是剛才那一手殺着・此刻仍令得各人心驚肉跳——

她閃爍的目光・徐徐由各人臉上轉過・却是一言不發・凡是當她目光掃過的人

・無不怦然心驚・下意思的感覺到這個美艷的少女・卽將有厲害的殺着要出手了。

果然——

在每個人意念方自一動的當兒・雲白姍已然以着「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猝然出手！

她美妙的身子・像是一朵潔白的雲彩・倏地盪空而起・在起身空中的一刹間・右手二指猝出如電・「啾！啾！」發出了兩股尖厲之風・向着靠身最近的劉楚雙目上點去！

「一聲雷」劉楚早已躍躍欲試・他一隻右手・緊緊握着腰間如意軟鞭的把柄・立刻準備出手。

這時對方既已出手・來勢是如此之急・「一聲雷」劉楚・怒叱一聲・右手向外一翻・噗嚕嚕一陣疾風裏・一條如意軟鞭・如同出穴之蛇・疾向雲白姍手上繞了過去。

同時之間・以「雲裏翻」胡天鐸爲首的其他三人・也都同時出手！

三個人自不同的方向部位・同時撲了過來！

「雲裏翻」胡天鐸是一口紫金刀。

「黑心辣手」崔命符・是一根「七節鞭」。

「奪命書生」趙鐵衫・是一支「文昌筆」。

三般不同的兵刃・奔向不同的部位・快，準，狠・聯合得天衣無縫！

可是那個傑出少女雲白姍・顯然是師承名家・得過極爲高明的傳授。

在四個人聯手合攻的同時・她那嬌柔的軀體・就空一挺・有如「金鯉穿波」・「呼！」的倒穿而出・四個人那般快的身手・兀自是落了空招・差一點・撞在了一塊！

一刹時・雲白姍去而復還！

去似風・來如電！

一去一還之間・快到難以想像・這一次她的身子・却是撲向「奪命書生」趙鐵衫的背後！

趙鐵衫一覺到背後風急・却已是閃躲不開・他的一支文昌筆・本意想施展一手「醉打金鐘」・可是才展出了一半・面前人影一幌！

「奪命書生」趙鐵衫平素最拿手的一招是「點喉貫脊」・却是來不及施展！

迎面的雲白姍・更是快到了極點！

趙鐵衫的文昌筆才施出了一半・已爲雲白姍劈手抓住・前者頓時覺出這位雲大小姐非但是技擊功夫出衆・就是內功力道・自己也是望塵莫及！

就在趙鐵衫運力奪筆的當兒・雲大小姐的一隻尖尖玉手・已然再次的・劃空而過！

這一次雲白姍施展的手法・較諸前次對付鷹九幽・却是略有不同・五指過處・那位素有毒手傷人之稱的趙鐵衫・喉頭上微微現出了一道紅線。

趙鐵衫身子仰後就倒・他倒在地的一瞬之間・怒血才狂噴而出！

雲白姍在毒手殺害趙鐵衫的同時・也正是胡駝子等毒手出招的一刹之間！

胡駝子的一口紫金刀・正施展着他最得意的一手「潛龍昇空」出手之時。

這一招確實厲害・胡駝子行走江湖以來・總共不過才施展了三五次・可是每一次都沒有失過手！況乎尚有崔命符・劉楚二人相互搭檔。

崔命符的七節鞭直奔背脊！

劉楚的如意軟鞭却是捲向下盤！

雲白姍身形猝然騰起・正欲空中空手發招・制二人於死的當兒・却耳聽着足下的胡駝子一聲刺耳的怪笑聲！

「雲裏翻」胡天鐸的一把紫金刀・由下而上的猝然翻出・這一刀厲害的是・刀在出招之前・是深深埋在沙粒堆裏・出刀之後・黃沙瀰天・在人眼迷離錯綜之間・等到你發現閃爍的刀光之時・事實上你已來不及逃開刀口之下！

雲白姍雖是身懷絕技・不可一世・可是對於眼前胡駝子這一刀來說・顯然是疏忽了！

一片刀光之後・是萬點金芒！

胡駝子不愧是奸險兇惡的老江湖・這一刀尚恐對方不死・另外還加上了一掌金錢鏢！

刀光如電・「哧——」地劃開了雲白姍後背中衣・雖說是未能傷及要害・皮肉之傷却是在所難免！

雲白姍就空一滾・施展出一手內炁功力・但見得空中金錢叮叮一陣猛撞・圍繞着一團氣窩却是始終攻不進去・最後全數墜落在地！

雲白姍斜着身子・飄身而出！

女孩子家最重視顏面・雖然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傷・可是中衣破開・粉腰玉股畢呈眼前・自是她無法忍受之事・頓時間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她身子猛地縱出・落向車前・嬌叱道：「錦花・把我的劍丟出來！」

胡駝子怪笑一聲道：「大小姐・妳認栽了吧！」

他手上的紫金刀突的向上一擧・叱道：「上！」

三個人三般兵刃・眼看着齊攻直上・危機一瞬・空中突地起了一陣子哨聲。

那股聲音・突入耳中十分尖銳刺耳・各人俱不禁同時抬起頭來・但見月光下・空中有一道極爲細小的銀光・呈作弧形的向着衆人立處墜落下來！

雲白姍心中一動・不知道是什麼玩藝兒——

可是・「雲裏翻」胡天鐸以次的三個人・在抬頭一窺的當兒・俱都驚得面無人色。

三個人互看了一眼・如喪考妣似的各自看了一眼・胡駝子低聲道：「退！」

他本人首先的向着坐騎前奔去・其他二個人亦相繼跟進・可是・却已來不及。

這時雲白姍已由錦花手上・接過了一口長劍・却有些羞於現身——

就在這一刹間・前道沙漠裏現出了一人一騎・一入眼簾・人馬已如旋風般的來到了近前！

雲白姍方自認出來人有些眼熟・却見那人・施展了一手武林罕見的輕功絕技・在坐馬長嘶聲中・騰身如雁而起・直掠過馬首・呼嚕嚕帶出了一股衣袂盪風之聲・却如秋日狂葉般的已來到了面前！

那位雲大小姐・生平目高於頂・她雖



出道不久，可是江湖上却沒有一個人使得她望而生敬！可是眼前這個人所施展的這一手功夫，却使她深深為之折服！

那人施展的這手輕功，妙在起似鷹，快如風，落似葉，靜如雲！

等到他身子落下之時，如非衆人目睹，簡直是絲毫無覺，整個身子，就像水面浮萍，那麼輕翩翩飄立在沙地之上！

在馬車的燈光照射之下，雲白姍才恍然認出了，這個人正是方才在露店進食時，身後那個中年的文士！

自然，胡駝子一干人也都看清了。

三個人雖然已來到了自己的坐騎之前，却是沒有一個胆敢躍身上馬！

相反的，三人都轉過身子來！

以胡駝子為首，每個人手裏的兵刃，全都不由自主的鬆手跌落在地！

三個人三張臉，變得白中帶青，全身就像是吃了烟袋油子似的一個勁兒的打着哆嗦！

胡駝子兩手抱拳，害怕已極的道：「沙……沙先生，你老……怎麼來了？」

面前這個人——土地廟得刀的那個灰衣人——露店的飲者——也就是名震大漠南北，為本地人敬為神明的「萬里飛虹」沙千里！一般人只是稱呼他是「沙先生」！却很少知道他本來名字！

胡駝子發話之後，其他兩個人，也都跟着向面前這位武林異人，深深的打躬為禮。

各人口中都吶吶的喚了一聲：「沙先生！」

面前的這個灰衣人沙千里，正眼也不看他們一眼，他的一雙眸子覷向雲白姍，冷冷的道：「姑娘的傷要緊不？」

雲白姍保持着若干的敵意，看着面前這個人，對方既然好心發問，却也不便不答。

她冷漠的搖搖頭，不發一言！

沙千里「哼！」了一聲，那對含蘊着奇光異彩的眸子，這才掠向附近三人！

胡駝子怕是怕到了極點，却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結結巴巴道：「自從三年前與兄弟一別……一直……沒有聽說過……先生的音訊……在下等，以為先生已進入中原……却沒有料到，先生仍然還躭在沙漠！」

沙千里目光烱烱的道：「所以你們就敢任意胡為了？」

胡駝子戰抖了一下道：「在下不……敢！」

「黑心辣手」崔命符也道：「我們不敢……」

「我們不敢！」

「不敢！」

三個人的嘴雖是各有先後，可是說出的話，歸納一句，僅有「不敢」這麼簡短的兩個字。

「不敢？」沙千里冷笑着道：「你們還不敢？那麼我問你們！你們現在是幹什麼？」

胡駝子連急帶嚇，出了一臉的汗，猶自辯白道：「……我們只是想這位雲小姐，在這裏多盤桓幾天，怎敢！有什麼別的意思？」

其他二人，異口同聲的連聲說道：「是……是……」

崔命符加上一句道：「三年前……我們承先生告誡，手下留情……那裏還再敢做什麼壞事？……先生你高抬貴手，我們這就走……再也不……」

「萬里飛虹」沙千里莞爾一笑道：「虧你們還記得三年前的那件往事！」

他的目光，選中「一聲雷」劉楚，緊緊看住，後者臉上的短鬍子，一根根都嚇得炸了起來。

「你說！」沙千里冷冷的道：「我當年是怎麼說的？」

劉楚眉心見汗，吶吶的道：「先生……見諒，下次再也……不敢……」

以劉楚之威，竟然會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告起饒來了。

沙千里眉頭一皺，重覆道：「說！」

劉楚頻頻嚥着唾沫，吶吶道：「如犯……禁令……」

「怎麼樣？」

「自……自斷雙手！」

聽者二人，全都出了一身冷汗。

沙千里道：「很好，那麼就不要多躭擱時間，胡天鐸，你是頭子，這件事多半也是你領的頭，那麼就由你先來，你就動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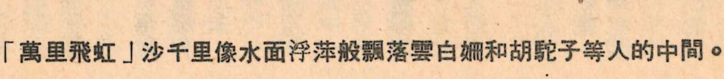
「雲裏翻」胡天鐸，在黑道上是出了名的狠，豈能是任人擺佈的，無奈眼前這個主兒，實在是太厲害了，厲害到想起來就怕！

三年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局外人固是不得而知，可是必將是令人不寒而慄，思之猶有餘痛的一件往事，否則胡駝子等三個人，那麼厲害，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豈能有這麼服貼的道理？

胡駝子趨前兩步，面無人色的道：「沙先生……我們錯了，萬萬不該違抗你的旨意，只是請念在同屬武林中人，對先生一向恭謹份上，尚請！先生網開一面……如何？」

沙千里冷笑一聲道：「沙某一向言出必踐，對人如此，對自己亦是如此——」

言及此只見面前三人一齊垂下頭來。那位貌似張飛的「一聲雷」劉楚，竟



「萬里飛虹」沙千里像水面浮萍般飄落雲白姍和胡駝子等人的中間。

然忍不住泫然淚下，痛泣出聲！

他這麼一哭，倒使得那位貌像斯文的沙先生心中為之一軟，偏頭再看，立在車前的那位雲姑娘，却像不關她事似的，正自用着一雙澄波的眸子注視着沙千里，面上表情不嗔不惱——

那個叫「錦花」的丫環這時正在為她身後傷處上藥，作緊急的包紮處理！

沙千里目光由雲白姍主僕身上再回到面前三人，不禁長嘆了一聲，道：「……就算我有原諒你三人之心，只怕這位雲姑娘，也是放你們不得！」

三人眼睛立刻向着雲白姍望來，目光中大有請饒之意！

沙千里溫文的向雲白姍道：「姑娘之意若何？」

雲白姍淡淡一笑，道：「這是你們間的事，問我幹什麼？」

她在說這幾句話時，目光畧畧的向着面前三人一轉，鋒芒內歛，却只有敏銳如沙先生者，才能體會出她這一窺之間，深刻的內心含意！

胡駝子等，在聆聽雲白姍所說之話時，頓時大喜，只以為對方已有開釋自己三人的心意，當下不約而同的向着雲白姍深深一拜。

「雲裏翻」胡天鐸大聲道：「多謝姑娘開恩——」

却聽得一旁的沙千里，發出了一聲凄涼的嘆息。

三個人被沙先生這聲嘆息，弄得莫明其妙。

雲白姍也把一雙妙目，轉向沙千里。

沙千里冷冷的道：「你等三人且莫道謝，雲姑娘並無饒恕你們之心，我只要一點頭，饒過你等，只怕你三人眼前就得濺血雲姑娘劍下！」

胡等四人大吃一驚！

雲白姍也似微微一驚，她不得不暗暗欽服眼前這位沙先生精明的判斷和觀察之力！

只是，她却不說一句話。

沙千里目覷三人，又發出一聲嘆息，道：「你三人既是自負武功過人，却連這位雲姑娘的出身門戶，也看不出，豈非是上門送死？」

三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雲白姍目光裏帶着好奇與察詢之意，直直的迫視着沙千里，像是在問：「你怎麼知道？」

沙千里接下去說道：「……十年前，有一位江南異人，歸隱洞庭，這位老前輩，姓印名秋桐，人稱『青桐老人』，你等可知？」

三人登時一驚！

武林中較有聲望的人，那一個不知道「青桐老人」其人？只是傳說此老懸岩斷腿之後，已退出武林，此刻沙先生一提及，三人才忽然想起！

沙千里冷笑一聲，接下去道：「……如果我猜測不錯，這位雲姑娘，正是那位印老前輩的入室弟子！」

三個人又是一驚！

雲白姍那雙眸子裏所泛出的，又豈止是驚詫而已！

「萬里飛虹」沙千里鼻子裏「哼！」

了一聲道：「所以！你們三人即使合力出手，也絕非雲姑娘對手……」胡駝子等三人臉色猝變，相繼向着雲白姍望去，雲白姍的已隱隱殺機，此刻被沙千里一語道破，頓時現於神色！

「雲裏翻」胡天鐸只看了一眼，已可猜知沙先生言之不虛，這位姑娘的一身武功方才已經領教過了，再次交手，也沒有什麼便宜好佔。

三個人心思一樣，都在默默的算計着此番得失——

一邊是斷手，另一邊雖是個未知數，可是一旦失敗的結果，卻是連性命也難以保全！

這麼一想，三個人當眞是悲怒塡胸，左右爲難！

沙千里那雙銳利的眸子，在三人面上徐徐掠過。

他平靜的道：「……念在你等此刻已有反悔之意，我就從輕發落——」

三人同聲道：「謝謝先生！」

沙千里道：「但是都也不能太便宜你們！」

三人頓時又是一怔，這一瞬間工夫，他們臉色變了好幾次一陣發白一陣發靑！

沙千里冷峻的目光，遍視向三人，用着命令的口氣，說道：「各人自斷左手一隻！」

從他說話的口氣裏判斷，已無絲毫再無緩和的餘地！

「一聲雷」劉楚，雙膝一軟，禁不住屈膝跪了下來，方自道了聲：「沙——先——生……」

沙千里長眉一挑——

胡駝子忙插口道：「劉楚，還不領刑．想死不成？」

「一聲雷」劉楚被胡駝子霍地一叱，陡然憶及沙先生平生最惡別人向他跪拜的一節，嚇得忙速站起，一張黑臉，變作死灰顏色！

沙千里冷冷一笑，說道：「我已對你們四人破格留情，莫非還要我親自動手不成？」

「雲裏翻」胡天鐸長嘆一聲，自信無能逃過這步刼運，當時把一隻左手緩緩伸出，那雙原本細小的眸子，此刻看上去，竟似放大了一倍……

只見他把牙關一咬，右手「紫金刀」在眼前一旋，刀光閃處，一條左臂齊中一折爲二，墜落在地。

胡天鐸不愧是條漢子，儘管是痛得他全身打着戰抖，却連哼也不哼一聲，當時右手用力，在肩頭上一連點了幾處穴道，止住了流血。

他那雙怒出的眸子，視向其他二人，「黑心辣手」崔命符的兵刃是七節鋼鞭，「一聲雷」劉楚是如意軟鞭，都不是能够斷下膀臂的傢伙！

只是，二人也知道捨此一圖，已無生機！

當下「黑心辣手」崔命符上前一步，臉色蒼白的望着沙千里道：「在下罪有應得……請先生成全吧！」

「一聲雷」劉楚也上前一步道：「先生成全！」

「萬里飛虹」沙千里冷笑一聲，道：

「好！」

他這裏正待出手，猛可裏却由身後穿出一股猛厲如刀的勁風，只聽得當前的劉楚痛呼一聲：「哎喲！」

一隻斷臂齊根而落，足足飛出了三丈以外，落在沙地上，劉楚只痛得在沙地上打着滾兒！

沙千里方自看出，是身後的雲姑娘下的手，後者却又已施展出厲害的殺手！

風聲過處，「黑心辣手」崔命符大叫一聲，一隻左臂同樣的拋落當場。

崔命符直痛得踉蹌坐倒，一雙眸子直直的注視向立在丈許以外的雲白姍，這時他才知道沙千里言之不虛，這位姑娘果然是身負奇技，就以他加諸自己的這一手功夫，只怕當今天下，擅者無幾。

當時「一聲雷」劉楚已由沙地上抖顫的站了起來，三個人，各人拋下一隻斷臂，却還忘不了向着在場的沙先生，深深一禮！

沙千里冷冷的道：「武林中能人異士到處都是，這一次定能給你們一個教訓，好自爲之，就此走吧！」

三人已痛得忍受不住，聞言後，就由胡駝子帶頭爲首，紛紛縱身上馬，狂奔而去！

人馬遠逝甚久，空氣裏兀自飄散着濃重的血腥氣息，歷久不散！

地面上，散置着二具屍身，和幾隻斷臂。

天空裏，隱隱傳來是鷹鷲的短鳴聲，夜色裏，仍可以淸晰的看見這類專食人畜屍身的惡禽，在當空低低的盤旋着，鷹鷲的凌厲的眼睛，閃閃放着碧綠的光，在泛有星光的夜色裏，異常的顯得可怖！

「萬里飛虹」沙千里緩緩轉過身子來．雲家小姐也正在靜靜的注視着他。

沙千里抱拳正色道：「這年來武林中已鮮見出色的女中英傑，姑娘是我所見過最最傑出的一位，尚請賜告芳名，以銘肺腑！」

雲白姍打量着他，良久才點點頭道：「我姓雲，你呢！」

沙千里一笑道：「在下沙千里！」

雲白姍神色一變，道：「你就是『萬里飛虹』沙千里——？」

「在下正是！」

雲白姍立刻顯出片驚異欽敬之色，她點點頭道：「我知道你很久了！」

沙千里道：「姑娘剛才那一手『玉斬金切』，施展得不着痕跡，令人欽服！」

雲白姍淡淡一笑，說道：「却是瞞不過你！」

頓了一下，她吟哦着道：「可以問問你，要上那去麼？」

沙千里道：「去中原！」

雲白姍眼珠子一轉道：「幹什麼？」

沙千里微微一笑道：「暫不奉告！」

雲白姍怔了一下，道：「好！我們還會見面的，無論如何，總應該謝謝你，再見！」欲言又止的。

沙千里道：「再見！」

車簾掀處，雲白姍已翩然步入！

二衞士早已跨轅待去，雲小姐一登上車，這輛油壁彩車頓時向前移動！

沙千里目送車身，却見車廂後窗開處

．現出一隻女人潔白素手，頻頻的向着自已抬動着，隨着飛馳的車身，轉眼消失！

沙千里由不住也跟着舉起手抬動了一下，慢慢的又放下來，心裏一時浮起說不出的一陣寂寂感覺！

這是第一個使得他動心的少女，也許就此一別，永世不再相見了。

做爲一個俠士，尤其是爲人敬仰的一個正派俠士，一舉一動皆要當心，沙千里一向把兒女私情看得極淡，也不曾爲什麼人動過情愫，多年來浪跡沙漠孑然一身，也從不曾感覺到孤單過。

直到這一刹那，他彷彿感覺到自己有些變了。

不過是一面之緣，沒說上兩句話，自已想想也太好笑了，可是不知怎麼攪的，眼前彷彿又看見了雲姑娘那隻抬動的玉手，隨着車後的珠簾，那麼飄飄的抬動着，就像是一隻勾魂的魔手，禁不住令你心旌搖蕩！

沙千里啞然失笑了一下，輕輕的搖了一下頭。

多少帶有一些凄涼的意味，他跨上了那匹長毛瘦馬，正欲抖韁奔馳，心裏一動，却改疾行爲慢行！

憑他胯下那匹坐馬的脚程，如果快行一程，一定能追上前行的那輛車，自然也能再見那可愛而美麗的姑娘一面！

他恥於這麼做——良久以來，他一向孤傲獨行慣了，他珍惜自己的名望，有如孔雀珍惜身上的羽毛……長久以來，他也習慣的克制自己的各種慾望……這些都是一個身爲俠士所必欲忍受的。

其實，他既爲血肉之軀的人，又怎能失去人所獨具的一份情？他只是忍受，克制……

「忍」之一字，正如其義——心上插刀，那番滋味當然不好受……

他無神的策着胯下神駒，却不令牠放快脚程，幢憬着自古恆北的那顆寒星，那牲口足足行了一個時辰！

天上的星月，低低的籠罩着，夜風如水，輕輕的吹在身上，說不出的舒服，却也給人以懶散莫釋的感覺！

那匹長毛的坐馬，耐不住這般長時慢行，不時的打着噗嚕！

遠方有餓狼的長號聲——「喔——喔——喔——」

沙千里翻身下馬，一隻手拍着馬頸子，說道：「今天在這裏過夜了，明天再走吧！」

前面有一片綠地，新月狀的沙洲，像扇面也似的開展在面前，形成了眼前的一片屏障！

一些沙漠的旅客，不欲夜行者，都在這裏打尖過夜！

繞過了這片沙洲，可以看見靑靑的水草地，在不算小的水草地裏，結有十幾處帳幕，一盞盞的羊角掛燈，懸在羊皮帳門前面，其色靑白，遠看過去就像是一天寒星！

「萬里飛虹」沙千里在一處較高的地方停下了馬，把新購的一套寢具卸下了鞍子。

這種單身居住的帳篷，搭建起來極爲方便，只要把當中的一根主樁子結實了。四角扯平打下樁子就得了。

沙千里把帳篷弄好了，一任那匹長毛馬去嚼食着附近的靑草，却聽到隣座帳篷裏，有人在吹弄着笛子，嫚嫚笛音和着夜風，聽在耳朵裏，別有一種凄涼的感覺！

他吃了一塊乾肉脯，喝了一點水，平躺在狼皮睡褥上，耳聽得那笛聲轉折舒徐，有如幽咽的流水，又似出谷的新鶯，甚是好聽悅耳，不覺雙目微闔，興起了濃濃的睡意！

不知什麼時候，笛聲忽止！

沙千里輕輕的拂了一下袖子，把燃在身邊的一盞松脂油燈熄滅！

他翻過身子來，正待入睡。

這當兒，羊皮的幔簾子忽然响了一聲，一個長身玉立的倩麗影子，突地現身帳前！

沙千里聞聲而警，睡意已去了七分！

他倏地轉過身來，却見到面前人影一閃，那乍然現身的人，以着同樣快速的身法，退出帳外，沙千里所看見的，只是這人雪白的一截裙角！

沙千里陡地一驚，不待先出聲，單手已操起了那口得自毛秋水所贈的寶刀，僅以腰脊打挺之力，全身如箭矢般的已射身而出！

「嗖！」的一聲，縱出三丈以外！

當他輕快的身子方自一落地面的當兒，已發覺到那現身的人影，以着同樣快的速度，像是一縷輕烟般的，已然拔上了那片新月狀的沙丘！

從背影上看去，對方儼然女子，一襲白衣，秀髮披肩，身後還繫着一口長劍！

沙千里心中一動，也就愈加的不捨，當足下加勁，更爲快捷的追了下去。

前面少女似乎有意要和他較上一陣輕功，這時身法展開，輕登巧縱，快如飛隼，刹時之間，已飛縱出百十丈外！

「萬里飛虹」沙千里見對方身法輕盈如此，透過對方窈窕的背影，他已猜出了她是誰了。

白衣少女身法越法的加快，分明輕功中極流身手，沙千里略一放鬆，卽有擺脫之勢，他也就緊緊的綴下去，絲毫不敢慢下。

二人一前一後，足足又追出了十數里外！前面少女儘管是快如疾風，可是沙千里所施展身法，乃是武林中僅聽過傳說的「風戀塵」，這類輕功全憑一氣行馳之。

運功時，提氣頂踵，一以貫之，如是快慢由心，不可思義！是輕功中頂尖兒的身手！

白衣少女身法雖說是越乎常人數倍有餘，然而却始終沒法子擺脫出沙千里的跟蹤！

如此又相持了半盞茶之久！

前面是無數的沙丘，白衣少女拔上了第一座，沙千里緊跟着撲上去，她却改縱向第二座沙丘上撲去！沙千里又跟上第二座！

第三座沙丘，較前座要高上許多。

白衣少女這一次安心要把身後的沙千里擺下來，她施展出輕功中極上的身法「流星趕月」，白色長衣在夜色裏劃出一道白光，身子一落沙丘之上，雙手抱着膝頭，凌空一個翻勢已躍落而下——（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麻姑率二啞童往妓院要殺郭長風，不逞，轉約郭長風晚上往呂祖閣前與瞎姑相晤，郭長風依約前往，瞎姑故示大方，以郭長風酒醉，要他調息一個時辰，然後再較武功，郭長風疑她另有陰謀，但仍依言趺坐，果然，瞎姑趁郭入定後，撒出身披黑袈裟，把郭長風網住，命二啞童將郭長風用牛筋繩細綁，扛上馬車，一路急趕，至一密林，郭長風要求喝水止渴，麻姑給他喝水後，郭長風因內急，但又不便明言，祇要求要往林中，麻姑不允，郭長風大怒，吼罵她們蠻不講理，不准他們撒尿——

****

梵宮清淨地 機括滿華堂

瞎姑和吳姥姥都忍不住好笑。

郭長風冷冷一哂，說道：「這有什麼好笑的？水火不容情，屎尿脹死人，你們究竟要我……」

瞎姑忙將兩名啞童喚來，揮手說道：「帶他去林子裏方便，當心些，別被他逃了。」

兩名啞童從車廂裏拖出郭長風，一個抬頭，一個抬脚，走進林木深處，然後把郭長風往地上一摔。

郭長風忍着氣道：「喂，你們就這樣不管了？莫非要我尿在褲襠裏？」

其中一名啞童俯下身子，替他拉開了褲腰。

郭長風道：「我又不是吃奶的小娃兒，躺着怎麼撒得出來？」

兩名啞童互望了一眼，只得上前扶他立起來。

郭長風雙脚被反綁在身後，雖然直起身子，只能跪，不能站。

他回頭對兩名啞童笑了笑，道：「兩位小兄弟，這樣叫人多難受，索性帮忙帮到底，替我解開脚上的結扣，讓我站着，只要雙手不解開，我還跑得了麼？」

兩名啞童沉吟了一會，終於替他解開了脚上的牛筋繩。

郭長風站起來，舒展了一下腿脚，口裏連聲道謝，果然並無逃跑之意。

等到方便完了，郭長風仰面吐了一口氣，道：「幸虧有兩位小兄弟，否則，眞要被那四個女人整慘了。」

兩名啞童都是暗器高手，自從解開郭長風的雙脚，便一直扣着滿手暗器蓄勢而待，現在見他並沒有脫逃的企圖，才畧爲鬆懈了些。

郭長風笑道：「對不起，我兩隻手不能動，還得麻煩二位替我紮好褲子，咱們就可以回去啦。」

兩名啞童收起暗器，同時走了過來，一個提褲頭，一個替他繫腰帶……

誰知褲子還沒繫好，郭長風突然一抬膝蓋，「蓬」地一聲，正中左邊啞童的胸口。

那啞童踉蹌倒退三四步，仰面跌坐在地上。

右邊這個急忙飛身後退，探手入懷掏取暗器。

郭長鳳手上繩結早已鬆開，一縮腕肘，便脫開了束縛，就把那牛筋繩子當作軟鞭使用，貼地揮掃過去。

那啞童暗器還沒來得及掏出，足踝已被繩子纏住，「噗通」跌個四腳朝天。

郭長鳳運指點閉兩人的穴道，微笑道：「並非我恩將仇報，我急着想去看看那被炸死的人是誰，只好委屈你們二位。」

匆匆繫好褲子，吸氣踹足，向林外奔去。

他知道瞎姑耳力奇靈，是以不敢縱身飛掠，踮俯着腰，着腳尖，輕輕繞路而行，盡力不使腳下發出聲響。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林中開始有了鳥語，亦可掩蓋一部份腳步聲。

抵達換車處，郭長鳳突然呆住了。

只見原來換車的樹下，停着一輛馬車，車廂和馬匹，全部完整如故，絲毫沒有破損。

車廂內，帘幕低垂，寂無人影。

如果馬車並未爆炸，剛才的巨響和殘木碎屑又從何而來呢？

難道是自己聽錯了？看錯了？還是做了一場夢？

郭長鳳疑雲大起，身形疾掠，飛落車前，伸手便想拉開車門……

但手指才觸及門柄，忽又頓住，因為瞎姑曾經說過，這輛車是個陷阱，只要車門一開，就會爆炸。

郭長鳳縮回手，畧一沉吟，又不禁啞然失笑，暗道：瞎姑的話若是真的，這輛車早就炸成飛灰了，怎麼還會好好停放在這兒？

想到此，不再猶豫，迅速伸手拉開了車門。

車輛並未爆炸。

可是，就在他拉開車門的刹那，車廂內也飛快地伸出一隻手，五指一搭，正扣住他的腕脈穴道。

一陣桀桀笑聲從車廂內傳出來，說道：「姓郭的，現在你逃不掉了吧？」

郭長鳳的確逃不掉了，因為扣住他穴道的正是瞎姑。

接着，腳步紛紜，麻姑等人都由林子裏走出來，何老頭走在最後，身邊緊跟着兩名啞童。

郭長鳳搖搖頭，苦笑道：「師太真有神鬼莫測之機，實在令人佩服。」

瞎姑笑道：「這並不是我的本領，而是閣下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忘了兩件最重要的事。」

郭長鳳道：「哦！」

瞎姑道：「你想藉尿遁脫身，她們都不便跟隨監視，却忘了我是個瞎子，用不着避這種嫌。」

郭長鳳點頭道：「不錯，這一點我的確沒有想到。還有第二件呢？」

瞎姑道：「你既然親耳聽見了爆炸聲響，就該先查看附近有沒有爆炸的痕跡，怎可如此魯莽，一來就開啓車門？」

郭長鳳笑道：「我是急於想看看這輛車是眞是假，故而疏忽了。」

瞎姑道：「你來查看的目的，只怕並非在這輛車子，而是關心那位被炸死的朋友吧？」

郭長鳳道：「這話也不錯，因爲我還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朋友。」

瞎姑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他不僅是你的朋友，而且比你精明得多。」

郭長鳳道：「聽師太的口氣，馬車爆炸居然並沒有炸死他？」

瞎姑重重哼了一聲，道：「雖然沒有死，相信也够他受的……」

微一側頭，又說道：「何老爹，請你把剛才檢視的結果，再說一遍給郭大俠聽。」

何老頭應聲道：「據現場觀察，馬車爆炸後，車門柄上繫着一條長繩，三丈外的大樹邊，遺有一灘血漬和兩行輕重不一的腳印，依此推測，那人是藏身樹後，利用長繩拉開車門，雖僥倖未被炸死，却已受了極重震傷。」

郭長鳳專心地聽着，聽完長吁了一口氣，道：「謝天謝地，他總算不是郭某人的朋友。」

瞎姑道：「怎見得不是？」

郭長鳳道：「此人想到藏身樹後，利用長繩拉開車門，足證是位聰明絕頂，江湖經驗老到的人物，郭某的朋友中，還沒有這種人。」

瞎姑冷笑道：「二師妹，把你追踪所見，也說給郭大俠聽聽。」

麻姑點點頭，道：「我沿着腳印追踪，發現那人身負重傷，倒臥在對面林中一片草叢裏，當時他以面紗遮着臉，見我追近，急忙躍起逃走，危急時曾返身發出一枚能迴旋飛翔的金環拒敵，我證實了他的身份，才止步未追。」

「無敵飛環」林元暉？

郭長鳳心頭猛然一震，失聲道：「眞的會是他？」

瞎姑道：「郭大俠，你現在總該明白，咱們爲什麼不惜再度移車用計，要你留下來的原因了？」

郭長鳳道：「我不明白。」

瞎姑得意地道：「這道理再簡單不過了，只要你郭大俠一天在咱們手中，終有一天，那林元暉也會落在咱們手中的。」

郭長鳳道：「林元暉和我非親非故，你們若想用我爲餌，引誘林元暉入彀，只怕會失望。」

瞎姑笑道：「是嗎？那咱們就試試看吧！」

笑容一斂，突然沉聲喝道：「綁起來，上車。」

兩名啞童按住郭長鳳，又用牛筋繩綑了個四馬攢蹄。

馬車繼續駛動，車廂內，又恢復一片漆黑，不辨天日。

只是這一次，不再有柔軟的手替他鬆解繩結了。

郭長鳳蜷臥在硬挺冰冷的車廂地板上，隨着車行的擺動，心裏也忐忑不定，彷如塞了一團亂麻。

林元暉的出現，使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上次聽小强的敘述，他還不能相信眞是林元暉，如今再加上麻姑的證實，應該不至有疑問，這樣看來，自己費盡艱辛由

紅石堡救出來的，竟是個西貝貨？

這究竟是秦天祥的奸計？還是林元暉親自的安排？爲什麼連親如林百合，近如鳳珠，都一口認定是眞的呢？

是眞是假，暫且不去深究，林元暉既然平安無恙，並且已經順利奪回了香羅帶，又爲什麼要跟踪馬車？

他的目的，是爲了拯救自己？抑或是爲了欲向公孫茵補過贖罪？

× ×

馬車繼續在行駛，車廂內暗無天日，使人不辨方向，也無從計算時間。

不過，這些難不倒郭長鳳，他有兩種方法，可以大畧估計出玉佛寺的距離。

其一，他故意洩露身份，在洛陽「老福記」錢莊兌取銀子，又在「倚紅院」等候了七天，由此計算，玉佛寺距離洛陽，大約總有三四天路程。

其二，車行途中，即使日夜不停趕路，總難免要吃飯休息，每吃一頓飯，可以維持三個時辰不餓，由途中進食的次數，也能推算出大畧時刻。

由洛陽向西，三四天路程，應該已經進入陝西境內，玉佛寺若在山區，理當位于秦嶺，終南附近。

因此，他一點也不性急，這種縛手縛腳的日子，至少還得一二日，只好泰然處之了。

唯一使他難以忍耐的是，車廂裏四個女人始終沉默寡言，極少開口，旅途顯得份外寂寞。

郭長鳳最怕寂寞，因爲一靜下來，他就會想起慘死的小强，於是，飽食終日以後，只得呼呼大睡。

睡，不僅可以排遣寂寞，更可以藉此養精蓄銳，準備應付大悲師太那重要的一關……

他睡得正香，馬車却忽然停了。

郭長鳳從夢中醒過來，只聽車外人聲盈耳，竟像身在鬧市之中。

他再凝神細聽，可不眞是，外面有叫賣飲食的聲音，也有善男信女誦佛的聲音，更有陣陣香燭氣味，透進車帘。

莫非已經到了地頭？

莫非玉佛寺竟建在鬧市中？

不多一會，馬車又緩緩駛動，彷佛正穿過人羣，繞向寺後。

人聲逐漸遠離，車行也逐漸加快，從馬蹄的清脆音响推測，車子正沿着一條石板路前行。

接着，喧嘩趨於寂靜，車外傳來松濤之聲。

郭長鳳暗想：這玉佛寺既然香火鼎盛，寺後又有松林圍繞，應該是座有名的廟宇才對，怎麼從未聽人提起過？

正忖測間，只覺車身一個急轉，倏忽頓止。

瞎姑冷冷道：「取頭罩來，先給他戴上再開車門。」

郭長鳳忙道：「師太，何必呢？我也信佛，讓我參拜菩薩也不行嗎……」

沒等他說完，一副黑布罩已經套上他的頭頸。

緊接着，車門打開了，眼不能見，被兩名啞童抬着走，心裏眞是又好氣，又好笑。

於是，便一路嘀咕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把人像東西頂着，這算是甚麼佛門弟子……」

麻姑接口道：「這還是對你客氣的，若不是師父慈悲，你休想活着進來。」

郭長鳳道：「既讓我活着進來，就不該矇着我的眼睛，難道這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麻姑叱道：「你再嘮叨，我就叫你爬着走。」

郭長鳳道：「我寧願爬，也不願意被人當行李抬着……」

瞎姑說道：「二師妹，不用跟他多嚕囌，他是故意無話找話，想打聽這兒的情況。」

郭長鳳笑道：「師太何太多疑，我已經到這兒來了，還怕沒有機會瞭解此地的情況嗎？」

他口裏雖然談笑生風，心中却不禁爲這瞎眼尼姑的精明而吃驚。

其實，瞎姑也只猜對了一半，他無話找話說，主要在測度四個女人距離的遠近和方位。

因爲他發現其中一人緊隨在自己身後，而且趁人不注意時，偷偷將一件東西塞進自己懷裏。

那是一件長長圓圓的東西，約有手指粗細，三寸長短，不知是何物件？

現在從語聲方向分辨，瞎姑走在最前面，麻姑在左首數尺處，沒開口的吳姥姥和公孫茵，分別跟隨在自己兩側，偷塞東西的，必是其中一個。

吳姥姥？不太可能。

那一定是公孫茵了。

郭長鳳又想起車廂中那隻柔軟的小手，除了公孫茵還會有誰呢？

如果解繩結和塞東西都是公孫茵，這倒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至少，化解她和林元暉之間的仇恨有一綫希望了。

郭長鳳暗自興奮，只可惜不知道公孫茵塞在自己懷中的是樣甚麼東西……

正在想着，身旁衆人忽然停步。

「蓬」！郭長鳳又被重重摔在地上。

這一次，郭長鳳不僅痛哼出聲，而且在地上向側疾翻，胸腹緊緊貼地，喘息不已。

他這樣做，倒不是眞的綁痛了，只是怕懷裏的東西會滾落出來。

瞎姑俯身點了他的雙腿穴道，吩咐道：「替他鬆綁頭罩也可以解下了。」

解開頭罩，郭長鳳迫不及待地擧目打量，這兒是間小巧精緻的佛堂，壁上設着神櫥，櫥前擺着供桌和蒲團，靠窗的角落有一几一椅，几上放置着木魚，經卷……

整個佛堂，只不過五六丈寬闊，除了一門一窗，別無通道，窗外是個小小院落，種着幾株花，顯得雅靜而整潔。

室中僅有一張椅子，衆人都站着，郭長鳳手腳牛筋繩雖已解開，雙腿穴道却被制住，只能坐在蒲團上。

佛堂門外，一名年青女尼垂手而立。

瞎姑說道：「師父前山的法會還沒完嗎？」

那年青女尼低聲道：「就快完了，老菩薩交待，要大家先休息一會兒，等佛事一完，她老人家就來。」

瞎姑點點頭，對麻姑等人道：「你們去休息吧，我在這兒等待師父。」

麻姑道：「大師姐，你可得當心點兒，姓郭的狡猾得很……」

瞎姑微笑道：「我知道，他既已到了此地，還想逃出如來佛祖的手掌心？」

麻姑等人退了出去，連那年靑女尼也帶上房門離去。

郭長風暗暗注意公孫茵，却見她始終沒有開過口，臨去時，也沒向自己看過一眼。

瞧她的神情，竟似根本不知道偷塞東西的事。

郭長風不禁納悶，假作整衣舒臂，用手觸懷，那長長圓圓的東西，分明仍在懷裏。

佛堂門已掩閉，房中只留下瞎姑一個人，她耳力再好，總是個瞎子，何不趁此機會，取出來瞧瞧？

郭長風心念轉動，故意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地方眞淸靜，如果不是供奉菩薩的所在，我眞想好好睡上一覺……」

口裏說着話，手却輕輕探進懷內。

瞎姑就站在佛案左側，兩隻白菓眼動也不動望着窗口，既未開口，也無表情。

郭長風又道：「師太，那邊有把椅子，你爲甚麼不坐下來呀？」

藉話聲掩蓋，手已從懷中，緩緩地抽出……

瞎姑突然低喝道：「姓郭的，你想找死嗎？」

郭長風一驚，道：「我是一番好意，師太這話……」

瞎姑道：「哼！別欺我眼瞎看不見，你沒事找話，偷偷的伸手去懷裏，想幹甚麼？」

郭長風輕哦道：「師太誤會了，我只不過整一整衣衫而已。」

瞎姑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素有『魔手』之稱，也知道你身上帶着犀利的暗器，但你若想欺我眼瞎搗鬼，就別怪我連你雙手穴道一齊制住。」

郭長風既驚駭，又慶幸，只得空手抽出衣外，笑了笑，道：「師太眞是疑心太重，我一心正想拜謁令師，在沒有見到她老人家以前，你要請我走，我還不肯答應呢。」

瞎姑道：「那你就替我安份一些，不必打歪主意自討沒趣。」

郭長風笑道：「放心吧，郭長風不是那種人。」

他不敢再試圖取出那東西，剛才以手握揑的感覺，只發現那東西頗爲堅硬，好像是一截鐵管，又像一隻筆筒套，裏面中空，彷彿藏着甚麼物件。

既然不能看，也用不着費神去瞎猜測了。

郭長風只好耐着性子，道：「師太，咱們空候無聊，可否閒談一會，打發打發時間？」

瞎姑道：「咱們沒有甚麼可談的。」

郭長風道：「怎麼沒有？譬如令師的身世來歷，寺中的情形，還有師太出家的經過，不都可以聊聊嗎？」

瞎姑冷冷道：「你想打聽甚麼？何不明說。」

郭長風道：「我只是有些好奇罷了，就拿玉佛寺這名字來說吧，在名刹中似乎默默無聞，可是，方才路過前山時，又好像香火鼎盛，正在舉辦法會，莫非這兒的菩薩眞的很靈驗？」

瞎姑道：「這個告訴你也無妨，玉佛寺的菩薩雖然不是特別靈驗，但家師就是一尊活菩薩，普渡衆生，有求必應。」

郭長風道：「這麼說，令師的道行深厚，很有法力？」

瞎姑道：「不錯，家師修行已有一甲子，精研佛理，擅製靈藥，玉佛寺的仙丹，能治百病，效驗如神。」

郭長風道：「令師出家修行已經一甲子，不知高壽幾何了？」

瞎姑道：「年近百歲。」

郭長風道：「身體還很健朗嗎？」

瞎姑道：「這個不須問，等一會你見面就知道。」

郭長風道：「唔！是的，令師既然精擅藥物，想必有長生不老的靈丹，等一會，我也求一副吃吃，可以在世上多享受幾年。」

瞎姑哼道：「那也得看你有沒有這種福份。」

郭長風笑道：「我的福份一向很不錯，只怕令師的藥沒有那麼靈驗。」

瞎姑怫然道：「姓郭的，你竟敢如此輕蔑家師？」

郭長風連忙道：「不！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尙未親眼目睹，難免置疑，何況——」

說到這裏，故意遲疑着不說下去，似乎礙於出口的樣子。

瞎姑道：「何況甚麼？」

郭長風深知這瞎姑心思敏銳，行事冷靜，若不吊足她的胃口，絕難套出消息。

於是，輕輕一笑，道：「還是不說的好，說出來，師太又要誤會我是輕蔑令師了。」

瞎姑果然中計，怒聲道：「你這話已經明明含着輕蔑之意，難道你在旁的地方，就曾親眼目睹過甚麼萬應靈丹？」

郭長風呑呑吐吐地道：「其實，見是沒有親眼見過，只是常常聽人提起，都說那是天下最靈效的藥，再沒有比它更靈的藥物了……」

瞎姑道：「是甚麼？你說！」

郭長風道：「聽說那藥物奇效如神，功能起死人，生白骨，聚山川草木之靈氣，奪天地萬物之造化，號稱爲世上第一靈丹。」

瞎姑道：「那藥叫甚麼名字？」

郭長風說道：「是紅石堡的『子母金丹』。」

瞎姑聽了，仰面大笑。

郭長風道：「師太笑甚麼？『子母金丹』，名滿天下，這可不是我郭某人胡謅的。」

瞎姑不屑地道：「我只說你郭長風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原來也不過井底之蛙而已。」

郭長風道：「難道令師的丹藥，比『子母金丹』更有效？」

瞎姑哂道：「不錯，『子母金丹』在當今世上的確頗負聲譽，但總有一天它會

被人棄如敝屣，連草藥郎中都不用它。」

郭長風道：「那是爲甚麼呢？」

瞎姑道：「因爲到那一天……」

話猶未出口，忽聽一個冷峻的聲音道：「瞎姑，你一向出言謹愼，今天爲甚麼這樣多話？」

瞎姑一震，神色立變，急忙躬身合十道：「弟子知錯了，求老菩薩慈悲。」

壁間神櫥前的黃綢垂幔緩緩分開，蓮座上盤膝坐着一個身披金色袈裟的尼姑。

郭長風不禁吃了一驚，剛才蓮花座上分明還是如來佛像，怎麼現在忽然變成眞人了？

啊！是了，敢情那佛像和蓮座本是活動的，可以旋轉，櫥中是一道暗門。

只是，這尼姑顯然早已坐在神櫥中了，郭長風竟絲毫沒有發覺。

非僅郭長風，連耳力聰敏的瞎姑，居然也沒有查覺。

瞎姑稱她「老菩薩」，這尼姑想必就是玉佛寺的住持大悲師太了。

郭長風忍不住多看了兩眼，只見那尼姑約莫四五十歲，生得白白淨淨，眉目淸秀，一片慈祥，絲毫看不見「老」態，甚至比瞎姑還顯得年靑了十歲不止。

那尼姑也在打量郭長風，兩道目光瞬也不瞬凝注在郭長風的臉上。

郭長風只覺那尼姑的一雙眸子，黑黑地，宛如兩口深井，裏面蕩漾着一抹似霧又似烟的光芒，使人一接觸她的目光，便不期然有種寒冷，暈眩的感覺。

心中怦然，連忙低頭避開。

那尼姑微微一笑，道：「這位就是名滿江湖的魔手郭大俠嗎？」

郭長風低着頭道：「不敢當，在下正是郭長風。」

那尼姑道：「郭大俠的英名，貧尼仰慕已久了。」

郭長風忙拱拱手，道：「在下也久仰師太法號，只因身上不便，無法起身施禮，請師太多原諒。」

那尼姑皺了皺眉，對瞎姑道：「我讓你們奉請郭大俠來見見面，誰叫你們對客人如此無禮？」

瞎姑躬身道：「弟子不敢。」

那尼姑沉聲道：「還不快替郭大俠解開穴道。」

瞎姑連聲答應，忙解開了郭長風雙腿閉穴。

郭長風站起來，朝神櫥欠身施禮，道：「多謝師太慈悲。」

那尼姑也微微頷首，表示回禮，又道：「替郭大俠看座奉茶。」

佛堂裏只有一張椅子，却無茶具。

郭長風正奇怪茶椅從何而來，忽聽「錚」地一聲機簧響，身後牆壁下端突然自動翻轉，現出一隻錦凳和一張茶几。

茶几上居然放着一盞熱騰騰的香茗。

那尼姑向瞎姑擺擺手，道：「你先退下去，我有話跟郭大俠單獨談談。」

瞎姑合十一禮，退出佛堂，並且帶上了門。

郭長風見那房門並無特殊之處，整座佛堂的牆壁，看來也十分平常，如非目睹，誰會想得到內中竟暗藏着巧妙的機關佈置。房舍如此，人事亦然。如果玉佛寺眞是正正當當的地方，這尼姑眞如她外貌一樣慈祥，又何須佈置這些機關消息？

想到此，不禁暗暗警惕。

那尼姑道：「郭大俠在想甚麼？請坐用茶呀！」

郭長風忙收攝心神，稱謝坐下。

那尼姑似乎已看穿他的心事，微笑着道：「也難怪郭大俠好奇，出家人以修心煉氣爲本，其實不須弄這些機關佈置的，只因貧尼天性喜靜，寺中人手又少，自從三年前開始施藥濟衆以來，前寺香火一天天增加，侍應的人手越發不够了，不得已，才添了這些設備，以補人手之不足。」

郭長風輕哦一聲，道：「這雖是情非得已，也全仗師太天縱奇才，才能設想出這種巧妙的東西。」

那尼姑笑道：「區區土木消息，談甚麼天縱奇才，貧尼當年未出家前便學了不少，這種雕虫小技，其實算不了甚麼。」

郭長風心中微動，忙道：「師太莫非淵源於家學？」

那尼姑道：「也可以這麼說吧，貧尼俗家姓黃，世居關中。」

郭長風脫口道：「難道是巧手魯班黃承彥黃家？」

那尼姑道：「黃承彥正是先夫。」

郭長風一震，霍地站起身來……

巧手魯班黃承彥不僅在江湖中赫赫有名，更是武林同道最敬仰的英雄人物。

當年，關中黃家的機關佈置，四川唐門的暗器，加上天山石府陳家的神丹，和嶺南麥家的寶刀合稱「宇內四大絕學」。

後來唐門暗器餵毒，漸漸流於下五門，嶺南麥家的煉鋼秘法被竊外洩，已成凡技，接着，天山石府陳家掌門暴斃，神丹秘方失傳，徒衆也星散了。

關中黃家的遭遇最慘，也最值得人敬佩。

天竺魔教久聞黃承彥巧手之名，爲了闢建一座「天魔宮」，令十大高手潛來中原，擄去了黃承彥的獨生兒子，威逼黃承彥親往天竺應聘，否則，卽殺害其子，使黃門絕後。

黃承彥爲這件事苦思了三天三夜，最後決定遣散僕婦，散盡家財，並將歷年收存的藏圖籍本，全部燒了個乾淨，然後隻身赴天竺應聘。可是，當魔教掌教釋放了他的獨生兒子以後，黃承彥却自斷雙手，誓死不肯爲魔教建宮。

爲這件事，激怒了魔教掌教，不僅黃承彥身遭慘死，更下令全教追殺黃家獨生子，企圖斬草除根。

中原各門各派，一致聯手拯孤抗魔，於是，演出了六十年前那次慘烈的正邪之戰。據說那一戰，魔教幾乎全軍覆滅，中原各派精英已耗傷殆盡，而黃承彥的獨生兒子，却下落不明，失了踪影。

有人說他也在混戰中喪生，也有人說他已經趁亂脫逃隱姓埋名躲藏了起來……

但絕多數人，並不過份關切黃家獨生子的存亡，却對威武不屈的黃承彥極表敬仰，如果不是他捨命抗魔，天魔宮建成，魔教根基一固，中原難免遭受荼毒，恐怕早已淪爲魔教天下了。

爲此，許多人還替黃承彥建廟奉祀，迄今不絕。

（未完）

眞本岳飛八段錦

中國古老强壯法

無心山人

序言

八段錦之法，創自岳武穆，盛傳於北方，實爲强健身體，煅煉筋骨之良法，與易筋經有異曲同工之妙。予之得授其法也，猶在幼時，傭叟歸姓者技擊，以予之體弱多病，請於予祖父，願以八段錦之法相授，時重文輕武之見猶深，祖父頗不謂然，而姑命試習之，一年而效力乃大著，飲食驟增，身體大健，乃信其術之驗，益勤習之，從此不復如前之孱弱多病矣。後於坊間購得八段錦小册子一本，歸而演之。法乃大異，其動作竟如柔枝嫩葉，弱不禁風，且絲毫無着力之處，竟如今日小學校中所授之柔輭體操，於是始知坊本乃東擷其蘿，西挽其葛，拉雜湊合而成，借以欺人，藉以漁利而已。若或詢以授此者，則被必曰，派有南北，拳有短長，子之所能，非可過人，而强人同於子也，此不通之論也，夫岳武穆爲北人，八段錦爲岳武穆所創，則其爲北派無疑，何從而南北哉，於此亦可見坊間俗本之誤人矣，茲特將昔者歸叟授予之原鈔本，加以按語刋行於世，一以正坊本之誤，一以使學武者得此眞本，庶可收其實益，不至走入歧途，空費光陰也。八段錦與易筋經，雖完全不同，然功效則相等，若能並習之，則獲益當不止於却病健飯而已也。偶庵識。

眞本岳飛八段錦歌訣

拔地擎天理三焦，
開弓勢須如射雕，
調理脾胃手單托，
欲治勞傷向後瞧，
固握定睛增膂力，
攀趾搖擺實腎腰，
攧足矗立去心火，
俯仰七顚百病消。

第一段　拔地擎天理三焦

第一勢　先將兩足分開，相離一大步，膝屈身下沉作坐馬勢，兩手握拳，直垂於後，式如第一圖，此爲起手前之勢，然後兩拳鬆開成掌，後屈肘從前向上提起，手掌向下，指尖相對，擧至齊眉，式如第二圖，更運足全力於腕臂，兩掌向下緩緩用力捺下，兩膝挺直，身卽乘勢下壓，以兩掌及地爲度，頭頂向前，左右兩手，指尖相向，兩足跟不宜上提，氣須凝固，呼吸宜輕緩，因胸腹緊壓，內部受逼故也，式如第三圖。

第二勢　雙掌下捺及地時，卽屈指緊緊握拳，姆指第二指，與餘四指之第一節相扣，上身卽緩緩收起，復坐馬勢，兩臂用力挺直於前，拳宜緊緊如握重物，式如第四圖。然後更屈肘兩拳向上緩緩提起，須用十分氣力，提至齊脅爲度，式如第五圖。

第三勢　兩拳提至脅際時，卽撤拳成掌，掌心向下，指尖相向，然後用力將肘下扎，小臂及腕掌，由外向內翻起，至掌心翻至向上時，用足全力，將兩掌向上徐徐托起，如托千斤重閘，至臂直爲度，兩手上托時，頭向後仰，目視指尖，式如第六圖，托一炊時，偶按：此段三盤俱至，爲淸三焦鬱熱之法，兩手下按，上身俯壓，此屬下盤，兩拳上提，齊胸而止，此屬中盤，翻掌上托，如擧泰山，此屬上盤，上中下三盤，合上中下三焦也，坊本有但以兩掌擧頭上，向上微伸者，中下兩盤，皆不顧及，祇見謬妄耳，學者宜審思明辨之。

無心山人按：原文對呼吸吐氣未說明是美中不足，呼有時吸有時才能使內外氣體之配合而達到骨，筋，髓獲得正常生理調和，不致發生偏差而效果無法達到最完美境界。第一圖之用力握拳當呼氣，第二圖之雙手上提爲吸氣，第三圖之下按應該輕緩呼氣。第四圖之握拳前先一吸，後屈指緊握掌爲呼氣，第五圖雙手之上提爲吸，第六圖之上托雙手爲緩緩呼氣，再數度自然呼吸，其中特別注意第二圖及第五圖屈肘提手不可有聳肩現象，肩一提高氣不能下沉，又第六圖雙手托上雖然手在上，肩却不可提高，要往下塌墜，才能使全身氣血上下週流。

第二段　開弓勢須如射雕

第一勢　作坐馬勢如第一圖，兩拳上提，右拳置左肩下。肘屈當胸而平於肩，拳背向前，拳口向上，左肘微屈向後，左拳斜擧肩尖前，與右拳相對，拳背向外，拳口向上，上身畧偏於左，頭因之，目直視雙拳，式如第七圖，然後左手向外托出，右手向右猛拉，右肘力向後逼，至左臂挺直，右拳至右肩前，高與肩齊爲度，此時上身仍向前，而頭轉於左，目視左拳，式如第八圖，至左臂挺直，右臂拉足，後一呼吸後，頭卽緩緩向右旋去，式如第九圖，旋卽收回復第八圖勢，更隔一呼吸時，手落下復第一圖勢。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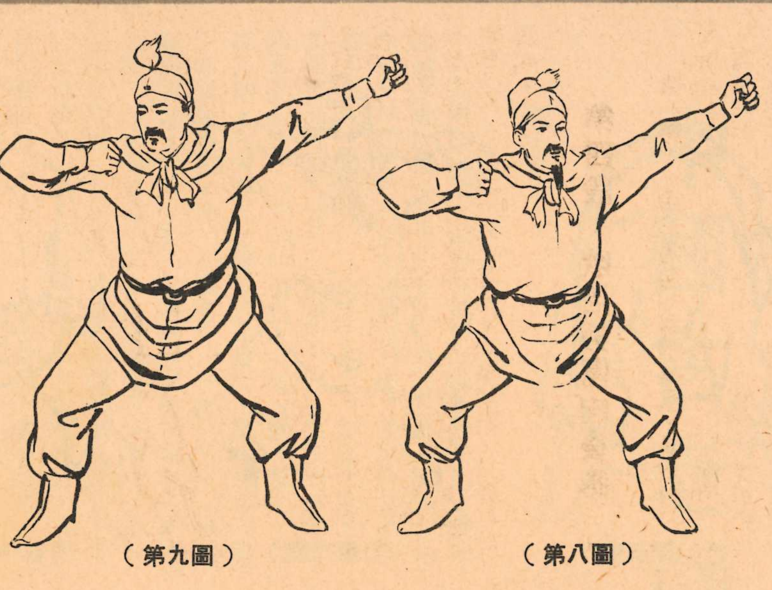
（第六圖）

（第七圖）

第二勢　與第一勢相同，但左右易位行之耳，左拳置右肩下，肘屈當胸而平於肩，右肘微屈向後，右拳斜擧肩尖前，與左拳對相，然後右拳外托，左拳內引，頭先偏右，更向左一旋視，緩緩旋回，餘與第一勢完全相同，圖可參看。

偶按：開弓之勢，古有一手托泰山，一手抱嬰孩之訓，此段雖非眞執弓抉射，亦宜體會其意而行，庶名實之相符，故外托之手，宜用十二分力量，緩緩伸出，如執弓背，後拉之手，宜拳肘肩三部相平作抱物狀，如引弓弦，外托之拳，宜畧向上斜，

惟臂須直，符射雕意也，頭旋視後方者，察引弦之手，果相平否也，坊本外托之手，有以指掌行之者，殊不合開弓之勢，徒見其拙耳。


（第八圖）　（第九圖）

無心山人按：第七圖注意墜肘塌肩，氣吸滿足注入丹田，第八圖爲本段最重要關鍵，氣緩緩吐出，而頭，左手，右手之移動同時動而同一時間到達定點，使內勁整而合，注意左拳，肘，肩及右肩，右肘同一綫上，使勁道平直前後開展，第九圖與上式之一呼吸後在吸而開始頭後旋，氣緩緩吐出，身體保持不動，頭雖然在動而不歪斜，頭注意要頂，下顎要收，因頭之旋轉，肢內部氣體上衝至頸肢，因頭之旋轉而達到手梢尖。第二勢亦同。

第三段　調理脾胃手單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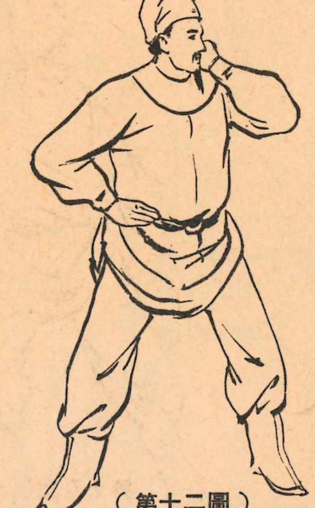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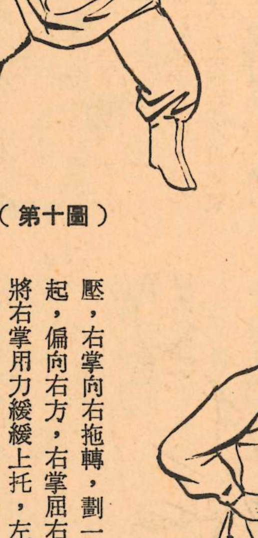
第一勢：初亦作坐馬勢如第一圖，兩拳上提，右拳及腰而止，拳口向外，掌心向上，近小指處，緊貼腰部、左拳高與肩平，伸出於右肩之外約半尺處，拳口向外，上身偏右，目視左拳，式如第十圖，然後貼身下壓，兩腿挺身，左拳斜垂於右足尖外二三寸處，式如第十一圖。更將左拳從下向左宕轉，齊下半身劃一半大圓，上身亦因之扭繞至左方，徐徐升起，至直立時，上身向正左，右拳變掌屈置左肩前，掌心向外，指尖向上，右拳亦變掌置腰間，翻掌向下，指尖向前，式如第十二圖，更將左掌用力緩緩向上托，右掌用力緩緩向下捺，以臂直爲度，式如第十三圖。



（第十圖）

第二勢：與第一勢相同惟左右易位，先左拳仰置腰間，右拳擧至左肩外，身偏于右，然後貼身下壓，右掌向右拖轉，劃一下半身大圜，上身緩緩升起，偏向右方，右掌屈右肩前，左掌置左腰下，更將右掌用力緩緩上托，左掌向下用力緩緩下按，臂直爲度，參看等十、十一、十二、十三各圖。


（第十一圖）




（第十二圖）

按此段乃淸理脾胃垢熱之法，故必將上體俯仰旋轉，使胸廓開展，脾胃翕張，而獲調和之益，俯身向下時，兩膝宜直，至蓄掌待發時，左掌在上，則身偏于左，畧向下傾，目視指尖，至兩臂擧直時，身直頭畧向後仰，目視手背，兩臂皆斜直，左行

則左膝向前屈，右行則右膝微向前屈，惟在後之腿宜斜直。

坊本有以兩手交替上托，而直立者，似與調理脾胃，未盡合也。

（第十三圖）

無心山人按：第十圖腰部頭部應向右面，此時吸氣滿注丹田，第十一圖下腰旋轉時，將氣緩緩的吐出，至上身往上提時，在吸氣入丹田，至十二圖時巧吸滿，第十三圖之雙手上托下按動作，應將氣緩緩吐出，上托下按掌指要棚直，伸指有感覺拉筋現象才行，功夫一久，掌心有熱氣蒸騰，是最好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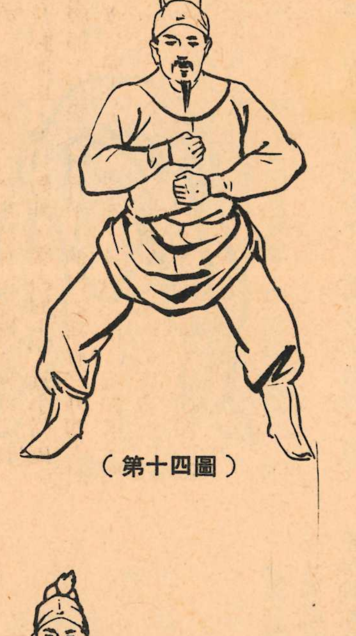
第四段　欲治勞傷向後瞧

第一勢：先作坐馬勢，兩手握拳，提至胸次，折肘翻拳上向，交叉十字形，拳口向上，左拳在外，右拳在內，式如第十四圖，然後將兩腿緩緩直立，上身拗向左面，兩拳撒開，兩臂外分，右掌向上托，左掌向下捺，頭旋轉向後，與左肩平不宜傾側，目向後下視，以能見右踵爲止，式如第十五圖。

第二勢：與第一勢圖相同，惟有位互易，兩拳交胸的，右拳在外，左拳在內，身向右拗，左掌上托，右掌下捺，頭亦右旋，以目能自視左足跟爲止，參看第十四第十五兩圖。

按五勞七傷，患在腎部，故此段當重手腰，拗身轉腰，即所以使腰腎伸舒收縮，而調理其內部也，目後顧自視其踵者，所以淸相火，去邪濁也，左右互行，使無偏倚之弊，而均其力也，行此段者，爲時宜稍長，着力練之，必獲奇效，如初學者每以時久爲苦，則可逐漸加長，亦不必過事勉强，以致疲乏，反失其效，宜愼之。

無心山人按：第十四圖爲吸氣滿充丹田，開始左旋氣緩緩吐出，至十五圖定式，返回正面再吸氣，注意腰部的旋轉要有像擰繩之意境，一絞一鬆，成爲一種全身纏絲勁的功夫。


（第十四圖）

第五段　固握定睛增膂力

第一勢：亦作坐馬勢，兩手握拳，上提齊腰而上，拳背向下，拳口向外，近小指處，緊貼腰間，肘突于後，宜緊合。不能向兩旁澎出，頭畧上昂，兩眦須睜至極度，目睛突出前視，須如金剛怒目，然後將雙掌用十二分力量，緊緊固握，兩肘極力向後挫，須後引至不能再向後時爲止，如果運力約四十九呼吸時，鬆拳下眦復第一圖勢，惟行時能延長更妙，初學如力不能支，即不及四十九呼吸，亦可逐漸增長，式如第十六圖。

（第十五圖）

（第十六圖）

按此段完全練兩臂及腿足之力，行時宜用十二分氣力，且須鎭定下盤，使全身不至動搖，目怒視

如臨大敵者，所以凝神攝氣，固全身也，行時呼吸宜照常，不宜屛氣，否則行功未畢，而喘息因之，則氣散而神亦耗矣，于此而欲求獲其益，不待智者而知其決不能也！切宜愼之。

無心山人按：此段功夫是靜中求動的動作，和易筋經首段之功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對功力之增加更有特別之處，如能行此段工夫至半個小時，其下盤及運氣之功力可稱上乘也。本式對牙齒未談及，應該上下牙齒緊咬，下部之肛門再能吸縮，功夫一久，全身如置熱水中，全身熱血漲滿，練功一畢，不但不覺疲倦，反而感覺全身舒服。呼吸之快慢注意平均，不可時急時慢，而使血液之循環得不到平均而發生喘息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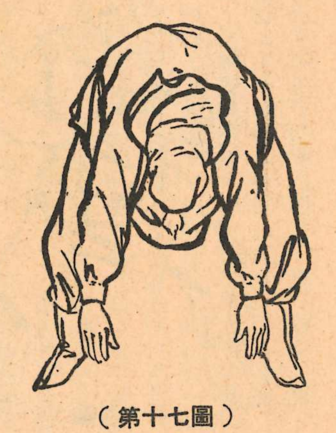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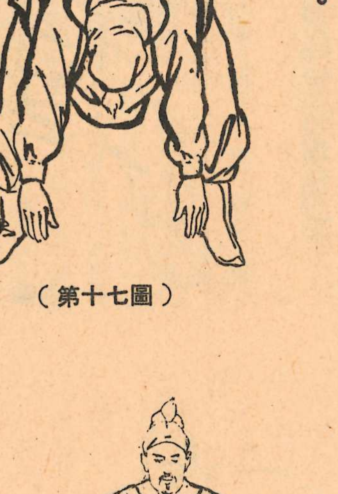
第六段　攀趾搖擺實腎腰

第一勢：亦作坐馬勢，先將兩手握拳，上提至脅際，上身卽因之上升，兩腿卽直立，然後貼身下壓，兩拳變掌，亦隨之下按，至上身平置爲止，式畧如第三圖。

惟彼以兩掌下按，此則兩手攀住足尖，爲稍異耳，更將頭向左搖，臀尾卽亦向右擺動，式如第十七圖。

第二勢：與第一勢相同，惟左右互易方位耳，待頭搖臀左擺至極度時，卽搖頭向右，擺臀至右方極度處，更向左行之，圖參看，左右各行二十四次，然後復原勢。

按此段實爲練腰腎無上妙法，夫搖擺者，搖其頭，擺其尾也，搖頭擺尾，走獸類善爲之，而其筋骨，實較人爲强，良亦有故，今俯身攀足，所以象獸形也，如是則全身之筋絡血脉，皆緊張之極，然後更搖其頭而擺其尾，則開展舒適，自得其益，且頭尾向左，而腰腎之部，必突向右，頭尾向右，腰部突向左，左右交互行之，使無偏倚之病，故曰此練腎腰之無上妙法也。

（第十七圖）

無心山人按：人到中年，腰腎之病最多，有了腰腎之病百病就叢生，因爲腰腎正介於人之上下中央部，腰腎有病上下之經絡血液循環受影響，人就不能正常，正是武術家所說「陰陽兩不接」之重要部份，此段功夫行之久來，能使腰腎之病復癒，也能因運動的關係，經絡結於腰腎之阻礙點得於通順，百病去也，起先下腰及旋轉動作不太靈活，沒關係的，日子久來，不但下腰能達標準，旋轉亦能自如，僅怕無恆心的人。

第七段　撅足矗立去心火

第一勢：全身直立，兩足緊並，雙掌垂股際，兩腿須用足全力，務使下盤堅實，切忌動搖，然後將左足緩緩向上舉起，兩手卽從左右向前挽去，攀住左足，此時右足單足着力，左足前舉，膝微屈，小腿平直，兩臂直舉于前，握住足趾，用力向內扳，而足則須用力向外蹬，式如第十八圖。

（第十八圖）

第二勢：如上式舉約十二呼吸時，兩手緊攀左足單足矗立，第一勢相同，及舉至十二呼吸後，更緩緩放下，如是左右交替行之，各行十二次而止，行時呼吸宜如常，圖參看。

按此段較以上六段爲難，蓋一足矗立，非具有極大力量，實不易穩固，足上舉宜緩，下落宜輕，上身最忌俯傾側，一足矗立，正所以鎭其中，持其平，人得中平之道，則心火自去矣，心火旣去，則百病不生，一切邪魔自遠，故心平氣和，爲養生之要訣，行時宜徐緩，若急驟行之，則非但足跟容易搖動，且神不能凝，氣不能聚，决不能收其功效也，習者宜注意之。

無心山人按：此段功力初練時，每感困難萬分，獨立之脚搖搖欲墮，上舉之脚痛苦難當，如能克服一段時間，不但使小腦之平均敏感進步，而脚下的下盤功力增加，上舉用手攀住之脚，因湧泉穴之壓迫，使得全身疲勞頓失，促進血液循環之流暢，功畢全身輕靈舒服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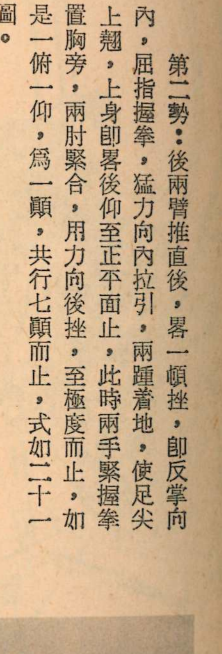
第八段　俯仰七顚百病消

第一勢：亦作坐馬勢，拳變掌，上抬置腎際，掌心向上，手指相對，式如第十九圖。然後雙掌齊心外推出，以臂直爲止，此時須將掌心翻向外方，而雙掌推出時，兩踵卽離地上舉，足尖着地，上身亦乘勢向前畧俯，式如第二十圖。

（第十九圖）

（第二十圖）

第二勢：後兩臂推直後，畧一頓挫，卽反掌向內，屈指握拳，猛力向內拉引，兩踵着地，使足尖上翹，上身卽畧後仰至正平面止，此時兩手緊握拳置胸旁，兩肘緊合，用力向後挫，至極度而止，如是一俯一仰，爲一顚，共行七顚而止，式如二十一圖。




（第二十一圖）

按八段之中，惟此段最難，而功效亦最巨，行時全身各部，莫不受震撼，血脉筋絡內臟等部，乃得因之而調和故可消百病也，其難處全在于第二勢猛力拉引，身又仰後，又須足跟着地。足尖上翹，若氣充力聚，于此一拉引，鮮有不傾跌者，學者于行此段時，千萬提心爲要。

無心山人按：此段爲最末一段亦是調整全身之運動，去疲勞及不舒服之各筋骨肌肉，身體受震動之力特大，頭部要收下額，使腦部不致受震過烈，第十九圖爲吸，第二十圖爲吐氣，第二十一圖是急吸入小腹丹田，忌聳肩，一聳肩氣上提使胸部受壓迫緊張，意不能存丹田。



所謂十八般武藝及兵器

毛聊生・文

中國國術中的兵器，一共有十八種，古稱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者卽是指此。相傳爲戰國時孫臏、吳起所創。

十八般武器中，分九長九短，九種長兵器，則利於馬戰，九種短兵器，則爲步戰之需，名稱爲一弓，二弩，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

九長兵器。十戟，十一鞭，十二鐗，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套索，十八白打。

在此十八般兵器中，亦有分門別類，以刀而言。

計有雁翎刀，撥風刀，船尾刀，鴛鴦刀，窩刀，虎牙刀，長片刀，背刀，帶刀，寬刄大刀，長柄大刀，牌刀，滾被雙刀，斬馬刀，腰刀，挑刀，摸刀，春秋刀等將近廿種。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琴殘劍斷

曹若冰・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和芮詩純聯手殲滅賭場中歹徒，並放一把火將賭窟焚燬，那晚，兩人重臨萬花香，玉妃，艷奴二女，旁敲側擊地向麥亮宇和芮詩純查探，詎知麥亮宇來個單刀直入，逕承是屠殺賭棍，火焚賭場的兇手，玉妃和艷奴雖感驚愕，但也無特別表示，二更後，二人辭出，麥亮宇旋又暗探香閨，冀有發現，他伏伺玉妃房外，竊聽玉妃與巧娘的對談，證實了玉妃實是馬家賭坊和萬花香的總負責人，麥亮宇俟巧娘離去後，推門直入，逕向玉妃表明來意，直詢玉妃可願與他開誠地一談否——

＊＊＊＊＊＊＊＊＊＊＊＊＊＊＊

魔王伸毒爪　淑女受煎熬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妾身如說不願，相公會罷休麼？」

麥亮宇搖頭道：「當然不會罷休！」

玉妃姑娘道：「如此，相公又何必問妾身願不願，這豈不多餘。」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姑娘說的是，這實在是我多餘。」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談點什麼，可以開口了。」

麥亮宇點頭道：「我敬遵芳命。」語聲一頓即起，道：「我請問姑娘，那毛鐵雄在這長安城中聽什麼人的令諭指揮？」

玉妃姑娘毫不遲疑地答道：「妾身，這答覆，相公滿意不？」

麥亮宇道：「姑娘眞是個爽快人，這答覆我非常滿意。」

星目倏地一凝，又道：「我再請問，姑娘是聽什麼人的令諭？」

玉妃姑娘道：「敝上。」

麥亮宇道：「貴上是那一位？」

玉妃姑娘道：「相公是問敝上的姓名還是外號？」

麥亮宇道：「兩者都問。」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失望了。」

麥亮宇道：「姑娘不知道？」

玉妃姑娘道：「妾身只知他外號人稱『千面客』。」

麥亮宇道：「姑娘可知道他的師承來歷！」

玉妃姑娘螓首微微一搖，道：「毫無所知。」

麥亮宇劍眉微皺了皺，道：「他現在何處？」

玉妃姑娘道：「不知道。」

麥亮宇雙目倏如電射般凝注地道：「姑娘這都是實話？」

玉妃姑娘道：「句句是實。」

麥亮宇道：「我却有點不信！」

玉妃姑娘道：「妾身說的，確實都是實話，相公要是不信，妾身便就無可奈何了。」

麥亮宇突然冷聲一笑道：「姑娘無可奈何，我却有可奈何！」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相公有可奈



何便怎樣？」

麥亮宇冷冷地道：「姑娘是聽明人，我希望姑娘別讓我對姑娘唐突失禮！」

「哦！」玉妃姑娘道：「妾身不以爲相公是那種人，狠得下那個心！」

麥亮宇道：「姑娘應該明白，『馬家坊』的事就是鐵證，對毛鐵雄那班人我既然下得了手，對姑娘我就沒有個什麼狠不下心的！」

玉妃姑娘微微一笑，道：「這個妾身明白，不過，毛鐵雄他們和妾身却有所不同。」

麥亮宇道：「怎樣不同？」

玉妃姑娘道：「毛鐵雄心狠手辣，在關東綠林道上殺人無數，兩手血腥，他早就該殺，該死了！」

麥亮宇星目異采一閃即逝，道：「但是姑娘和他們却是同一個圈子裏的，並且身份比他們高。」

玉妃姑娘道：「這雖然不錯，但是妾身生平却從未殺過一個人，而且又是個姑娘家。」

麥亮宇道：「姑娘可知那『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俗話？」

玉妃姑娘螓首微微一點，道：「妾身知道，不過妾身相信相公決不是那種冷漠無情，不講理，不擇手段欺負一個弱女子的人！」

「好一個弱女子。」麥亮宇冷聲一笑道：「我相信眼力大概還不會有差，姑娘這個『弱女子』的一身所學功力比那位巧娘尤高一籌！」

玉妃姑娘淡然一笑道：「妾身不否認，巧娘一身所學功力在紅粉隊中雖然堪稱高手，但却不是妾身手下十招之敵，可是如與你麥相公比，妾身便就差遜多了，是個弱女子了。」

一句「麥相公」，聽得麥亮宇心神不禁倏然一震！星目一凝，道：「姑娘知道我？」

玉妃姑娘點着螓首道：「妾身如果沒有猜錯，相公就是近月來名震武林『寰宇三英』中的三弟，對不對？」

「不錯。」麥亮宇道：「姑娘既然知道我，便該跟我合作，這對姑娘只有好處而無害。」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妾身怎麼樣合作？」

麥亮宇道：「對我說實話。」

玉妃姑娘道：「適才妾身已經說過了，妾身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麥亮宇劍眉微揚了揚，問道：「姑娘確實不知他現在何處麼？」

玉妃姑娘正容搖頭道：「妾身確實不知。」

麥亮宇心念電轉了轉道：「如此我請問姑娘的身份？」

玉妃姑娘道：「壇主。」

麥亮宇道：「什麼壇？」

玉妃姑娘道：「長安分壇。」

麥亮宇道：「姑娘在此地的任務是什麼？」

玉妃姑娘道：「負責斂財和網羅江湖高手。」

麥亮宇道：「妳們那個圈子叫什麼名稱？」

玉妃姑娘道：「振武門。」

麥亮宇道：「總壇設在什麼地方？」

玉妃姑娘道：「在關東，詳細地點不清楚。」

麥亮宇劍眉微蹙了蹙，問道：「妳和總壇有沒有連絡？」

玉妃姑娘道：「有。」

麥亮宇道：「妳不知道總壇地點，如何連絡？」

玉妃姑娘道：「總壇與每一個分壇之間都派有一個專人，負責連絡。」

麥亮宇道：「一共有多少分壇？」

玉妃姑娘道：「每一省，都有一個分壇。」

麥亮宇道：「此地負責連絡的人，是誰？」

玉妃姑娘道：「名秦子欽。」

麥亮宇星目眨了眨，道：「是不是昨晚上來過的那個『秦爺』？」

玉妃姑娘螓首微微一點地說道：「正是他。」

麥亮宇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玉妃姑娘道：「今天午後走了。」

麥亮宇道：「他時常來麼？」

玉妃姑娘道：「不常來。」

麥亮宇道：「他昨兒晚上來，是什麼事？」

玉妃姑娘道：「他傳來敝上的消息，敝上三天之內會來此地。」

麥亮宇星目異采一閃，道：「這麼說，最慢在後天他會到這裏了。」

玉妃姑娘點頭道：「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變化，他一定會到。」

麥亮宇心念轉動地沉思了刹那，又問道：「姑娘可知他爲什麼要陰謀陷害我，目的何在？」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相公是指那冒名盜經，殺人之事？」

麥亮宇點頭道：「正是此事。」

玉妃姑娘道：「據妾身所知，他旨在攏絡相公。」

麥亮宇一怔！道：「攏絡我？」

玉妃姑娘解釋地道：「他夜入少林盜經，派人殺害靑城等各大門派弟子，留下相公之名的用意在替相公和各大門派之間結仇爲敵，迫使相公孤立，無法在江湖上立足，然後他再派人和相公結交，將相公引入他『振武門』中，成爲他稱雄天下武林的一條胳膀！」

「哦！」

麥亮宇心裏明白了，不禁凜震十分，這「振武門」門主的心機實在够陰毒，够深沉，够高明的！

因此，他輕聲一「哦」之後，便就默然不語，他心裏在暗想：「這人究竟是誰？難道他眞是……」

他暗想間，玉妃姑娘忽又眨了眨美目道：「相公可以賜告師承不？」

麥亮宇說道：「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只是因目前尙有些不便，請姑娘原諒！」

語聲微頓，星目倏地一凝，道：「姑娘的本名不會就叫玉妃吧？」

玉妃姑娘螓首微點地道：「妾身的眞姓名叫上官素心。」

麥亮宇道：「請問姑娘師承？」

玉妃姑娘上官素心道：「妾身所學乃是家父所授。」

麥亮宇道：「請問令尊號諱？」

上官素心道：「他老人家諱承昌，美號人稱『逍遙書生』。」

麥亮宇道：「令尊現在何處？」

上官素心道：「關東總壇。」

麥亮宇道：「令尊在總壇是什麼身份？想來一定比姑娘這個分壇主的身份尤高了。」

上官素心螓首一搖道：「家父在那兒幷無身份。」

麥亮宇目光凝注地說道：「爲什麼？姑娘身爲分壇主，獨當一面，令尊他怎麼會？……」

上官素心嬌靨神色忽然一黯，道：「家父一身功力已失，成了個衰弱無用的老人。」

「哦！」麥亮宇微一沉思道：「令尊一身功力之失，可是中了老賊的陰謀暗算所致？」

上官素心點了點螓首道：「家父在那兒名義上是客人，實際却是脅逼妾身主持這『長安分壇』，替他斂財，網羅江湖高手的人質！」

麥亮宇心念忽然一動，問道：「姑娘本身的情形如何？可受有什麼毒害控制沒有？」

上官素心道：「妾身體內也受有控制，每隔一月必須服下一顆獨門解藥，否則全身紅腫潰爛而死！」

麥亮宇問道：「每月服藥可有一定的日期？」

上官素心微一點頭，說道：「有，每月望日。」

麥亮宇道：「他每月派人送一顆解藥給姑娘麼？」

上官素心道：「三個月一次。」

麥亮宇沉思地道：「姑娘身上還有解藥麼？」

上官素心道：「還有兩顆。」

麥亮宇道：「能借我一顆麼？」

上官素心一怔，道：「相公要它做什麼？」

麥亮宇道：「我想研究研究姑娘中的是什麼毒？」

上官素心神色一喜，道：「相公也懂得毒？」

麥亮宇搖頭道：「我不懂，不過，另外有個人懂。」

「是誰？」上官素心美目一眨道：「可是那位時相公？」

「不是他。」麥亮宇道：「姑娘，他姓芮不是姓時，他是『窮神』的義子。」

上官素心神情忽然一愕！道：「他姓芮，他是『窮神』的義子？」

麥亮宇點頭道：「姑娘不信？」

上官素心螓首一搖，道：「不是不信，而是覺得有些兒奇怪。」

麥亮宇道：「奇怪什麼？」

上官素心道：「家父和夏侯伯伯乃是好友，十年以前家父遠遊大漠歸來時，曾對妾身談說過夏侯伯伯在大漠生活幷不寂寞，因爲他膝下收了一位美麗聰明十分令人喜愛的義女，并未聽說收有義子。」

麥亮宇心念不由微微一動，問道：「令尊可曾說過她叫什麼名字？」

上官素心美目眨動地想了想，道：「好像名叫詩純。」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揚，星目異采飛閃地道：「這就沒有錯了，是他！」

上官素心有點詫異地道：「相公難道一點也不知道她是位姑娘？」

麥亮宇搖頭道：「說來眞是慚愧，我和她相識同行月餘，竟然絲毫不知，沒有看出來。」

上官素心忽然甜美地一笑，說道：「其實這何止是相公沒有看出來，妾身還不是一樣，昨夜，今晚接連兩次見面，不也是沒有看出來麼。」

語聲一頓，話鋒回轉到毒藥問題上，問道：「另外那位懂得毒的人是誰？」

麥亮宇說道：「姑娘可知道四川唐家麼？」

上官素心道：「相公可是要將藥拿到四川去請唐家的人研究鑑看？」

麥亮宇搖頭道：「眼下唐家就有人在這長安城中。」

上官素心美目一眨道：「唐家那封門不見外客，不問江湖事非的禁令已經解除了？」

麥亮宇道：「算是解除了。」

上官素心道：「是唐老夫人還是唐夫人來了長安？」

麥亮宇道：「是唐家未來的少主唐天威和他姊姊唐秀容姑娘。」

上官素心眨眨美目道：「相公之意可是想爲妾身解毒？」

麥亮宇點頭道：「不錯，姑娘回答了這許多問題，雖然我還是不知那惡賊是誰，但是姑娘已經盡了力，姑娘既衷誠跟我合作，投我以桃，我應當報之以李，何況姑娘又是當世才女，絕代紅粉，我豈忍眼看着姑娘身受惡徒脅逼毒害，又豈忍袖手不爲姑娘設法！」

上官素心芳心不由有點激動，道：「謝謝相公，請受妾身一拜。」

說着倏然站起嬌軀，盈盈一福。

麥亮宇連忙欠身還禮，擺手說道：「姑娘先且別謝，姑娘體內所中何毒？是不是能解？現在尙還不知，等到解毒之後再謝不遲。」

上官素心甜美地一笑道：「只相公有這份心，妾身就該感激的了。」

麥亮宇笑笑道：「姑娘別多說客套話了，請將那解藥借我一顆拿回去給唐家姊弟看看。」

上官素心沒再說話，一抬皓腕，自懷裏取出一隻白玉小瓶，打開瓶塞，倒出一粒碧綠色的藥丸遞給麥亮宇。

麥亮宇接過藥丸用紙包好收入懷內，站起身子含笑說道：「我該走了，能不能替姑娘解毒，明晚當有消息。」

話落，舉步走向門口，他剛抬起一隻手拉門，忽然想起什麼事情地回首目視上官素心問道：「剛才姑娘和巧娘談的是什麼事情，可以見告麼？」

上官素心眨眨美目道：「相公沒有聽見？」

麥亮宇道：「我只聽見了最後的兩句，前面的有沒聽見。」

上官素心道：「她和妾身一樣，也猜

料到了相公，所以，她來和妾身商量怎麼辦？」

「哦……」

麥亮宇沒有再問下去，一聲輕「哦」之後，立即朝姑娘一點頭，說了聲「再見」，拉開門，長身電射，直上夜空，一閃不見。

× ×

回到客棧內，麥亮宇的房裏猶亮着燈，芮詩純和唐秀容唐天威都還未睡，都在他房裏等着他。

他一進入房內，芮詩純立即含笑問道：「怎麼樣？有收穫沒有？」

麥亮宇點頭一笑道：「雖然只是小收穫，此行總算不虛。」

芮詩純道：「是怎樣的小收穫？你快坐下來說給我們聽聽。」

麥亮宇笑了笑，跨步在一張椅子坐下之後，這才把上官素心姑娘告訴他的簡畧的說了一遍。

當然，他隱瞞了上官姑娘的出身來歷沒說，也隱瞞了關於芮詩純是個冒牌鬚眉，西貝丈夫的問題。

芮詩純聽後，不由眉鋒微皺地道：「如此說來，那惡賊究竟是誰？還是毫無所知了。」

麥亮宇道：「不然我就不會說只是『小收穫』了。」

唐天威忽然眨眨星目問道：「麥大哥，這些事情是她自動告訴你的？還是你用強？……」

麥亮宇道：「我問她答，絲毫沒有用強，可以說全是她自動告訴我的。」

唐天威道：「你認為她所答全都實在可信？」

麥亮宇凝目問道：「威弟可是懷疑她所答可能并不盡實？」

唐天威點頭道：「是的，小弟認為此中有些問題。」

麥亮宇道：「什麼問題？」

唐天威沉思了刹那，說道：「第一，她既是那惡賊派在長安獨當一面的分壇之主，其身份自屬不低，縱不是老賊的心腹黨羽，也必是身受老賊脅持逼害之人，第二，如是前者，大哥縱然對她用强，她也決不會答說一句實話，如是後者，雖然并非決不可能答說實話，但是她身受脅持逼害，為了她自身的利害關係，她不可能不有所顧慮，除非她已經橫了心，已經萌了死志！……」

他朗朗說來，這番話，可說是合情合理。

芮詩純聽得不由微一點頭道：「威弟這話說的不錯，是理，那玉妃姑娘的話確實有點兒未便盡實可信！……」

麥亮宇沒有立刻接話，却微微一笑，探手懷內，拿出了那顆用紙包着的解藥遞給唐天威說道：「威弟，你把它打開來看看。」

唐天威接過紙包，問道：「是什麼東西？」

麥亮宇道：「先別問，打開來看了以後再說。」

唐天威沒再開口，將紙包打開凝目看了看，又用鼻子聞了聞。

麥亮宇問道：「威弟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嗎？」

唐天威點頭說道：「是某種毒藥的解藥。」

麥亮宇道：「知道是什麼毒藥的解藥嗎？」

唐天威劍眉微蹙地，搖了搖頭，問道：「麥大哥，這顆解藥，你是由那裏得來的？」

麥亮宇道：「向玉妃姑娘借的。」

唐天威星目一眨道：「你向玉妃姑娘借這顆解藥的意思是？……」

麥亮宇道：「讓你看看是什麼毒藥的解藥，能不能解這種毒？」

唐天威詫異地道：「玉妃姑娘持有這種解藥，難道，她也不知是什麼毒藥的解藥？」

麥亮宇搖搖頭道：「這解藥就是那老賊控制玉妃姑娘的武器，玉妃姑娘也就全靠這解藥延緩她體內毒性的發作。」

唐天威心裏明白了地眨眨星目道：「你的意思是希望小弟能由這顆解藥上看出她中的是什麼毒？能替她澈底解毒，使她脫離老賊的控制？」

「不錯。」麥亮宇點頭道：「要不我就不會得向她借這顆解藥帶回來了。」

唐天威默然想了想，問道：「這藥她每隔好久時日服用一次，一次服用幾顆，你問過她沒有？」

「問過。」麥亮宇道：「每月望日服用一顆。」

唐天威又問道：「她有沒有告訴你，如不服用情形會怎樣？」

麥亮宇道：「據她自己說，如不按時服用，將會渾身紅腫潰爛而死！」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威弟，你能想得出來是什麼毒麼？」

唐天威星目眨動地想了想，道：「毒發時的情形，如果真是渾身紅腫潰爛，它可能是產於苗疆深山中的一種『紅花瘴』毒。」

麥亮宇目中異采一閃地問道：「你能解麼？」

唐天威點頭道：「能是能，不過是不是『紅花瘴毒』，必須作一次診視才能確定。」

麥亮宇點頭道：「如此我明天就帶你去給她作一次診視好了。」

芮詩純突然接口問道：「宇弟，玉妃姑娘本姓名叫什麼，是個什麼出身來歷？你問過她沒有？」

麥亮宇道：「問了，她本姓上官，名素心，她父親名上官承昌，武林人稱『逍遙書生』。」

芮詩純雙目倏然一睜，道：「她是上官大俠的愛女？」

麥亮宇神情有點怪異地望着芮詩純點頭一笑，道：「她曾告訴我她父親和『窮神』老人家是好友，另外還談說了一些關於你的事情。」

芮詩純心中不禁暗暗一跳，道：「她也知道我？」

麥亮宇淡淡地道：「她并不知道你，不過，她父親十多年前遠遊大漠歸來後，曾對她談說起『窮神』在大漠生活頗不寂寞，因為膝下收養了一位聰明、美麗，活潑伶俐惹人喜愛的螟蛉……」

下面接下去應該是「義女」兩個字，但是麥亮宇却語聲一頓，目視芮詩純笑了笑，沒說出來。

芮詩純一聽這話，心中已經雪亮，知道瞞不住了，臉兒不由頓時飛紅，語聲一變輕柔地道：「宇弟，你不會怪我瞞着你吧？」

麥亮宇含笑搖頭道：「小弟怎會，小弟眞好福氣，好幸運，如今已經有了三位美麗的姊姊了。」

芮詩純心念忽然一動，凝目問道：「那三位？」

麥亮宇道：「妳，歐陽二姊和杜美蘭姊姊。」

芮詩純眨眨眼睛道：「以我看，你最少還會增加一位到二位姊姊。」

麥亮宇愕然一怔！道：「小弟還會增加二位姊姊？」

芮詩純點點頭，說道：「眼前就要增加一位。」

麥亮宇問道：「是誰？」

芮詩純說道：「就是那位上官素心姑娘。」

麥亮宇道：「姊姊開玩笑了，上官姑娘她怎能算是小弟的姊姊。」

芮詩純道：「為什麼不能？」

麥亮宇道：「小弟和她才只不過見過三面，既無淵源關係，又從無交往……」

芮詩純接口道：「宇弟，我問你，你為何要讓威弟設法替她解毒，救她脫離老賊的控制？」

麥亮宇道：「那是因為她實答小弟所問，是小弟對她『報之以李』的答謝，也是不忍她一位清白的姑娘家受人脅逼控制，危害武林！」

芮詩純道：「如此我再問你，你讓威弟替她解了毒之後，將如何安置她？」

麥亮宇道：「當然是還她自由身，何去何從，皆悉由她自己。」

芮詩純眨眨眼睛道：「但是你可曾想到，你雖然讓威弟替她解了毒，不再受那老賊的脅逼控制，可是你讓她一個姑娘家在江湖上怎麼辦？萬一又落入老賊的掌握，你不但是白救了她而且還害了她！」

麥亮宇神情不禁一呆！劍眉微皺地道：「那麼以姊姊的意思？……」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俗話說得好；『救人要救澈，送佛送到西天』，你既然救她，為了免得她再度落入老賊的掌握，就該讓她跟我們一起。」

語聲一頓，倏然正容接說道：「另外，我義父他老人家和她父親雖然好友知交，但是若論淵源關係，你比我和她還要深厚！」

麥亮宇神情不禁又是一呆！凝目道：「妳說什麼？小弟和她，有深厚的淵源關係？」

芮詩純點頭說道：「宇弟，你只要從你五位恩師的姓氏上想想就明白了。」

不用想，麥亮宇已經明白了，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道：「上官姑娘她是小弟大恩師的……」

芮詩純接口道：「侄女。」

「呵！……」麥亮宇星目一睜，道：「這妳怎麼不早告訴我！」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現在告訴你也並不算遲呀。」

麥亮宇星目眨了眨，問道：「另外一位是誰？」

芮詩純淡淡地道：「另外一位現在還不該是你知道的時候，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

和芮詩純相處雖只月餘時間，麥亮宇已深深了解芮詩純的性情為人，於是，他沒再多問，霍然長身站起，朝唐天威說道：「威弟，我們走！」

芮詩純抬手一攔，道：「宇弟，這時候你要威弟和你去那裏？」

麥亮宇道：「去萬花香。」

芮詩純搖頭一笑，說道：「你不必去了。」

麥亮宇道：「為什麼？」

芮詩純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她一定已經睡了，你這時候去，豈不擾了她的好夢，而且……」

語聲一頓，倏然凝目問道：「宇弟，上官大俠現在何處，她告訴你沒有？」

麥亮宇道：「現在老賊的關外總壇，已中了老賊的陰謀暗算，一身功力全失，成了個衰弱無用的老人。」

芮詩純雙眉一揚又垂，道：「怪不得我去『逍遙小筑』找他老人家時，屋內蛛網塵封，久已無人居住，原來是……」

語鋒微微一頓，又道：「替她解毒的事，你只管放心，自有我和威弟去辦，現在另外有件事情，你必須小心注意。」

麥亮宇道：「什麼事情？」

芮詩純壓低聲音說道：「在你出去不久之後，對面上房裏住進了一位臉蒙輕紗的青衣婦人，看那樣子可能是個極不簡單的人！」

「哦！」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她就只一個人？」

芮詩純點頭說道：「到目前為止，似乎就只她一個人。」

驀地，麥亮宇星目寒芒一閃，揚聲說道：「外面是那位高人，門未上閂，請進來談談吧。」

隨着他的話落，外面立刻响起一個平靜的話音說道：「承蒙相邀，老身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落，門被推開了，一位臉蒙輕紗的青衣婦人舉止從容的走了進來。

麥亮宇抬手肅客道：「芳駕請坐。」

青衣婦人沒說什麼，移步在一張椅子上落了座。

芮詩純問道：「芳駕上姓高名？」

青衣婦人道：「老身姓湯，少俠就叫我湯夫人好了。」

語聲一落又起，轉向麥亮宇說道：「少俠好敏銳的聽覺！」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謝謝夫人的誇獎，其實，這並不是我聽覺敏銳，而是夫人走路時大意了些，踩上了一段小枯枝之故。」

湯夫人目光透過面紗，深深地望了一眼，道：「少俠好謙虛，好客氣。」

麥亮宇笑了笑，星目倏地一凝，問道：「夫人由那兒來？」

湯夫人道：「蘭州。」

麥亮宇道：「來此何事？」

湯夫人道：「找人。」

（未完）

半世英雄

血洗魔谷双血仇（大結局）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僞冒浪子張青，混進天魔帮，景慧卿把眞的張青押進一座秘洞，張青似對景慧卿心生愛慕，問無不答，景慧卿見他合作，不虞有他，爲他解開穴道，張青却大笑說景慧卿上當。岳鶴雖混進魔帮，但立被發覺，經過數場激鬥，憑着他的家傳武功，和鐵傘客，三脚羅漢的輕敵，岳鶴終把二人殺死，但他也被金谷老人徐君美所擒，此際天魔出現，竟是假死的三尺判牟錫山，岳鶴向他詢問籌組天魔帮目的及殺害父親和五老的事，牟錫山一一說出，正於此際，張青逃了回來，向牟錫山報告脫險經過——

一語方畢，只見谷口那邊已出現一人，正朝谷中疾奔過來。

臨近一看，果是浪子張青。

他奔到場上，一看場中血漬斑斑，心知岳鶴已傷了人。他確實不認識三尺判，不知三尺判即是天魔，以爲他是外人，當下向在場的金谷老人等人行了一禮，然後一指三尺判牟錫山問道：「這人是誰？」

金谷老人笑了笑道：「一向最器重你的人！」

張青「啊！」了一聲，連忙拜倒，恭聲道：「卑職張青，參見帮主！」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你一向機警過人，這回怎麼反栽了跟斗？」

張青滿面慚愧，恭稟道：「卑職一時不察，上了他們的當，願受帮主處罰。」

三尺判牟錫山道：「疏忽之罪，暫且寄下，你先把脫逃的經過詳述我聽。」

張青道：「是，卑職是在到達谷口附近時，突聽附近山坡林中有一女子呼叫救命，卑職不疑有他，即趨前察看……」

他先將被擒的經過詳述一番，然後說道：「他們見卑職寧死不吐一語，這姓岳的小子便剝下卑職的一身裝束，冒充卑職入谷，而景慧卿便將卑職擄入北邊山中的一座秘洞中，她未料到卑職能够運功衝開穴道，故未加繩縛，卑職乃暗暗運功衝穴，穴道一解，卑職即起而動手，原想擒她回來，不料她身手不弱，卑職苦鬥半日無法獲勝，只得先脫身回來。」

三尺判牟錫山問道：「現在她還在那裏麼？」

張青道：「這却不得而知，她原說要在那座秘洞等候這姓岳的小子，現被卑職逃脫，她可能會趕來救人。」

三尺判牟錫山點點頭，轉望金谷老人道：「那丫頭非逮住不可，徐常侍不如再帶些人出谷找找看？」

金谷老人頷首應諾，即點出十個正副香主，率領他們出谷去了。

三尺判牟錫山隨命二香主押岳鶴入水牢，又囑衆人嚴加防備，諸事交代完了，便與另六個「常侍」入天魔洞商議進攻五老會之策。

原來天魔谷中除天魔洞之外，還有幾座秘洞，它外表與一般谷壁無異，要按動機關，洞門才能啓開，岳鶴在被拖入一座秘洞之前，就見到了另外兩座秘洞的洞門在慢慢啓開……

他被帶入的這座秘洞，洞中陳設十分簡陋，看來是專用來囚禁敵人的，走過一段洞道，就到了一間水牢裏面。

水牢有丈五見方，水中插着五支鐵樁，二香主將岳鶴綑綁於當中一支鐵樁，嚴囑牢卒好好看守，即退了出去。

× ×

暮色漸濃，派出搜索景慧卿的人已陸續回來，都道未找着景慧卿，於是三尺判牟錫山召集八常侍及衆正副香主聚會魔洞，宣佈道：「各位兄弟，老夫原打算大後天進攻五老會，現因景慧卿未能擒獲，爲恐她趕去五老會報告，不得不提前舉事，今已決定午夜出發，明日午夜之前抵達五老會，一舉殲滅該會五位副會主及所有五派駐會之人，然後再圖進攻五派，現在老夫先將五老會佈防的情形及本帮進攻之策說明一下，各位注意聽好……」

他取出一張圖，掛在錦幔上，即開始解說五老會佈防的情形，詳細解說一番之後，接着說明進攻之策，並分派各人的任務，最後問道：「各位兄弟，聽明白了沒有？」

衆人齊聲答道：「明白了！」

「有無疑問或意見？」

「沒有。」

「好，現在各去準備，午夜之前在谷中集合！」

衆人起身退出。

只浪子張青站着未動。

三尺判牟錫山問道：「張副香主有話要說麼？」

張青道：「是的。」

三尺判牟錫山道：「說吧。」

浪子張青道：「帮主準備如何處置岳鶴？」

三尺判牟錫山不答反問道：「依你說呢？」

張青道：「要是帮主決定殺他，請交由卑職動手。」

三尺判牟錫山微笑道：「你要報受辱之恨？」

張青道：「此外也替段香主報仇。」

三尺判牟錫山沉吟了片刻，點頭道：「好，你去收拾他，但不准使用殘酷的手段，他爲父報仇，情有可原。」

張青躬身道：「是！」

禮畢，轉身出洞而來。

這時，天已漸暗了，全谷籠罩着一片暮氣沉沉的景象，壓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張青出了天魔洞，佇足四望一眼，然後緩步通過谷地，來到囚禁岳鶴的秘洞之前。

守在秘洞中的魔卒已由窺孔中看見張青到來，乃開聲問道：「張副香主有何貴幹？」

張青答道：「奉帮主之命，前來收拾岳鶴性命，快開門！」

洞中魔卒一聽是天魔的命令，那敢怠慢，連忙按動機關，開門讓張青入洞。

張青入洞之後，吩咐將洞門關上，然後問道：「這洞中有幾個人在看守？」

那魔卒答道：「連小的共有三人。」

張青再問道：「另二人在何處？」

那魔卒道：「在水牢外面看守。」

張青點點頭，舉步走入，來到後面水牢門外，果見有兩個牢卒守立門外，他們也認得他，一齊向他行禮，張青說明來意，要過開水牢門的鑰匙，然後揮揮手道：「你們且去前面等候，我叫你們進來，你們再進來。」

兩個牢卒應了一聲，到前面去了。

張青乃用鑰匙打開水牢門，推門走入，嘿嘿笑道：「小子，現在輪到我來整治你了！」

岳鶴情知不妙，問道：「你們已逮住我義姐了？」

張青搖頭笑道：「沒有！」

岳鶴聽了心頭大寬，道：「只要她不落入你們手裏，我甚麼都不在乎！」

張青道：「你很關心她？」

岳鶴道：「當然！」

張青道：「你如能不死，是否打算娶她爲妻？」

岳鶴怒道：「別胡說，她是我的義姐，我們的感情止於姐弟而已！」

張青笑道：「確實麼？」

岳鶴閉目，不再理睬。

張青由懷中抽出一把短刀，含笑道：「告訴你，由於我們未能逮住景慧卿，天魔已決定提前進攻五老會，今天午夜便要出發了！」

岳鶴心頭猛的震動了一下，但仍閉目不語。

張青拋動着手上的短刀，道：「現在你明白我的來意了吧？」

岳鶴冷冷一哼，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張青道：「你有甚麼要交代的？」

岳鶴道：「沒有！」

張青道：「那麼，我要動手了！」

他掉頭望望門外，隨即走入水中，趨至岳鶴身後，用短刀將岳鶴手上和身上的繩子一一割斷。

岳鶴因穴道未解，故身上繩子一鬆，立時站立不住，向前倒去。

張青一把扶住他，然後將他拖到外面，低聲道：「聽着，我是前來救你的，你須聽我指示才能逃離此谷！」

說畢，運掌拍下，解開了岳鶴的軟麻穴。

岳鶴呆了半晌，才詫聲道：「你要救我出去？」

張青點頭笑道：「不錯！」

岳鶴大惑不解，問道：「爲甚麼？」

張青道：「爲了景慧卿。」

岳鶴愕然道：「甚麼意思？」

張青笑了笑道：「因爲她已答應嫁給我！」

岳鶴瞪大眼睛，不勝駭異地道：「你胡說的吧？」

張青道：「一點也不，我倆一見鍾情，已訂定結爲夫妻，唯一的條件是要救你出去。」

岳鶴不信義姐會看中天魔帮的一個副香主，搖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

張青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但這是眞的，男女之間就是這麼奇妙，我張青浪迹江湖好多年，見過的姑娘也不在少數，可是這回見到她，就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家一般，而她的感覺也跟我一樣，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緣份，因此她放了我，要我入谷救你出去。」

岳鶴又搖頭道：「我還是不信！」

張青笑道：「信不信由你，現在最重要的是你須聽我指示行事，否則你我今夜都得死在此地，你肯信任我一次麼？」

岳鶴忽然想到這可能是景慧卿使出的「美人計」，當下點頭道：「好，你如何救我出去？」

張青道：「你暫且躲在一旁，等我收拾了那三個牢卒再說。」

岳鶴依言躲藏起來。

張青將牢門關上，然後向前面大聲喊道：「兄弟，你們可以進來了！」

兩個牢卒聞聲而至，同聲問道：「張副香主已把他解決了？」

張青點頭道：「正是。」

牢門上方有個小窗口，兩個牢卒聽了一齊趨近牢門，引頸由小窗口望入。

張青乘機揚掌劈下，兩個牢卒應聲而倒，張青立即推開牢門，將他們拖入牢內，再退出關上牢門，又大聲喊道：「還有那位兄弟，你也過來帮忙！」

把守洞門的牢卒聞言趕到，問道：「張副香主有何差遣？」

張青一指牢內道：「進去帮忙，把那小子的屍體移出來！」

牢卒應了一聲，推門而入，但才跨過牢門，後腦也挨了重重的一擊，登時軟倒地上。

張青又將他拖入牢內，便向岳鶴說道：「好了，快換上他們的衣服！」

岳鶴會意，迅速脫下自己的衣鞋，再脫下一個牢卒的全身服裝，穿到自己身上，最後，揭下牢卒的鬼面具，掛到自己面上。

張青道：「還有那口鋼刀。」

岳鶴又拾起牢卒的一口鋼刀，佩在身上。

張青笑道：「很好，出了洞門，你就跟在我的身後，若有人問話，都由我來回答。」

岳鶴已相信了他，聞言點頭笑道：「當然！」

兩人退出水牢，將牢門鎖上，卽走到前面，張青往上一望，忽然皺眉道：「糟了！」

岳鶴問道：「怎麼了？」

張青道：「方才入洞時，我忘了注意這洞門如何開關……」

岳鶴道：「你是頭一次進入此洞？」

張青道：「正是，這天魔谷中，據說共有五座秘門，每座洞門的開關方法，都不一樣，要是按錯了機鈕，只怕會驚動天魔。」

岳鶴道：「機鈕裝在何處？」

張青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咱們找一找吧！」

於是，兩人就在洞門近處尋找開關機鈕，找了一會，終於在一處角落上找到三支扳柄，張青研究了一番，還是不敢斷定那一支扳柄是用來啓開洞門的，岳鶴問道：「假如扳錯了，會有甚麼情況發生？」

張青搖頭道：「不知道。」

岳鶴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動手試試吧！」

張青笑道：「這裏共有三支扳柄，你認為那一支是開門的？」

岳鶴道：「中庸之道，允執其中，我喜歡中間那一支。」

張青於是伸手握上中間那支扳柄，用力向另一邊推了過去。

洞門不動。

岳鶴一看洞門未開，急道：「再扳右邊那一支試試！」

張青依言扳動右邊的一支，但洞門依然不動，倒聽見洞內水牢傳來潺潺水聲，顯然開動了水道，不知那裏來的水正在注入水牢中。

岳鶴吃了一驚，輕呼道：「錯了！錯了！快扳回來！」

張青連忙將兩支扳柄扳回原狀，說道：「原來是左邊這一支，才是用來啓開洞門的……」

說着，扳動左邊那一支。

但是，洞門仍然不動！

他不禁着忙起來，叫道：「媽的頭，怎麼都不動呀？」

岳鶴也緊張了，道：「只怕這三支都不是用來開關的，咱們弄錯了！」

張青跳起身道：「我去抓一個出來問問！」

正要奔入洞中之際，驀見洞門慢慢向外張開，兩人一見大喜，正欲衝出，視綫甫及洞口，又頓時怔住了。

原來，洞門口上站着九個人。

當中一個，是三尺判牟錫山，餘者是八常侍！

三尺判牟錫山面含「和氣」笑容，問道：「張副香主，你怎麼啦？」

張青頭腦很靈活，一怔之後，立刻開口道：「幫主來得好，這座洞門的開關壞了！」

三尺判牟錫山笑哦一聲道：「怎麼壞了呢？」

張青道：「卑職按了半天不能開，不得已只好驚動幫主……」

三尺判牟錫山道：「原來如此，老夫還以為出了事，可是老夫在這外面一按就開，好像沒毛病呀。」

張青道：「一定有毛病，須得修一修才行。」

三尺判牟錫山道：「好，改天派人修一修——那小子解決了沒有？」

張青道：「解決了。」

三尺判牟錫山說道：「你怎麼弄死他的？」

張青道：「卑職讓他沉到水裏去。」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很好，你出來吧！」

張青應是，舉步走了出去。

岳鶴隨後跟出，一顆心怦怦直跳，因為他已從三尺判牟錫山的眼神中看出東西，覺得已被他瞧出破綻了。

果然，兩人才走出秘洞，三尺判牟錫山突然厲聲道：「拿下！」

八常侍一齊動手，四個抓張青，四個抓他！

張青並非無備，一聽「拿下」二字，立時縱起三丈多高，右足一點谷壁，身如矢箭向外掠去。

但擒拿他的四個常侍均是當今武林第一流的高手，那會讓他逃掉，一齊口發喝叱，如影隨形緊追過去，一下就將他困在核心……

與此同時，岳鶴也拔出鋼刀，與另四個常侍拚鬥起來。

他自知這一戰關係生死，故一開始就以豁出性命的決心展開奮戰，手中鋼刀猛劈猛砍，勇若出柙猛虎！

圍攻他的四個常侍，當中一個正是金谷老人。

論實力他可以單獨制服岳鶴，但現在的岳鶴已如拚命三郎，出手如瘋似狂，竟使他們四人有如面對一隻困獸一般，不知如何下手。

而這時，全谷的天魔幫衆已聞聲趕到，因未得天魔命令，不敢上前助戰，只圍在四周觀戰。

雙方拚鬥了一會，張青已感不支，他幾次突圍不出，已知難逃一死，忽然大叫一聲道：「幫主，君子有成人之美，你何不放我一馬呀？」

三尺判牟錫山聽了覺得有趣，笑問道：「何謂成人之美？」

張青一邊閃避攻擊，一邊答道：「在下與景姑娘一見鍾情，她答應如能救出岳鶴，便嫁我為妻，所以——啊！」

說話分神，屁股上挨了一脚，登時跌

張青有如那常侍手中的一支花槍，在他掌上旋轉起來。

了個四脚朝天！

另一個常侍乘機撲上，駢指點他丹田穴，他情急拚命，大喝一聲，雙脚連揚，反踢對方胯下。

那常侍不願兩敗俱傷，只得撤招急急後退。

張青順手抓了兩把土沙，脫手打出，緊接着一躍而起，乘對方四人以手護目之際，雙足一頓，身如飛燕沖起數丈，向外疾掠而去！

「那裏走！」一位常侍旋身縱出，如電掠空，竟然一把抓住了他的脚尖，再大喝一聲道：「回來！」

運力一扯一掄，竟將他整個人拉回，像擲草包一般，向另一位常侍擲去。

那常侍左掌一抬，很巧妙的托住了張青的腹部，繼之一拍張青右肩，喝聲「轉！」張青頓如他手上的一支花槍，在他掌上旋轉起來！

「好！」

「哈哈……」

圍觀的天魔幫衆，鼓掌喝采，笑成一堆。

那常侍有意賣弄本事，又連續拍打張青的雙脚，讓張青在他掌上旋轉不停。

這時候，岳鶴苦鬥四常侍已近百招，他使盡一身所學，仍未能傷到對方一人，又見張青被人玩於股掌之上，心中很是焦急，不禁暗嘆一聲，道：「罷了，今天只好認命了！」

圍攻他的四常侍中，有一個正是醉羅漢，他見張青被同伴托在手上玩耍，也想捉弄岳鶴以顯其能，當下突以空手入白刃的身法，一下猱進到岳鶴跟前，雙掌絕招並發，猛攻數招。

岳鶴突遇強烈攻擊，不由手忙脚亂起來。

「撒手！」醉羅漢陡叫一聲，一掌切出，正中岳鶴右腕，把他手上的鋼刀打落地上，繼之左手駢指疾出，併點雙目，乘他倒退之際，身形倏然向前傾出，右掌暴探，一把抓着了他左脚。

這一抓，他使出了十成之力！

岳鶴只覺脚上如被鋼環扣住，痛澈心肺，頓時失去了抗拒能力。

醉羅漢沉嘿一聲，就將他整個人高舉了起來！

「好呀！」圍觀的天魔幫衆又鼓掌喝采起來。

「好呀！」衆人突然一陣大亂，隨卽紛紛倒了下去！

因爲，後面這一聲「好呀！」雖也是喝采，但其聲不同凡响，好像由天上打下來的一個焦雷，頓使在場的天魔幫衆心弦大震，耳鼓破裂，一齊倒地不起！

三尺判牟錫山和八常侍功力深厚，沒有受傷，但也被這一聲突如其來的「神吼」所驚住，一下間呆如木雞。

被托在掌上旋轉的張青，由於那常侍被吼聲驚呆，頓由掌上摔下地，昏死過去了。

全場之人，只有岳鶴一人沒被「神吼」所驚，因為他早已習慣了這種吼聲，他一聽到吼聲之後，心中大喜，就乘醉羅漢發呆之際，俯身一掌劈下，「拍！」的一聲，劈中醉羅漢的頭顱！

醉羅漢的頭額應聲下陷，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岳鶴一掠落地，再一個箭步跳到張靑身邊，探臂將他攬起，縱身飛出數丈，大喜而呼道：「師父，你來了！」

不錯，是天外怪叟魯巴公到了！

除了他之外，同來的尙有土地公師徒及獨眼神僧，天鶴道人，九龍老人，三白先生，冷面觀音五位副會主，和少林至善禪師，武當一塵道長，黃山九臂叟，靑蓮六無老尼四位掌門人！

此外，還有一個景慧卿，一共是十三位！

他們，不知何時已掩到場邊上，當圍立場邊的天魔帮衆倒下時，他們的身形才顯露出來。

三尺判牟錫山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張臉頓時變得紙也似白，駭然注望天外怪叟一羣人好一會，忽然不聲不響的旋身縱起，往天魔洞那邊飛縱而去。

十多個正副香主已被天外怪叟的「蠻牛神功」所傷，十常侍亦已折了三個，他已知抵敵不住有備而來的天外怪叟十三人，因此他決定了三十六着走爲上計。

七常侍見他不戰而逃，自然也無心戀戰，隨着他紛紛縱起，向天魔洞逃去。

天外怪叟長笑一聲道：「牟掌門人，你跑不了啦！」

身如怒矢，一掠便是五丈有奇，踏空疾追上去！

少林，武當，黃山，靑蓮四派掌門人及獨眼神僧，天鶴道人，九龍老人，三白先生，冷面觀音五位副會主也同時縱身追去。

三尺判牟錫山首先趕到天魔洞前，但是正要逃入洞中時，天外怪叟已然凌空一掌擊下，截斷了他的逃路，他被迫無奈，只得停身應戰。

七常侍也在天魔洞口被截住，於是，就在洞前與至善禪師九人展開了一場殊死戰！

這是一場武林有史以來最慘烈的搏鬥，只不過正派一方一開始就已佔得了優勢，而且可預見必可大獲全勝……

岳鶴現在却不關心正邪雙方的戰況，他只關心張靑的生死安危，他將張靑平放於地，仔細察看其全身，見無一點外傷，知道是爲師父的「蠻牛神功」所傷，當下輕輕按揉他的胸部，低聲喊道：「張兄！你醒醒……」

土地公拄杖走過來，翻開張靑眼皮看了看，笑瞇瞇道：「不要緊，等下便可甦醒。」

岳鶴抬頭望他，滿心喜悅的的問道：「房老前輩，你們怎知這個地方？又怎能即時趕來？」

土地公含笑道：「說來話長，不過一句話也可說完——數月前你們獲得五老會的釋放，老夫陪你們下到牯嶺，那時你要求老夫返回五老會保護令師的安全，對不對？」

岳鶴道：「對啊！」

土地公笑道：「很抱歉，老夫沒有照辦！」

岳鶴意外地道：「哦？」

土地公道：「因爲老夫深知獨眼神僧五人絕無問題，而令師機警過人，亦絕不會被歹徒所害。」

岳鶴不禁問道：「那麼，你老去了何處？」

土地公笑道：「跟蹤你！」

岳鶴一呆道：「跟蹤我？」

土地公道：「不錯，老夫認爲要想找出殺害五老的兇手，暗中跟着你最有希望，因爲老夫推測兇手不會放過你，遲早會殺你以除後患，這種猜測雖不大正確，但總算有了收穫，那天你們由范桂英口中獲悉天魔谷在九宮山時，老夫知道擒拿兇手的時候到了，就連程返去五老會，於是四位掌門人及五位副會主經一番商議之後，決定釋放令師一同趕來支援你。」

岳鶴這才明白他們能够及時趕到此地的原因，他很感慨的長嘆一聲道：「你老在到此之前，恐怕也沒料到天魔即是三尺判牟錫山吧？」

土地公道：「可不是，誰也沒想到他竟晚年變節，幹出這種事來。」

岳鶴轉頭望望天魔洞前正邪雙方的惡戰情形，見已方已穩操勝算，心中很是欣悅，當下轉對景慧卿問道：「姐姐，妳是怎麼遇上房老前輩十二人的？」

景慧卿答道：「我潛伏在谷口林中，看見房老前輩一行十二人趕到谷口，便現身與他們相見……」

她口中在說話，眼睛却投注在張靑臉上，似對張靑的受傷十分關切。

岳鶴一指張靑，道：「這人說是妳請他入谷解救小弟的，眞的麼？」

景慧卿點頭道：「眞的。」

岳鶴道：「他又說妳已答允他某種要求，也是眞的？」

景慧卿點點頭，臉紅了。

岳鶴知她和張靑確實有情，心中大喜，笑道：「既然如此，他現在受傷了，姐姐何以不理不睬？」

景慧卿訕訕地道：「你去報你的殺父仇去吧，別管我的事！」

岳鶴站起笑道：「好，小弟把他交給妳了。」

他接着轉對土地公道：「房老前輩，咱們過去瞧瞧。」

老少倆走到天魔洞前時，只見已有兩個常侍倒在地上吐血，其餘五個常侍在四位掌門人及五位副會主的圍剿之下，也已敗象畢露，無力支撐下去了。

但最狼狽的，却是三尺判牟錫山，他本就沒有鬥志，故在天外怪叟的一陣攻擊之下，已只剩下招架之功，幾次欲逃入洞，都被天外怪叟截回，好似一隻貓爪下的耗子！

天外怪叟似無意立刻取他性命，一味纏着他戲耍，這時看見岳鶴來到，咧嘴哈哈笑道：「好徒弟，爲師累了，你還不上來更待何時！」

岳鶴應了一聲，拾起地上一把長劍，跳了過去。

三尺判牟錫山心知岳鶴會要他的老命，不敢應戰，突然身形電射而起，往一處谷壁上掠去。

「還想走！」天外怪叟縱前迎截。

「砰！」的一聲，兩人在空中對了一掌，三尺判牟錫山功力稍遜一籌，被震跌落地。

「看劍！」岳鶴的長劍適時點到他背後。

三尺判牟錫山厲吼一聲，身形猛可翻騰而起，雙掌向上齊揚！

一片雄渾掌風，應手捲出！

岳鶴斜身避開，長劍抖出數朵劍花，側擊其腰。

三尺判牟錫山雙掌擊空，立時疾退兩步，接着左肘一屈，竟聞「崩！」的一聲，三支毒針破袖射出！

天外怪叟在旁看得眞切，急喊道：「小心毒針！」

岳鶴大喝一聲，長劍護胸飛舞。

劍光翻閃中，只聽「叮！叮！叮！」三聲輕響，射到他身前的毒針，已全被他擊落！

他接着一劍飛吐而出，喝道：「老賊，吃我一劍！」

三尺判牟錫山一見「袖裏藏針」又告落空，更無心戀戰，倏地倒縱尋丈，再一頓足，冲空飛起四丈，附上一片谷壁，然後施展飛簷走壁的輕功絕技，迅速往上飛登。

他身手靈捷異常，一轉眼已飛上十來丈高。

岳鶴大喝道：「下來！」

長劍一揚，脫手擲出，勢如一點寒星，直奔上去！

若在平時，這一劍無論如何擲不中他的，但現在的三尺判牟錫山已如一隻受驚的小鹿，心慌意亂，而且身在峻峭的谷壁上飛登，閃避極爲不易，是以長劍結結實實的擲中了他的背心！

「啊……」

一聲慘叫，人已直墜下來！

× × ×

夜翼收斂，曙光已臨。

整個天魔谷已恢復平靜，被殲滅的天魔帮衆，屍體整齊的排列於谷地上，一共是三十八具。

獨眼神僧淸點己方人數，發現沒有一個人受傷，只少了兩個人——景慧卿和張靑。

岳鶴很緊張，道：「奇怪，他們那裏去了呢？」

魯小福道：「走了。」

岳鶴急問道：「出谷去了？」

魯小福點頭道：「正是，天快亮的時候，我看見景姑娘攙扶着那人，向谷外走去。」

岳鶴聽了才放心，笑道：「這倒好，竟連一聲道別也沒有……」

土地公笑道：「她是一個奇女子，張靑那小子能得到她，可謂福氣不淺。」

岳鶴道：「可是他們不能就這樣一走了之，天魔帮各地都有分壇，要想掃蕩他們，須得張靑引導才行。」

天外怪叟道：「別急，他們還會回來的。」

當下，衆人席地坐下歇息，岳鶴就將這數月來的追查經過詳述一番，衆老聞知三尺判牟錫山殺害劍君子岳一實及四老的原因之後，均差嘆不已，土地公慨嘆一聲道：「人算不如天算，逆天行事者，到頭來總是一場空！」

天外怪叟忽然一跳而起，道：「房老兒，你近來的棋力如何？」

土地公含笑說道：「讓你一先絕無問題！」

天外怪叟嚷道：「放屁，你的棋臭不可聞，我老人家自信仍可以殺得你片甲不留！」

土地公仰首哈哈大笑，說道：「輸了怎麼辦？」

天外怪叟拍胸道：「輸了，任你要求要甚麼給甚麼！」

土地公道：「當眞？」

天外怪叟道：「一點不假！」

土地公回顧侍立身後的魯小福，擠擠眼笑道：「小毛頭，你的運氣來了——咱們走啊！」

話聲中，已長身而起，拉着魯小福朝谷外縱去。

天外怪叟隨後掠去。

岳鶴急道：「師父慢走！」

天外怪叟却已在數十丈外，遙遙答道：「別叫，一切有五老會處理，不干我事了！」

聲落，已消失於濛濛霧烟之中。

岳鶴沒有追上去，也沒有悃悵之感，反之，對於未來充滿信心，他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正是開始「單獨行動」的時候！

（全篇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巫九娘救下羅凡，逐走復仇會主，正向孫天民及月眉，阿毛述說當年之際，復仇會主遣來爪牙發放火藥袋焚燒茅屋，巫九娘一怒之下發動聚禽大陣，把爪牙們殲除，翌日巫九娘等到蘭封城巧遇金松，孫天民獲知應伯倫遭變，急欲趕回抱陽山莊，巫九娘着他勿急，容她安排後再走，因她已看出金松心懷不軌。那金松果另具用心，監視着孫天民向洛陽趕去，便欲釘梢，一書生現身相攔，說出巫九娘已洞悉金松身份，要他小心。書生四顧無人，疾奔郊外一亘莊，取下頭巾竟是冉肖蓮——

咄咄辭鋒利　狠狠拚死心

一陣轆轆機聲，沉重的鐵門緩緩啓開，一名黑衣壯漢欠身說道：「冉姑娘回來了？」

冉肖蓮點點頭，問道：「會主在甚麼地方？」

壯漢答道：「正在大廳內，小的替冉姑娘帶路……」

冉肖蓮道：「不用了，你好生看守莊門，多留神樹林裏，如果發現附近有人偷看，立即飛報，知道了嗎？」

壯漢躬身道：「姑娘放心，小的會格外謹慎的。」

冉肖蓮又特別叮嚀了一番，然後匆匆向莊內奔去。

這座院佔地甚大，房舍却不多，除了正中一座高大的石屋，四週都是空敞院子，偌大莊院，竟如死一般寂靜，只有石屋內隱約傳出幾聲叱喝。

石屋前面廻廊上，莫家四劍正聚在一處竊竊私議，臉上神情全顯得十分凝重。

兄弟四個一見冉肖蓮，頓時露出欣喜之色，連忙迎了上來，拱手招呼道：「冉姑娘辛苦了！」

冉肖蓮嫣然一笑，道：「沒有什麼。四位，會主可在廳上？」

老大莫維仁點了點頭，眉峯微皺，低聲道：「姑娘回來得正是時候，快進去勸勸會主，再遲就出事了……」

冉肖蓮訝道：「怎麼說？」

莫維仁嘆了一口氣，道：「唉！還不是為了康浩——」

冉肖蓮又問：「康浩怎樣？」

莫維仁啞聲道：「自從他們師徒見了面，那康浩非但不念解救之情，竟一口咬定師父是假冒的，抵死也不肯相認，會主一怒，便要將他廢了。」

冉肖蓮一驚，道：「那怎麼可以呢？師徒總是師徒，一時氣憤，怎能當眞，你們就該出面勸阻才對啊！」

莫維仁道：「可不是這樣！但是咱們

兄弟才開口，就被會主怒斥一頓，轟了出來……冉姑娘，妳快些進去，只有妳的話，會主還肯聽從。」

冉肖蓮略一沉吟，說道：「好，咱們一塊兒進去。」

莫維義立即趨至門前，高聲道：「冉姑娘回來了。」

冉肖蓮沒待室內回應，挑開門帘，便跨了進去。

大廳中，復仇會主正滿面怒容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距椅五尺處，康浩木然趺坐地下，雙頰紅腫，嘴角隱隱滲出血水。

冉肖蓮姍姍走近交椅前，輕折蠻腰，道：「賤妾參見會主。」

復仇會主怒意未消，冷冷道：「唔！妳回來了？事情辦得如何？」

冉肖蓮嫵媚的笑道：「托會主洪福，姓孫的果然中計了……」

復仇會主目光一抬，道：「金老護法呢？」

冉肖蓮道：「他已追躡姓孫的去了開封，賤妾特來呈報，只因——」說到這裏，俏眼向康浩飛快的掃了一瞥，話鋒一轉，含笑問道：「會主又跟誰嘔氣了。」

復仇會主用手一指康浩，憤憤的道：「哼！還不是為了這吃裏扒外的畜牲！」

冉肖蓮嫣然道：「師徒即父子，什麼話不好講？何必生這樣大的氣。」

說着，緩步走到康浩身前，柔聲勸道：「康少俠，不是我說你，年輕人脾氣不能太倔強。咱們會主為了從火燄島大船上救你回來，不惜親冒鋒鏑，追踪攔截，銅瓦廂一場血戰，莫家四劍傷了兩人，數十名會友慘死在聚禽大陣之下，這些艱險犧牲，會主忍痛在心，毫無怨尤，你怎麼竟說師父是假冒的呢？」

康浩木然趺坐，不言不理，生像是沒有聽見。

冉肖蓮又道：「常言說得好：事危見眞情。又道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令師辛辛苦苦養育你二十年，這份恩情，厚比天高，你怎能聽信外人一句挑撥的話，就跟自己的師父反目呢？」

康浩默然如故，仍是不理。

冉肖蓮自顧又道：「再說，眞假虛實，總得自己親眼分辨才能作準，康少俠何妨仔細看看，令師的音容狀貌，何曾有一絲虛假？」

康浩忽然抬起頭來，凝目向復仇會主注視了好半晌，然後平靜地道：「不錯，音容狀貌，一點不假。」

冉肖蓮喜道：「那麼，你還有什麼懷疑的呢？」

康浩輕吁了一口氣，緩緩道：「在下並非懷疑他的人，而是懷疑他的心。」

復仇會主勃然大怒，厲叱道：「畜牲，你——」一按椅柄，長身而起。

冉肖蓮連忙攔住，暗暗用手輕扯他的衣袖，低聲媚笑道：「會主何必氣惱？他心有所疑，正該讓他傾吐出來，這樣總比悶在心裏好得多。」

復仇會主哼了一聲，道：「這該死的畜牲，不知中了什麼魔？」說着，悻悻的坐回椅上。

冉肖蓮含笑轉身，又對康浩道：「康少俠，你的話叫人難懂，你既然承認人是

眞的，怎麼又懷疑心是假的？這豈非天下奇聞？」

康浩正色道：「這道理乍聽似乎太玄，其實却很簡單。」

冉肖蓮含笑轉身，又對康浩道：「康少俠，你的話叫人難懂，你既然承認人是眞的，怎麼又懷疑心是假的？這豈非天下奇聞？」

冉肖蓮軒眉淺笑道：「能說給我聽聽嗎？」

康浩緩緩闔上眼睛，仰面喃喃道：「在下只有兩句話作答……」

冉肖蓮忙問道：「那兩句話？」

康浩道：「從外貌看，他的確就是風鈴魔劍，從所行所爲看，他決不是在下的恩師。」

復仇會主身軀微震，神色連變，雙目倏然暴射異光。

冉肖蓮却聳聳香肩，說道：「康少俠的意思是說，令師的行事作爲，跟從前有些改變了？」

康浩搖頭道：「不是改變，簡直是迥然互異，不可相提併論。」

冉肖蓮笑道：「哦！我懂啦！說了半天，你是不滿令師領導復仇會，跟那些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人作對？」

康浩截口道：「他不過是假藉『復仇』爲名，欲遂其『獨尊武林』的野心和陰謀而已。」

冉肖蓮道：「無論怎麼說，你總不能不承認他是你的師父呀！」

康浩搖了搖頭道：「在下恩師已經去世了。」

冉肖蓮道：「康少俠，凡事要講證據，你怎能如此武斷？」

康浩道：「在下有足够的證據，證明他決非在下恩師……」

冉肖蓮道：「什麼證據？你不妨說來聽聽。」

康浩毫不遲疑道：「在下恩師生平行事光明磊落，豪氣干雲，如果此人眞是在下恩師，怎會殺害法元大師滅口？怎會在關洛第一樓騙取風鈴劍？怎會不擇手段陷害火神郭金堂夫婦，詐取他們的神火心訣……」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神情越見激動，頓了頓，又道：「如果他眞是在下恩師，二十年前，怎會密令手下，去殘殺自己的知己好友全家老小？」

那復仇會主聽到這裏，臉上頓時現出驚駭之色，脫口喝道：「你說爲師殘殺了那一個知己好友？」

康浩冷冷一笑，恨聲說道：「千手猿駱伯傖。」

復仇會主一怔，道：「千手猿駱伯傖？他……他……」目光疾轉，忽然仰面大笑起來，接道：「他居然也算是爲師的知己好友？哈哈！這簡直是天大笑話！哈哈哈……」

康浩沉聲道：「可是他却是在下恩師的生平唯一知己。」

復仇會主笑聲一斂，立時又換上一臉怒容，叱道：「你不認我這個師父，我也不希罕你這種徒弟。我能養大你，就能毀了你！」

冉肖蓮忙笑道：「康少俠年紀太輕，一時被謠言蠱惑，難免受人挑撥，其實，他不肯輕易認師，正表示他對師門的敬重，會主何不慢慢開導他，給他一個悔悟的機會？」

復仇會主憤憤地道：「你們親眼看見了，這畜牲狂妄大胆，竟敢當面頂撞師尊，何曾有一絲悔悟的意思……」

冉肖蓮道：「賤妾斗胆向會主討下這份差使，請將康少俠交給賤妾，不出三日，賤妾保證他心悅誠服向會主賠罪認錯，永不敢再冒瀆師門。」

復仇會主冷哂一聲，說道：「妳怎能作此保證？」

冉肖蓮嫣然道：「會主眞是貴人多忘事了。」說着，移步上前，在復仇會主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

復仇會主臉色漸弛，蹙眉問道：「唔！不錯……但上次在節孝坊……」

冉肖蓮媚笑道：「會主請放心，這一次，決不會再有差池了。」

復仇會主道：「妳有把握？」

冉肖蓮道：「賤妾有絕對把握。」

復仇會主頷首道：「好！這件事，本座就交付給妳了，三天之內覆命，不得有任何失誤！」

冉肖蓮纖腰微折，應聲道：「賤妾遵命。」

然後回過身來，舉手輕拍，叫道：「來人呀！」

廳後應聲走出兩名俏婢，垂手問道：「冉姑娘有何吩咐？」

冉肖蓮吩咐道：「妳們將這位康少俠，暫時帶到東書房去，要好好侍候，不許怠慢！」

兩名俏婢同應了一聲，上前將康浩從地上攙起來。

康浩雖然穴道已被制住，不能自由行動，但在臨去之時，却冷冷望了冉肖蓮一眼，說道：「你們最好殺了我，否則，總有一天你們會悔懊莫及……」

冉肖蓮並沒有回答，一揮手，兩名俏婢挾着康浩出廳而去。

復仇會主冷笑了兩聲，揚目問道：「肖蓮，剛才妳說金老護法怎樣了？」

冉肖蓮道：「賤妾正是爲了這件事，特地趕回來請示會主……如今孫天民雖然已經離開蘭封，但咱們的原定計劃，却被巫九娘知道了。」

復仇會主詫異地道：「她怎麼會知道的？」

冉肖蓮道：「金老護法言語失愼，露出了破綻，以致引起巫九娘的疑心，但她故作不知，仍囑孫天民佯裝上路，其目的，顯然欲將計就計，另有陰謀安排……」

接着，便將自己竊聽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莫家兄弟在門口聽了，不禁駭然失色，異口同聲地說道：「那老虔婆，不是易與之輩，必然已在途中佈下了陷阱，這樣看來，金老護法豈不危險了麼？冉姑娘，既然洞悉其實，就不該再讓金老護法孤身涉險……」

冉肖蓮冷冷一笑，道：「我也知道這樣做對金老護法十分不利，但他行藏已洩，如果再讓他返回此地，八成會將那老虔婆引到這兒來，那不是更危險嗎？」

莫家四劍倒吸一口涼氣，面面相覷。

做聲不得。

冉肖蓮又道：「那姓巫的婆子乃是會主必欲除去的對頭，而『聚禽大陣』威力無儔，決非咱們所能抵擋，爲了會主的安全和大局着想，只好委屈金老護法充作釣餌，不過，倘能因此除去巫九娘，金老護法縱然冒點危險，那也是值得的。」

莫家兄弟連聲道：「是的，是的！冉姑娘說得對！」

復仇會主微微一笑，道：「話雖如此，本座也不能坐視金老護法孤身涉險，四位分堂主可立即趕往接應金老護法，今晚初更時分，咱們在蘭封西城門會合，然後對付客棧裏的巫九娘。」

莫家四劍應聲欲行，復仇會主又叮囑道：「多携『天火霹靂袋』，以備夜間使用。」

冉肖蓮目送莫家四劍離去，忽然眼波一轉，向復仇主曖昧的笑了笑，低聲道：「賤妾有句話，不知該不該問？」

復仇會主道：「妳想問什麼？」

冉肖蓮道：「今天夜晚，會主當眞準備用天火霹靂袋，硬攻那巫九娘所居客棧麼？」

復仇會主不禁怔了怔，說道：「有何不可？」

冉肖蓮微微一笑道：「賤妾以爲，那巫九娘武功詭異難測，又善御百禽，不可力敵……」

復仇會主神色微動，問道：「依妳說，智取如何？力敵又如何？」

冉肖蓮四顧無人，輕輕道：「若依賤妾之見，何妨趁現金老護法和莫家四劍纏住孫天民的時候，畧施易容絕技，假冒那孫天民模樣，混入客棧，暗中下手……」

復仇會主目中異采連閃，用力一擊雙掌，道：「不錯，這的確是條絕妙好計……但那孫天民的容貌……」

冉肖蓮接口道：「會主儘請放心好了，如今那孫天民滿臉都是藥膏，面目早已無法辨認，只要挑選一個身裁跟他相似的人，模仿他的口音，相信不難瞞過那巫老婆子。」

復仇會主沉吟道：「這個人却是有些難找。」

冉肖蓮也是蹙眉思索道：「本來金老護法倒很適宜，可惜他有了白天這段經過，同時也無法分身，事實上是不能够了……」說着，斜睨復仇會主，俏目一連霎了幾霎，突然「噗哧」一聲掩口笑了起來。

復仇會主詫道：「妳笑什麼？」

冉肖蓮急忙收斂了笑容，欠身說道：「賤妾倒想到一個很適合的人，只是不敢說。」

復仇會主略一轉念，恍然而悟，頷首笑道：「妳可是認爲本座很適合麼？」

冉肖蓮期期艾艾道：「會主的身裁和機智，都算得是最恰當的人……但是，會主乃千金之體，却不宜親冒鋒鏑……」

復仇會主沒待她說完，業已大笑而起，說道：「如此大事，若非本座親往，怎能放心？但，改扮的事，却須借重妳的妙手。」

說着，一把拉起冉肖蓮的纖手，大步走向內室。

兩人再由內室出來，復仇會主已變得焦鬚枯髮，滿臉藥膏，跟孫天民一般模樣了。

冉肖蓮特地又交給他一隻藥罐，說道：「這罐裏是苗疆最毒的『金頭鏟』，見血封喉，中人無救，使用之前，千萬記住要戴上銀絲手套。」

復仇會主揚眉笑道：「那巫九娘平生擅飼各種兇禽毒蟲，這一次，正好叫她嚐嚐中毒的滋味。」

冉肖蓮道：「可要賤妾隨侍同去，替令主接應把風？」

復仇會主搖頭道：「不必了，妳代本座坐鎭此地，如果進行順利，三更左右本座即可會同金老護法一齊返莊……」

接着，曖昧一笑，又壓低聲音道：「今天夜晚，咱們要好好慶賀一番。」

冉肖蓮貝齒咬着下嘴唇，雙頰微泛紅暈，垂首躬身道：「賤妾恭祝會主馬到成功。」

復仇會主攬起她一雙柔荑，輕輕說道：「有朝一日，武林稱尊，妳就是天下之后了。」

冉肖蓮螓首低俯，嬌羞無限，道：「謝會主。」

復仇會主仰面大笑，走到左側壁下，舉手將一幅潑墨山水掛圖輕輕一推，身形疾閃而沒。

那幅掛圖飛快的翻轉了一匝，仍然恢復原狀，表面看來毫無異樣，敢情竟是一處活動暗門。

冉肖蓮俏目輕轉，得意的笑了起來，喃喃自語道：「武林稱尊！天下之后！嗯！這頭銜聽起來眞是够威風神氣了！」

稍頓，擊掌招來一名俏婢，吩咐道：「替我準備香湯沐浴，另外安排幾樣精緻酒菜，送到東書房去。」

× ×

孫天民離開蘭封縣城以後，獨自向西而行，一口氣走了二十里，仰望日色，不過才未申光景，一輪紅日斜掛西天，距傍晚還有一個多時辰。

他停下腳步，回頭望望，並未發現有人跟踪，這一路行來，也沒有遭到任何事故，心裏不禁納悶起來。

依照巫九娘的囑咐，只是叫他走到二十里便應折轉回頭，既沒說明回頭的原因，更沒交待必須在什麼時候趕回蘭封？他自從在客棧中喝了幾壺悶酒，途中又一心惦記着盟兄安危，以致連打尖也忘了，整日粒米未進，此時一停下來，竟覺有些飢渴難耐。

他舉目張顧，見前面不遠柳樹林邊，有個小村子，疎落落的幾棟茅屋，簷前却現出半幅酒旗，心裏一喜，便大步走了過去。

這村子雖然不大，但因地近官道，常有商旅經過，家家都兼營着酒食生意，供應旅客打尖休息，倒也十分熱鬧。

孫天民選了一家乾淨的店舖，隨意叫了些酒菜麵點，獨個兒自酌自飲，剛吃得微醺半飽，突聞蹄聲震耳，四匹健馬一擁進了村口，都在店門勒韁停了下來。

馬上四人，相貌各具特徵，爲首一個駝背老頭，生得奇醜無比，左臂虛懸，身上却穿着一件嶄新錦緞大袍，另一名反穿羊皮襖的乾癟老頭兒，雙眉全白，臉色蠟

黃，就像個久病未癒的癆病鬼。

緊隨後面，是兩名中年漢子，一個瘦削短小，一個却黝黑粗壯。那瘦小的一個雙臂特別長，粗壯的一個則宛如半截黑塔，光頭濃日，馬鞍旁掛着兩柄沉重的大銅錘。

四人唯一相同的是，人人風塵滿面，神色一般凝重。

停馬店門外，那瘦削漢子用手一指孫天民用飯的那家酒食店，低聲道：「就是這一家乾淨些，大哥覺得如何？」

為首駝背老人點點頭，道：「好吧！大家畧用些點心，讓坐騎也休息一下再走。」說着，四個人全下了馬，魚貫走進小店。

孫天民並不認識風塵七義，當時只覺得這四個人相貌奇特，却不知道那為首駝背老人，就是千手猿駱伯傖，隨行三人，正是鬼臉書生黃石生，飛蛇宗海東和黑牛李鐵心。

駱伯傖一行，自然更想不到這位獨坐在荒村小店，滿頭焦髮，一臉藥膏的客人，竟會是死裏逃生的活靈官孫天民。

孫天民的座位，就在飛蛇宗海東身側，見四人是由東方入村的，忍不住打聽道：「敢問四位可是剛從開封府來？」

宗海東回頭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反問道：「閣下有什麼事嗎？」

孫天民道：「在下想向四位打聽一個人在不在開封。」

宗海東道：「誰？」

孫天民道：「終南一劍堡主，一劍擎天易君俠。」

四人齊是一驚，黃石生立卽機警的接過話頭，不答反問道：「閣下與一劍堡主是——」

孫天民坦然說道：「是朋友。近聞言。說他正在開封府，只不知道這消息確不確實？」

黃石生沉吟了一下，又問道：「閣下既是一劍堡主的朋友，想來必非無名之輩，請教尊姓上諱，如何稱呼？」

孫天民道：「不敢。在下姓孫，現為抱陽山莊總管。」

黃石生猛可一震，忙道：「原來竟是孫二俠？這……眞是太出人意外了，如蒙不棄，何不屈駕移樽一叙？」

孫天民笑道：「正要煩擾。」說着，起身走了過來。

黃石生連忙轉介道：「這位是敝盟兄。姓趙，在下姓黃，這兩位都是在下盟弟。一位姓宗，一位姓李，說句厚顏高攀的話，咱們跟孫二俠可說是隣府隣縣的小同鄉。」

孫天民訝道：「眞的？」

黃石生道：「孫二俠大約總知道保定府長樂巷的賭場吧？」

孫天民點頭道：「久聞其名，可惜尚未見識過。」

黃石生道：「不怕孫二俠見笑，那些賭場，都是咱們趙大哥開設的。」

孫天民恍然一哦，拱手道：「原來是趙掌櫃，保定府和抱陽山莊近在咫尺，孫某竟無緣識荆，眞是太失禮了。」

駱伯傖急忙欠身還禮，道：「豈敢。賤業糊口，說來令人慚愧。」

大家重新見禮落座，黃石生敬了一杯酒，肅容問道：「二俠請恕黃某交淺言深。據近日江湖傳言，不久之前，孫二俠在洛陽孟津附近，大意失手，被一夥叫做什麼復仇會的凶邪帮派暗算，不知是否眞有其事？」

孫天民苦笑一聲，道：「不錯。孫某正因遭人暗算，才落得現在這般模樣。」

於是，毫不隱瞞將二莊一堡聚首洛陽查證風鈴魔劍楊君達生死之謎，以及自己不愼中計，死裏逃生的經過，坦然說了一遍。

四人聽了，全都驚嘆不已。黃石生緊接着問道：「這麼說來，孫二俠幸而獲救之後，竟一直未跟應莊主晤面，也不知道後來關洛第一樓發生的事故了？」

孫天民領首道：「所以孫某才冒昧搭訕請教，就是為了能及早會晤一劍堡主，希望獲悉別後經過。」

黃石生長嘆一聲，道：「既然如此，孫二俠就不必再尋一劍堡主了，還是儘早趕回抱陽山莊要緊……」

孫天民急問道：「莫非孫某失散之後，洛陽城中果眞發生了大變故？」

黃石生便將關洛第一樓血戰經過，詳細叙述了一遍，最後說道：「抱陽山莊應莊主斷去一臂，身負重傷，據說已由白雲山莊李莊主護送回冀，如今一劍堡易堡主正追尋日月雙劍下落，日下是否仍在開封府？咱們不得而知，但應莊主受傷的事，却是千眞萬確，絕無虛假。」

孫天民聽了這番話，心裏直如刀割火灼，含淚起身，哽聲道：「多承賜告確訊，厚情容當後謝，孫某有椿瑣事，想煩勞四位……」

黃石生道：「孫二俠，這是什麼話，旣蒙不棄，只要咱們力所能及，孫二俠儘管吩咐。」

孫天民道：「四位此去，不知是否要經過蘭封縣城？」

黃石生道：「正要經過，孫二俠有事嗎？」

孫天民向店家要來一份紙筆，匆匆寫了張字柬，雙手交給黃石生，激動地道：「四位路經蘭封縣城時，敢煩將這字柬面交城北街慶祥客棧巫九娘，就說孫某不及面辭，現已兼程趕回抱陽山莊去了。」

黃石生慨然道：「這點小事，不勞掛懷，咱們一定替孫二俠做到就是。」

孫天民一拱手，說道：「待見過盟兄，孫某再親赴保定府拜謝。四位珍重！告辭了。」擲下一錠銀子，作為酒錢，轉身便走。

駱伯傖和黃石生連忙攔住，道：「孫二俠外傷未癒，徒步趕路要到何時才能趕達？咱們有四匹坐騎，孫二俠何不選一匹代步，途中也可節省些體力。」

孫天民畧一沉吟，點點頭道：「萍水相逢，承蒙如此厚待，孫某若再推辭，那就是矯情虛套了。今日之事，孫某永誌不忘。」再次拱了拱手，跨上一匹健馬，揚鞭絕塵而去。

駱伯傖呆呆出了好一會神，由衷讚嘆道：「好一條熱誠義氣的漢子，應伯倫能交到這個朋友，無怪抱陽山莊會馳譽天下了。」

黃石生也頷首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此人坦蕩磊落，的確算得是當今英雄好漢。」

飛蛇宗海東却嘆了一口氣，道：「那應伯倫何幸能得如此知己？又何不幸竟生了兩個忤逆兒子！」

四人感嘆了一陣，相繼起身，走出酒店。

駱伯傖當先策馬出村，黑牛李鐵心緊隨其後，飛蛇宗海東的坐騎，已經送給了孫天民，故而跟黃石生合乘一騎，走在最後。

剛出村口，忽見柳樹林裏閃出五個人來。

駱伯傖和黑牛李鐵心縱馬而過，走在最後的黃石生和飛蛇宗海東一見那五個人，心裏却暗吃一驚。

原來，那為首的人，竟是八臂天王金松。

黃石生輕輕用手肘撞了宗海東一下，故意放鬆韁繩，讓馬匹走得緩慢些，一面用眼角餘光，偷偷留意着金松和莫家四劍的行動。

剛走近柳樹林，金松忽然揚目叫道：「朋友，請等一等。」

黃石生停馬問道：「這位爺，有甚麼事嗎？」

金松用手指了指小村，低聲道：「你們從前面那村子經過的時候，可曾看見一個身裁高大，臉上塗着藥膏的人？」

黃石生沉吟片刻，道：「是不是一個手裏提着藥罐，頭髮好像被火燒過的大個子？」

金松道：「不錯，正是他，二位看見他還在村子裏？」

黃石生連聲道：「還在！還在！剛才咱們在村中打尖，那人也在店裏喝酒，一直到咱們吃飽了，還沒看見他離開。」

金松面泛喜色，點點頭道：「多謝，二位請便吧！」

黃石生一抖絲韁，剛要走，莫維仁突然沉聲道：「且慢！」

黃石生連忙又勒住坐騎，堆笑問道：「這位……還有什麼事？」

莫維仁大步上前，探手摸了摸馬頸，冷冷問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

黃石生道：「咱們是從開封府來，想趕到徐州去洽購一批鹽貨。」

莫維仁凝目道：「既是遠去徐州，為什麼兩個人只有一匹坐騎？」

黃石生道：「爺是問這個麼？不瞞爺說，咱們本來有兩匹坐騎的，剛才讓了一匹給人，準備到蘭封城再添購……」

莫維仁截口道：「讓給了什麼人？」

黃石生道：「就是方才這位爺台問起的那個臉上塗着藥膏的大個子……」

莫維仁一驚，喝道：「什麼？你竟然讓了一匹馬給他？」

黃石生吶吶道：「是……是的……那大個子說，他有急事要去開封府，身上帶着病，走路不便，又出了雙倍價錢，所以……」話猶未畢，金松臉上已經變了顏色，沉聲說道：「莫老大，不用再問了，快走！」

五人急忙撤出兵刃，邁開大步，一擁而去。

飛蛇宗海東低聲問道：「四哥，看情形，這五個傢伙沒安着好心，竟是為了孫二俠來的？」

黃石生冷然一笑，道：「不錯。」

宗海東道：「那……咱們要不要招呼大哥他們一聲，留下來，助孫二俠一臂之力？」

黃石生搖頭道：「這却不必。孫二俠有坐騎代步，他們追不上的。但金松既在此地出現，我倒担心那復仇會主可能也在附近，咱們得特別小心些才好。」

說着話，猛加一鞭，催馬繞過了柳樹林。

馬蹄聲剛消失在柳林盡頭，林子裏人影輕閃，走出兩個人。

前面一個背插雙刀的少女，後面跟着個肩上掛着魚網的少年，正是月眉姊弟。

兩人遙望着小村村口，臉上都流露出詫異的顏色，齊效先皺皺眉頭，訝問道：「姐姐，這是怎麼一回事？奶奶分明告訴過孫爺爺，要他只走二十里便回頭，他怎會購買馬匹，當眞趕去開封府了？」

月眉聳聳香肩，道：「誰知道？或許他臨時又改變主意了。」

效先道：「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是不是也要再跟下去呢？」

月眉想了想，道：「奶奶叫咱們隨後跟來，是怕孫爺爺吃虧，假如他們追不上孫爺爺，咱們最好也別露面，必要的時候，就用毒蜂整治他們。」

效先道：「剛才這兩個人，好像是孫爺爺的朋友，咱們該攔住問問他們就明白了。」

月眉道：「急什麼？他們也是去蘭封，遲早總會再遇上的……」

正說着，效先忽然低叫道：「看！他們又出來了。」

姊弟倆身形疾閃，重又退回林子裏。

沒多一會，金松和莫家四劍果然又怒氣沖沖由小村奔了回來。

莫維仁一路叱罵，道：「……我就知道那兩個混賬東西合乘一騎有些可疑，却沒想到果眞跟姓孫的是朋友，他媽的，只要他今夜敢在蘭封落脚，被老子碰上，老子非剝他們的皮不可……」

金松道：「事已如此，說這些有何益處，要緊的，儘快飛報會主，以免冒然發動，反吃了那老虔婆的大虧。」

莫維仁兀自恨恨道：「我只是忍不下這口氣，憑咱們兄弟和金老，竟被兩個無名之輩騙了去！」

五個人口裏罵着，脚下如飛，也不顧驚世駭俗，居然沿着官道，施展「陸地飛騰」身法急急趕路。

正奔行間，莫維仁突然一個踉蹌，栽倒地上。

金松停步回頭問道：「莫老大，怎麼了？」

話聲未落，老二莫維仁也大叫一聲，仰面翻倒，手脚一陣抽搐，便直挺挺不動了。

莫維信和莫維理俯身查看，頓時變色，脫口道：「毒蜂！毒蜂！」

金松茫然道：「什麼毒蜂……」

莫維信和莫維理急忙挾起兩個兄長，

驚惶低聲道：「金老快走！那老虔婆趕到了！」

金松機伶伶打個寒噤，大袖猛揮，騰身破空射起，三人急急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落荒而逃……

× × ×

未刻剛過，會主便到了慶祥客棧。

客店夥計詫異地問道：「孫爺，你不是到開封府去了麼？這樣快就回來了？」

復仇會主漫應着，讓他在前面帶路，一面故作淡然地隨口問道：「老夫人是不是在午睡？」

夥計邊行邊答道：「不！她老人家有事出去了，還沒回來。」

復仇會主一楞，探手拉住那夥計，凝目沉聲問道：「你是說，老夫人此刻不在店裏？」

夥計道：「是呵！她老人家用過午食，忽然想起要買一把銅烟袋，又怕小的們代購的不中意，就親自上街去了。」

復仇會主道：「她兩個孫兒女呢？」

夥計道：「少爺跟小姐，更早就出去啦。」

復仇會主眼中精芒一閃，又問道：「他們可會留下話？說過甚麼時候回來？」

夥計道：「沒有。但蘭封城就這麼大，想必不會去得太久，孫爺且在房裏略坐一會，老夫人大約就快回來了。」

復仇會主腦中掠過一絲驚喜之念，點點頭道：「好！我在房裏等他們吧！」

夥計引至上房，添了一壺熱茶，陪笑道：「小的就在前面，孫爺如要甚麼？請隨時叫我！」

復仇會主道：「沒事，你忙你的去，老夫人回來的時候，先通知我一聲。」

待夥計告退離去後，復仇會主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來——兩間上房全是靜悄悄地，床頭上還放着巫九娘祖孫三人的簡單行囊，現在，房裏只有他一個人，毒物就在藥罐子裏，這，眞是天假其便，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輕輕掩閉了房門，從懷中取出一副特製銀絲手套，小心翼翼戴好，然後，才捧過那隻內藏「金頭鏟」的藥罐。

「金頭鏟」是一種罕見的毒蜈蚣，長不盈寸，性淫而猛，通體赤紅，只有頭部呈金黃色，產於苗疆雷公山，當地土人稱爲「雷公虫」，天生奇毒無匹，據說凡金頭鏟出現的地方，周圍十里虫蟻絕跡，一丈以內草木不生，任何巨蟒猛獸，只要被這種小小的毒蜈蚣咬一口，不出七步，必然毒發倒斃，所以又叫作「七步紅」。

復仇會主謹愼的揭開藥罐蓋子，罐中共有兩條金頭鏟，一雌一雄，正緊緊絞纏在一起，乍看之下，就像一段搓好的紅絲線。

罐蓋一揭，兩條金頭鏟突然分開，其快無比的爭着向外竄逃。

復仇會主右掌疾探，一把捏住了兩條毒蜈蚣，掀起床上被褥，將金頭鏟輕輕塞進被褥裏。

皆因金頭鏟生性喜暗畏光，藏在黑暗而溫暖的被褥中，既可不慮其溜走，待天晚巫九娘返店入寢時，兩條毒物恰好在被褥裏等着她，措不及防之下，縱是大羅神仙，諒也難逃毒口。

佈置妥當，他本來可以趁此抽身而去的，但事情進行得太順利了，心裏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想到那巫九娘被金頭鏟咬中的情景，如此快意之事，豈可不親眼目睹，於是，便吩咐夥計送來幾樣酒菜，獨自在房中自酌自飲，專等巫九娘回店。

他一邊喝酒，一邊暗暗盤算着見面時應該如何搪塞對答？越想越覺得意，竟忘了時光的消逝。

轉眼間，天色入暮，非單不見巫九娘的人影，連月眉姊弟也杳如黃鶴，遲遲未見返來。

咦！這就奇怪了！買一把銅烟袋會要一兩個時辰？

難道有甚麼意外的事絆住了，不能回來？

難道他們祖孫三人分批外出，竟是使的「金蟬脫殼」之計，業已偷偷離開蘭封，根本不打算再回來？

正猜疑不定，夥計含笑走了進來，躬身道：「孫爺，有客人拜會。」

復仇會主一怔，說道：「甚麼樣的客人？」

夥計道：「是幾位路過本城的鹽貨客商，想求見老夫人，小的特來通報一聲，孫爺是否願意代老夫人見見他們？」

復仇會主又是一怔，詫異道：「他們怎麼知道老夫人住在這兒？求見她有甚麼事？」

夥計搖頭道：「這個小的就不太清楚了。」

「奇怪！咱們今午才到蘭封，此地又無朋友，更不認識甚麼鹽貨商人，他們該不是弄錯人了吧？」

夥計道：「他們提起老夫人姓氏模樣，全都不錯，但孫爺如不想見，小的這就去回覆他們叫他們明天再來便了。」

復仇會主一擺手，道：「不！你讓他們在廳上畧待，我隨後就到。」

夥計應聲退去，復仇會主緊跟着也離開了後院上房。

他閃身大廳屏風後，偷眼打量，却見廳中坐着四個人，盡皆面目陌生，不知是何來歷？

那夥計向其中一個駝背獨手老人回話道：「諸位請稍坐片刻，巫老夫人出去了還沒回來，不過，孫爺正在店裏，小的已經請過他了，諸位有事，跟孫爺面談也是一樣。」

駱伯僧詫異地道：「那位孫爺是巫老夫人的甚麼人？」

夥計道：「諸位不認識孫爺麼？他就是江湖中頂頂大名的抱陽山莊孫總管！」

駱伯僧駭然一楞，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扭頭對黃石生說道：「四弟，這——這……」

黃石生心裏也大爲震訝，忙向駱伯僧飛快遞了個眼兒，截口道：「大哥忘了麼？這位夥計所說的孫爺，就是名滿武林的活靈官孫天民孫二俠，既然他在這兒，咱們理當拜見。」

駱伯僧會意，連忙點頭道：「說的是！孫二俠俠名滿天下，這是難得的機緣，應該要見見。」

正說着，屏風後一聲輕咳，復仇會主緩步踱了出來。

四人一見心裏都不約而同暗自一驚。

黃石生趕緊站起身來，抱拳道：「這位想必就是孫二俠了？」

復仇會主含笑拱手道：「不敢當，在下正是孫天民，請教四位——？」

黃石生道：「小可姓何，這三位都是敝親，也姓何。」

復仇會主道：「原來四位何兄，聽夥計說，四位欲見巫九娘？」

黃石生心念電轉，答道：「是的，小可等行商東赴徐州府，途經此地，特來拜望。」

復仇會主問道：「何兄跟九娘，是舊識？」

黃石生道：「曾有過數面之雅。」

復仇會主追問道：「但不知是在甚麼地方相識的？」

黃石生笑道：「說起來已是兩年前的事了，那一次，小可和這位堂兄携帶一批貨物僱舟東下，不幸在銅瓦廂附近覆舟失事，多虧九娘相救，才得死裏逃生，所以，九娘也就是小可兄弟的救命恩人。」

復仇會主恍然輕哦了一聲，又問道：「何兄又怎麼知道九娘現在正寄寓此地的呢？」

黃石生毫不遲疑道：「小可兄弟自蒙九娘活命大恩，兩年來，只要是由這條路上經過，必然要去銅瓦廂拜望恩人，這次却撲了一個空，幾經打聽，才輾轉尋到客店來的……」

復仇會主臉色一沉，道：「這就怪了，孫某和九娘今日黎明才離開銅瓦廂，晌午始入城投店，這件事，別無他人知道，何兄是從甚麼地方打聽到的？」

黃石生笑道：「原來孫二俠不知詳情，這家慶祥客棧，乃是九娘常來的，她老人家每次進城，都在這兒休息，其實不須打聽，猜也能猜到了。」

復仇會主對巫九娘近年來的生活情形並不了解，自然想不到黃石生情急生智，信口胡謅的，畧一沉吟，疑雲漸消，微微一笑，道：「四位來得不巧，九娘出去添購點東西，尚未返店，假如四位不急於趕路，何妨稍候，大約再過一會也就快回來了。」

黃石生故作爲難之色，歉然道：「本來是該恭候她老人家回來見見面的，無奈小可兄弟已經約好幾位同業在徐州等候，不能遲去，既然見到了孫二俠，區區微衷，就煩孫二俠代爲轉達一聲如何？」

復仇會主也不願計劃受到影響，點頭道：「這樣也好，諸位有甚麼話？孫某一定替你們轉到就是。」

黃石生道：「旁的也沒有甚麼，小可兄弟身受九娘大恩，只盼她老人家能將去處留告店東，待徐州返來，再專程去看望她老人家。」

復仇會主道：「這是小事，一定不會讓諸位失望的。」

黃石生拱手稱謝道：「如此就煩勞孫二俠了。」

四人恨不得早些脫身，急忙立起告辭，復仇會主則因另懷鬼胎，不願有人礙事，也沒有多作挽留。

離開慶祥客棧，匆匆牽馬轉過街角，駱伯僧便忍不住驚駭的低聲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此地居然又有一個孫天民……」

黃石生道：「事情很明顯，客店裏那一個孫天民是假冒的。」

駱伯僧道：「他假冒孫二俠的目的何在？」

黃石生目光四下一掃，低聲道：「這兒不是說話之處，咱們且先尋一個安頓馬匹的地方，再詳細商議，宗六弟留在附近，監視着慶祥客棧，假如在咱們離開的這段時間，巫九娘適巧返店，必須設法攔住她。」

飛蛇宗東海道：「如果那巫九娘不肯相信我的話呢？」

黃石生將孫天民的親筆字柬交給她，說道：「你帶着這個東西，她一定會相信，即使攔不住她，至少也要提醒她客店裏那位孫天民是假冒的。」

叮囑完畢，自和駱伯僧，李鐵心扳鞍上馬，繞過大街，另尋了一家比較僻靜的小客棧，訂了房間，就將馬匹寄存在客棧裏。

駱伯僧問道：「四弟，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黃石生道：「那傢伙利用八臂天王金松追踪孫二俠的機會，冒名頂替潛入客店，目的顯然欲對巫九娘不利，而且，假如小弟沒有猜錯，那傢伙很可能就是復仇會主。」

駱伯僧駭然道：「你怎麼知道他就是復仇會主？」

黃石生正色道：「他雖然曾經易容改裝，臉上又塗滿了藥膏，但那雙眼神，却瞞不過小弟，尤其他盤問咱們來歷時的語氣，簡直跟在洛陽節孝坊和邙山古墓中一般無二，再說，除了復仇會主，別人也指揮不了八臂天王金松。」

駱伯僧驚道：「果眞如此，事情就棘手了……」

黃石生傲然道：「大哥何須担心？拚劍術，咱們不是他的敵手，若論鬥智用計，易容改裝，這一套，咱們未必便輸給了他。」

駱伯僧連忙說道：「你可是有甚麼妙計麼？」

黃石生道：「小弟心中已有計較，但要委屈大哥一下。」忽然壓低了語聲，湊近駱伯僧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一遍。

駱伯僧面有難色，道：「這方法妥當麼？萬一被他識破，豈不危險？」

黃石生道：「俗話說，做賊心虛，小弟敢保證不會被他看出破綻。」

駱伯僧低頭看看自己虛懸的左臂，遲疑道：「即使身裁混得過去，愚兄這條左臂却怎樣安排？」

黃石生笑道：「大哥放心，要連這點手藝都沒有，小弟也就不配『鬼臉書生』的名號了。」

駱伯僧沉吟良久，點頭苦笑一聲，道：「看在孫二俠份上，咱們就冒險試它一試吧！」

黃石生向店家索取了一份紙筆，凝思有頃，緩緩在紙上勾畫出一幅老婦人的臉譜，幾經修改添減，直到自己認爲完全滿意了，才擲筆笑道：「小弟的『口述寫眞秘法』雖然久未使用，但相信還不致差到

多遠去的。」

當他展示紙圖，那臉譜，赫然竟是一幅活生生的巫九娘畫像……

飛蛇宗海東奉命守候在慶祥客棧附近，既要留意巫九娘，又要隱蔽自己，更須隨時防範客棧中那假冒孫天民的人逃走……一心數用，苦不堪言。

這時候，天已入夜，沿街店舖紛紛點亮了燈火，街上行人熙攘往來，反而比白晝更見熱鬧。

宗海東並不認識巫九娘，僅由孫天民口述中，知道巫九娘是一位面貌醜惡，白髮獨眼的老太婆，眉目猙獰，慣用一根烏木拐杖……如今要在衆多行人中辨認分明，自然是一件吃力的事。

是以，他立身街旁陰暗處，目不轉瞬的注意着每一個從大街上經過的婦人，無論老少美婦，全都不敢疏忽放過。

突然間，眼中一亮，但見對街屋簷下，正有一名白髮老婦，在人羣中閃現了一下。

宗海東立即拔步街心，匆匆奔了過去，及待近前仔細看看，可不是嗎？那老婦人滿頭白髮，容貌奇醜，一身藍布衣衫，手裏更拄着一根烏黑的木杖。

而且，老婦人正是眇去一目，巍巍顫顫，朝向着慶祥客棧走去。

宗東海不敢怠慢，緊追幾步，趕到老嫗身側，低聲叫道：「老人家請留步！」

那獨眼老嫗一怔，停了下來，不悅地問道：「幹什麼？」

宗海東拱拱手，道：「敢問老人家可是姓巫嗎？」

獨眼老嫗微詫道：「不錯，你是誰？竟知道老婆子的姓氏？」

宗海東喜道：「這麼說，果然是巫老前輩了，可否請借一步說話？」

獨眼老嫗冷冷道：「有話就在這兒說不行嗎？我老婆子最看不慣鬼鬼祟祟的人，告訴你，朋友，你若是金光黨，想拿老婆子當鄉下人，那就算你瞎了眼睛了。」

宗海東忙道：「老前輩誤會了，在下姓宗，是受了一位朋友之托，有封信要面交巫老前輩。」

獨眼老嫗道：「受誰之托？」

宗海東從袖中取出紙束，道：「書信在此，請老前輩先過目，在下另有重要事情陳告。」

那獨眼老嫗冷冷打量宗海東一陣，然後接過紙束，拆開一看，似吃了一驚，沉聲道：「你在什麼地方遇見孫二俠的？」

宗海東道：「相遇之處，在距蘭封約二十里一個小村子裏，孫二俠特囑轉陳巫老前輩，他心急盟兄安危，匆匆趕回抱陽山莊，不及面辭，所以……」

獨眼老嫗沒待他說完，一頓足，道：「叫他別急，他偏不肯聽，帶着一身傷上路，這有多危險……」

接着，凝目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宗海東道：「約莫申刻光景，天尚未黑。」

獨眼老嫗搖頭嘆道：「唉！追也來不及了，只得由他去吧！」

獨目疾轉，微微一笑，接道：「多承帶信，更勞久候，老婆子適才言語失禮，宗朋友別見怪才好！」

宗海東忙道：「些許小事，老前輩不要放在心上。」

獨眼老嫗道：「不！承情未謝，反而惡言相加，應該要罰才說得過去，老婆子寄寓的客棧就在前面，宗朋友請去店裏坐坐！」

宗海東連連搖手道：「老前輩現在千萬不能回客棧去……」

獨眼老嫗道：「爲什麼？」

宗海東道：「在下守候老前輩，正是要面告這件事，如今客棧中有人假冒孫二俠，不知存着什麼陰謀……」於是，把所見情形，大畧述了一遍。

獨眼老嫗勃然怒道：「竟有這種事？我老婆子倒要會會他。」木拐一頓，舉步便走。

宗海東急忙攔住，說道：「老前輩且請稍待片刻，在下還有三位盟兄不久即到，等他們來了，也可同去爲老前輩吶喊助威……」

獨眼老嫗冷哼道：「你是怕我老婆子一個人，對付不了他麼？」

宗海東連忙說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獨眼老嫗喝道：「既然不是，就給我老婆子站開些！」木拐一抖，竟向宗海東當胸點了過來。

宗海東忙不迭側身閃避，口裏仍然低聲叫道：「巫老前輩，請相信在下一番好意——」

那獨眼老嫗忽然改變了嗓音，輕笑道：「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可是，你如果再這樣當街拉拉扯扯，好心就變成驢肝肺了。」

宗海東駭然一驚，道：「你是……」

獨眼老嫗笑道：「六弟，怎麼連我也不認識了？」

宗海東怔了怔，這才猛然省悟過來，驚喜道：「原來是四哥！」

黃石生以指按唇，做了個噤聲手勢，低語道：「你繼續守在這兒，注意附近有沒有復仇會的接應，記住非到必要時候，不要擅自出手。」

宗海東點點頭，尚未回答，黃石生已經拄着木拐，直向慶祥客棧走去。

抵達客棧門外，黃石生故意放緩了腳步，乾咳幾聲，向地上吐了一口濃痰。

一名夥計正在大廳裏抹桌子，聽見咳嗽聲音，抬頭一看，連忙拋下抹布迎了出來，哈腰陪笑道：「老夫人回來了？」

黃石生知道自己的「口述寫眞法」業已成功，心中畧定，這才漫應了一聲，坦然跨進店門。

那夥計緊隨身側，巴結地問道：「老夫人親自上街去選購烟袋，可曾找到合意的貨色？」

黃石生順口應道：「嗯！看過許多，都沒有中意的。」

夥計道：「小的有個親戚，在城南的一家銅器店，常去開封，徐州進貨，趕明兒小的去他店裏問問，也許能找到精緻一些的……」

黃石生裝作走累了，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仰面問道：「你有沒有親戚開飯館和茶水店的？」

夥計一楞，道：「這個……」

黃石生冷冷道：「我老婆子跑了半天路，現在又飢又渴，就算能買到精緻的烟袋，烟癮也提不起來了。」

那夥計失聲一哦，連忙陪笑道：「小的眞該死！儘顧着說話，竟忘了替老人斟茶……」

片刻之後，捧來一壺熱茶，又問道：「老夫人想吃點什麼？」

黃石生道：「不拘什麼，只要沒有下過毒的都行。」

夥計見他語氣不對，乾笑了兩聲，沒敢答辯，匆匆下厨招呼，不多久，便用一隻大托盤，送來四色點心，幾樣酒菜。

黃石生伸手拿過酒壺，滿斟了一杯，仰頭一飲而盡，臉上才露出一抹笑意，讚道：「嗯！好酒！好酒！」

那夥計心裡暗暗吁了一口氣，一面佈箸斟酒，一面陪笑問道：「孫爺也回來了，可要去請他來一起用飯？」

黃石生故作詫異地說道：「那一個孫爺？」

夥計道：「就是跟老夫人同來的那位抱陽山莊孫二俠。」

黃石生輕哦一聲，道：「他什麼時候回來的？」

夥計道：「孫二俠回來好半天了，現在後院上房，等候老夫人呢！小的這就去請他……」

黃石生突然舉手一攔，道：「既如此，不必去請他來了，將酒菜帶着，送到房裡吃吧。」

夥計連聲答應，收拾好托盤，領着黃石生直往後院上房。

途中，黃石生故意落後一步，從懷裡取出兩截小竹管，迅速藏入衣袖之內。

後院上房果然亮着燈光，那夥計尚未走近，就與冲冲叫道：「孫爺！老夫人回來啦。」

人影一閃，房門應聲而開，復仇會主含笑跨了出來，雙手一拱，說道：「九娘回來了？」

黃石生點頭道：「老婆子算定你是該到了，却沒想到讓你等了許久。」

復仇會主道：「孫某遵照九娘吩咐，只走二十里便回頭，途中沒敢躭誤，所以回來得畧早些。」

黃石生笑道：「一路辛苦，還沒吃晚飯吧？坐下來，咱們邊吃邊談。」

入室落座，黃石生目光疾轉，環掃全屋，却未發現可疑的地方，於是，向夥計揮揮手，道：「這兒沒有你的事了，酒菜不够的時候，咱們會叫你。」

夥計躬身退去，復仇會主便試探問道：「聽說九娘上街去選購東西了？」

黃石生壓低嗓音，故作神秘道：「那是騙夥計們的，其實，老婆子是去辦一件重要的事……」

話聲微頓，不等復仇會主開口，緊接着又問道：「就是上次咱們提到過的那件事，孫二俠，你還記得嗎？」

復仇會主忙道：「是的！記得……但不知進行得如何了？」

黃石生肚裡暗笑，臉上却故作愁容，搖頭嘆道：「唉！別提了，提起來眞要活把我老婆子氣昏。」

復仇會主急問：「怎麼樣？」

黃石生存心要給他難題做做，輕吁道：「事情的演變，跟你當初預測的完全一樣。」

復仇會主一楞，果然答不上話來。

皆因他根本不瞭解黃石生說的是什麼事？更不知道孫天民當初會作過何種預測，如果答錯了話，豈不當場露出馬脚？

但復仇會主僅只微微一楞，心念電轉，竟也想到一句模稜兩可的回答，搖頭道：「如此看來，事情的確不簡單。」「不簡單」三個字，範圍可大可小，份量可重可輕，足可適應任何情況，這三個字本身就太「不簡單」了。

黃石生倒不能不暗暗佩服他的應變機智，索性再逼他一句，道：「事情果然很棘手，孫二俠，你看咱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呢？」

這一次，復仇會主回答得更圓滑，說道：「孫某沒有意見，一切，但憑九娘吩咐。」

黃石生眨眨眼，笑道：「依我老婆子的意思，咱們不妨就照前天商議的方法試試看……」

復仇會主毫不遲疑道：「好！就這麼辦。」

黃石生忽又狡黠的問道：「孫二俠，你對易容化裝這一套，有幾分把握？」

復仇會主吃了一驚，錯愕道：「易容化裝……這個……」

黃石生道：「前天咱們不是商議過嗎！孫二俠難道忘記了？」

復仇會主忙道：「哦……不是忘了……憑良心說，這一套，孫某是門外漢……不過，咳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勉力一試了……」

黃石生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復仇會主既然能假冒楊君達，咱們爲什麼不能假冒復仇會主呢？孫二俠，你說對不對？」

復仇會主心驚胆顫，出了一身冷汗，却連連點頭應道：「對極了！對極了！反正人生本來如戲，大家都假扮一場吧！哈哈哈……」

黃石生也仰面大笑，舉杯道：「好一個人生如戲，來！孫二俠，老婆子敬你一杯，預祝咱們這場戲能演得維妙維肖，乾杯！」

復仇會主爲了掩飾內心的惶恐和窘迫，大笑舉杯，一飲而盡。

笑聲中，黃石生趁機取出一支竹管，在復仇會主衣袍上，偷偷滴了幾滴淡黃色汁液……

兩人各運心機，口裡打着啞謎，說的都是無中生有的廢話，表面看來却談笑風生，你一杯，我一盞，吃喝得十分歡暢。

不多久，一壺酒已喝得涓滴不賸。

復仇會主含笑站起身來，拱手道：「酒已盡了，時候也不早啦，九娘奔波了一天，請早些安歇吧。」

黃石生道：「不！我老婆子今天特別高興，酒還沒有喝够，叫夥計再送兩壺酒來……」

復仇會主道：「孫某已經不勝酒力，明天再喝如何？」

黃石生道：「不行，咱們還有最重要

的話還沒有談到，你怎麼能走呢！」

復仇會主愕然道：「九娘還有何事見告？」

黃石生揮手道：「坐下來！坐下來！我老婆子要問你一句話……」

復仇會主只得重又坐下，詫道：「但不知九娘要問什麼話？」

黃石生吃吃一陣笑，忽然壓低了聲音說道：「朋友，你的胆子眞不小！」

復仇會主心中一驚，忙道：「九娘醉了麼？」

黃石生笑道：「老婆子沒有醉，我是眞正佩服你的胆量，你居然敢假扮成孫二俠的模樣，居然敢坐在這兒陪我老婆子喝酒？」

復仇會主猛可長身而起，道：「九娘，你——」

黃石生冷叱道：「朋友，你若還不想死，最好給我老婆子乖乖坐下來。」

復仇會主畧一遲疑，忽然笑道：「九娘一定是喝醉了，在下分明是孫天民，怎麼會是假扮的呢……」口裡說着，暗暗已將功力提聚在雙臂之上。

黃石生昂然不動，只揚手向房門一指，哼道：「你且回頭看看那一位是誰？」

房門「蓬」然應聲而開，門口赫然挺立着另一個「孫天民」。

那人也是滿頭焦髮，也是塗了一臉藥膏，右手提着一隻藥罐，左手緊按着腰際，腰帶上，斜插着一條七節鋼鞭。

門內和門外兩個「活靈官」孫天民，身軀一般魁梧，神態一般威猛，除了門外那個腰間多了一條七節鞭，幾乎沒有絲毫差別。

復仇會主做夢也想不到的也是假貨，心裡一驚，雙掌疾然提舉……

黃石生適時喝道：「朋友，妄動眞力，那只有使體內毒氣發作得更快，不信你就試試。」

復仇會主聞言一震，沉聲道：「你作了什麼手脚？」

黃石生哂道：「老婆子早已在酒中暗下了『子午散功粉』，藥性本來要一個對時才能發作，假如閣下希望它發作快一些，那就儘管動手好了。」

復仇會主機伶伶打個寒噤，急忙歛住掌勢，運氣默查內腑……

黃石生接着又道：「朋友，事到如今，你就認栽了吧，不是我老婆子誇口，縱然酒中無毒，你也逃不出老婆子的手掌心，何不大方一些，坐下來談談？」

復仇會主冷冷道：「你要談什麼？」

黃石生笑道：「老婆子不想逼人太甚，只要你洗去臉上藥膏，讓咱們看看你的眞正面目，其他都好商量。」

復仇會主斷然道：「辦不到。」

黃石生道：「朋友，你已經落在老婆子掌握，須知，逞强鬥氣，不過是自取其辱。」

復仇會主道：「在下頂多拚了這一身功力不要，未必便脫不了身。」

黃石生臉色一沉，道：「這麼說，你是存心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復仇會主似對「巫九娘」頗為憚忌，默然片刻，道：「假如我顯露了本來面目，你是否保證給我解藥，讓我離去？」

黃石生道：「老婆子說過，只要看看你的眞面目，其餘的都好商量。」

復仇會主道：「我要先取得信證，才能考慮是否顯露本來面目。」

黃石生想了想，道：「好！老婆子答應給你解藥作為交換，但你如果就是老婆子要找的人，咱們却終須另約時地，作一個了斷。」

復仇會主問道：「你要找的，是什麼人？」

黃石生心念疾轉，說道：「便告訴你也無妨，老婆子和孫二俠都知道你就是復仇會主，不過，咱們懷疑你並非風鈴魔劍楊君達，而是另外一個人。」

復仇會主道：「是嗎？你們懷疑我是誰？」

黃石生一字一頓道：「說實話，咱們認為閣下就是一劍堡易君俠。」

他有意說得十分緩慢，而且語氣堅定，藉以試探對方有何反應？因為凡人都有一種本能的直覺反應，當被人一言說中內心秘密，無論多麼深沉冷靜，總會不由自主流露出「情虛」之色，那怕僅只是極輕微的異樣，也難逃過黃石生銳利的觀察。

可是，事實竟大出他意料之外。

復仇會主非單毫無「情虛」反應，反而笑了起來，說道：「二位完全猜錯了，在下的確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絕不是一劍堡主。」

駱伯傖站在門外，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忍不住怒喝道：「胡說！咱們死也不信你會是楊君達。」

復仇會主聳聳肩頭，道：「你們一定不肯相信，楊某人也無可奈何，如果楊某人洗去臉上藥膏之後，你們是不是能履行諾言，交出解藥讓楊某人離去。」

黃石生接口道：「老婆子一諾千金，豈會反悔，但你必須讓咱們查看仔細，證明臉上並無其他易容之物才行。」

復仇會主畧一沉吟，道：「好吧！給我一盆清水。」

黃石生指着屋角洗面架，道：「那兒有水，儘請自便……老婆子再忠告你一聲，假如你想弄什麼花樣，那可是自討苦吃了。」

復仇會主沒有回答，逕自舉步向屋角走去。

駱伯傖望望黃石生，兩人心裏都充滿了驚疑和沉重的感覺——他們自然絕不相信復仇會主眞的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眼見復仇會主從容走向水盆，那神情，竟然也不像是虛假的！

黃石生除了驚疑之外，同時又在盤算着如何善後？萬一復仇會主如約洗去藥膏，而自己和駱伯傖又查不出其他破綻，難道果眞就這樣讓他走了不成？

他心裏明白，酒裏根本就沒有什麼「子午散功粉」，純是利用復仇會主對巫九娘的畏懼心理，先聲奪人將對方鎭懾住的，一旦翻了臉，自己和駱伯傖絕不是人家的敵手，但「兵不厭詐」，對付强敵，不擇手段，他眉峯微皺，忽生一計……

於是，一面將另一支竹管取到手中，一面從貼身小革囊裏，取出了色分黑白，形如龍眼的「陰陽菓」。

這一雙「陰陽菓」，是黃石生在洛陽節孝坊向康浩要來的，當時原欲來對付「毒手殃神」游西園和「洱海雙妖」，其後變生意外，一直留在身邊沒有機會使用，現在却正好派了用場。

等一會只須將「陰陽菓」充作解藥，讓復仇會主吃下去，一切疑難困擾，豈不全部迎刃而解了……

黃石生正在得意，突然，一陣急促脚步聲由遠而近，轉眼到了房外。

駱伯傖聞聲回顧，見是一名夥計，不禁詫問道：「這般慌張幹什麼？」

那夥計氣急敗壞道：「小的來看看……老夫人可在房裏嗎？」

黃石生接口應道：「找我老婆子有事麼？」

那夥計探頭向房裏一望，登時面色大變，回頭便跑，大叫道：「不得了！有鬼！有鬼……」

駱伯傖一把抓住夥計的肩頭，沉聲喝道：「什麼事大驚小怪？」

夥計用手指指房裏，又指指外面，顫抖着道：「房裏有個老夫人……店門外又來了一個老夫人……兩個老夫人一模一樣……這……這不是鬧鬼了麼……」

駱伯傖忙叱道：「胡說——」飛出一指，點閉了夥計的啞穴。

無奈攔阻終於遲了一步，那夥計剛應指倒地，臥房中的復仇會主已厲聲笑道：「原來如此，楊某人失陪了！」

說着，身形連轉連盆帶水劈面向黃石生潑去，雙掌震碎窗櫺，飛身而出。

黃石生一抖烏木拐，撥落了水盆，大喝一聲，道：「匹夫，你中毒未解，還想走嗎？」

復仇會主大笑道：「楊某人早已運氣查過內腑，根本就沒有中毒徵候，只因拿不準你這婆子是眞是假，才險些上了惡當，現在豈會再信你的鬼話。」笑聲中，人已穿窗射落庭院內。

駱伯傖拔出七節鋼鞭，橫身攔住去路，沉聲道：「就算沒有中毒，你也別想逃得了。」

復仇會主冷笑道：「朋友，就算你是眞正的孫天民，也休想攔得住楊某人。」

駱伯傖怒叱道：「咱們就試試看吧。」七節鞭猛可向外一推，烏光疾閃，呼的一鞭橫掃了過去。

復仇會主傲然一笑，胸腹微吸，巧妙地讓開了鞭梢，緊接着雙臂上提，一式「魁星踢斗」，飛起左足，踢向駱伯傖握鞭的手腕。

駱伯傖一鞭落空，本應該撤招先求自保，但他却突然向前跨上一大步，身軀半蹲，沉鞭抖腕，竟將七節鞭當作點穴鐝使用，奮力對準復仇會主的下陰要害，暴掃過去。

這一招，狠是够狠了，却用得太險。

皆因臨敵之際，攻守的機會絕對相等，你能攻擊敵人的下盤，敵人必然也容易向你的上盤反擊，故而凡屬蹲身進手招式，無論各門各派手法，都是一手護頂，一手攻敵，譬如武當派的「天王托塔」，華山派的「烟龍出洞」，以及形意門的「撥雲望靑天」，莫不是先護住自己頭頂，然後才談得到攻擊敵人。

而且，欲求制敵，必先藏拙，一個身裁矮小的跟高個子動手，多半專攻下三路，相反地，高個子對付矮小的人，却絕少蹲下身子的事，這叫做「截敵之長，補己之短」，任何一個練武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

但駱伯傖却完全不顧慮這些，他左臂已斷，索性不求自保，竟大胆採用「兩敗俱傷」的打法，以期破釜沉舟，將復仇會主截留下來。

一個人在情急之下，往往會行險圖逞，駱伯傖這種打法，本來無可厚非，可是，他忽畧了對方的武功，比他高出太多，謹愼自保尚且未必能辦到，何況行險以求僥倖呢？

果然，他鞭勢發出，復仇會主一聲冷笑，身形忽然平空拔起，輕而易舉便避開了七節鞭，脚下微邁，人已跨到駱伯傖左側近身處。

這時候，駱伯傖招式業已用老，空門大露，尤其他又缺少一條手臂，無法應變護身，眼看就要傷在復仇會主掌下……

黃石生覩狀大驚，急將手中竹管，擲了出去，大喝道：「孽障，給我老婆子躺下。」

復仇會主聽風辨位，頭也沒回，反手一指點出，指風正中那截竹管。

「喲」的一聲輕響，竹管應指破裂，但管內却飛出無數細小的蜜蜂，在空中畧一盤旋，便紛紛向復仇會主飛去。

原來黃石生先前塗在復仇會主衣襟上的黃色汁液，竟是特製蜂蜜，蜂羣受了蜜香引誘，自然循香攢集，揮之不去了。

復仇會主聽得蜂羣振翅的聲音，扭頭一看，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顧不得再傷駱伯傖，連忙舉袖緊掩着頭臉，飛身掠登屋頂……

駱伯傖大喝道：「匹夫，往那裏走！」身形也破空射起，奮力一鞭砸向復仇會主背心。

這一鞭不偏不斜，正中復仇會主右後，只打得他一聲悶哼，險些從屋瓦上滾落了下來。

但他既沒敢反擊，也不敢停留，忍痛猛提一口眞氣，竟狼狽負傷逃去。

駱伯傖還想追趕，却被黃石生叫住，低聲道：「由他去吧！憑咱們倆制服不了他。」

駱伯傖恨恨一頓脚，道：「眼看就要得手，可惜竟被那夥計一句話弄得功敗垂成，早知如此，咱們眞該在酒裏預先下一包毒藥……」

黃石生搖頭道：「此人機警異常，如果酒中眞下了毒藥，決難瞞得過他，縱能瞞過，以他的精湛內功，也不會有多大效果……」

目注夜空，語聲微微一頓，喟然嘆道：「唉！假如巫九娘能再遲片刻回來，那就好了。」

話剛說完，忽然有人接口道：「老婆子正遺憾沒有早些回來，未能趕上正場好戲哩。」

隨着話聲，只見巫九娘手持木拐，緩步從門口走了進來。

在她身後，緊跟着月眉姊弟和飛蛇宗海東，黑牛李鐵心等人。　（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獲皇甫安、皇甫霏霏之救幸獲不死，但却因摔跌碰撞，雙目失明，腦因震盪失去記憶，那日皇甫安往鎭上售賣獵物，回家途中遭人謀財害命，滿身箭傷，奔至家門已不支死去，君之楓偕皇甫霏霏往十字鎭找尋兇手，甫在酒樓進食，便因小故與惡霸毛孔、邢大忌、龍青天等發生爭執，終致發生激烈拚搏，君之楓雖雙目失明但仍能憑靈敏聽覺殲除二惡，皇甫霏霏也能把她的對手毛孔擊斃，就在他們喘息之際，門外又進來毛孔等的同黨六人，聯手向君之楓出擊，君之楓爲碎板絆跌危險萬分——

＊＊＊＊＊＊＊＊＊＊＊＊＊＊＊＊＊＊

傷重椎心痛
情急强人難

說時遲，那時快——

君之楓暴然大吼一聲，聲如虎嘯，餘音未歇，他已及時使出「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驟見他渾身倏地漾起一層白濛濛，若有似無的霧氣……

出招襲擊君之楓之人正是那位仁兄不倒翁，他使的兵器是一隻短矛，他原先是很得意的，圓圓的胖臉上泛起了陰狠之色，他深深相信他那支離君之楓背樑不過幾寸的短矛，即將穿進君之楓的軀體……

然而，他顯然是低估了君之楓。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單于紅·文
盧令·圖

梟魅

不是嗎？不倒翁忽覺手中短矛一頓，像是猛地刺到了一片鋼牆一樣，他心頭大駭，不禁瞠楞當塲……

這當中，君之楓餘威未盡，但只見他斗笠下那張顯得有點蒼白的小嘴倏地大喝一聲，傾跌的身子甫一落地，驟然像是撞在强力的彈簧一樣，那麼不可能的，那麼令人不可思義的反彈而起！

「嘩啦！」只聽一聲刺耳的裂响，君之楓的整個身軀，竟然冲天炮的穿破了屋脊！

驟見橫木裂斷，屋瓦破碎，泥塵如烟，這座單層的酒樓幾乎要塌了下來！

噢，君之楓的武功竟是如此駭人聽聞，至少屋裏頭的那六位仁兄和一直被畏懼所籠罩而沒有出過手的皇甫霏霏都如中魔的呆立着……

被泥烟嗆了一下，皇甫霏霏方如夢初醒般的嬌喝一聲，柳腰一旋，如電般的射起，穿過君之楓撞破的那個窟窿……

剛停在瓦面上，皇甫霏霏便見君之楓正立在另一個屋頂上，只見君之楓兩手垂立，一動也不動，顯然他是在調息着體內眞氣，又似乎他是發覺有人跟了上來，正凝神以待的樣子……

甩了一下辮子，皇甫霏霏張口道：「智哥，沒怎樣吧？」

「是妳？霏霏。」脣角勾起欣喜的微笑，君之楓一幌雙肩，輕巧的，一絲不差的飄至皇甫霏霏身旁，口中急忙的道：「霏霏，這裏不利於我，快帶我至平坦的地方，快！」

然，話聲甫落，六條身影已如激星電



射般的冲射而起，顯然君之楓和皇甫霏霏是太慢了……

緩緩吐了一口氣，皇甫霏霏掠了一下鬆髮辮，她已完全鎮定了，她一語不發，單劍猛地怪異的掄了一個半弧，毫不客氣的便戳向她左側的黑鬍子……

「臭妮子，妳今天插翅也只能往地下竄！」

粗聲打着話，黑鬍子一邁左足，手中金刀微微偏斜着，毫不吃力的便格住皇甫霏霏的一劍……

這個當中，鐵面狼君已衝向君之楓，手中那柄足有兩尺以上的長劍宛似毒蛇吐信般的一伸一縮，夾着濛濛的劍氣，凌厲至極的直點君之楓的咽喉，他口中陰沉的叱道：「媽的小子，今天爺如擺你不平，便枉稱『六鬼神』裡的鐵面狼君了。」

頎長的身子倏地像被風吹般的歪斜一邊，君之楓從容的讓過對方的劍鋒，他看來一點也不緊張似的，歪斜的身子至少傾斜了有四十五度角，也沒看到他如何停頓，他倏地一掄雙手，作大幅度的揮舞，驟見君之楓宛似成了一個千臂金剛，這，正是他的「大辣手」！

心頭猛是一震，鐵面狼君忙不迭一收長劍，陰沉死板的臉上，漾起一絲驚駭，他顯得有點狼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抽身狂退……

「六鬼神？少爺便成全你們稱鬼做神，一輩子也不能做人！」

低沉而冰冷的說着，君之楓得寸進尺，腰軀一弓，便已直逼鐵面狼君！

「龜孫子，別大話不慚呵！爺叫你連烏龜都難做！」

唰的一聲，長鞭暴然出手，奪命鞭怒吼着道：「老五，生擒那個妮子，這廝讓我們使他死後不能做人，媽的，非得把他的筋絡抽出來不可！」

猛一轉身，君之楓又是一招「大辣手」，電速的抓向奪命的鞭梢，然奪命鞭倏地一沉手，長鞭也倏地一沉，急跳的鞭梢像是拐了一個彎子，在君之楓的手掌抓了一個空之後，竟又直戳向君之楓的腰眼！

無奈，君之楓不得不往旁閃去……

可是當君之楓一跨步子之時，半片人已旋轉着他那枝拐杖，在「迎接」君之楓了……

半片人一聲也不哼，他那支僅存的獨目流露着陰險而又殘忍的眸光，他急急的衝向前去，那張原本是很醜陋的面孔顯得更猙獰恐怖了！

悚然一驚，君之楓連忙把邁出去的步子猛然收回！他一直處在挨打狀態，他幾乎要冒火了，可是地形地物對他是一百個的不利，他看不見任何東西，尤其這是在屋頂上，他更不敢輕易的挪動他的一步，他覺得必須離開這裡，否則一定會身首異處的！

這個念頭仍在他腦海裡急速旋轉之時，君之楓猝然狂吼一聲，整個身子倏地像脫弦之箭般的直射而起！

頓時，奪命鞭和半片人，都撲了一個空！

「霏霏！街道在那個方位！」身子仍然直衝而起，少說有二十丈以上吧，君之楓這才像勁氣不足般的往下降，可是降下之勢竟是如此緩慢，就像是飄浮在空中的一片落葉，更駭人聽聞的是君之楓竟還能開口說話：「霏霏！快，快告訴我啊！」

正和黑鬍子打得有聲有色，皇甫霏霏連忙抽身閃退，她仰望着君之楓，大聲叫道：「智哥，往左二尺多點！」

「好！」一聲好，君之楓突然像隼鷹般的打了一個盤旋，緩飄的身子倏然是加速度般的往街道射去！

皇甫霏霏見狀，也忙不迭長吸一口氣，便想躍下……

「慢！妮子，咱樂一下！」

人影一掠，隨着話聲，那從開頭沒講過一句話，也沒動過一次手的瘦瘦傢伙，陡然擋住皇甫霏霏的去路。

那廝正是皇甫霏霏為君之楓「介紹」的第三名，只見他細瘦得像隻船櫓，連那張黑黑的臉也長得像張馬臉，令人恐怖的是他那削瘦的肩胛到腰上正纏着一條黑色大蟒蛇，那條大蟒蛇，少說有兩個拳頭粗，長卻不過一丈。牠的頸就像個大水壺，懶懶的，一動也不動的垂掛在那傢伙的胸前，而且兩隻眼也是緊閉着，要不是纏在他手腕上的尾巴在蠕動的話，幾乎要叫人以為是條死蛇呢！

吸了一口氣，怕蛇是人的先天性，尤其是女人，皇甫霏霏驚呼了一聲，不期然的退後一步，有點口吃的道：「你，你是誰？」

輕撫着蛇頭，那廝冷冷的翻了一下眼，聲音像夜梟鬼魅號叫般的，聽了叫人起瘩疙皮，道：「六鬼神中的老五『蛇怪』是也！」

一拋眼，已見君之楓和其餘的五鬼神幹起來了。

咬了一咬牙，皇甫霏霏不想離開君之楓太遠，當下長吸了一口氣，嬌喝一聲，單劍倏地一揚，劃起濛濛的劍花，對準蛇怪的心臟戳去，然招遞半式，嬌軀忽地一旋，便已騰空射起，原來她是想躍下街道，和君之楓並肩作戰。

可是蛇怪顯然是早就洞穿她的心思，只見他長黑的臉浮起一絲詭笑，瘦細的身子比皇甫霏霏要早了一步射起，但見他擋住皇甫霏霏的去路，兩腳倏地像是風車旋轉般的，帶着呼呼的破空之聲，凌厲至極的踢向皇甫霏霏的胸脯，口中桀桀的叫道：「丫頭，爺與妳樂定了！」

又驚又怒的把身形挪開，皇甫霏霏顯然是很火了，咬着牙，不管三七二十幾，長劍陡然掄迴，刷刷幾聲，一口氣攻出十一劍。

以退為進，蛇怪很從容的讓皇甫霏霏的劍鋒從身邊滑過，當下倏地舌綻春雷般的大喝一聲，兩臂猛然一張，如竹竿的身子騰起了半空，在他揚手的當中，他右手電速的抓住大蟒蛇的尾部，像舞繩索般的用力旋轉，大蟒蛇像是從夢中被催醒般的睜開兩眼，驟只見兩目如兩盞燈似的一片赤紅，而且口中還吐出了又長又細，全體通紅的舌信，在它一伸一捲的當兒，發出甚是刺耳的絲絲聲音，更使人恐怖的是，一陣令人難聞的惡臭如風傳來……

心房鹿跳着，皇甫霏霏不禁向後怯步，她委實懼怕蛇怪那鬼魅般的模樣，更是懼怕那條罕見的大蟒蛇，事實上，別說是她，恁是誰看了也要胆寒！

然，不容她畏怯，蛇怪已嗖的一聲，把大蟒蛇當作長鞭使用似的，捲向皇甫霏霏！

本能的一揮長劍，皇甫霏霏一面往後退，一面振起劍身，劈向大蟒蛇……

「叮！」一聲脆響，那條大蟒蛇竟然像是金鐵鑄成的，皇甫霏霏的長劍劈在牠身上，竟連一點傷也沒有，不僅如此，皇甫霏霏的長劍也被反彈了去，幾乎就要脫手！

這的確是駭人聽聞的怪事，甫方出道的皇甫霏霏自然嚇得花容失色，她駭叫了一聲，連想也不想，蓮足猛力一蹬，便想躍下街道……

正當她騰起身子之時，蛇怪面露兇殘之色，只見他單手猝旋，又是嗖的一聲，近丈長的大蟒蛇便像鞭子似的捲向皇甫霏霏腰間……

未近身，皇甫霏霏已聞得令人裂目和令人暈眩的惡腥傳來，她駭怖的一轉首，已見那顆如西瓜大的蟒頭離她的腰子不過幾寸矣！

驚叫一聲，皇甫霏霏幾乎要昏過去，她本能的，就好像是最後的掙扎，她用盡全身所有的功力，兩臂猛力往後一揮，加快速度的把身軀送上空中……

「哎！」但就在她一揮手的當兒，那顆蟒頭忽地往上一仰，口張如盆大，巉齒如磋，驀然吐出了幾近二尺的毒信，快得像閃電般的捲向皇甫霏霏，壓根兒沒躲閃的餘地，皇甫霏霏只感左腿一陣鞭痛，痛叫一聲，疾飛的身子，驟像是中箭的兀鷹，翻了一個滾，倒栽葱般的墜下……

彼時，君之楓正力敵五鬼神，聞皇甫霏霏驚叫已覺不妙，一聲暴喝，宛似平地起了一個焦雷，說時遲，那時快，君之楓在大喝之時，幾乎就是同一個動作，他頎長的身子已如電射激飛而起，半空裡一探手，皇甫霏霏正好掉在他的臂彎裡……

這一切的轉變都是太突然了，六鬼神衆人只感一楞一怔忡，君之楓已像猛鷹攫雞般的挾着皇甫霏霏向遠方逸去，一個縱跳，已無人踪！

六鬼神心頭委實震駭，如此俊逸的輕功，誰能匹及啊！

瞠愣了半响，黑鬍子這才如夢初醒的大叫道：「操他大舅子，追啊！」

說着，雙肩一幌，便要躍起……

及時抓住他的衣袖，一旁的不倒翁長劍歸鞘，張口道：「呀呀，人都不見了，追個屁！」

刷一聲，躍下屋頂，蛇怪慢條斯理的把那條大蟒蛇像帶子般的纏在身上，接着像是哄小孩似的在蟒頭輕拍了兩下，大蟒蛇竟也像被催眠般的大張了一下嘴，懶懶的閉下赤紅的兩眼，如沉沉睡去，一動也不動，蛇怪得意的笑了一聲，道：「不用追了，料那妮子也不過半口氣啦！」

把長鞭纏在腰間，奪命鞭似有所思的道：「奇了，那點子是何人物，竟能空手敵對我們兄弟的聯手？」

死板陰沉的臉上，也泛起一絲疑惑，鐵面狼君接口說道：「他，好像是一個瞎子？」

似無火氣，半片人睜着獨目，道：「誰知道，咱們連他的臉都沒看見哪！」

憤憤咬了一下牙，不倒翁幌着頰上的兩團肉，道：「可不是？眞丟臉丟到家了，吾友三條性命便如此平白去了！操，眞難消我心頭之恨！哎呀呀，小畜牲，爺不宰你，誓不為人！」

金刀還鞘，黑鬍子道：「老二，你急麼？那廝總難逃出咱兄弟手心，現在空叫也沒用，還是替你那三位死鬼朋友入土為安吧。」

語畢，衆聲皆停，唯有不倒翁怒不可遏……

×　×　×

話說君之楓與皇甫霏霏——

君之楓挾着皇甫霏霏不擇方向馳去，事實上他也看不見方向，他知道皇甫霏霏是受傷了，但他沒法知道她受傷的情勢，他心急如焚，全力使出他獨步武林的輕功，一個縱步之後，自覺已遠離六鬼神，而且耳中並沒有聽到有人追上來的聲響，當下心中稍感一輕，急切的向懷中的皇甫霏霏說道：「霏霏，指引我路途，快！」

呈半昏迷的皇甫霏霏聞言勉力睜開眸子，向前張望了一下道：「智……智哥，向左五尺，有條小道。」

「好，霏霏，妳支持一下，待我們遠離六鬼神之後，再查看妳的傷勢。」

說着，長吸一口氣，腰軀一躬，往左斜掠五尺，正好落在一條堪稱平坦的小道上。

皇甫霏霏緊咬着牙，顯然她是極力的忍受着痛苦，她道：「智哥，一直去，一丈以後拐個彎。」

君之楓照着皇甫霏霏的指示，放步馳去，竟像一般人一樣，行走自如……

就這樣，像是「盲人背瘸子逃出火窟」一樣，皇甫霏霏指路，君之楓走路，竟也安然無恙。

如此約莫奔馳了一炷香的時刻，皇甫霏霏顯然是有點受不住了，她不時痛苦的呻吟着。

君之楓心知六鬼神沒有趕來，便停下來道：「霏霏，忍耐一下，妳告訴我一個藏身的地方，我馬上查看妳的傷勢。」

咬牙凝睇，皇甫霏霏道：「左邊一矢地有一叢林，似可隱身。」

微頷了一下首，君之楓便向左處一密林馳去，須臾已達彼處。

「到了，智哥。」皇甫霏霏的俏臉上已泛起汗光，她呻吟似的道。

吁了一聲，皇甫霏霏躺在一片枯乾的落葉上，頗覺舒適，轉首環視四周……

但見古樹參天，不見陽日，一片陰暗，更無人烟，甚是隱密。

君之楓似乎是很累，但他只喘了口氣，便脫下斗笠，露出他那張充滿急切，關注的臉孔來，他坐下身子，急急的道：「霏霏，妳傷在那裏？」

哦了一聲，皇甫霏霏好似才發現自己受了傷，趕忙俯首朝傷處望去。

一低首，她花容失色的駭叫起來！

只見皇甫霏霏左腿上正露出一條傷痕，那條傷痕像一個圈子般的烙在她的大腿上，衣物都破了，而且還被血水浸濕了一大片，更令她駭悸的是那流出來的血水竟然轉成烏黑！

「怎麼了？霏霏！」心房猛跳，君之楓急聲問道。

皇甫霏霏强自鎭定，她只覺傷口如火灼般的令人難耐，拂了一下蓬鬆紛亂的鬢角，她咬着牙道：「智哥，我，我被蛇怪的大蟒蛇傷了。」

悚然一驚，君之楓變色道：「霏霏，妳被大蟒蛇咬着了？」

銀牙咬得格格作响，皇甫霏霏的額上已沁出一片如豆大的汗水，他顯然是很痛苦，她伸出手抓住君之楓的手心，呻吟似的道：「沒，沒有，是被那條蛇的舌頭捲着。」

君之楓的臉上一片焦急萬分之色，他緊張的說道：「那糟了！那玩意兒一定有毒！」

用力吞了一口口水，接着說道：「霏霏，妳現在覺得怎麼樣？能不能起來止血？噢，一定是流了很多的血，血腥味很濃哪！」

用力用手肘撐起身子，可是不過撐起一半，皇甫霏霏忽地嚶嚀一聲，蛾眉猛皺，又躺了下去，顯然，那傷痛湧入心髓裏去，皇甫霏霏艱辛的說道：「智哥，我……我感到一陣昏眩，哦，好，好痛喲……哎！」

可眞急死了，簡直就像是熱鍋裏的螞蟻，君之楓兩眼看不見，雖有心爲皇甫霏霏紮傷，却又無從着手，他簡直不知道如何才好，他急急的說道：「霏霏，告訴我傷在何處？我爲妳止血！」

說着，左手一抓，撕下一塊衣袖。

皇甫霏霏已呈半昏迷狀，她半睜着眼，微弱的聲音困難的自她不住顫抖，而且已發靑的兩唇吐出：「在，……在左，左腿上……」

猛地一怔，左腿？那，那是女人禁處呵？君之楓面露難堪之色，一時，怔忡如夢……

緊緊抓着君之楓的手，皇甫霏霏痛苦的搖着頭，她幾乎是哭着叫道：「嗯……哎！智，智哥……我，我好痛，痛苦，哎呀！」

心中一急，君之楓咬了一下牙，如不再動手，皇甫霏霏可能就要一命嗚呼了，那管得他媽的男女之嫌？當下長吸一口氣，便摸向皇甫霏霏……

可是，他忽又縮回手，滿臉難堪之色，哦，皇甫霏霏的腿在那裏呵？

皇甫霏霏已開始在顫抖了，顯然是毒液已蔓延，她開始痛苦的號叫起來：「智哥，我，我好痛哦！」

心急如焚，君之楓張口道：「霏霏，忍耐一下。」一頓，長吸了一口氣，君之楓吶吶的道：「霏霏，告訴我傷在那裏？我爲妳止血。」

痛苦的打了一個呃，皇甫霏霏道：「在，在左腿啊。」

一咬牙，君之楓道：「可是，霏霏，我，我看不見。」

哦了一聲，皇甫霏霏恍然大悟，顯然她痛得忘記君之楓是個瞎子，她强自睜開眼，握住君之楓的手帶到她的左腿，細若蚊聲的道：「智哥，這，這裏。」

一觸手滿是血漬，君之楓心頭凜駭非常，那堪怠慢？還管他娘的男女授受不親？拿起撕下的衣袖綁向皇甫霏霏的大腿…

「哎！」

顯然是君之楓碰到了傷口，皇甫霏霏痛叫了一聲。

好不容易，君之楓總算是用力綁住傷口的上端，他輕吁了一口氣，整個臉龐已被汗水浸濕了……

可是，皇甫霏霏仍呻吟不止，她渾身顫抖着，咬着唇道：「智，智哥，我還很痛。」

君之楓不禁楞然，似乎他能爲皇甫霏霏做的僅此而已，他已是束手無策了……

突然，君之楓面上一喜，脫口道：「霏霏，妳身上不是帶有『回魄十三丹』的嗎？」

猛然憶起，皇甫霏霏連忙道：「噢，我竟給忘了！」說着，伸手入懷裏掏出一個小瓷瓶，顫着手遞給君之楓。

君之楓拔開瓶口，倒出七，八粒小小的金色藥丸，急促的問道：「霏霏，如何用法？」

皇甫霏霏忍着痛道：「以牙碎之，敷於患處卽可。」

君之楓連忙置入口中，嚼碎之後，吐於掌中，然後小心翼翼的敷在皇甫霏霏的腿上……

須臾，君之楓已把回魄十三丹敷在皇甫霏霏的傷口，皇甫霏霏似覺好些，但仍低聲呻吟着。

臉上焦急之色未褪，君之楓緊握着皇甫霏霏的手，關注的道：「霏霏，感覺如何？」

緩緩吐着氣，皇甫霏霏滿臉疲憊之色，她兩眸含着歉意低聲道：「好多了。智哥，我連累你了……」

不等她說完，君之楓急道：「霏霏，妳說啥話，只怪我無能保護妳，我，我實在該……」死字沒說，皇甫霏霏急着搶道：「不！智哥，都是我！都是我不好！哦，我爲什麼要害怕呢？我爲什麼如此胆小呢？」

一陣激動，皇甫霏霏淚如雨下，慟哭難忍，君之楓心中一陣急，他蠕了蠕嘴，正想發話，皇甫霏霏又聲淚模糊的道：「智哥，要不是你，我就早沒命了，爺爺的仇怎能報呵？」

心中一陣惻然，君之楓見其自責，更加悔愧不已，他了解皇甫霏霏的心境，她不過是一株未曾經過風霜的溫室小花啊，能及於此，已是很難爲她了，何忍呵責？君之楓有點激動的撇了一下唇角，他深恨自己大丈夫之軀不能保皇甫霏霏無恙，他低沉而又沙啞的道：「霏霏，不要這樣，否則我會難過得無法承受，一切過錯都在我……」微微一頓，君之楓語音轉爲溫柔的道：「霏霏，妳歇息一會，別哭壞了身子。」

這才收起淚痕，皇甫霏霏凝着君之楓，小聲的道：「智哥，你有沒有受傷？」

溫柔的搖了一下頭，君之楓微笑道：「沒有，只是妳受苦了。」

露出一個甜甜的淺笑，皇甫霏霏緊握着君之楓的手，默默的，深情欵欵的凝注着君之楓……

此時日近薄暮，歸鴉羣集，穿梭林中，加諸晚風吹撲，枝葉頓搖，虫鳴之聲不

絕如縷。

君之楓微笑着道：「天色將晚，咱找個宿處，霏霏，妳能走動麼？」

皇甫霏霏坐起身子，只覺傷處仍火辣疼痛，但不及方才劇烈，她挺了挺腰子，咬牙道：「不碍事。」

說着，便抬步邁出。

「哎！」然皇甫霏霏不過走了一步，忽地痛叫一聲，嬌軀癱瘓般的傾仆下去！

君之楓大駭，忽然一探手，已攬住皇甫霏霏的腰肢，他驚聲問道：「霏霏，怎麼了？」

乏力的躺在君之楓的懷裏，皇甫霏霏的臉色，忽地轉白，兩唇不住顫抖，且額上又泛起一片汗珠，她咬住牙，强自發話道：「痛……哎……傷口像是針刺般的難耐。」

一陣着急，君之楓連忙小心翼翼的，把她平放回地上，他着急的道：「糟，看來回魄十三丹，只能治創傷，而不能解毒傷！」

皇甫霏霏睡躺於地，似又覺好點，然臉上仍是一片痛苦之色，她悲慟至極的道：「智哥，我，我沒希望了。」

驟然色變，君之楓叱道：「妳說啥話？如此一點苦也不能忍嗎？」

猛地一窒，皇甫霏霏顯然是料不到君之楓會如此呵叱自己，不禁瞠愣結舌……

似覺過火，君之楓連忙轉顏換色，歉然道：「霏霏，對不起，我……」

臉上泛起羞愧之色，皇甫霏霏細聲道：「不，是我！我，我太軟弱了。」

說着，握住君之楓的手背，皇甫霏霏深沉的凝睇着君之楓蒼白的臉龐，喟然一嘆，說道：「智哥，如果沒有你，我眞不知道怎……」

撇了一下嘴唇，君之楓打斷她的話道：「霏霏，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刻了，先治妳的傷要緊。」稍稍一頓，柔聲問道：「霏霏，我們必須離開這裏，找尋大夫，妳能走動麼？」

皇甫霏霏咬住牙，流露出堅毅之色，點頭道：「能！」

君之楓面上浮起一絲欣慰之色，戴上斗笠，攬住皇甫霏霏的手臂，溫柔的道：「慢慢起來。」

皇甫霏霏艱辛的站起嬌軀，然她甫方站起，頓感一陣天旋地轉，嚶嚀一聲，身子又仆向前去！

君之楓大驚，連忙把她攬入懷裏，急聲叫道：「霏霏！」

然皇甫霏霏已昏迷過去，不省人事。

君之楓又呼叫數聲，終不得皇甫霏霏應聲，心知已昏過去，不禁又憂又急！

君之楓把皇甫霏霏背在背上，毅然的走出林中……

君之楓兩眼瞎盲，不能覩物，且又無人指路，故無法展開他絕世的輕功術，他祇能像蝸牛般的慢慢而行，他的一跬半步都走得非常艱辛……

可憐，當他走出林中之時，天已全黑了。

君之楓緩慢的走着，他檢起一枝枯木當枴杖，就和一般的瞎子沒兩樣，可是他凝心靜氣，全神在注意四週的一聲一响，他祈冀能發現有路人經過，那麼他便可以懇求他救治皇甫霏霏，至少可以拜託他爲自己帶路。

走着，走着……

快要半個時時過去了，君之楓始終就是沒有碰見一個行人。

背上的皇甫霏霏的氣息愈來愈微弱了，他眞心急如焚，眞想張口大聲呼叫「救命」！

正當躊躇之間，他忽聽的二十丈外傳來一陣急劇如雨的馬蹄聲。

君之楓欣喜若狂，連忙住步，大聲叫道：「那位仁兄君子，請留步！」

君之楓高擧手中竹杖，在空中用力揮舞着……

須臾，蹄聲愈近，終至他跟前停了下來。

君之楓深深一揖，道：「這位兄台請止步。」

來者年近四旬，身高體大，穿着一件褐色勁裝，且肩荷長劍的中年男子，他似乎是趕了不少的路，風塵僕僕，濃眉粗目的臉孔透着一片疲憊的汗水，他微喘了喘氣，對於君之楓的攔路似是感到驚楞，他叱聲問道：「閣下是……？」

君之楓連忙道：「在下胡智，因敝友不愼爲蛇所傷，昏迷不醒，而在下兩目瞎盲，不能及物，故敢請兄台助一臂之力，在下定當沒齒難忘兄台援手之恩。」

細細的，從頭到尾打量了一陣子，中年男子方道：「見難相扶，乃吾輩份內事，奈何現有要緊事，無法相躭，還請閣下恕過推託之罪。」

說吧，抱拳一拱，一扯韁繩，便欲馳去。

君之楓大急，連忙高聲叫道：「兄台旣不能助吾，可否帶吾至鎭上，找一大夫相治？」

面有難色，中年男子道：「非予不助汝，實乃有急事耳。吾乃江湖上人稱『追風俠』便是，因三月前與『劍痴』呂承元相約今日兩更於雲台山對決，事關重大，故實不能有所助於閣下。」

更急，君之楓道：「兄台往雲台山是否有經過鎭集？」

搖了搖頭，中年男子捋着頷下短髭道：「不同路。」

「那，那……」君之楓深恐他馳去，急惶的又道：「兄台與人相約兩更，現在不過天昏，離約時尙遠，不知是否能够以快騎負吾至鎭集，然後，兄台再赴約，如何？」

中年男子見君之楓一副哀乞狀，頗具憐心，可又似有隱衷，他道：「君有所不知，雲台山離此足有百里，吾如繞路而行，必不能赴約矣！」

吞了一口口水，君之楓道：「可是吾友危在旦夕，君見死不救，於心何忍？」

中年男子不禁楞了一楞，呆望着君之楓，一陣猶疑不決了……

君之楓趕忙道：「閣下如願助我，薄酬一千兩，必不食言！」

面色驟變，中年男子叱道：「狂妄小子好生無禮，你竟以利誘我，你道我是貪財之輩？」

君之楓不禁當場楞住，萬想不到自己以金酬人，反遭一頓罵？

中年男子似是氣煞，他怒道：「我追風俠嚴清吉乃是江湖上衆人皆知的俠義之輩，豈能爲利所動？」

一陣好笑，君之楓道：「閣下自稱俠義，依在下看不過是宵小之輩吧！」

陡然大怒，追風俠嚴清吉哇哇怒道：「小子口出狂言，要不見你殘疾，定當把你痛打一頓！」

「哈哈哈！」君之楓聞言仰首一陣大笑。

嚴清吉震怒非常，叱道：「小子，你笑什麼？」

一掀唇角，君之楓緩緩的道：「笑你太僞君子了！」

追風俠怒不可遏的瞪着眼，大聲道：「小子，你使我忍不住了！」

君之楓無動於衷，冷冷一哼，道：「在下以金懇求閣下助危，閣下以不納金自廉，是嗎？」

傲然一點頭，追風俠道：「當然，當今武林放眼一片蛇鼠之輩，見金眼開，見利思異，往往做出喪盡天良，泯滅人性的滔天罪行，我追風俠獨異於人，何不能引以自傲？」

輕笑了一聲，君之楓道：「金錢與生命，兩者何重？」

追風俠似是不解他的意思，疑惑的道：「當然是生命啦，沒有了生命，那來金錢？」

「說得是！」君之楓笑着道：「閣下既知如此，何以不願帮助我？」

不耐的翻了一下眼，追風俠大聲道：「我不是說過我有要事嗎？」

說至此，追風俠顯然是個腦瓜子不太靈光的人，他似乎才想起的道：「我不能再和你扯了，否則我便趕不上和劍痴那傢伙比劍啦！」說着，一策馬韁……

君之楓大急，正想開口，追風俠忽又問道：「你方才說我不願助你，和金錢，生命又有什麼相關連？」

君之楓差點要噴笑出來，心想眞個木頭呵！他咳了一聲，正色道：「閣下拒納在下酬金，此種廉風誠使在下激服……」

追風俠聞言，臉上一陣喜悅自得之色，他作態的咳了一聲，道：「那適才閣下何以污我爲宵小之輩？」

微微一笑，君之楓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俠義仁人所崇尚，今閣下不爲之，焉稱俠義與宵輩何異？閣下摒金而罔視吾友生命，豈非視之金錢重於生命？」

楞了半晌，追風俠抓着耳腮，急聲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君之楓不解的哦了一聲，道：「敢請明言。」

追風俠道：「我是說我如救令友生命，不收閣下所賜之酬金。」

君之楓愈聽愈迷糊，茫然的道：「閣下使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了。」

好像很火，追風俠大聲道：「你眞笨哪，我不要你的一千兩就是了！」

還是迷糊，君之楓道：「你，你是說願意帮助我囉？」

追風俠翻了一下大眼，道：「我什麼時候說的？」

楞了一楞，君之楓道：「你方才不是明明說救我的朋友的生命，而不要我的酬金嗎？」

追風俠嚴清吉大聲說道：「我是說，如果呀！」

火大極了，君之楓大吼道：「你簡直是在放屁，你不肯救我的朋友，我給個屁你，你，你眞大言不慚哪！」

一楞，追風俠急道：「怎麼，我又錯了？」

一陣好笑，君之楓已敢肯定他是個「豬腦袋」了，他忍住笑道：「原來你是以不收我的酬金爲自傲，並沒有說願意帮助我？」

點了一下頭，追風俠理直氣壯的道：「是呀，我就是這個意思，你現在才弄清楚？有什麼不對嗎？」

好氣又好笑，君之楓啼笑皆非的道：「和你講話，眞得口裏嚼參片才行呢。」

頓了一下，大聲道：「我說哪閣下，你救我朋友的生命，而不收酬金，這才是稱爲俠義之士，否則，見死不救，你便與那般蛇鼠之徒無二類了，這樣，你明白了嗎？」

哦哦了幾聲，追風俠一連翻着眼，似是才在轉過腦筋來，他抓了抓耳腮，狀似赧然的道：「我，我，我……」

一連三個我，便「我」不下去了，追風俠儍儍的捉着君之楓看，眞一副楞頭靑像！

君之楓惦念皇甫霏霏的傷情，內心憂忡至極，那還和他扯蛋？急聲囑道：「我偉大仁慈而又俠義的追風俠，我求求你，千求萬求，祇求你帶我到鎭上找一個大夫，我便永遠感激你一輩子，說你眞是高義君子！」

根本聽不出君之楓話裏帶刺，追風俠竟還儍楞楞的道：「我，本來就是嘛！」

眞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淸」，君之楓心知和他講到天亮亦必無結果，當下不管三七二十幾，一吸氣，一離身，便躍上追風俠的後座上，且兩腿用力一夾馬臀，但聞希聿聿一聲，胯下坐騎已四蹄猛張，飛馳而去！

君之楓兩眼雖不能視物，但憑他精湛的功力和靈敏的聽力，就早捏準了追風俠的方向，以他能一絲不差的躍上追風俠的坐騎上，這還不止，君之楓的速度就像閃電般的快，追風俠連念頭都沒轉起，胯下坐馬已如飛而奔。

「喂！喂！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講理？誰允許你上來了？」追風俠忙不迭張口大叫：「快，快停下來！」

君之楓置若無聞，兩足不住踢着馬腹，而馬便也飛也似的狂奔不止……

追風俠大怒，大喝一聲道：「小子，你再不下去，休怪我無情！」

君之楓硬是裝聾作啞……

追風俠沒法，用力扯住韁繩，企圖使狂馳的坐騎停下來，可是君之楓偏是用力踢着馬腹，馬受了疼痛那聽指揮，祇見牠嘶鳴着，循着路飛奔……

悔怒至極，追風俠大喝一聲，手肘猛地敲向君之楓！

然君之楓似是早防他這手，就在追風俠手肘一動之時，君之楓已搶先了一步，兩指如箝，正好揑住他的手臂關節處……

微微一用勁，追風俠猛地哎唷一聲，險些墜馬！「放，放手！」

追風俠祇覺彷似被毒蛇噬着而不放一樣，他歪着嘴，皺着眉，尖聲叫道：「哎唷！痛，痛煞我也！他娘的，小子！快放手呀！」

微微鬆了一下力，君之楓道：「對不起，委屈你閣下了，祇要一到鎭上，便不相煩閣下，絕不食言！」

用力掙了兩下手，硬是紋風不動，追風俠一咬牙，再用勁往後敲去……

「哎！哎哎哎！」

可是，他甫方一動手，君之楓陡又一用勁，直痛得追風俠嚴淸吉咧嘴嗞牙，哎聲不停。

君之楓鬆下手，他笑着道：「奉勸閣下乖一點，否則你便要成爲『獨臂追風俠』了，你相信不相信？」

說着，兩指又微微一用勁。

「相信，相信！」追風俠連忙大聲回道。

像是揶揄的笑了一聲，君之楓道：「不錯，閣下總算識相啦！」

追風俠顯然氣怒非常，可是哼聲不得，臉上的表情敢怒又不敢言，令人發噱。

顯然是毒發了，背上的皇甫霏霏呻吟得更厲害了，君之楓不禁急道：「離鎭上還有多遠？」

追風俠板着臉，一句話也不說。

「你敢？」

哼了一聲，君之楓兩指一動……

嚇得倉惶失色，追風俠連忙回道：「快了，大概只需半炷香的時刻吧。」

聞言，君之楓似是感到寬慰的舒了一口氣，但他仍是兩脚踢着馬肚，且口中大聲的吆喝着……

馬奔得更快了，簡直比飛的還要快。

「喂喂，別把馬累死了。」

追風俠嚇得全神持韁，深怕坐騎傾跌下去似的，大聲叫着道：「慢，慢點，前面有個彎哪！」

君之楓硬是不理，當馬拐彎時，差點沒撞出道路去，嚇得追風俠面無人色，幾要昏過去。

如此快馬加鞭之下，竟不過盞茶時間，已達一小鎭。

說巧正巧，無巧不成書，就待入鎭之時，追風俠遠遠便見前面幾丈處有一屋宇，屋簷下掛着一塊匾額大的漆金招牌，那塊匾額招牌上還掛着兩盞大燈籠，所以追風俠一眼便能看到匾額上那幾個如頭大的金字——金安藥舖。

追風俠連忙叫道：「前面有家藥舖啦，快慢下騎勢，否則便要過頭了！」

君之楓聞言一喜，連忙停止吆喝與兩脚的踢騰。

眨眼，已抵那家藥舖子。

追風俠一勒韁索，停在簷下，道：「到啊，就是這裏。」

君之楓迫不及待的便想下馬，然忽腦中一動，深恐追風俠有詐，兩指依然揑住他的關節處，冷聲道：「下馬！提氣飄下馬！」

一楞，追風俠道：「你這是幹嘛？不是已到……」

不待他說完，君之楓兩指一用勁，口中冷道：「少嚕嗦！」

痛得大叫一聲，追風俠連忙一提眞氣，飄向地下。

君之楓也隨着他飄下馬，且兩指依然扣住他的手臂，換句話說，君之楓仍緊隨着他身後。

君之楓咳了一聲，冷冷的說道：「敲門。」

甚是憤怒，追風俠道：「你把我當成甚……！」

話未完，君之楓用力一扣，追風俠慘叫一聲，痛得兩脚跪到了地下。

君之楓微鬆手，把他提了起來，冷哼道：「敲門！」

那敢說不？追風俠乖乖的走上前去，伸手便用力敲門。

「誰呀？」

幾聲冬冬之後，院牆裏傳來一聲問聲，接着門呀的被打了開來，應門之人方一探頭，君之楓便連忙說道：「在下有一位朋友被毒蛇所傷，請求大夫診治。」

應門之人是一名年約十四，五的丫環模樣，她眨眨眼，看看追風俠那副奇怪的臉色，又望望君之楓那頂大斗笠，再瞧了瞧昏迷不醒的皇甫霏霏，這才張嘴道：「很抱歉，我們主母晚間不替人診療，請三位明天再來好嗎？」說着，一縮身子，便要關門。

君之楓大急，放開追風俠，走前跨進門階，道：「吾友命在且夕，那能等至明天？」

丫環急急的說道：「不行呀，我家主母晚上不爲人看病的，請你另外找一家好嗎？」

「沒這樣的時間了！」君之楓委實太急了，他實在顧不得了他娘的禮儀，他口中說着，不待丫環有所表示，便逕自跨進門內。

丫環急得大叫道：「喂喂，你這人好生沒禮！」

此時被君之楓放開手的追風俠顯然是憋了一腔子的烏氣，他也擠進門內，抓住君之楓的衣袖，叫道：「喂喂！別走，咱們之間的賬還沒算呢！」

不耐煩的一拂袖子，君之楓溫聲說道：「當然會把賬算給你，你別小心眼，怕我會賴賬，先救人要緊呀，你老兄說對不對？」

翻了翻眼，追風俠儍儍的搖了一下頭，竟也回道：「對！對！救人要緊，救人要緊。」

丫環見兩人强行進入，甚是駭懼，連忙轉身奔進院裏，一面叫喊道：「來人呀，有賊！」

一時，人影奔竄，只見從屋內跑出了十數名的家丁模樣，個個手裏拿着刀棍，呼喊道：「捉賊呀！」

「大胆鼠輩，連更都沒上便行竊，打死他！」

楞了楞，君之楓又氣又好笑，上門求診，不想反被視爲見不得人的賊了，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張着嘴，睜着眼，追風俠還儍楞楞的四顧着，口中奇怪的自語道：「怪了，一上門便有賊，咦？賊？在那裏呀？」

家僕已一湧而上，把他兩人圍住，不

由分說的，便吶喊着攻上前來……

君之楓連忙張口大喝一聲住手！

這一喝，眞有如平地起一個焦雷，聲量之洪大，竟把十餘名來勢洶洶的家僕給震得當場如中魔般的站住。

咳了一聲，君之楓大聲道：「各位誤會了，我們是來看病的，並非小偸。」

話聲甫落，屋裏頭緩緩走出數人，只見五六名婢女模樣族擁着一名約四旬許的中年婦人。

雖狼虎年，然長裙曳地，艷抹濃裝，眞乃徐娘半老，風姿仍存也。

欵步走至庭院，中年婦人細細打量了君之楓和追風俠，開口道：「兩位蒞臨寒舍，不知有何貴幹？」

君之楓背着皇甫霏霏不便打揖抱拳，微微一躬腰，摯聲道：「在下朋友不愼被蛇所傷，故登門求醫，懇請大夫高抬貴手，替吾友診療傷勢，盛澤永當誌念。」

微微一頓，君之楓又道：「請問閣下便是大夫否？」

中年婦人凝眸望了望他背後的皇甫霏霏，微一頷首，道：「老身正是。」

聞言大喜，君之楓連忙上前一步，道：「適才姑娘言大夫晚間不看病，實乃吾友生死一髮，故强行進入，無禮之罪，望能有恕。大夫醫德彌天，必悲天憫人，不致拒垂死之身於千里之外。大夫挽回吾友性命，診金自當……」

不待他說完，中年婦人啓口道：「老身行醫治病，豈在乎診金？只是老身白天患者過衆，實感疲憊，且必須在晚間調粉製藥，是以許久以來，老身於申時後便不爲人診病……」

話說及此，皇甫霏霏忽大聲呻吟，狀爲凄慘，君之楓眞急得要瘋了，他幾乎是在哀求的悲聲說道：「大夫懸壺行醫，焉能見死不救？非在下相强，吾友如非危在旦夕，自當不敢相煩大夫，另找別處，望大夫……」

一旁的追風俠似乎忘了對君之楓的怒憤，他也張口說道：「救人乃無高至上的聖德，大夫妳怎能坐視不理呢？」

中年婦人面有難色，她爲難的笑笑，道：「兩位貴賓有所不知……」

話甫一半，皇甫霏霏猛地張口號叫，渾身顫抖，顯然是毒發得很厲害了！

「霏霏！」君之楓大叫一聲，連忙把她攬在懷裏，伸手探了探她的鼻口，只覺氣若游絲，震駭至極！君之楓悲痛欲絕的道：「大夫，在下不慣向人哀求，大夫如能救回吾友性命，願以身上所有之財七萬兩銀子爲酬，且願以此身終身相隨大夫，任勞任怨，以報大夫之德！」

說至末尾，君之楓一陣激動，竟緩緩下跪！

中年婦人覩狀，不知是爲君之楓的誠心所感動，抑或是皇甫霏霏那種凄慘狀，而產生惻隱之心，連忙趨步至君之楓跟前，將他即將跪地的身子扶了起來，口中連道：「年青人，請起，請起，老身一萬個也担當不起！」

說着，輕歎了一聲，中年婦人咬了一咬牙，像是做了最大的決定，點頭道：「老身答應盡力救治你的朋友，但決不要你那七萬兩銀子，和你……」

剛說一半，她身後一名年約十七八歲，長得艷麗照人，體態嬌俏的紫衣少女，上前急口說道：「娘，你千萬不可！你忘了……？」

搖了一下頭，中年婦人臉上一片漠然，道：「慧兒，不要多言，娘決定爲這位姑娘治傷……」

微微一頓，轉首道：「阿珍，阿珠，快把這位姑娘抬進裏頭去。」

身後兩名丫環齊聲應了一聲，便從君之楓懷裏接過皇甫霏霏，小心翼翼的抱進屋裏去。

中年婦人向紫衣少女道：「慧兒，進去爲我準備藥材和診具。」

紫衣少女不以爲然的沉聲叫道：「娘！你……」

不等她話完，中年婦人冷冷的道：「去！」

「是，娘。」紫衣少女似不敢忤逆中年婦人，連忙恭聲應道，然當她轉身臨去之時，臉上一片怫然之色，恨恨的瞪了君之楓一眼。

中年婦人見她進入屋裏去，忽沉下臉色道：「阿丁，今晚嚴守門戶。」

一名手提着大刀的家僕應了一聲，隨着帶領其餘的家丁離去。

只見每人面色沉重，臨去之時，也惡狠狠的瞪了君之楓一眼。

這一切，因君之楓兩眼亡視，自是不知曉，唯追風俠翻了翻眼，似覺奇怪，他滿臉疑惑的望了望中年婦人，正想開口，不想君之楓已先作揖發話道：「大夫盛德，沒齒難忘，在下敢問大夫名諱，永矢拜念！」

中年婦人含笑道：「此俗事耳，先救令友要緊，兩位今夜就此等辱住寒舍！」

說着，朝身邊婢女道：「小青，帶兩位相公至廂房歇息。」

「是，主母。」一名眉目淸秀的少女應道，隨即向君之楓作了一揖，嬌聲道：「兩位請隨奴婢來。」

君之楓惦念皇甫霏霏，急道：「大夫，在下想相隨吾友之側。」

中年婦人一笑，說道：「相公乃男人耳……」

言下楓感，君之楓當然領悟，一時赧然不能語，尷尬異常，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情急……」

中年婦人溫和的笑笑，道：「人之常情，無傷。」

君之，怒激的打揖道：「敝友性命全靠大夫了。」

「老身盡力爲之。」中年婦人微還了一禮道。

此際，那名紫衣少女已走出來，她向中年婦人道：「娘，都準備好啦。」

微一頷首，中年婦人朝追風俠與君之楓道：「完事之時，自當通告二位。」

君之楓與追風俠連忙抱拳道：「謝大夫。」

中年婦人微微一笑，便與紫衣少女相偕入屋去，紫衣少女在臨去時，依然回首狠狠的瞪了君之楓與追風俠一眼，意甚憤怒。

追風俠看在眼裏，更覺奇怪……

「兩位請這邊走。」婢女微一擺手，

嬌聲道。

「謝姑娘。」君之楓彎腰回道，且連忙握住追風俠的手，示意他帶路。

追風俠正爲紫衣少女的瞪眼發楞，陡被君之楓握住手，才如夢回醒般的提步跟上那名少女。

甫方抬步，追風俠似乎才猛然想起的說道：「慢，慢，小子，咱們的賬還沒算咧！」

一楞，君之楓隨卽不悅的道：「你急啥？我說過給你一千兩，便給你一千兩，我那會賴你的賬？要算賬，也得到裏頭去呵。」

啼笑皆非的哇了一聲，追風俠放開君之楓的手道：「去你的，誰要你的錢了？我是算你適才挾持我的賬哪！」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君之楓實在是太爲皇甫霏霏的傷情憂急，竟也忘了追風俠與他的「賬」，他還一直以爲追風俠是自願幫助他的呢！

君之楓哦聲道：「原來是『武賬』，非錢賬呀？」

追風俠似乎愈想愈火，他怒道：「你還裝蒜？媽的，你方才整得我呼天喊地，此仇不報，焉爲丈夫？」

婢女一見兩人莫名其妙的吵了起來，嚇得花容失色，不知所措，驚惶的道：「兩位，怎，怎麼了？」

君之楓大窘，這叫他如何解說？正支吾間，忽心生一念，忙向滿臉憤怒的追風俠說道：「嚴兄，你怎還有工夫站在這裏啊？你不是要趕至雲台山，與劍癡比劍的麼？」

一怔，追風俠用力拍了一下腦勺，猛才想起的道：「糟了！我竟給忘啦！」

隨又滿臉憤怒，揪住君之楓的衣袖道：「呀呀！都是你這小畜牲，害我到這個地步，我將失信於人了，呂老頭一定會笑我沒胆，不敢跟他比劃，噢呀，這怎辦是好？」

忍住笑，君之楓道：「現在馬上去不就得了嗎！離二更還遠哪。」

貶了貶眼，忽又搖了搖頭，追風俠道：「不行，雲台山離此足有百里，二更趕不上。」

君之楓心存早打發他走，又道：「怎會趕不上？快馬加鞭猶來得及；且既有約，劍癡必然稍等，縱使你慢了一點，也無妨啊。」

哼了一聲，追風俠道：「哼，你說的倒眞容易，簡直比唱的還好聽，我那匹馬載三個人，不累死也大概被你踢個半死了；再說你不知道呂老頭那怪脾氣，祇要我一遲到，他必定要譏諷我一番，哼，我怎能讓他笑我？」

見他說個沒完，君之楓眞想與他攤牌，但一想他心地憨直，且「逼」他幫了自己一個忙，怎好反目？祇好抓着頭皮與他週旋到底，他想了一下道：「乾脆你告訴他遲到的原因，你因救人而躭擱時間，這是義擧，想必劍癡不會嘲笑你，反而會尊敬你。」

不屑的一撇嘴唇，追風俠道：「鬼才相信，他這人最小心眼了。」

忽又猛一拍手，追風俠接着道：「我想到一個好辦法了。」

君之楓一喜，連忙問道：「啥好辦法？快說。」

追風俠抓住他的衣袖道：「你跟我一同到雲台山去。」

「我去？」一楞，君之楓訝聲道：「我去幹甚麼的？」

追風俠理直氣壯的大聲說道：「去做証人呀。」

又是一怔，君之楓說道：「去做啥的証？」

追風俠不耐的道：「這還不懂？你不去，呂老頭怎知道我救人呢？他一定說是揑造的；哎呀，別說了，走，跟我走。」

說着，拖着君之楓的手便要走。

在旁的婢女見兩人似吵又像說，聽了半天兜了一腔子迷糊，一直想問個究竟，但兩人說得正酣，根本不容她插嘴，祇好在一旁發楞着；及至最後，竟聽兩人要走，不禁訝道：「你們要走？你們不管那位姑娘了？」

「誰說的？」追風俠急得很，他邊拖着君之楓，邊說道：「我們明晨便會趕回來。」

說着，已走至門口，君之楓一陣急，他本想打發他走，不想羊沒趕走反惹了一身騷，他掛念皇甫霏霏，那願意跟他一道去？君之楓急着說道：「我，我不能够去呀……」

轉過身子，追風俠不等他說完大怒道：「你這小子太忘恩負義，你簡直是過河拆橋，我爲你而趕不上約，現在要你同去，你竟還推辭？」

君之楓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無言以對，但一想皇甫霏霏反正已有人診治，諒無大碍；且此行去卽可回來，再說追風俠無論如何總算幫了自己一個大忙，那自己怎好不助人家？

腦中盤念一週，君之楓卽道：「好吧，我與你去。」

追風俠大喜，拍了一下君之楓的肩胛道：「這才是！」

君之楓正想走，忽又道：「慢，要走也得告訴大夫一聲啊。」

追風俠想想也對，但旋又道：「事已燃眉，來不及啦。」

一頓，轉向一旁的婢女道：「就煩姑娘轉告你家主母一聲，我倆因事離去，明晨趕回來。」

說吧，也不等婢女有所表示，便牽着君之楓跨出門外，一提氣，一飄身，兩人已如方才一樣坐上那匹坐騎；追風俠大喝一聲，一抖韁繩，但聞希聿聿一聲，胯下坐騎四蹄猛張，狂奔而去，沒於一片黑暗中……

剩下那名站在門口的婢女，她一直楞了半天，還攪不淸君之楓與追風俠到底是何關係？

× × ×

星夜月沉，往雲台山的路途中正急奔着一騎。

雖然一騎，然鞍上却擠坐着兩個人。

前者是一個身着褐色勁裝，穿長統黑絲鞋，肩揹長劍的四旬漢子，大眼粗眉，一臉憨直之色，正是追風俠是也。後者着一襲陳舊衣裝，頭戴一頂斗笠的年青人，乃不貶眼君之楓耳。

祇見追風俠滿臉焦急之色，不時的吆喝着，且兩足也不時的踢着馬腹，顯然他是「赴約似箭」啊。

一路上，兩人都沒說話，君之楓不知是耐不住寂寞，還是有心和追風俠交一個朋友，他首先開腔道：「嚴兄，這般速度，怕是馬兒受不住哪。」

抖着韁繩，追風俠道：「哼，還說呢，方才你為了救那什麼霏霏的，三人一騎，速度比這還快，就沒聽你說馬兒不馬兒的，風已够大了，你別再說風涼話啦。」

君之楓一窒，倒被他挖苦的作聲不得；停了一下，君之楓才訕訕的道：「那是救人啊，救人如救火，怎能慢？你老兄說對不對？」

顯然是有意岔開話題，君之楓不待他回話，接着又道：「瞧嚴兄一副好身手，那啥的劍癡瘋癡的竟敢找你比劍？」

君之楓這一拍，眞拍到追風俠心窩裏去，追風俠笑顏頓開，眉飛色舞，樂不可支的咧嘴道：「誰說不是？我這身功夫誰人能抗，呂老頭那瘋子偏說我輸他，他還大言不慚說他是天下第一劍呢。」

差點笑出來，君之楓故作驚異狀，道：「那傢伙竟敢自稱天下第一劍？」

不屑的哼了一聲，追風俠道：「就是有這麼豬八戒照鏡子不知醜怪的人，縱有天下第一劍也輪不到他。」

君之楓見他說的很起勁，隨口問道：「那你認為天下第一劍屬誰呢？」

追風俠想也不想的回道：「當然是我追風俠囉。」

「你？」

君之楓以為他是在說笑，可是，聽他語氣一點也像假的味兒，楞了一下，幾乎要裂嘴大笑；他掩着嘴，仍帶着欲笑的口音說道：「你，是天下——第——一——劍？」

辣辣的點了一下頭，追風俠道：「憑呂老頭那種料子敢稱天下第一劍，我自認强過他有多多，當然天下第一劍非我莫屬啦。」

君之楓忍不住就要捧腹大笑，但又不便拆他的台，硬是忍了下來，可是却害了他一連打了幾個嗆。

追風俠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問道：「怎麼啦？」

用力咳了幾下，君之楓才道：「沒啥，被風砂嗆了幾口。」一頓，吞了一口口水，君之楓覺得他很有趣，接着又道：「那你和劍癡是比劍而已，還是做生死的決鬥？」

搖了一下頭，追風俠道：「不是生死決鬥，祇是分出勝負，判別誰是天下第一劍。」

君之楓裝出很起勁的聽着，他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和劍癡並沒有深仇大恨囉？」

「深仇大恨？你扯到那裏去了？」哈哈笑了一聲，追風俠道：「你完全錯了，我倆人是世交好友哪。」

「世交好友？」君之楓一楞，頗感不解的說道：「那你倆幹嘛，要爭天下第一劍？」

追風俠眨了眨眼，道：「這，當然要囉，這是關於名望的問題，雖是好友，也要一爭；但，這是君子之爭，非流血之爭耳。」

從他的話意裏，君之楓已大概可以揣摩出劍癡是怎樣的一個人了，他料想劍痴和追風俠是半斤八両，至於劍痴也不會高明到那裏。君之楓似乎對他和劍癡的比劍很感興趣，他又問道：「你們為什麼要用約定日期的呢？難道說你們以前在一塊時沒比過劍嗎？」

「有，怎會沒有？」追風俠回道：「就是我們常常比劍的緣故，如果他稍稍贏了我一點，便自稱天下第一劍，我火大才和他爭；上個月我們比兩百招，結果不分勝負，所以再約今天二更重比，一樣是兩百招，如再沒輸贏，再約下個月，一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君之楓聽得津津有味，他笑着道：「這蠻好玩的嘛。」

追風俠哼了一聲道：「好玩？簡直氣死人！」

君之楓笑聲問道：「怎般的氣死人法呢？」

「你有所不知……」追風俠憤憤的道：「呂老頭那傢伙最無賴不過了。」

愈聽愈有趣，君之楓打破沙鍋問到底：「怎麼無賴法？」

追風俠道：「哼，每次比劍時，明明有些招式是我贏了，他偏說平分秋色；眞平分秋色，他硬說我輸了，這等無賴，你摸着良心說氣不氣人？」

君之楓順水推舟的道：「噢，眞有這無賴的人？眞少見哪。」

追風俠見他一直「扶」自己，心喜非常，可是却故裝大方狀，一聳肩：「有啥法子？朋友嘛。」

君之楓乾脆拍他到底，他道：「嚴兄眞够朋友哦。」

心底開花，受用至極，追風俠高興得呵呵笑出來，一副飄飄然耳。

見他模樣，心底着實好笑了一陣子，稍會，君之楓似感不解的道：「他既這般無賴，何不找個見証人？」

「見証人？」追風俠頷首道：「對，這是一個好辦法，找個見証人做証，他就沒法賴了。」一頓，旋道：「老弟，你乾脆做我們的見証人好啦。」

君之楓正想回話，追風俠忽又道：「噢，祇顧說話，已經到了雲台山還不知道，眞是。」說着，一勒馬韁，兩人同時躍下了馬鞍。

君之楓弓了弓兩臂，吁了一口氣，問道：「人在不在？」

追風俠凝目四顧，唯樹草紛紜，羣石如屹，並不見一人，正感詫異，忽兩丈地一棵樹上掠下一條人影，不禁喜道：「在也！」

（未完）

小啓

「天殺星」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此啓。

編者


跳躍的休止符
嚴沁


環球文藝小說
冬綠
嚴沁


環球文藝叢書
烟水寒
嚴沁著